

決戰英雄莊（市井奇俠傳奇故事）馬騰・著

一座英雄莊，一座春風樓，一方代表正義，一方代表邪惡，勢[illegible]計，展開一連串鬥智鬥勇的[illegible]能勝正，正又是否能勝邪……

$4.00

1141

編者話　「決戰英雄莊」是今期刊出的巨型小說，這是一篇題材結構，內容佈局俱佳的作品。描述正邪之間有刻劃入微的分野，過程曲折，緊張驚險。英雄莊與春風樓，一個是正義的代表，一個却是邪惡的淵藪，雙方積怨已久，勢成水火，因而展開了連串鬥智鬥力的大火併，結果邪能勝正？正能制邪？讀者們自己去找答案吧。

＊＊　　＊＊　　＊＊

今期四大巨著齊告刊出，有民初時代技擊鬥智故事「決鬥黃埔江」、翟天星故事「英雄、美人、長白參」、溫涼玉中篇「大俠傳奇」及雲劍飛之「盤龍刀」。淋瑯滿目，篇篇精選，敬希留意。

＊＊　　＊＊　　＊＊

「無名鎮」今期續稿未到，暫停一期刊出，敬希讀者見諒，一俟續稿寄到，定當恢復刊出。

＊＊　　＊＊　　＊＊

下期巨型小說是雪刀浪子故事「戰將行」，又是一篇熱鬧鼎盛，場面巴閉的金牌巨著。少俠朱雀，憑熱血闖龍潭，入虎穴，可惜幹勁有餘，經驗不足，下期且看雪刀浪子怎樣助他一臂之力。

督印人：羅威
主　編：羅斌
執行編輯：鄭重

出版者：武俠世界出版社
香港新街五至十三號四樓
電話：四八八二六一（十線）
營業部：香港石塘咀皇后大道西五九〇號
電話：四六四六四六
承印者：環球印刷所

BOXING MAGAZINE
5-13 NEW ST. 3RD FL.
HONG KONG

定閱價目

港九連郵：	半年港幣	$ 92.00
	一年港幣	$ 182.00
澳門・台灣：	半年港幣	$ 97.00
	一年港幣	$ 193.00
外埠連郵：	半年港幣	$ 110.00
	一年港幣	$ 218.00

半年（26期）一年（52期）

中華郵政台字第2140號執照登記為第一類新聞紙類
僑務委員會海外僑民雜誌登記證台敎新字409號
局版僑台誌字第0039號
台灣總經銷：環怡出版社
郵政劃撥帳戶106375號　電話：5110086
發行所：雨辰書報社
門市部：中華商場義二樓115號　電話3319150
批發部：中華路二段75巷一弄26號　電話3811897
定閱連郵：一年52期NT.$1400 半年26期NT.$710
郵政劃撥帳戶13165號

新系機構廣告部
香港上環新街7-13號A
新報大厦五樓
電話：H四八八二六一（十線）

武俠世界

第1141期

1959年3月創刊

逢星期一出版

・每冊港幣四元・
H.K.$4.00

Printed in Hong Kong



巨型俠義傳奇故事

決戰英雄莊

馬　騰・著
盧　令・圖

隻身探魔窟

大風鎮。

春風樓內，荷花閣中，一個年約三十許的文士正坐在雕花欄前，面對一池亭亭如蓋，在微風中輕輕顫裊的青荷，舉杯獨飲，狀極閑雅。

這大風鎮中，春風樓是鎮內唯一最高雅的庭園式酒樓，樓內分成四閣，分別是荷花，牡丹，薔薇，梅花四閣，樓上却是散座，一般人到春風樓喝酒吃飯，多是到樓上，至於樓下四閣，就不是普通人可以吃喝的地方，因爲四閣的價錢很貴，若想入內吃喝，最起碼要紋銀三十兩——不包括酒菜在內，但是，要在荷花，牡丹，薔薇，梅花四閣吃喝賞景的人客，都要預先訂座，否則，任你是皇帝老兒來到，也只好向隅。

報恩雙逸喪

因爲，春風樓荷花等四閣的生意實在太好了。

由是，大風鎮春風樓的名氣，亦名聞遐邇，不少慕名者來到大風鎮，只爲了能够在春風樓荷花四閣的其中一閣吃喝享受一番。

然則，春風樓荷花四閣，有什麼特別吸引人及值回銀碼的享受？

說起來有點令人不相信，無論那一閣，都可以在一年中的任何季節，欣賞到以那種花命名的花草，譬如，如今是夏秋之交，你仍然能够在梅花閣中，欣賞到初開如鵝黃，盛開如白雪的梅花，在牡丹閣，可以看到比洛陽牡丹品種，還要多的盛開牡丹，薔薇閣與荷花閣也是一樣，換句話說，荷花，牡丹，梅花，薔薇這四種花在春風樓四閣內，是沒有季節的，一年四季皆盛開着。

單止是這一點，就已經令人感到驚奇，曾經有人詢問過春風樓的老闆，何以那四種花會四季常開，老闆利富榮笑而不答，問得多了，只答了一句：「大概是此地的泥土有點特別吧。」

這只是一種搪塞之詞，若說這裏的泥土特別，爲何鎮上別的人家種的各種花，都有季節之分，獨有春風樓種的花沒有？

這其中竅妙之處，可能是利富榮學會了一種極其高明神奇的種花技巧，不然，無從解釋。

四季常開的花當然是極大的吸引力，春風樓四閣的吸引力，還不止此。

除了常開的花，四個閣院中佈置得恰如其名，荷花閣佈置得清雅脫俗；牡丹閣佈置得富麗堂皇；梅花閣佈置得清幽明潔；薔薇閣恰如其名，亦是佈置得華美明艷；眞是各式其色，確有其獨特的風格。

更妙的是，每一閣的侍酒女郎，皆人如其花，不特貌美，其體態神韻，每一閣的美人，表現出那一種花的特色，就拿在荷花閣內侍候黃衣文士飲酒的女郎來說，其體態神韻氣質，恰如荷花般亭亭玉立，清雅脫俗。

四種四季常開的花，加上四個體態神韻氣質分別代表一種花卉的特性的絕美女郎，這就是春風樓名聞遐邇的原因，也是春風樓客似雲來，生意鼎盛的原因。

× × ×

杯中已無酒，黃衣文士似已被一池盛開，雅淡清麗的荷花所吸引，空杯拿在手中，沒有放下。

倒是那位站在離開桌子不遠處，恍如盛開荷花般清麗淡雅，穿一身淡綠衣裙的妙齡少女，察覺到了，咀角泛出一抹笑意，輕移蓮步，嫋嫋上前，執起桌上酒壺，傾酒如綫，慢慢將酒注入黃衣文士拿在手中的空杯中。

酒已注滿，黃衣文士依然不覺，目光仍注視着池中盛開的荷花上。

綠衣女郎名字就依荷花閣而名，叫荷花，注滿酒後，仍是一聲不响，退站在原來的地方。

春風樓四閣中的侍酒女郎，皆是千挑萬選才挑選出來的女孩子，經過嚴格的訓練，才被派到四個閣中侍候人客，每一個閣中，都有四位體態神韻氣質一樣，連容貌也十分相似的女郎，視人客之多少，而派出一到四位女郎侍候人客。

今天，就只得黃衣文士獨佔荷花閣，故只有一位荷花侍候人客。

黃衣文士一邊靜靜地欣賞着池中的荷花，一邊不時啜飲着杯中酒，連坐着的姿勢也沒有稍微移動改變過。

荷花靜靜地站着，她們奉有訓令，不得騷擾人客，但人客騷擾她們，她們却要盡量容忍遷就，不得觸怒客人，荷花最怕侍候那種粗俗而又不規矩，色迷迷的客人，對於這個坐了兩個時辰有多，始終一言不發，只是喝酒賞花的客人，不但感到好奇，而且也感到一種莫明其妙的好感。

其實，以她們曾經侍候過五花八門，各種不同型格的客人來說，是不會輕易對一個人客發生好感或動心的，這一點，就連荷花也說不出來，爲何會對這黃衣文士萌生好感。

要說相貌，這黃衣文士沒有宋玉潘安般的相貌，甚至比不上曾經錦衣駿馬，豪奴簇擁，逐日欣賞過荷花、牡丹、梅花、薔薇四閣的白馬堡白馬公子白玉如的英挺俊朗，但這黃衣文士，相貌雖則不算英挺俊逸，却也五官端正，謙謙儒雅，朗朗超逸，眉梢咀角，經常隱現一抹笑意，給人一種親切可敬，平易近人的感覺，大概，這就是荷花對黃衣文士產生好感的原因。

荷花好奇地注視着黃衣文士，發現黃衣文士手中的酒杯，酒已飲乾，遂再次嫋嫋移步上前，提壺注酒入空杯中。

這一次，黃衣文士驚覺了，略一回首，朝荷花謙謙一笑：「有勞姑娘了。」

荷花放下酒壺，輕柔嬌笑道：「公子客氣，叫婢子荷花吧。」

黃衣文士放下酒杯，目光注垂在荷花清麗的俏臉上：「姑娘這樣站着不累嗎？請坐下。」

荷花心內產生了一絲溫暖，從來沒一位客人對她如此尊重斯文，有的只是當她們如花般看待欣賞——含有狎侮的成份，黃衣文士對她絕無這種意思，不由她不感激地說：「公子在，婢子不敢坐。」

黃衣文士修眉微皺，臉上仍是帶着那種令人感到親切的笑意，說：「姑娘別太看輕了自己，你我同是人，我可以坐，妳為什麼不敢坐？快坐下吧。」

荷花聽黃衣文士如此說，卑怯全退，自重地對黃衣文士盈盈施了一禮。「謝公子。」輕輕坐在身前一張椅子上。

黃衣文士笑着點點頭：「姑娘清麗脫俗，切不可自輕自賤，請教姑娘芳名。」

荷花嬌聲道：「婢子荷花。」

黃衣文士咀角仍孕着那抹令人感到親切的笑意，正聲道：「在下是請教姑娘的眞正芳名。」

接又道：「姑娘請別再自稱婢子，好嗎？」

荷花心頭暖洋洋的，自從來到春風樓，有誰當她是人，所有人都當她是可供玩賞的一種「活」花，更沒有人問過她的眞姓名，幾乎連她自己也將眞姓名忘了，只當自己是荷花，聲音有點苦澀地說：「小女子眞名秀清。」

黃衣文士半點不帶輕佻地含笑說：「好名字，姑娘人如其名。」

荷花被黃衣文士讚得不由臉上微紅，微垂螓首，嬌聲說：「公子謬讚了，小女子當受不起。」

接抬頭一瞟黃衣文士：「小女子失禮，未請教公子高姓大名。」

黃衣文士正要回答，驀然間有人在荷池對面發話道：「他就是大名鼎鼎，江湖上人稱『謙謙君子』的樂頤！」

黃衣文士與荷花——亦即秀清正自說話，故此沒有注意到荷池外面的動靜，乍聞荷池對面有人發話，俱不由吃了一驚。須知道，這荷花閣連帶閣軒荷池園地，俱有高若丈餘的圍牆圍着，自成一格，除了人客，任何外人嚴禁進入，以免擾了人客的雅興，此時却有人在荷池對面發話，怎不令黃衣文士及荷花吃驚，齊皆循聲扭頭望過去。

目光所及，兩人同時看見一個青衣人挺立在對面荷池邊，腰掛長劍，一雙精光烱烱的目光，刀鋒一樣投射在黃衣文士的身上，荷花目光觸及那人的目光，只覺那人的目光好森利怕人，不自主打了個寒噤，趕忙將目光移開。

黃衣文士的目光却與那青衣人的目光在半途中如刀劍般交擊糾纏在一起，好一會，才溫文地說：「想不到以『青隼』雲青鵬在江湖上的响亮名頭，竟也如此無禮，不告而入。」

荷花一聽黃衣文士說出青衣人的名頭，她雖然是個足不出春風樓半步的侍女，但在春風樓接待過不少江湖上的好漢豪傑，聽人客說過「青隼」雲青鵬這個人，所以雖不曾見過其人，也聽聞其大名，不由嚇得花容失色，急忙將目光收回。

「青隼」雲青鵬年約四十出頭，身形彪挺，神態悍勇，有如一頭兇悍的兀鷹，由於其人好勇鬥狠，身手矯活迅捷，加上他姓名中有一個鵬字，喜穿青衣，故被江湖人稱為「青隼」，是個很難纏的人物。

「公子，你眞的就是江湖上人稱『謙謙君子』的樂頤樂大俠？」荷花有點不相信地貶眼瞧着坐在她旁邊的黃衣文士。她也曾聽人客談說過『謙謙君子』樂頤的人與事，大多數的人客都對這位『謙謙君子』交口讚譽，是一位受人敬重的武林人物，想不到自己有幸見到他。

「姑娘，在下正是樂頤，大俠不敢當。」黃衣文士朝荷花溫雅一笑。

這時「青隼」雲青鵬朝着黃衣文士樂頤牽唇一笑，道：「把酒賞花，美人側侍，好一個謙謙君子！」

樂頤緩緩站起身，朝雲青鵬抱拳道：「雲兄，樂某請教，踰牆而入，究竟是何貴幹？」

雲青鵬標槍般挺立的身形忽一動，一下子來到欄前：「樂兄既有『謙謙君子』之稱，這是待客之道？」

樂頤臉上仍是展露出那抹親切的笑意，不過語聲有點冷。「樂某生平最不歡迎那些不懂禮貌的不速之客。」

雲青鵬神色微變，瞬即訕訕笑道：「既然你不歡迎，雲某告辭了。」

一抱拳，轉身向圍牆走去。

每一個人，或多或少都有好奇之心，雲青鵬這樣倏來忽去，任何人也會問個清楚，到底有何事幹，雲青鵬此刻邊走邊想，樂頤一定會出聲挽留他，詢問他的來意，那知，他想錯了，他差不多走到圍牆前，仍聽不到樂頤招呼他留步的語聲，只好一聳肩，身形筆直躍起，站在牆頭之上。

荷花望見雲青鵬只一下子，就躍上牆頭，看呆了。

樂頤則一直神色不動，含着那抹笑意，看着雲青鵬躍上牆頭，根本就沒有挽留雲青鵬的意思。

雲青鵬站在牆頭上，忽然晃了晃，一個倒栽葱，從牆頭上翻躍在園內。

荷花不由驚呼出聲。

也就在荷花驚呼的同時，拾數點寒光驀然從雲青鵬翻墜在空中的身上閃射出，飛蝗一樣罩射向樂頤和荷花！

樂頤在荷花驚得差點暈倒的刹那，一手扶住了荷花，橫身遮掩住荷花，袖揮掌飛，罩射向他的大半暗器被他的袍袖捲飛，一小半被他抓到，十多枚暗器沒有一枚能够沾到他身上。

「好身手！」雲青鵬這時已站在牆脚前。交抱雙手在胸前，微側着頭，斜眼瞄着樂頤。

樂頤一撒掌，「叮叮」聲中，幾枚透骨釘散落在地上。「雲青鵬，你這一手，算是什麼意思？」

雲青鵬哈哈笑了幾聲，踱步上前：「殺你！」又再走回荷池邊站住。

「請說出原因。」樂頤語聲不帶半點訝異，仍然用身體遮掩住身後的荷花。

「你應該知道！」雲青鵬一手搭在腰間劍柄上。

微一沉吟，樂頤目光一亮：「原來你

是他們的人！這一點，樂某大概沒有估錯吧？」

雲青鵬臉上殺機畢露。「你好聰明，可惜，你要死了！」

倏的暴喝一聲：「殺——」

殺聲出口，整個人如大鵬般拔起，空中一折，平射向樂頤，人在空中，劍已出鞘！

樂頤雙目注望着如激矢般撲射到的雲青鵬，動也不動！

雲青鵬就在人劍將到未到的刹那，倏的去勢一頓，一個大翻身，落在地上，離欄不足一丈，臉色鐵青，一雙眼睛兇光畢露，惡狠狠地對着樂頤說：「剛才你為什麼不把握機會動手？」

樂頤不禁被他這句話說得怔了怔，錯愕地望着兀自氣得咻咻喘氣的雲青鵬。「你突然自動停手，我怎會無恥到乘機向你動手？」

雲青鵬一襲青衣無風抖動，戟指樂頤，兇狠喝道：「賤人，還不出來受死！」

樂頤這才明白了雲青鵬不是對他說話，而是對他身後的荷花說話。

綠影一閃，荷花從樂頤身後閃出，手上執着一把鋒利的匕首，臉色如白堊般，語聲也有點顫：「剛才婢子不敢殺他，是婢子錯，你殺了我吧！」

樂頤毫不驚奇地看着臉色慘白的荷花，問：「姑娘也是他們的人？」

荷花悽楚地點點頭。

「姑娘既是他們的人，剛才為什麼不把握時機，下手殺我？」樂頤溫和地看着荷花。

荷花螓首低垂，倏又抬起，有點激動地說：「因為你是好人，你尊重我，絲毫沒有把我不當『人』看待，我已經受够了他們對我的輕賤，我寧願死也不想下手殺你。」

這是何等慘痛的話，一個人，長期以來受到別人的輕賤，一直不把她當作人看待，這是一種侮辱，也是一種深沉的悲哀，如今有人對她尊重，把她當「人」——看待，令到她恢復了自尊自我，能不令她感動嗎？試問，她又怎忍心對樂頤下手。

「賤人，妳好大胆，竟敢背叛，還不出來領死！」雲青鵬暴怒地吼叫起來。「想不到妳這賤人壞了咱們的大事！」

許是荷花又在淫威之下，她雖然由於不忍心乘機下手刺殺樂頤，但却在雲青鵬的怒喝下，不敢不走出閣外，準備受死。

樂頤却伸手一把拉住神色慘然的荷花，溫聲道：「姑娘既違背了他們的命令在前，何不違拗到底，妳不忍心在背後刺殺我，我難道忍心妳被他殺死？」

接又道：「姑娘放心，有我在，他殺不了妳！」

荷花悽然道：「婢子死何足惜，能得公子今日將婢子當人看待，婢子已心滿意足，公子你快走吧，遲則恐怕來不及，春風樓都是他們的人。」

樂頤仍緊拉着掙扎欲走的荷花，懇切地說：「多謝姑娘相告，姑娘放心，他們雖然人多，奈何不了我。」

荷花極力掙扎：「公子請放開婢子，婢子今日不死，他們也不會放過婢子！」

「只要姑娘下定決心脫離他們，我保證姑娘從今以後不會受他們的迫害，重新過着人的生活！」樂頤拉着荷花不放。

荷花停止了掙扎，疑信參半地看着樂頤：「單憑公子一個人的力量，能做得到嗎？」

樂頤充滿信心地笑望着荷花，說：「姑娘，我既然說得出，一定做得到！」

荷花似已相信了樂頤的保證，朝樂頤盈盈一禮：「公子，婢子今生今世，永記公子的恩德。」

樂頤慌不迭伸手扶起荷花。「姑娘快請起。」

雲青鵬一直注視着樂頤荷花兩人，臉上一直陰晴不定，眼珠亂轉，這時見樂頤已伸手扶起荷花，目中殺機一現即斂，抖手打出一蓬暗器，同時間縱身彈射，人劍射入欄內，刺向荷花！

樂頤雖則一直與荷花說話，但一直用眼角注視着雲青鵬的動靜，倏見暗器破空射至，左手一拉荷花，將荷花拉到身後，右袖疾忙迎着射至的暗器揚捲，接一抖，將急激射來的暗器全部捲掃落地，同時急偏身！

嗖的一聲，雲青鵬人劍從樂頤身側擦過，由於荷花已被樂頤拉開，所以雲青鵬刺了個空！

發出一聲怪叫，雲青鵬果是了得，身形在空中倏的轉折，追刺荷花！

樂頤怎會讓他傷及荷花，衣袖一翻，「叮」的一下激响，手中已多了一把軟劍，劍身筆也似直，劍尖點擊在雲青鵬的劍葉上，硬是將雲青鵬的長劍擊偏了半尺有多。

這一來，雲青鵬自然傷不到荷花。

雲青鵬劍一迴，還想迴劍追刺荷花，却被樂頤先他一步，「嗡」的一抖軟劍，一劍化千鋒，罩刺他頭胸大穴，悶哼一聲，一個風車大翻身，貼牆落在地上。

樂頤也一收劍，拉着荷花，退了一步，貼欄而站。

荷花已被這刹那的連串驚險刺殺驚得花容失色，差點軟倒在地，嬌軀輕微地顫抖着。

樂頤側首衝她一笑，問道：「姑娘不會武功？」

荷花嬌喘說：「只會一點點，否則，他們也不會派婢子來配合他刺殺公子！」

樂頤回首盯視着兇光閃動的雲青鵬，淡笑道：「好主意，派一個只會一點點武功的人來侍候我，這樣，我就不會對荷花起疑心，你剛才那一聲喝及作勢撲向我，目的是擾亂及吸引我的注意力，好讓荷花在我背後乘機下手，可謂卑鄙惡毒，若不是荷花一念不忍，只怕已遂了你們的心願了！」

雲青鵬目射兇光，注視着荷花：「賤人，妳以為妳投靠了他，就死不了，哼！我要讓妳受盡折磨而死！」

荷花被雲青鵬的話嚇得嬌軀簌簌地顫抖。

樂頤不由憐惜地將她摟在身側，安慰地說道：「別怕，有我在，決不讓他傷害妳！」

荷花如受驚的小鳥般，依偎在樂頤身邊。

「嘿嘿」冷笑幾聲，雲青鵬狠毒地說：「你以爲憑你一個人的力量，可以闖出春風樓？」

樂頭迅速打量一下四週，溫聲道：「別盡嚇唬人，樂某既然有胆獨來，就有把握離開這裏。」

雲青鵬揶揄地冷哼一聲，倏的仰首發出一聲如鷹鳴般的嘯聲。

× × ×

嘯聲才起，一直沒有動靜的春風樓，驀然間騷動起來，霎眼間，整座荷花閣四週站滿了身穿紅衣，手拿弓箭的大漢，連荷池的對面，圍牆上，也冒出一顆顆人頭，弓箭對準了閣內的樂頭荷花兩人。

這變化，簡直就像變戲法般，一下子殺氣嚴霜，空氣彷彿凝住不動，令人感到好沉重！

樂頭對於這些紅衣漢子看也不看一眼，只不過略微皺了皺眉，朝貼牆而站的雲青鵬淡淡地問道：「這就是你們的精心佈置？」

雲青鵬冷冷道：「他們足可以留下你與那賤人！」

荷花忽然抬起頭，哀求道：「公子，你快走吧，別管婢子，不然，咱們都會死在這裏！婢子只求公子能爲婢子報仇。」

說完，想掙脫樂頭的摟抱。

樂頭怎會讓荷花掙脫，手臂一緊，荷花再也掙扎不了。

卻就在這時，雲青鵬一聲大喝，這時，弓弦崩响聲中，百數十枝長箭射向樂頭荷花兩人。

樂頭一把摟緊荷花，伏地一滾，右手長劍嗡然抖開，化作一道光幕，護住了全身。

嗤嗤聲中，四面發射的箭雨大部份射空，其餘的被樂頭的軟劍撥落，閣內一地箭矢，欄桿、桌椅、牆壁，插滿了箭。

樂頭摟着差點嚇昏的荷花，一竄起身，對貼牆而站的雲青鵬道：「還有什麼手段，只管使出來！」

雲青鵬眼看樂頭反應如此敏捷，百數十枝利箭齊射，竟然一枝也傷不到他，不由又恨又怒，脹紅着臉，再大喝一聲：「放！——」

立刻，弓弦聲中，嗤嗤連响，百數十枝利箭，一齊攢射向樂頭荷花兩人。

這一次，那些紅衣箭手學乖了，分上中下三路向樂頭發射，封死了上中下三路，無論樂頭向上下兩路躍、避，皆有密集的箭雨向兩人射到。

雲青鵬看着三路密集的箭雨射向樂頭荷花，臉上露出猙獰的笑意。

樂頭也就在這時，清嘯一聲，軟劍環身繞舞，佈成一團光幕，光幕繞匝中，人亦旋升起，衝騰向閣頂！

「叮叮」亂响聲中，箭雨激射在光幕上，如飛蛾撲火，紛紛擊墜落地。

箭雨一歇，升騰在空中的樂頭，挾着荷花，乘這一瞬之機，人劍在空中一折，斜撲向雲青鵬！

雲青鵬臉色一變，急閃身，想退出閣外。

可惜他走不了，電光石火間，樂頭人劍已到，射刺向他胸膛！

怪叫一聲，雲青鵬偏身一閃，同時狠命刺出一劍！

他這一劍不是刺向樂頭，而是刺向荷花！

——看來，他必欲殺荷花而甘心！可能是荷花知道得太多！

「噗噗」兩下响聲，樂頭一劍刺在雲青鵬左胸肩上，而雲青鵬的長劍，也刺在荷花的身上！

雲青鵬痛叫一聲。

荷花却發出一聲慘叫。

樂頭料不到雲青鵬這樣悍勇，拚着挨一劍，也要殺荷花，耳聽荷花慘叫，眼見荷花身上濺出鮮血，不禁驚怒交加，身形一落，同時軟劍一抽一送，「嗖」的刺入雲青鵬喉中。

雲青鵬張口發出一聲短促的慘叫，身軀挺了挺，樂頭一抽長劍，雲青鵬貼牆滑落地上，頭一歪，咽喉上鮮血泉流，咽了氣。

而荷花發出那聲慘叫之後，也無聲無息。

樂頭急忙將荷花放下，細一察看，雲青鵬的長劍斜插在她腰眼上，鮮血染紅了她下半截衣裙，雙眼緊閉，臉色慘白，咀角有一絲鮮血淌流出。

樂頭心中愧痛，急忙輕聲呼喚：「秀清姑娘，秀清姑娘……」

這時他已渾忘了圍在荷花閣四周，虎視眈眈的紅衣箭手，隨時都會向他發射箭矢！

這情形實在非常危險。

好奇怪，那些紅衣箭手竟然沒有乘機向他發射箭矢。

原來，不知什麼時候，閣門口悄然站着兩個一肥一瘦，年約半百的錦袍人。

荷花還未死，在樂頭的輕喚聲中，眼皮眨動了下，終於無力張開，雙眼黯淡無光，咀唇微牽，斷續道：「公子，婢子想求……求公……子你……」底下的話却說不出聲。

樂頭眼見荷花如此，心痛如絞，急忙輕呼喚道：「荷花，妳說吧，只要我辦得到，我一定應承妳！」

荷花咀皮噏動着，終於發出微弱的語聲：「婢子……想死在……公……子……你懷……中……」

樂頭心中一酸，忙不迭雙手抱着荷花溫軟的嬌軀，緊緊摟抱在懷中，語聲澀澀地低聲道：「妳已在我懷中，再沒有人可以傷害妳，安心睡吧。」

可憐的荷花，有生以來第一次嚐到眞正做人的滋味，就閉上眼，離開這醜惡冷酷，但尚有一點人間溫暖的世界，死在她喜歡、敬重的一個男人溫暖安全的懷中，臉上凝着一抹滿足的笑意。

良久復良久，直到樂頭溫暖的胸懷也偎不熱荷花逐漸冷硬的嬌軀，樂頭才輕輕放開荷花，凝望着這個爲了不忍心下手殺害他而送了一命的可憐姑娘，心裏在默默爲她禱告。

× × ×

「閣下，人巳死了，還親熱個什麼，也不怕別人看了肉麻麼！」站在閣門口，肥胖的錦袍老者終於忍不住，向前踏出一步。

瘦削錦袍老者亦緊隨踏前一步。

輕輕將荷花的屍體放在靠牆的地上，扯過一扇屏風遮擋住，樂頭才緩緩站起身，雙目定定注視在肥瘦兩老者身上，不帶半絲怒意地說道：「兩位可是黃山雙逸前輩？」

肥瘦兩老者呵呵一笑道：「閣下好眼光，老夫兄弟足有十年未涉江湖，閣下竟然一眼就認出老夫兄弟。」

樂頭確定了兩人是黃山雙逸許清原，許清峯兄弟後，忙抱拳一禮：「晚輩樂頭見過兩位前輩。」

仍是肥胖的老者，黃山雙逸之一的許清原一擺手道：「江湖上人稱你爲『謙謙君子』，果然多禮，老夫開始有點喜歡你了。」

樂頭仍是有禮地說：「兩位前輩不涉江湖十年，晚輩請教，兩位前輩因何重涉江湖？」

瘦削老者許清峯道：「老夫兄弟隱居得有點煩悶，所以決定出來散散心，這一來，則非錢不行，老夫兄弟却兩袖空空，恰好有人願聘老夫兄弟担任護法之職，條件很好，單是錢銀，一次過就是五十萬兩，老夫兄弟活了幾十年，從未見過這樣多的銀子，不由心動，答應了他的聘請，重出江湖。」

樂頭邊聽邊皺了皺眉頭，他雖然第一次見到兩人，但兩人的名頭，他不知聽多少人說過，兩人一身功力之高，足可擠身入武林頂尖高手之列。「兩位前輩清名在外。同道景仰，難道就爲了那五十萬兩銀子，自毀清譽？」

許清原撫着肚皮哈哈笑道：「年青人，有很多事你還是不明白的，若單是爲了那區區五十萬両銀子，老夫兄弟又豈會答應加入。」

樂頭一軒眉道：「照前輩這樣說，他們還承諾了前輩一些很誘惑的條件？」

「聰明，你猜對了。」許清峯臉上展露出一抹既神秘又滿足的笑容。

樂頭看得心頭一動，他實在很想弄清楚那些人除了錢之外，究竟還給了許氏昆仲難以抗拒的條件，令到黃山雙逸甘毀清譽，加入他們的組織。於是問道：「老前輩可否明說呢？」

許清原嘻笑道：「年青人，以你的聰明才智，不用咱說明，你一定猜想到。」

瞧着兩人既曖昧又神秘的表情，樂頭心念一轉，想到了。「權勢，女色？」

黃山雙逸同時仰天暴笑起來：「年青人，老夫兄弟沒有讚錯你！你果然一猜就中！」

樂頭却笑不出，他的心亦沉重起來，連黃山雙逸在江湖上素有清名，受同道景仰的前輩高人也抵受不了金錢，權勢，女色的誘惑，別的武林人就更不用說了，這眞是太可怕了，這個組織只怕不似他估計般那樣不堪一擊。單是這春風樓，就不易對付。

「兩位前輩，請聽晚輩一言。」樂頭仍想勸說黃山雙逸退出那組織。

黃山雙逸同時止住笑聲，許清原道：「年青人，老夫兄弟知道你想說什麼，是不是想老夫兄弟退出？」

許清峯接說道：「老夫勸你還是省口氣，留着一會動手時用吧！任你說得天花亂墜，義正詞嚴，老夫兄弟也不會聽你的了！」

聽許清峯的口氣，兩人巳鐵了心，爲利欲所迷，樂頭吸口氣，決定不再勸說，直截地說：「兩位前輩既如此說，晚輩也不饒舌，兩位前輩是一起上呢，還是單對單？」

許清原倏的收歛了嘻笑之容，正聲道：「老夫兄弟是何許人，怎會以多欺少，當然是一個對一個！」

「那麼，請兩位前輩中的一位出來動手吧！」樂頭垂下的軟劍一抖，筆也似直，平橫在胸前。

「老大，讓我先會會他，不行，你再上。」許清峯大步上前，在樂頭身前丈遠處停下來，刷的一聲，抽出腰間長劍。

長劍一出，瘦削的許清峯刹那與人一種山岳般的穩重感覺，但劍上發出的森森殺氣，却恍如終年積雪，尖插入雲的削峯，令人感受到一種鋒銳森寒，無堅不摧的氣勢。

——黃山雙逸，果然不是浪得虛名。

樂頭橫劍在胸，隔着丈許距離，也感受到那股迫人的氣勢，不禁暗吸了口清氣，凝神注視着許清峯：「前輩請。」

輕笑一聲，許清峯說：「你既然人稱謙謙君子，老夫也就不再謙讓，年青人，注意了！」

話落劍出，一劍平平推出。

這一劍的速度，只及一般高手出劍的速度一半。

但樂頭却神色凝重，雙眼注視着那推送前來的劍尖，仍然橫劍在胸沒有出手。

他不是不想出手，而是不敢貿然出手，因爲他知道，許清峯推出這一劍，蘊含着無數的變化，若貿然出手，就會上當！

「好沉着的年青人！」許清峯一聲輕喝，持劍的手臂倏然扭曲波動，長劍霎時有如靈蛇般，曲竄扭閃躍動，幻化成百十道眩人眼目的劍光，刺向樂頭胸腹。

樂頭沒有出劍封擋，因爲他窺不出許清峯那一劍是虛，那一劍是實，只好退，一退丈外。

許清峯劍光一歛，化作一劍，追刺樂頭眉心！

樂頭退一步，長劍終於刺出！

「叮」的一聲激响，劍尖點擊在許清峯的劍尖上。

許清峯喝一聲：「好招！」身形倏頓又動，劍勢一偏，貼着樂頭的長軟劍劍身，削刺向樂頭腕臂！

樂頭錯步偏身，一震手腕，筆直的軟劍驀的化作柔絲般，捲纏許清峯劍身！

許清峯削刺的長劍倏一頓一抖，一陣交擊聲中，樂頭捲纏他劍身的軟劍，倏的被一陣反震之力彈開，而許清峯的長劍，在抖脫了樂頭軟劍的纏捲後，仍然向前刺削出！

——這一刺速度驚人，如雷電乍閃！

樂頭的軟劍被許清峯一震彈開，感受到一股強大的震彈力，手臂有點發麻，忙吸口氣，回劍一挽，雙劍交擊，封擋了許清峯刺來一劍！

許清峯一劍被封，倏的退了一步，收劍道：「好身手，可惜！」

樂頭封拒了許清峯一劍後，也沒有進

擊，聞言先是一怔，繼之道：「前輩可惜什麼？」

——他是明知故問。

許清峯一捋頷下短鬚道：「我是為你可惜！」

樂頤那抹笑意重又孕在唇角。「前輩的意思，是說晚輩會死在這裏？」

許清峯點點頭。「難道你自信有把握活着離開這裏？」目光一掃四外的紅衣箭手，「老夫實在不想殺你，無奈你却偏與咱們作對。」

樂頤含笑道：「聽老前輩口氣，莫非只要我從今以後不和你們作對，今日便放過晚輩？」

許清峯雙目中精光一歛，道：「不錯，只要你今後不再與咱們作對，並加入組織！」

「前輩白費唇舌了，此事晚輩絕不答應！」

「難道你不怕死？」許清峯目中殺機充盈。

「每一個人都想好好地活着，但死有鴻毛泰山之別，為了武林，為了正義，晚輩不怕死！」樂頤嚴正地說。

「那老夫是白費唇舌了！」許清峯臉色一沉，「那你就死吧！」聲出人動，人劍撲刺樂頤。

樂頤神態一凝，軟劍如靈蛇般揮出，劍光閃燦中，爆發出一連串「叮叮」交擊聲，這一剎那，樂頤硬接了許清峯三十八劍，退了半步！

而許清峯一劍刺出，竟然有三十八個變化！

「再接老夫一劍！」許清峯緊逼上前，一劍直劈而下！

這一次，一劍就是一劍，絕無任何變化。

樂頤一咬牙，身形微挫，舉劍迎拒！

「鏗」一下激響，火星四濺，許清峯一劍劈在樂頤的軟劍上，長劍竟然被反彈起，退了一步，不由臉色一變！

樂頤却被震得手臂發麻，虎口刺痛，差點握劍不牢！蹬蹬連退兩大步，才止住退勢，胸中氣血翻騰。

「好內力！」許清峯一退即上，劍舞如風，施展出他仗以成名的「竹影松風」劍法，但見劍影千重，劍風激蕩，剎那，將樂頤罩了個密不透風！

樂頤這裏才吸口氣壓下翻騰的氣血，許清峯的劍影劍風，已籠罩了他全身，心頭一懍，輕嘯一聲，軟劍如銀蛇盤舞，化作一團銀光，將全身罩護住，一任許清峯狂風暴雨般狂攻猛打，却就是透突不進！

但見千百道白光織成的光網，籠罩着一團旋舞的銀光，白光與銀光快速地撞擊擦碰，發出一連串「錚鏘」聲，看得四圍的紅衣箭手都傻了眼，一旁的許清源也直皺眉頭！

——他皺眉頭的原因，是因為許清峯竟然奈不了樂頤，感到有失身份！也發現自己低估了這個年青人！

他確是低估了樂頤，連許清峯也是一樣！

就在許清原皺眉間，激鬥中的兩人，勝負已分！

在一連串金鐵交擊聲中，百千道劍光交織成的劍網，竟然被那團銀光突破，脫網而出，銀光一歛，樂頤人劍重現，一劍飛刺向許清峯咽喉！

許清峯劍網被破，霎時劍光散亂，心中大吃了一驚，暗道一聲：「不妙！」身形疾退！

可是他仍慢了一點點，後退的速度沒有樂頤一劍刺出的速度快！

眼看着樂頤一劍就要刺在許清峯咽喉上！

許清峯不由連眼色也變了，發出一聲絕望的驚呼。

旁觀的許清原料不到變化發生得這樣快，兄弟連心，眼見老二就要死在樂頤劍下，亦不由變色，發出一聲驚呼，飛身撲上。

樂頤的劍尖霎那刺在許清峯身上！

——不是咽喉，而是肩頭，劍一入即出。

他那一劍本是刺向許清峯咽喉的，臨時改了主意，劍鋒一偏，改了方向，刺在肩頭上。

飛撲上來的許清原恰好將中劍朝後蹌跌的許清峯一把扶住，一看老二只是肩頭受傷，不由放心地噓了口氣。

許清峯却已三魂皆冒，臉色煞白，身軀因了痛楚而微微顫抖，霍的一下子站穩了身形。

樂頤軟劍斜垂，站立着，瞧着黃山雙逸。

許清峯臉上陣紅陣白，顧不了肩頭上傷口汩汩湧流出的鮮血，憤聲道：「你為什麼不殺老夫？是否要羞辱老夫？」

樂頤歉然地望着羞憤的許清峯，說：「前輩息怒，晚輩根本就沒有殺前輩之心，晚輩為了自保，不得不傷了前輩。」

「這一戰，不是你死就是我亡，你以為不殺老夫，老夫就會感恩放你離開？」許清峯脹紅着臉說：「老夫不會領情！」

樂頤嘆了口氣，說：「晚輩不殺前輩，不是向前輩賣人情，晚輩覺得前輩沒有取死之道，所以晚輩不殺前輩！還望兩位前輩明哲保身，及早退身。」

許清原吸了口氣，望着樂頤。「年青人，你剛才用的是什麼劍法？竟破了老二的『竹影松風』劍法！」

樂頤遲疑一下，道：「晚輩用的是『龍騰九霄』劍法！」

許清原聽得神情一震，急聲道：「龍騰九霄劍法！那麼，雲龍上人是你的什麼人？」

樂頤垂手恭聲道：「正是家師。」

許清原神色一連數變，長嘆一聲，道：「原來你是雲龍上人的弟子，怪不得能破老二的竹影松風劍法，罷了！」

許清峯在聽了樂頤自承雲龍上人是他的師尊後，也是神色大變，急不迭接口問：「雲龍上人足有三十五年未現江湖，江湖中人皆以為他老人家騎鶴而去，瞧你年紀不過三十出頭，雲龍老人真是你的師傅嗎？」

樂頤嚴肅地點點頭：「晚輩怎敢在兩位前輩面前誑語。」

黃山雙逸同時倒抽了一口冷氣，互相望了一眼，許清原澀聲道：「年青人，你可以走了。」

樂頤還以為聽錯了，愣了一愣，問：「兩位前輩肯放晚輩離開？」

黃山雙逸同時沉重地點點頭：「快走吧，遲了恐來不及。」

「前輩為何肯放晚輩離開？這樣做對前輩很不利。」樂頤不解地望着兩人。

黃山雙逸遲疑了一下，許清原咳了一聲，說：「三十多年前，老夫兄弟曾蒙他老人家援手，將老夫兄弟從死亡邊緣救回，老夫兄弟對他老人家的恩德，無時敢忘，為了報答他老人家，老夫兄弟只好放你離開！」

樂頤本不想領情，但當他看到屏風後面荷花的屍體，只好點點頭，來到屏風後面，將荷花的屍體抱起。

——他不忍心看見荷花的屍體再有一絲一毫的損傷。畢竟，荷花是因他而死去的！

「樂小兄，請從荷池外面的圍牆離開。」許清原突然改變了稱呼。

樂頤沒有動，却抬頭望了望伏在牆頭的弓箭手。

許清原明白他的意思，立時朝那些紅衣箭手一揮手，喝道：「撤下！」

那些紅衣箭手，立刻紛紛在牆頭消失不見。

樂頤朝黃山雙逸一點頭：「兩位前輩，後會有期。」說完，抱着荷花一縱，越過欄干，點在一片荷葉上，踏荷越池，躍上牆頭，回身朝黃山雙逸道：「兩位前輩，晚輩希望兩位前輩能及時退身事外，以保清譽。」

說完，縱身一躍，落在牆外。

× × ×

黃山雙逸眼看樂頤離開，寬慰地對視一笑，立即轉身，同時看到三個人站在閣軒門前，正對着他兩人注視。

黃山雙逸同時心頭一震，迅速地交換了一瞥眼色，站着不動不言。

閣軒門前正中站着的，竟然是春風樓的大老闆——利富榮！

而站在他左右的，是兩個身穿錦袍，年約六十開外，神態兇猛的老人。

這個春風樓的大老闆，一身細皮白肉，胖胖的、富泰的臉上，一根鬍子也沒有，穿一件團花錦袍，左手無名指戴一只碧玉戒指，看起來十足十一個經營有術的成功商人。

春風樓的生意他確實做得很成功，遠近聞名，生意興隆，日進千金。

不過此刻他的表情，絕對不像一個生意人，十足一頭猛虎。

黃山雙逸同時上前一步，抱拳道：「副座，你來了。」

利富榮皮笑肉不笑地說：「我若不來，兩位豈不是反了春風樓？」

黃山雙逸心頭一懍，忙道：「副座說笑了，老夫兄弟雖然放走了樂頤，必會有一個交待。」

利富榮瞪眼道：「如何個交待法？」

許清原淡淡道：「老夫兄弟決定退出，並奉還五十萬兩銀子。」

利富榮倏的仰天大笑起來，笑聲震動屋瓦，顯然，他這個大老板是個深藏不露的武林高手。

笑聲倏歛，利富榮陰森森地說：「這樣就交待得了？」

黃山雙逸同時一怔，許清峯道：「兩袖清風來，兩袖清風去，乾乾淨淨，還要怎的？」

冷冷笑了幾聲，利富榮陰聲道：「你兩個臨陣從敵，已是死罪，本會秘密盡悉，竟然想脫離本會，你以為你們是什麼人？要來就來，要走就走，沒那樣便宜！」

許清原平靜地說道：「你要老夫兄弟死？」

利富榮截聲道：「不錯！」

許清原望了乃弟一眼，嘆道：「古人說得不錯，再回頭已是百年身，想不到老夫兄弟一時利慾薰心，行錯了一步，要付出如此慘重的代價！」

許清峯却道：「要老夫兄弟死，只怕沒有那樣容易！」

利富榮陰陰笑道：「那還不容易！」接一聲喝：「放箭——」

身形接一閃，與左右老者退出閣軒門外。

黃山雙逸反應不可謂不快，利富榮喝聲出口，他兩人同時撲向利富榮，却被一蓬急激射到的暗器阻截住。

弓弦急響聲中，連那些從荷池對面牆頭隱退的弓箭手也重新露臉，拉弓放箭，剎那間，黃山雙逸被激射至的箭雨與暗器籠罩了。

黃山雙逸被暗器所阻，袍袖一捲，將射來暗器盡數捲掃落地。兩人同時長劍展舞，在身前佈起一道鐵壁也似的光幕。箭雨紛紛在兩人身前被擊落，沒有一枝箭能傷得了他們。

但箭雨連綿不絕向他們兩人激射至，令到兩人幾次想向閣軒門口衝去，却被箭雨所阻，衝殺不出。

好一會，箭雨才歇，黃山雙逸來不及喘過一口氣來，仗劍衝向閣軒門口。

也就在這時，閣軒門口，三個一排，每個人皆拿着一面齊人高的籐牌，手執長刀鈎槍，十二排人，湧了進來。

黃山雙逸被這些籐牌手阻逼着，雖則揮劍砍刺，無奈却砍刺不入，傷不了那些籐牌手，反而被迫得退回去，那些籐牌手像訓練有素，擁入閣軒後，立刻展開聯接成一道籐牌築成的牆，將黃山雙逸困在中間，一步步靠攏逼進，同時鈎槍亂刺向兩人中下盤，令到黃山雙逸手忙脚亂。

再迫進，長刀可及，於是，長刀貼地砍削出。迫得黃山雙逸竄跳縱閃，狼狽不堪。

「嘶」一聲，許清峯才躍起避過兩把交剪削到的長刀，冷不防一把鈎槍斜向他大腿刺到。忙不迭擰腰踢腿，避過那一槍，却防不到那鈎槍一刺即收，倒鈎鈎在他大腿上，褲裂袍爛，大腿上被鈎下一塊肉來，鮮血淋漓！

痛得許清峯痛哼出聲，渾身一顫，真氣一散，身形倏的往下一沉！

這一沉，他再也起不了身，一直沉到地獄深淵！

兩把長刀交剪削斬斷他兩隻足踝，三把鈎槍自前後左方刺入他身上，一入即出，肉爛腹破腸流，慘吼一聲，摔倒在地上，死狀至慘！

許清原也不好過，身上錦袍被刺鈎破

了幾個大洞，一任他左衝右突，却就是衝突不出這籐牌陣，正在焦燥之時，猛聽見許清峯慘吼，大驚，略一偏首，瞥看老二巳腸流肉爛腹破，慘死當場，不由驚痛交加，暴吼一聲，身形一縱，從籐牌陣中一躍而起——

他要找利富榮大老闆拚命！

那知他身形才躍起，一陣箭雨巳四面八方，急射向他上半身！

他猛吼一聲，袖揮劍擊，箭矢在他身前紛墜，倏的縮腿拳身，接如生蝦般彈展，直向一扇窗戶彈射過去！

「嘩啦」一陣碎响，竟被他撞破窗戶，穿入閣堂內！

那些箭矢，竟然追不及他的身形，在他落地時，才紛紛呼嘯着從他頭頂交錯射過。

但那些籐牌手，却像鬼魅般，刹那又出現在他四周佈成一道盾牆，向他進迫。

許清原像瘋了般，揮劍一輪衝殺，那些籐牌手有籐牌護身，絲毫傷不到他們。劍刺劈在籐牌上只能迫得他們稍向後退。稍一歇他們又進迫上前，奈何不了他們！

許清原一陣衝動過後，冷靜下來，仗劍站在牆下，目光掃視之下，發現利富榮與兩位供奉就坐在堂中，喝酒談笑，根本就不將他放在眼內，就像他巳是個死人，不由氣炸了肺！

「利富榮，有種你就與我決一死戰！」身形彈躍起，直撲向利富榮！

那些籐牌手籐牌上揚，鈎槍如林，嗖的刺向許清原的腰腿，想將他迫落地。

許清原一聲大喝，手抓劍撥，被他一手抓住四枝鈎槍，一劍蕩開一共十五枝鈎槍，身形毫不停滯，一帶之下，竟將四枝鈎槍奪在手中，手一抖，四枝鈎槍分刺利富榮三人。

利富榮與兩名供奉初時還談笑自若，乍一見許清原竟然脫出籐牌陣，不由一呆，繼之見四枝鈎槍射到，三人臉色一變，却沒有閃避。仍端坐不動，眼見四枝鈎槍射到，才各自探手，抓向那四桿鈎槍！

三人這一抓，兩名供奉各自抓住了一桿，利富榮抓住了兩桿！

許清原這時巳撲到，長劍連閃，刹那向利富榮連刺二十九劍！

利富榮不閃不避，就用手中兩桿長槍，連接許清原二十九劍，接雙槍一合一扭，竟然將許清原的長劍鎖扣住！

也就在這刹那，坐在兩旁沒有出手的兩名供奉，閃電般出手，叭叭兩响，鈎槍自左右刺入許清原身上，接一扭，發力拉扯，許清原發出一聲極悽厲的慘吼聲，在空中的身軀竟被硬生生撕裂！血雨噴洒！

兩人同時鬆開手中槍，許清原被撕裂的軀體「啪達」一聲，就跌在地上，流了一地腸臟鮮血。

——黃山雙逸由於一念之差，受不住誘惑，誤入歧途，落得這樣慘酷的下塲！

利富榮拋掉雙槍，拿出一方雪白的汗巾擦抹雙手，悠然一笑，舉杯喝酒。

兩位供奉自然相隨舉杯。看他們的神情，就像這裏沒有人被殺死！

那些籐牌手一見許清原巳死，立刻無聲無息地撤下，而許清原許清峯的屍體，亦巳迅速被收拾乾淨，刹那間，荷花閣又回復了原來的樣子，這時候任誰走進來，若有人對他說這裏曾發生過慘烈的搏鬥，他一定不會相信！

看來，這春風樓確實不簡單！

「這兩個該死的老匹夫！死有餘辜，不但暴露了這裏的實力，並放走了那小子，看來，要明着與他們對着幹了！」利富榮越想越氣，憤然放下酒杯。

坐在右首的老者道：「副座，如今咱們實力雄厚，一座小小的英雄莊，怕他怎的，咱們立刻去將他踩平！」

利富榮目光落在保養修飾得很好的雙手上，沉思着說：「單是一座英雄莊，咱們怎會遲遲不動手去拔掉他，莫忘記，在背後支撑着英雄莊的那股力量！」

左首老者白眉一揚，道：「副座，那股力量是不是來自紅纓堡？」

利富榮雙手互握，道：「一點不錯，咱們巳暗中查清楚了，紅纓堡堡主聶天雄，就是英雄莊莊主程烈的表兄弟。」

「副座，既然春風樓巳暴露，咱們若不先下手，鏟平英雄莊，只怕他們會先下手，攻打春風樓，那咱們就落了下風！」

右首老者憂慮地望着利富榮。

「別担心，曹供奉，咱們只是暴露了一部份力量，在他們還未完全摸清楚咱們的底細前，他們是不會貿然動手攻打春風樓的！」

緩過一口氣，接說道：「若要踩平英雄莊，先要拔去他們伸展在鎮中的兩根觸角！」

右首老者雙目暴睜，急問：「副座，他們居然在鎮上安插了點子？那就非要拔除不可，不然，咱們的一舉一動，都在他們的監視之下，那就不妙了！」

利富榮悠悠笑道：「本副座也是這意思，事不宜遲，本副座想煩勞兩位供奉，分頭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勢，一舉拔除那兩個點子，然後再商量如何踩平英雄莊！」

兩老者立時起身，一抱拳，匆匆走出去。而利大老闆則一直坐着，用他白胖細嫩的手指，拈起酒杯，繼續喝酒。

途中遭遇戰　襲擊雙橋集

英雄莊內，莊主程烈與樂頤正坐在書房中，交談着。

「樂老弟，以你估計，春風樓的實力如何？」程烈年紀四十歲左右，繞腮鬍，粗眉環眼，乍一看，有幾份似喝斷長坂橋的燕人張翼德。

「程兄，依小弟估計，春風樓實力深不可測。小弟所見，只是一小部份，可惜荷花死了，不然，可以從荷花口中，探問到春風樓很多隱秘。」樂頤想起荷花慘死，心裏仍很難過。

「利富榮這個人，會不會是個重要人物？」程烈雙眼望着樂頤。

「肯定是個重要人物！」樂頤肯定地說：「他是春風樓的老板，依小弟觀察所得，他是個深藏不露的人。」

「你是說他身手很高，是個武林高手？」程烈有點不相信地說：「依我看，他只是個成功的生意人。」

「程兄，那你就看錯了，利富榮表面是個生意人不錯，這只是他表面給人的印

象，實則，他確是個高手，頂尖高手！」

樂頤忽然站起來，說：「這正是他可怕的地方，等到你確切認清楚他的眞面目時，只怕巳倒在他脚下！」

程烈不由動容。「那今後倒要多留意他這個人，免得到時吃虧上當！」

重又坐回椅子上，樂頤說：「我現在眞爲黃山雙逸的處境担心。」

程烈一笑道：「樂老弟無須太担心，以黃山雙逸的修爲，他們只怕很難殺得了他兩人。」

接又道：「若不是老弟你親口說，我不會相信黃山雙逸會投靠他們！」

樂頤頗有感觸地說：「初時連我也不太相信，以黃山雙逸之淸高孤傲，會被利慾權勢所迷，自毁清譽。」

「相信他們的手段一定很高明！」程烈有點担心地說：「只不知道有那些武林人物，投靠了他們！」

「程兄，聶堡主那方面可探查到他們的眞正主腦人物是誰嗎？」樂頤突然改變話題。

程烈的眉頭不由皺攏。「聶大哥費了不少功夫，但却什麼也探查不到，這個人好神秘！」

「越神秘越可怕。」樂頤的眉頭也皺起，「這個人會不會是利富榮呢？」

程烈搖頭道：「不可能，利富榮還沒有這樣的魄力，胆敢併吞紅纓堡，消滅英雄莊，獨霸一方！」

「程兄說得對。一個成功的生意人，斷沒有那樣的胆氣魄力，小弟覺得也不像，那麼，到底是個什麼人物呢？」樂頤沉思着說。

「管他是誰，到攤牌的時候，他自然會亮相。」程烈說。

樂頤也覺得不必多費唇舌討論這個人是誰，眼一轉，道：「程兄，依小弟之見，鎭上的兩個點子，最好能加派些人手，萬一暴露了，也有能力一戰！」

程烈一笑道：「我巳加派人手，相信他們巳趕到鎭上！」

× × ×

大風鎭上，不知怎的，今天一點風也沒有，陽光暴晒下，令人感到空氣悶熱難當。

在鎭後靠着路口的一座三合院中，一個年青小伙子正敞開領口，用袖子搧着風，打開大門，站在大門陰影下，張口伸舌，想涼快涼快。

那知他的口才張開，忽的一物激射入他口中，令他既闔不上口，也發不出聲，他哽動着喉頭，盡量想將塞在口中的物事吐出來，並用手帮忙着去掏，那知，也就在這時，一條人影自牆角陰影處掩撲出，一下子竄撲到他身側，待他驚覺時，一把尖刀巳扎在他心胸上。

大張着的咀微張了張，身子一挺，那個年青人半點聲音也發不出來，就那樣死了。

那一刀殺死那年青人的人，輕輕放下那年青人的身體，一招手，立刻有十多條人影自牆角疾步走出來，帶頭的赫然是那姓曹的供奉！

施施然，悄沒聲的，那曹供拳當先邁入大門，還未看淸楚院子內的情形，一刀巳挾着勁風，向他頭肩劈下！

那曹供奉反應好快，看也不看，一拳橫搗出，但聞「砰」的一聲响，一條身形自門旁倒摔出二丈過外，發出一聲厲叫，口噴鮮血，倒地不起！

那漢子偸襲不成，挨了一拳，眼看是活不成了。

這曹供奉好高明的身手，後發而先至，不然，只怕現在死的是他。

慘叫聲立刻驚動了宅院中的人，立時，從廂房上房前廳中，衝出十多名穿普通衣褲的漢子，個個手執兵器，爲首一個年約三十五六的漢子，手執一把樸刀，一眼看見那老者，不由臉色一變，大喝一聲：「殺了他們！」

那些漢子吶喊一聲，各仗兵器衝殺上去。

那曹供奉却舉手一揮：「退！」接一聲暴喝：「放——」身形首先退出了大門外。

他帶領的人剛進入大門，聽了他的喝聲，也一躍退出門外。

那些漢子才衝前，驀地圍牆外冒出一個個腦袋，弓弦急响聲中，箭如飛蝗，集中射向那些漢子！

那些漢子在驟不及防的情形下，起碼有七八人中箭倒下，餘下的大半受傷中箭，獨有那提樸刀的漢子沒有受傷，吼叫着向門口撲去！

其餘的漢子也帶傷衝上。

——這是生死存亡的一刻，只要衝出門外，就有機會逃脫。

牆外的弓箭手這時巳消失不見，那曹供奉帶來的手下，不待曹供奉下令，巳湧撲入門內，雙方就在門前院子內，混戰厮殺起來。

那些漢子人數又少，且大部分受了傷，如何是那些春風樓殺手的敵手，這一戰，簡直是一面倒的一戰，在春風樓殺手的衝殺下，很快就被擊倒殺死，獨有那挺樸刀的漢子，越戰越勇，他猶如猛虎般，連殺了三名殺手，衝開一條血路，直奔向大門。

但大門階上，那個曹供奉却擋住了他的去路，他却毫無所懼，樸刀帶起一溜白光，斜斬向曹供奉！

這一刀，竟然迫得曹供奉不得不擰身退了一步！

這時那些殺手紛紛從背後撲向那漢子，被那漢子一個旋身揮刀，將兩個殺手揮斬爲四截。

那些殺手都被這漢子的悍勇嚇呆了，一時間圍站着，不敢出手。

曹供奉目中殺機畢露，一揮袖：「進去搜搜看，未死的補他一刀，絕對不准留下一個活口！」

那些殺手應了一聲，紛紛轉身奔入院中，搜索起來。

門前，就只剩下那漢子與曹供奉對峙着。

「你的身手的確不錯，想不到英雄莊裏竟然會有你這等人物，說出你的姓名！」曹供奉目光有如尖針一般盯着那個持樸刀的漢子！

那漢子昂烈地說：「你又是誰？我爲什麼要將姓名告訴你！」

曹供奉掀唇一笑道：「老夫麼，春風樓右供奉！」

那漢子兩眼一睜：「我麼，英雄莊孫亮！」

嘿嘿一笑，曹供奉道：「好狂妄的小子！」

孫亮也暴聲大喝道：「好卑鄙的老匹夫。」

曹供奉被孫亮這一聲「老匹夫」罵得鬚眉一豎！「找死！」一爪抓向孫亮的喉頭。

孫亮暴喝一聲，一退步，一刀截向曹供奉抓來的一爪！

曹供奉目中殺機一閃，倏的挫腕縮爪，孫亮那一刀一閃而過，而他的一爪倏的又抓出，仍然抓向孫亮喉頭。

孫亮一刀斬空，正想反手迴刀，但覺喉頭一緊，跟着聽見喉骨碎裂之聲，所有的動作刹那停頓，曹供奉五指一鬆，孫亮像洩了氣的皮球般，喉頭濺血，萎縮在地上。

曹供奉看也不看孫亮一眼，一步跨進門內。

這時那些殺手已搜索完畢，曹供奉手一揮，「放火！」接退出了大門，脚尖一挑，將孫亮的屍體挑飛入院內，一步步走下門階。

刹那間，宅院中四處着火，那些殺手也紛紛奔躍出。

× × ×

幾乎是在與此同時，春風樓也對鎮東頭的一間酒舖展開了血腥行動！

負責襲擊酒舖的是另一名供奉。

酒舖內這時只有三五名食客，突然之間，一名老者帶着十六七名黑衣人，一擁衝入酒舖，二話不說，見人就殺！

可憐那幾名食客，還弄不清是怎麼一回事，已做了糊塗鬼。

酒舖的掌櫃及三名小二，一見那老者帶着黑衣人衝入來，立時驚覺，同時返身奔入裏間，大叫：「春風樓的人來了！」

一個掌櫃三個伙計才衝到裏間門口，「嗤嗤嗤嗤」一連四响，四道烏光從老者袖中激射出，「噗噗噗噗」一連四响，分別射在四人背上，四人發出慘叫，摔跌在裏間門口，那些黑衣人一擁衝入裏間，帶頭的兩個當眞是走得快死得快，被兩名在裏間聞聲知警，急忙執起兵器閃在裏間左右門邊的漢子一刀劈死！

那些黑衣人却已一擁而入，裏間立時傳出拚鬥聲。

那老者這時像沒事人般站在店堂中，背負雙手，悠閑地打量着酒舖內的陳設。

這時，街上已沒有一個行人，都嚇得走避不迭，遠遠躲開。

打鬥聲終於止息，一名黑衣人當先走出，老者目光一凝！「解決了？」

那黑衣人躬身道：「回供奉，一個不剩，全部解決！」

老者滿意地笑笑。「將受傷或死了的帶走，咱們立刻回去。」邁步走出酒舖。

那黑衣人應了一聲，指揮同伴，將受傷或已死的同伴抬起，迅速離開酒舖！

那座酒舖中，此刻只有一地死人及濃烈的血腥味！

× × ×

侍到英雄莊的增援人手趕到，兩個秘密據點已被春風樓連根拔起，看到的只是衝天大火及遍地屍體。

那些增援的人手只好急忙趕回英雄莊去。

× × ×

程烈臉色沉重，在大廳中大步踱着，突然一拳擊在一張楠木几上，「拍」一聲，楠木几應拳碎裂，程烈切齒道：「春風樓，我要踩平它！」

一直端坐在椅子上的樂頤也是神色沉重，緩緩道：「程兄，千萬衝動不得，在未摸清春風樓的底細前，妄動不得，這筆賬，暫時記下來，到時一齊算。」

程烈握拳道：「我實在咽不下這一口氣！」

「程兄，聶堡主派來的人，幾時可以趕到？」樂頤忽然問。

程烈像突然想起，停下來說：「應該是今天到！」

樂頤倏的心頭一動，站起來說：「小弟橫豎閒着，我想帶兩個人接應他們。」

程烈環眼一睜，烈聲道：「我跟你一起去！」

樂頤搖頭道：「你不在莊中怎成？萬一他們突然攻襲，如何是好？」

程烈一想也是，只好說道：「那你去吧，沿途小心。」

樂頤應了一聲：「程兄放心，小弟自會小心。」快步出廳而去。

程烈看着樂頤走出去，才沉重地一屁股坐在一張椅上。

× × ×

利富榮看罷手中的一張條子，接揣入懷中，對兩名供奉說：「紅纓堡派了副總管尚方帶着二十名好手，趕赴英雄莊，兩位供奉對這消息，有何見解？」

曹供奉道：「依老朽之見，當然是想辦法不讓那批人手趕到英雄莊，否則，英雄莊力量加强，對於消滅英雄莊，將會困難很多。」

利富榮望一眼另一位供奉：「杜供奉，你的意思呢？」

「半途截擊！」杜供奉揮手作勢。

「本副座與你們的意思一樣，只不過，不知還來不來得及！」

「不管趕不趕得及，都要試一試！」杜供奉已站起來，「事不宜遲，老朽立刻帶人起程。」

曹供奉也站起來：「老朽也去！」

利富榮點頭道：「兩位一齊去，本座便放心。」

曹杜兩位供奉立刻去召集人手。

× × ×

樂頤帶着兩名高手，一個叫陳青，一個叫洪羽，出莊後，迎着紅纓堡一衆高手趕來的方向，放步奔了下去，希望能够與紅纓堡的一衆高手在途中相會。

一路急奔下去，趕了足有五十里路，連一個人影也見不到，樂頤有點担心起來，一面奔馳，一面放眼四望。

驀地，發現左前方十丈遠外，有一衆人往這裏疾奔過來。

由於距離遠，看不清楚來人的面貌，而且方向也不對，樂頤心頭一動，立時煞停身形，注視着那羣越來越近的人。

陳青洪羽左右停在樂頤身旁，也在張望。

終於，可以清楚地看到那羣人的衣着面貌。

那羣人爲首兩人，是兩個身穿錦袍，年約六十開外的老者，跟在後面的，一色黑色勁裝，人數不下三十人。

樂頤看清了來人後，倏的想起：來人的方向，不就是通向大風鎭的方向嗎？他第一個念頭就是，來人可能是春風樓派出來攔途截殺紅纓堡高手的人，想及這一點，他立刻作出了決定，截住這批人，讓紅纓堡的人安全到達英雄莊。

主意打定，招呼了陳青洪羽，朝那批人急迎上去。

就這樣，兩批人相遇了。

那批人，果然是春風樓派出來截殺紅纓堡高手的人手，帶頭的就是曹供奉及杜供奉。

兩批人在相距兩丈遠的距離各自停下來。

樂頤與洪羽陳青總共只得三個人，與對方的人數一比，有如蚊脾與牛脾，對方在人數方面佔了絕大優勢！

當曹、杜兩位供奉見到樂頤三人後，不由怔了一下，訝異地打量着三人，沉聲發問：「你們是誰？」

陳青口快，搶着反問道：「你們又是誰？」

曹杜兩人互相望一眼，再往三人的來路望一望，恍然道：「你們一定是英雄莊的人！」

陳青也不示弱：「你們也一定是春風樓派出來的人！」

這一針鋒相對，雙方無異承認了各自的身份。

曹供奉上下打量了陳青一眼，不屑地問：「你小子是誰？」

陳青針鋒相對的反問：「老匹夫你又是誰？」

曹供奉被陳青這句話氣得鬍子抖了抖，狠厲地說：「小子找死！」一掌隔空向陳青劈過去。

陳青却很乖巧，一見曹供奉拳掌向他劈來，雖然距離這樣遠，依然勇捲起一股强勁無儔的氣流向他撞到，立刻橫移五尺有多，轟的一聲，他原先站立的地方後面，一棵碗口粗的野樹「格勒」一聲齊腰折斷，塵揚土飛。

「前輩是否就是以掌勁稱雄一時的『神掌』曹剛？」一直沒有出聲的樂頤突然出聲問。

曹剛一掌劈出，怒氣稍洩，目光一轉，落在樂頤身上，訝問道：「你是誰？怎會認識老夫。」

樂頤抱拳道：「晚輩樂頤，晚輩不認識前輩，不過却聽人提起過前輩。」

曹剛雙目一凝道：「你聽誰提起過老夫。」

樂頤淡淡一笑道：「晚輩不想說。」

杜供奉插口道：「原來你就是那個人稱『謙謙君子』的樂頤！」

樂頤朝他一抱拳道：「正是晚輩，未請教前輩……」

杜供奉哈的一聲笑道：「你既然認出曹兄，怎會認不出老夫？」

樂頤想了想，抬眼望着杜供奉：「晚輩不敢肯定，前輩可是『魔劍』杜松？」

杜供奉打了個哈哈，目注樂頤道：「你眼力不錯，老夫正是杜松！」

猜出了對方兩人的身份後，樂頤不禁心頭一懍，暗暗吸了口氣，他想不到，春風樓竟然連這個昔日令人聞名喪胆的老魔頭也網羅了。

就連陳青洪羽，在知悉了兩人的姓名身份後，臉色不由變了，從這一點可以想見，這兩個老者名頭之大。

嘿嘿笑了幾聲，曹剛道：「今日既然遇上了，少不得要見識一下你這個堪稱後起一輩中的翹楚人物。」

在他來說，既然半途遇上樂頤三人，也就等於破壞了這一次截擊紅纓堡的計劃，而樂頤可說得上是英雄莊中的中堅份子，能將他殲殺，其收獲與效果比截擊紅纓堡高手還要大，他遂決定來個圍而殲之。

樂頤不是笨人，如何會不知道對方的用心，遂也不說破，淡然道：「晚輩也想領教一下前輩的絕學！」

曹剛目中殺機一閃即沒，騰騰騰踏前三步，一步一個脚印，負手等着樂頤出來應戰。

樂頤側身對陳青洪羽低說了幾句話，然後才穩重地踏前兩步，從袖中亮出軟劍，抱拳道：「前輩請亮兵刄。」

曹剛雙掌輕輕互擊，道：「老夫既然人稱『神掌』，當然以掌法稱雄，何況你是後生晚輩，老夫就以雙掌鬥一鬥你的軟劍。」

樂頤神態一肅，說道：「如此晚輩得罪了。」

話落劍出，軟劍靈動如蛇，化作一道顫動不已的耀光閃刺向曹剛前胸。

曹剛對於樂頤這一劍，可也不敢輕視，目光凝視着那急劇顫動，閃幻出一蓬甯光的劍影——他看不出劍影中那一劍才是實實在在的一劍，不敢胡亂出掌拍封，直至劍影銀光距離不足半尺，才悶嘿一聲，雙掌交錯，凝勁向前緩緩推出！

樂頤迅疾刺出的軟劍，立刻像遇到一堵鐵壁般，幌顫着，怎也刺不進，無論他如何加勁。

不過，樂頤頭腦靈活，他也知道，若論內力，他實在比曹剛差了一截，既然內力不及，那麼，就要以機動靈活取勝！

是以，他馬上一個錯步旋身，將長劍撤回，倏的旋到曹剛側後，一劍疾刺曹剛腰眼！

曹剛身手當然高明，足跟一旋，跟着一掌拍向樂頤的軟劍劍身！

樂頤怎會被他拍中，身形一旋，又已閃繞到他背後，嗡的抖開一團劍花，罩刺向曹剛背上大穴。

曹剛怪叫一聲，反身出掌，勁氣嘶嘶，迎擊樂頤長劍！

樂頤知道他掌力沉雄，怎肯與他接實，挫腕收劍，身形一閃，又已到了曹剛側後，一劍刺出！

曹剛似已有點不耐，身形旋風般一轉，雙掌飛舞，大股大股如濤的勁氣，環身擊出，轟轟之聲不絕，擊得土飛塵揚！

樂頤被迫得只好如風車般繞着曹剛疾繞，軟劍密如雨絲般刺向曹剛！

——別看樂頤刺出的劍又快又密，其實他每一劍都是覷準了才刺向曹剛的掌罅縫隙，不如此，根本威脅不到他！

但雖然如此，他刺出的每一劍，皆被曹剛的掌風勁氣牽動迫歪，差那麼一點點，刺不進去。

兩個人就這樣快速激烈地拚鬥起來，但見一團銀光繞着一條人影，如走馬燈般疾閃，其速度之快，連陳青洪羽也看不清樂頤是怎樣出劍，曹剛是如何舞掌！

只有杜松，看得最清楚，但他臉上却一絲表情也沒有，所以你無從在他臉上窺測出他對激鬥中的兩人，看好那一個。

激鬥中的兩人，這時已有了變化，樂頤的身形已不及先前那樣靈動快速，越來越慢，似有力不從心之感，與曹剛的距離也越來越大，不復先前之迫近，距離起碼有一丈過外。

而曹剛，身形也慢慢緩下來，飛舞的雙掌變成了一掌掌劈擊出，每一掌劈出，皆發出轟的一聲暴響，聲勢嚇人，可惜，每一掌皆擊不中樂頤。

漸漸，樂頤已不出劍——在這樣遠的距離，出劍根本威脅不到曹剛，只是繞着曹剛游走，閃避曹剛强猛的掌勁！

曹剛似乎有點不耐煩了，倏然雙掌錯擊，撲向樂頤！

而樂頤也在這時動了，如脫兎般撲向曹剛，軟劍抖得筆直，直向曹剛交錯的雙掌中間刺去！

樂頤這一掌是覷準了機會才刺出的！

因爲，曹剛雙掌交錯劈出，在他之意，是想利用交剪擊出的兩股强猛勁道，將樂頤游走的身形困死，然後雙掌一回，擊向樂頤被困的身形，那知道，樂頤却覷準了他雙掌交錯劈出的弱點——雙掌交錯之點，發出的勁道最弱，這是一個空門，所以，樂頤挺劍刺向他的空門！

兩下裏這一撲，快速異常，且大出曹剛意料之外，想要回掌合擊，已自無及，眼看樂頤閃亮的劍尖如駭電般閃刺向他心窩，不由臉色大變，發出一聲驚叫！

經過果然如樂頤所料，在他撲刺向曹剛時，兩股强猛至極的掌風氣勁向他左右兩側撞擊過，發出轟轟的響聲，兩股掌風的中間，只有微弱的勁氣撞擊向他，他已早有準備，將一身氣勁運鼓起，遍佈全身，那撞擊來的微弱勁氣根本傷不了他，也阻不了他，被他衝破，一劍輕易地刺進曹剛的心窩。

——這一劍，是在曹剛發出驚叫的同時，刺進他心窩的！

曹剛若不是求勝心切，露出破綻，如何會死在樂頤的劍下，只怕鬥下去，死的是樂頤！

心窩標出一蓬血箭，曹剛身軀猛烈幌抖了幾下，手掩心窩，連連蹌退，要不是大驚失色的杜松躍上前及時扶住他，他已翻跌在地。

顫抖着，伸手指着跌退出丈外的樂頤，曹剛怒瞪着雙目，語聲黯啞地說：「樂頤，老夫要不是燥急求勝，斷不會傷在你劍下，與你可乘之機！」

樂頤垂劍回答道：「前輩說的確是實情！」

曹剛喘息着艱難地咽了口氣，道：「你果然厲害，老夫死……不瞑目——」

語聲戛然而止，頭一歪，死在杜松懷中。

——人雖死，果然死不瞑目，雙眼睜瞪着。

杜松扶着曹剛的屍體，又驚又怒，一時間竟說不出話，好一會，才大吼一聲：「殺了他們！」

那些黑衣漢子立時發一聲喊，撲向樂頤陳青洪羽三人！

三個人立時被爲數近三十人的黑衣漢子圍攻。

樂頤還好，陳青洪羽在以一對十的情形下，立時處於險境。

杜松抱起曹剛的屍體，放在一旁，然後打量了一下鬥場，身形縱撲而起，有如大鳥般騰撲向與七八名黑衣漢子激戰的樂頤，人在空中，長劍已出鞘，喝一聲：「這小子由老夫收拾，你們去對付他跟來的兩人！」話未說完，刷刷刷刷一連十五六劍，斬刺向樂頤！

那七八名黑衣漢子立時散退開，返身加入圍攻陳青洪羽的兩組人！

× × ×

樂頤一見杜松來勢兇猛，不但沒有退避，反而迎上前，劍勢一展，叮叮叮一連串脆響聲中，接下了杜松十五六劍！

杜松十五六劍之後，凌空一個迴旋，劍光暴盛，一劍斜削向樂頤腰股！

樂頤不甘示弱，也想試試杜松的內力，咬着牙硬擋了杜松那一劍。

「鏗」的一聲金鐵大震聲中，樂頤軟劍被震得嗡的一聲反彈開，要不是後躍了一步，差點傷在自己被震彈回的劍上。

杜松身形落地，長劍一劃，幻起一道光弧，接一刺，長劍從光弧中穿出，刺向樂頤眉心。

樂頤被那光弧的光亮耀得瞇着眼，軟劍一點，叮的一聲點擊在杜松的劍尖上。

杜松接再將長劍一劃，仍從光弧中刺出一劍。

一劍仍刺向樂頤眉心。

樂頤一抖腕，軟劍如靈蛇吞吐，仍點在杜松刺來的劍尖上！

不過，他已被迫退了一點。

不斷劃着光弧，杜松每一劍皆從耀烈眩目的光弧中刺出，刺向樂頤眉心。

樂頤雖然每一劍皆接住，但七八劍下來，已退了七八步。

這一退，已退到正在苦戰中的陳青那一組黑衣漢子身後，一名黑衣漢子發覺有機可乘，偏身反臂，一刀悄沒聲地搠向樂頤腰背！

而這時樂頤剛好接了杜松一劍，跟着往後退一步，這一退，無異退撞向那黑衣漢子搠出的刀尖！

那黑衣漢子已在陰笑。

但刹那間，他的陰笑變成了驚駭。

眼看着刀尖就要搠進樂頤後退的腰背，倏然間樂頤的身軀像魚游水中般溜滑，只一扭一擰，避過了搠向他背脊的刀尖，那刀尖貼着他腰側擦過，自然刺了個空。

那黑衣漢子一刀搠空，暗吃一驚，還未來得及轉過念頭，被樂頤反手一掌擊在肩上，發出一聲痛叫，被擊得飛身摔出丈外。

這一連串動作，都累得樂頤差點中了杜松一劍，忙不迭收斂心神，全神應付杜松的劍！

杜松外號魔劍，劍上的造詣必定很高，兼且很詭異，從他這一出手足以證明。

二十八劍之後，樂頤已退了二十八步，第二十九劍，樂頤這一退，不是退一步，而是退了一丈五尺！

他要擺脫杜松的牽制！

這一退，距離拉遠了，立刻擺脫了杜松的牽制。

這一次，輪到樂頤展開反擊了。

樂頤身形一退即進，軟劍化作百十道銀光，向杜松兜頭罩落。

杜松忙擧劍一招雪花蓋頂，護住了頭臉！

一連串激越的金鐵交擊響起，樂頤的身形也倒縱起，竄射向正在與十多名黑衣漢子咬牙苦戰的洪羽。

——因爲他聽到洪羽發出的一聲痛呼聲。

洪羽以一敵十多名敵人，饒是他武功再高，也應付不了，手脚身上，起碼有五六道刀傷，所幸都是皮肉之傷，但也流了滿身血，剛才他發出一聲痛叫，是他在斬殺了一名黑衣漢子後，被另一名黑衣漢子在他腿肚上砍了一刀，深入腿骨，劇痛攻心，忍不住發出的。

樂頤人在空中，已然一個轉身，將身軀擰轉，探臂出劍，連殺三個圍攻洪羽的黑衣漢子。

剩下來的近十名黑衣漢子被凌空撲到的樂頤氣勢所窒，俱不由一窒，被躍落的樂頤乘勢再斬殺了二人，落在已有點支持不住的洪羽身旁，一把扶住了洪羽。「還能够支持嗎？」

洪羽咬着牙道：「樂兄放心，在下還支持得了。」

那些黑衣漢子被樂頤一連斬殺五人的氣勢所懾，一時間俱怔怔地站着，沒有動手。

杜松在樂頤倒躍起的刹那，也跟踪躍起，竟然追截不住樂頤，被樂頤解了洪羽之厄。

杜松縱落在樂頤身前，像一頭豹子般盯視着樂頤：「好小子，老夫今天非殺了你不可！」

就在他話剛落的同時，那邊傳來陳青的一聲短促慘叫聲，樂頤洪羽俱是神情一震，樂頤身形欲動，撲救陳青，却被杜松一閃身阻攔住。

洪羽扭頭向陳青處望去，那裏還有陳青的人在，只見七八名黑衣漢子，正亂刀齊下，砍向業已氣絕倒地的陳青屍體，血光迸現中，陳青屍體被亂刀砍成肉醬。

這些黑衣漢子好兇殘，竟然連死人的屍體也不放過！

陳青雖然戰死，不過也拉了五六個墊背的。

洪羽看得血脈賁張，驀地一聲虎吼，掙脫了樂頤的扶持，一身是血，挺刀衝殺向圍站着的黑衣漢子！

樂頤驚覺，想喝止洪羽，已是無及！

當他一眼瞥見陳青死狀之慘，也忍不住胸中血氣翻騰，他本來很少動氣的，這時也動了氣，挺劍一輪快攻，衝向那些圍攻洪羽的黑衣漢子，但却被杜松截住，兩人立刻快打快，激戰起來。

在一輪快攻之下，杜松第一次被樂頤迫得後退了兩步。

但洪羽却在那些黑衣漢子的圍攻下，終於支持不住，雖然亦斬殺了一個黑衣漢子，但結果與陳青一樣，被那羣兇殘如野獸的黑衣漢子，亂刀砍成肉醬。

樂頤是親眼看見洪羽慘死的，不由令他熱血沸騰，眦睚欲裂，狂攻杜松不已。

杜松在樂頤的狂攻下，不得不再退兩步，兩步之後，不但不退，且還反攻，逼退樂頤一步。

這時兩個人都是以快打快，劍光飛舞閃耀中，兩條人影交錯縱躍，簡直分不清誰是誰，令到那近二十名黑衣漢子無從下手，圍攻樂頤，只好站在一旁圍看着。

一陣急激的金鐵相擊聲響起，兩條快得分不清是誰的人影一分，那些黑衣人才看清了誰是誰，兩條人影倏的又迎在一起，「鏗鏗鏗」三下震耳交擊聲中，兩條人影這一次眞的分開了。

穿黃衫的樂頤退了三步，而穿錦袍的杜松退了二步。

單從這一點看，是杜松勝樂頤一籌。

但看仔細些，却明顯不是。

兩個人都在喘着氣，樂頤喘得比杜松粗重些，在內力方面，是杜松深厚，但杜松的一襲錦袍，下擺穿了二個劍洞，左袖也有一個劍洞，右肩頭被挑破了，衣翻肉傷，鮮血流出。

反觀樂頤，一襲黃衫下擺上只穿了兩個洞，其餘一無所傷，這一點足證樂頤在劍法上，比號稱魔劍的杜松勝了一籌。

杜松似乎也注意到這點，一雙精光閃閃的眼眸死死地盯着樂頤，狠聲道：「果然後生可畏，小子，你師承何人？」

樂頤重重呼吸了一下，說：「前輩也不簡單，至於晚輩的師承，不說也罷。」

杜松這時已下了必殺樂頤的念頭，因爲他感覺到，樂頤不除，將是春風樓的大患，就算帶來的手下全部死光，他也要將樂頤除去。「樂頤，你好狂！」

樂頤在眼見陳青洪羽被那些黑衣漢子亂刀劈成肉醬後，激動得差點控制不住自己，他已被黑衣漢子的兇殘行爲激怒，他不能容忍。「晚輩狂，是被你們的兇殘行爲所激發的，晚輩誓要爲陳青洪羽報此血仇。」

杜松嘿嘿冷笑幾聲，倏的目光一變，疾喝一聲：「撤！」當先返身疾奔。

那些死剩的近二十名黑衣漢子，慌不迭跟着急奔而去。刹那間，走了個清光，留下一地屍體。

樂頤實在不明白杜松何以會在此時撤走——在佔壓倒勝利優勢的時候，他呆了呆，杜松已帶着死剩的黑衣漢子，走出了幾十丈，追已無及——也未必討得了好，方待移步走向洪羽的殘屍，驀聞背後有一陣人語步聲傳來，乍一回頭張望，不禁吐了口氣，明白了杜松何以匆忙撤走，連曹剛的屍體也不顧。

却原來，自他背後的方向，飛一樣奔馳來一羣人，人數不下十人。領頭的人正是英雄莊的莊主「鐵漢」程烈。

眨眼間，程烈已奔到樂頤身前，目光

瞥及一地的屍體，吃驚地望着樂頤：「樂老弟，這是怎麼一回事？莫非你遭遇到春風樓的人？」

樂頤黯然點點頭，一指地上洪羽的殘屍：「程兄，確是遇上了春風樓的人，他們看樣子是來截擊紅纓堡高手的，小弟與洪羽陳青遇不到紅纓堡的高手，却遇見了他們，在衆寡懸殊的情勢下跟他們拚殺起來，陳青洪羽拚力奮戰，不幸戰死。」

接着將經過說了一遍。

程烈聽得鬚眉俱張，睜目激聲道：「可恨我來遲一步，不然，殺他們一個不剩，爲陳青洪羽報仇。」

接又安慰地撫着樂頤的肩背，說：「幸虧老弟安然無恙，那邊躺着的是誰？」

他抬眼望見了曹剛的屍體。

樂頤說道：「那是『神掌』曹剛的屍體。」

程烈有點吃驚地說：「想不到連曹剛這樣有名氣的高手也投入了春風樓，是老弟你殺的？」

樂頤點點頭：「他是與『魔劍』杜松一道的，剛才帶人撤走的就是杜松。」

程烈脫口道：「原來杜松那魔頭也是春風樓的人？」

樂頤看一眼程烈帶來的人：「程兄，你怎會帶人趕來的？紅纓堡那批高手是否安然到達？」

程烈寬慰地吁了口氣，道：「那批高手全部安然到達，原來聶堡主恐防他們半途會遭到伏擊，特別着他們提早一日出發，繞路趕來，至於我爲什麼會帶人趕來，是因爲我在紅纓堡的高手來到後，見你久久不回，担心你會有事，所以帶人一路趕下來。」

樂頤掃一眼地上的屍體：「程兄，地上的屍體怎辦？」

程烈道：「挖個坑埋掉，至於陳青洪羽的屍體，只好回莊派人抬兩副棺木來收殮，老弟認爲怎樣？」

樂頤也覺得這是最好的辦法，點頭同意。

程烈於是分派人手埋葬屍體，派一個莊漢飛奔回莊上，着人抬兩副棺木來，他則與樂頤慢慢走回莊。

× × ×

利富榮白胖的臉上脹得通紅，連平日他最寵愛的紅牡丹，也被他喝退回房中，一個人在前廳來回踱着步，像頭癲狗一樣，平日那種生意人的笑臉，不知扔到了那裏去。

終於，他停下來，扯着喉嚨尖叫：「人來！」

立刻在廳前階下走上一個精壯的漢子，垂手道：「副座有何吩咐？」

利富榮揮手道：「去請總護法來。」

那精壯漢子恭應一聲，退下，轉身急步而去。

未幾，一名年約五十六七的錦袍老者從迴廊那頭慢步走來，却一下子就來到前廳，單是這種縮地成寸的輕功，就已看出這老者不簡單。

這老者身材適中，不肥不瘦，留了一綹小山羊鬍子，鬚髮漆黑發亮，要不是臉上的皺紋，任誰也看不出他已是個將近一甲子的老人。

利富榮對這老者很客氣，不等那老者行禮相見，已一手挽着那老者：「總護法，快請坐。」

那老者也不客氣，邊坐邊說：「副座請先坐。」

坐下後，老者隱泛神光的雙眼瞧着利富榮：「副座，未知召老朽前來，有何事幹？」

利富榮沉聲道：「總護法，相信你也知道曹供奉，杜供奉一死一傷的事吧？」

老者目中神光一閃。「老朽知道。副座是否嚥不下這口氣？」

利富榮憤然道：「何止嚥不下這口氣，不殺那姓樂的小子，本副座實在寢食不安，那小子不死，可是咱們的一大威脅！對於咱們鏟平英雄莊，併吞紅纓堡的行動，棘手很多，總護法，你可有何辦法，擊殺此人？」

老者眉頭輕皺，沉思了一會，眉頭一展，道：「副座，在咱們原定的計劃中，不是要先將與英雄莊成犄角之勢的雙橋集攻佔，將英雄莊孤立起來，才一舉踩平它的嗎？」

利富榮點頭不語，靜侍老者說下去。

老者接說道：「要殺那小子，何不如此如此……」

利富榮邊聽邊鷄啄米般點着頭，一直綳得緊緊的胖臉上展露出笑容，侍那老者說完，哈哈笑道：「總護法，這確是個絕妙的辦法，就交給你去辦吧。」

老者起身道：「副座，老朽立刻去安排。」

利富榮忙站起來相送。

× × ×

雙橋集距英雄莊不足二十里，是一個只有三四十戶人家的小莊集。

別看雙橋集只是個小地方，但却住了一位在江湖上很有名氣的人物，那人就是雙橋集的主宰，外號「刀霸」的蘇桐。

以蘇桐在江湖上的名氣，居然屈居在雙橋集這種小地方，不知內情的人，的確覺得很奇怪，但知道蘇桐與程烈關係的人，却一點也不感到奇怪。

——蘇桐與程烈是一盟在地，生死與共的把兄弟。

由於雙橋集的地理位置關係，與英雄莊成犄角之勢，互爲呼應，地位甚爲重要，蘇桐受程烈之托，坐鎮雙橋集。

× × ×

今日是附近幾十里內的莊戶人家到雙橋集趕集的日子，故此，平時很寧靜的雙橋集，一大早，絡繹不絕的莊稼人，男女老少都有，車載肩挑手挽，各自携帶着農產品，趕到雙橋集進行交易買賣。

雙橋集變得熱鬧喧嘈起來。

蘇桐大清早就起了身，到集上巡視了一遍，囑咐手下各人小心留意，提防春風樓的人乘這機會混進來，進行突襲。

自從英雄莊與春風樓對着幹後，雙橋集也加强了防守，因爲若雙橋集被春風樓攻佔，那英雄莊就會被孤立，雖則還有個强大的紅纓堡作其後援，但紅纓堡距英雄莊足有百里，在距離上太遠了點。

囑咐了手下小心留意後，蘇桐還不放心，親自到市集上察看了一遍，確實了在市集上交易買賣的都是樸實的農人後，才

放心地信步走向鎮上唯一的小酒舖，準備喝它兩壺，解解酒癮。

蘇桐別無所好，就只愛杯中物，不過他很有份量，每次從不多喝，無論在什麼情形下，只喝兩壺——所以，他從來沒有喝醉過，沒有因爲喝酒而誤了事。

所以，他不是一個酒徒，而是一個酒客。

還未踏進小酒舖，已聽到從小酒舖中傳出的人聲，酒香與及葱油大餅，鹹肉燒鷄的香味，蘇桐自大清早起身，連一口茶也沒有喝，就出來巡視，這時早已感覺到有點口乾舌燥，脚步不由加快，來到小酒舖前，一步跨了進去。

每逢趕集的日子，也是小酒舖生意最好的日子，到來趕集的鄉里鄉親，難得遇上這個日子，哪一個不想喝它兩壺，舒散舒散，兩個熟人碰上，那就更非上小酒舖喝它個痛快不可，聊聊家常。

逢上趕集的日子，小酒舖十九是坐無虛席，今天也不例外，蘇桐一步踏進去，不由猶豫了一下，想退出去。

——小酒舖內，沒有一張桌子不是坐滿人的。

陳老二是小酒舖的老闆，正自忙得不亦樂乎，一眼看見蘇桐，那敢怠慢，忙親熱地迎上前：「蘇爺，難得你來光顧，請跟你小老兒來。」

蘇桐本想退出酒舖的——一個空位置也沒有，聞言不禁怔了怔——跟他到那兒？但見陳老二已一伸手，轉身朝酒舖的後面走去，只好一聲不响，跟在他後面。

陳老二掀開布帘讓蘇桐進內，原來這是一個比較乾淨的間隔，擺了一張桌子，看來，這是陳老二專門招待相熟或花得起錢的客人而特設的，蘇桐打量了這只放得下一張桌子四張櫈的間隔一眼，在陳老二的連聲招呼下，坐了下來。

蘇桐雖然不是經常到陳老二的酒舖中喝酒，但十天半月總會來一次，從來沒有在這特設的間隔內坐過——他以前都是在外面店堂內喝酒，但他也不以爲意，要了兩壺酒，一碟燒鷄，一碟鹹肉，一大張葱油餅，一邊吃喝，一邊傾聽着外面那些莊戶鄉里的家常話，倒也饒有趣味。

吃着喝着聽着，兩壺酒差不多喝完，蘇桐才忽然發覺，外面店堂內，不知在什麼時候開始，變得寂靜無聲，就像在外面大聲談笑，閒話家常的農人忽然變了啞巴，連一點點聲音也聽不到。

蘇桐心裏感得奇怪，但刹那間，已感覺到不對，他霍地站起來，揚聲叫：「陳老二——」一步跨前，掀開門帘探頭往外瞧看。

連陳老二也像從地上消失了般，聽不到陳老二的回應，蘇桐心頭一緊，當他看到店堂內空無一人的時候，他忽然產生了一種如置身於地獄的不安感覺。

——店堂內杯碟錯列，滿地骨屑，每張桌上的杯中還有酒，碟內還有肉，好明顯，店堂內的人客，都是忽忙離開的，難得的是，離開時沒有弄出一點聲响，這令到蘇桐感到奇怪，但不容他多想，有一陣沉重的步聲從酒舖外傳進來。

像從地底下冒出來的一般，酒舖門外忽然出現了數十名黑衣漢子，將酒舖嚴密地包圍起來，當先有一名年約五十六七，鬚髮烏黑的老者，一步一步踏入店堂，在他身後，跟着兩名年約三十多歲的精壯漢子，那老者在店堂中央一站，雙目中神光暴射，注視着掀帘探頭外望的蘇桐，冷冷一笑。

這老者隨便在店堂中央一站，却與人一種重如山岳般的感覺。

蘇桐一見那烏髮老者，不由倒抽了口冷氣，一顆心也直往下沉，他不用走出去看——事實上他也出不去，也猜想到，雙橋集已落在春風樓的手中，而他自己，却渾然不知。

他正想掀簾走出，那知背後的一面薄板壁倏的發出一陣「拍啦啦」的碎响聲，他聞聲回首，碎板壁下，出現了十二個手持齊人高的籐牌的紅衣漢子，六個持鈎槍，六個持長刀，圍成一堵籐牆，代替了那面倒塌的板壁。

——他已被圍困着，絕難走脫。

明瞭了自己的處境後，蘇桐反而冷靜下來，布簾揚動，他鎮定地一步跨出店堂，針鋒相對地注視着那烏髮老人。「烏髮翁常青？」他冷冷地發問。

「正是老夫！」烏髮老者常青傲然說。「你就是蘇桐？」

蘇桐點頭。「你在春風樓中，身居何職？」

常青一昂頭道：「總護法！怎樣？你是否有興趣加入春風樓？」

蘇桐沉着地說：「我爲什麼要加入春風樓？」

常青一笑道：「不說別的，單是你渾然不知，讓雙橋集落在老夫手上，你就無法向程烈交侍，也無面目見他，再說，你如加入春風樓，起碼也有個護法可當，有地位，有權勢，更有錢財，美人，總勝過你屈居在這小地方，一點享受也沒有。」

蘇桐靜靜地聽常青說完，才冷冷地問：「你說完了沒有？」

常青道：「說完了。」

蘇桐一手搭在長刀柄上：「那就動手吧！」

常青看了蘇桐好一會，才搖頭道：「難道你放着富貴榮華不享，甘願一死？」

蘇桐倏的拔出長刀。「既然雙橋集在我手上失陷，你亦說我無面目見程烈，那我只好死！但不會束手受縛而死！」

常青忽然嘆了口氣：「你既然立志要死，老夫只好成全你！雷震，你就讓他去死吧！」

說完，看也不看蘇桐一眼，就彷彿蘇桐是個死人，負着雙手，退到一角。

兩名精悍的漢子之一，應了一聲，挺身上前，刷地抽出一把三環大刀，招呼也不打，一刀就向蘇桐劈去！

刀動環响，這一刀雖然簡單，但却勢沉力猛，隱隱有雷鳴之聲。

蘇桐是使刀的高手，有「刀霸」之稱，刀上的造詣高深博大，自然看出這個雷震劈出的一刀威猛非凡。他却毫無懼意，靜靜地持刀站着，直到雷震劈出的那一刀快要劈上他胸膛的刹那，才猝然揚刀迎擋，「鏗」的一聲大震聲中，雷震的三環大刀竟然被蘇桐的長刀擊飛，呼嘯着斜飛出去！

——這一刀，蘇桐用了幾成勁道！

雷震的人也被反震得連退兩步。

但蘇桐却在他被震退的瞬間，乘勢進身揮刀，在雷震還未有所反應時，已一刀將雷震的腦袋劈下，從脖子上斜飛開。

——蘇桐這一刀速度之快，勢道之猛，連烏髮翁這樣的頂尖高手看了，也禁不住眼色一變！

另一名精悍漢子像悍不畏死般，雷震的無頭屍體還未倒下來，他已悶聲不響，舞動手中一雙八角銅錘，衝上前呼的朝蘇桐頭上胸腹砸搗！

常青剛想喝止，已來不及，只好嘆口氣。

蘇桐迎着那漢子的雙錘揉身而上，驀然大喝一聲，這一聲如霹靂驟響，震得那漢子血氣一浮，擊出的雙錘窒了一窒！

這一窒，令到他永世不得超生。

但見刀光一閃，蘇桐的長刀快得令人目爲之眩，在那漢子的雙錘差點砸搗在他頭頂胸腹的剎那間，將那漢子來了個大開膛！

那漢子像蚱蜢一樣挺跳起，慘叫一聲，鮮血噴濺中，腸臟流瀉出體外，叭的一聲，仰跌在地上，兩柄八角銅錘擊不碎蘇桐的腦袋，却擊碎了地上的方磚！

只用了兩刀，就殺了兩人，且死狀之慘，令人不忍卒睹，蘇桐那兩刀之霸道，可想而知，怪不得被江湖上的人稱爲「刀霸」！

連那些圍站在門外的黑衣漢子，在看到了蘇桐那兩刀，及地上的兩個死人後，俱不由起了一陣騷動。

至於那常青，像早知道結果般，竟然毫不動容，上前兩步道：「果然不愧『刀霸』之稱！」

蘇桐却一言不發，握着猶在滴血的長刀，凜然瞧着常青。

常青又自顧自說下去：「你可知道死在你刀下的兩人身份？」

蘇桐緊抿着雙唇，仍是沉默着。

「他兩人都是我的屬下，身份是護法！」常青的目光倏然變得有如毒蛇般的兇毒。「他們既被你殺了，老夫這個總護法也只好將你殺了！」

「囉裏囉嗦的，像個長舌婦人！」蘇桐猝然喝道：「那就動手吧！」

「你想死那還不容易！」常青說着，驀然一掌拍向蘇桐胸口！

蘇桐一偏身，長刀截向常青手腕！

常青挫腕，化掌爲爪，抓向蘇桐截斬的長刀刀身！

蘇桐冷哼一聲，反腕倒削常青五指！

常青倏的化爪爲拳，竟然擊向那反削而上的鋒刃！

拍的一聲，常青一拳擊在鋒刃上，他的拳頭竟一點損傷也沒有，而蘇桐的長刀鋒刃却捲曲了，且被震得退了半步！

蘇桐這一驚非同小可，他想不到常青的拳頭堅逾精鋼，比他的拳頭還要硬，忙不迭再躍退一步。

常青却沒有向他進擊，冷冷地望着蘇桐：「你現在是否相信老夫殺得了你？」

蘇桐却不答反問：「你是否練成了金剛勁？」

常青自傲地點點頭：「還算你有見識，老夫確實練成了無堅不摧的金剛勁！」

蘇桐瞥一眼長刀反捲的鋒刃，靜默了暫短的一會，突然像頭瘋虎般衝向常青，人刀如電，幻化爲一道激蕩流轉，精虹電射的白芒，捲擊向常青。

刀風過處，七八尺外的杯碟碗筷被激揚起，落下時，變成粉屑，木桌，則「格勒勒」碎裂激揚。

蘇桐不愧有刀霸之稱，單是這種威勢，已是很多使刀的高手所發揮不出的！

常青這一次再沒有先前那樣輕鬆，雖然仍是空着雙手，但却臉色凝重，迎着蘇桐那霸道無倫的那道刀光，雙拳接連擊出，每一擊擊在捲揚舒激如駭電的刀光上，皆發出崩崩的激響聲，有如鐵錘敲擊在刀鋒上，雙拳仍然沒有半點損傷，不過，身形被迫得連連後退！

蘇桐這一輪狂攻，竟然能够將常青迫退，不禁信心大增，精神一震，長刀掣舞揮劈如駭電驚濤，幻疊的刀浪層層湧劈向常青，迫得常青只有再退！

終於，常青退到店門前。

在店門前，常青沒有再退，雙拳截電破浪般擊出，身形閃擺曲扭着，硬是立在原地，一任蘇桐的攻勢如何猛烈霸道，怒濤般湧擊向他，他却像中流砥柱般，屹立不倒。

蘇桐這時人刀已幻化爲一，分不清是人是刀，他已將自己溶入刀中，是以，刀光更盛，以一種摧山倒海的強猛勢道，狂攻常青不已。

——蘇桐已將長刀的威力，發揮到淋漓盡致！

常青一頭烏髮及一襲錦袍，被強猛的刀風微揚起，嘶嘶作响！一身錦袍如被刀割，柳條般揚掛在身上，烏髮寸寸斷落，立刻化爲粉末。

常青這時候的樣子看來很滑稽好笑，叫化子不像叫化子，和尚不像和尚，有點不倫不類！

就在蘇桐刀勢最盛的時候，常青發出了一聲短促的尖嘯聲，雙拳倏的幻化爲千百道拳影，像一面鐵壁般，阻了蘇桐凌厲剛猛的攻勢。

蘇桐刀勢受阻，連連發出暴吼，捲揚舒激的刀光驀地斂束成一道光椎，撞擊向常青以拳影幻佈起的那堵「牆」！

常青一身如柳條般揚激起的錦袍也在這刹那倏地收斂，頭上被刀風勁氣摧斷，只剩寸許的烏髮，根根豎起，千百道拳影幻佈成的鐵牆亦隨之斂滅，雙拳互握，霍地擊向撞擊來的光椎！

「卡崩」的一聲暴响，蘇桐那長刀幻束成的光椎，竟然被常青雙拳擊得齊中折斷，而蘇桐的人，也被震得一個倒翻，飛摔出丈外，身形落地，幌了幌才穩住身形，張口噴出一口血，駭然望着自己崩折的長刀，及完全反捲的鋒刃，胸膛起伏不已，顯已受了不輕的內傷。

但當他抬眼看見立在門前的常青，手背上有血滴流出，不禁咧嘴而笑，有點黯然的雙目中，也發出一抹亮光。「常青，原來你的金剛勁也不是無堅不摧的，你終於傷在我的刀上！」

常青甩手甩掉手背上滴流出的血，森冷冷地道：「蘇桐，你以爲你傷了老夫，

就能不死？」

不等蘇桐答話，接又道：「你剛才雖然施出了刀法中最剛猛凌厲，至高無上的一招『束光如椎』，但仍然奈何不了老夫，老夫手上受了點損傷，却無大碍，而你，被老夫的金剛勁震得內臟受了極重內傷，只要老夫一出手，你就必死無疑！」

蘇桐也知道自己確實受了極重的內傷，他此刻是勉強壓抑着胸中翻騰如濤的血氣，及強忍着內臟割裂般的疼痛，支持着沒有再吐血。

「常青，你既然有十足把握將我殺死，還說什麼，動手吧！我倒要看你用什麼手法將我殺死！」

常青却忽然哈哈大笑起來，好一會才止笑道：「蘇桐，你果然是條漢子，老夫現在忽然改變了主意，不想殺死你！」

蘇桐正被常青失常的大笑笑得有點莫名其妙，聞言不禁一怔，隨即冷然地說：「你可是忽然失去了殺死我的自信心！」

常青陰陰一笑道：「老夫不殺你，當然另有打算！」

蘇桐接口問：「你又在打什麼主意？別是又勸我加入春風樓吧！」

常青却擺手道：「你錯了，老夫知道你不背叛程烈，所以老夫不會勸你加入春風樓，不過老夫也不會放過你，老夫要將你生擒活捉！」

蘇桐立刻警悟地說：「常青，你想將我脅持，要脅程大哥！」

常青搖頭笑道：「你說錯了……」驀地身形一幌，倏忽欺到蘇桐身前，五指如鈎，扣向蘇桐手腕！

蘇桐料不到常青與自己說了這樣的話，只是爲了分散自己的注意力，好乘機發難，他當然不會讓常青如願，疾忙一仰身，飛起一脚，踢向常青小腹，同時長刀截斬他抓來的五指！

常青不閃不避，曲膝迎向蘇桐踢來的一脚，同時另一只手疾抓向那截截斬向他的斷刀，那只手仍然抓扣他的手腕！

蘇桐似乎是不想活了，竟然也是不閃不避，空着的手一拳猛擊向常青的心窩！

常青料不到蘇桐會來這一着，雖然一手抓住了蘇桐的斷刀刀身。另一隻手扣住了他的手腕，但是心窩也着着實實地中了蘇桐的一拳！

蘇桐是抱着拚命的決心，故此運聚了渾身的勁道，但他已身受內傷，功力打了折扣，這一拳擊出只得平日的六成功力。

雖是十成功力，任常青修爲如何高深，剛金勁如何厲害，也救不了他的命。

常青雖則在剎那間將金剛勁運佈在全身，護住心胸，但蘇桐這一拳，也擊得他內腑震盪，血氣浮動，身軀幌了幌，喉頭一甜，差點吐出一口血，却爲他吸口氣，強壓下去。

蘇桐自知道了常青的打算後，他已不想活，是故在手腕寸關尺被扣之後，立刻鬆手棄刀，反手一掌拍在自己的天靈蓋上，自殺而死！

常青一時防備不及，眼見蘇桐頭上紅白之物飛濺，恐防濺污了自己的衣衫，忙鬆手飛身後退。

頭蓋爆裂，雙眼怒突的，業已咽了氣的蘇桐，終於倒在地上，以一死向他的把兄程烈謝罪！

常青一退就退到門外，怔怔地看着蘇桐的屍體，懊惱萬分，蘇桐這一死，打破了他想將蘇桐脅持誘殺樂頤的如意算盤！

雖然是那一計行不通，但總算攻佔了雙橋集，總算有點收獲，而且是大收穫，當他想到紅纓堡不久將會被攻佔，英雄莊就會被完全孤立起來，並且暴露在雙橋集的監視之下。只要春風樓發動一次強猛的攻勢，英雄莊將會烟飛灰滅，到那時，春風樓將是這方圓千里內的唯一主宰，他不由又高興輕鬆起來。

「將他們拖出去埋了！」他指着地上的三具屍體，對站在門外的黑衣大漢說。

立刻有六名大漢走進店舖內，將地上的三具屍體拖出去。

「跟老夫到集上各處巡視一下！」常青轉身走出了酒舖，大踏步往集口走去。

那餘下來的黑衣漢子以及在酒舖後面的紅衣藤牌手，立刻簇擁着常青往集口走去。

常青邊走邊滿意地看着他帶來的人手，在集上唯一街道上佈防嚴守，一邊想起可以說是在毫無抵抗之下就解決了蘇桐佈置在集上各緊要所在的人手，一聲不响，就將這與英雄莊構成犄角之勢的雙橋集攻佔，出乎他意料地順利，而蘇桐的死，也是出乎他意料之外。

雙橋集在蘇桐的佈置經營之下，不可說不防守嚴密，無奈常青早有計劃，就在今天大清早，已密令其中一批手下，喬裝成一批趕集的莊戶人家，分散開來，夾雜在那些眞正的莊戶人家羣中，先後混進了雙橋集，進入集內後，立刻分頭將防守在雙橋集各緊要處的蘇桐手下盯住，乘其不覺，以迅雷不及掩耳的手法掩襲，輕易將蘇桐的手下一一解決，令到在小酒舖中喝酒的蘇桐渾然無所覺。

這時雙橋集上，熱鬧的集市早已被常青的手下趕散。街道上冷清清的，不見一個人影，就只有常青帶來的人，當常青將帶來的弓箭手，藤牌手及攻殺手在集上各處佈防守好後，他重新回到那間小酒舖。

小酒舖內，居然已收拾得乾乾淨淨，連一點血腥也見不到，嗅不到，若不是親眼看到先一刻小酒舖內躺着的三具開膛破腹，腦袋搬家及頭顱爆裂的三具屍體，眞不相信眼前這間乾淨整齊的小酒舖，發生過一場慘烈的搏殺，就連常青，也幾乎不相信。

那個酒舖老板，先一刻不知躲在那裏去的陳老二，這時重又出現，至於他爲何當時會失踪，那就只有他知，或許另有一個人知道，那就是常青。

至於常青知不知道，那就天曉得了。

常青一脚才踏入小酒舖，陳老二立刻迎上前，哈腰弓背的，比招呼蘇桐還要來得殷勤，不但將乾淨的桌面重新抹一次，還用衣袖揮揮椅子，才請常青坐下，接又忙碌地爲常青端酒送菜，替常青注滿了一杯酒，才諂笑的退下。

有人說生意人最沒有骨頭，見利忘義，大概這個陳老二，可說是代表人物。

當常青頗爲愜意地端起酒杯，淺呷了一口酒後，他不由想到，紅纓堡將有好戲上演時，不禁浮現一抹得意的笑容。

謀奪紅纓堡　露出真面目

紅纓堡屹立在一座高聳入雲的高山腳下，堡前橫亘着一條如銀帶般的溪河，將山腳下的一塊平原切成兩半，成了背山面河的紅纓堡一道天然屏障，這條河本來沒有名字的。

由於紅纓堡的關係，堡中人就叫它做紅纓河，傳開去，外面的，也就跟着叫那條溪河做紅纓河。

紅纓河上架有一道活動的木吊橋，紅纓堡派有人把守，任何人若想進入紅纓堡，必須經過紅纓河上的吊橋，紅纓河說得上是紅纓堡的第一道天然門戶。

至於紅纓堡，堡牆高厚，全部用岩石砌成，堅牢非常，任何人想攻破紅纓堡，除非他是個白痴或是狂人，否則都不會生出這種根本不會成功的念頭。

堡主聶天雄，江湖上人稱「猛龍」，身高七尺過外，軒昂威猛，有王者之風，使一根重五十二斤的金槍，配合着一套「游龍十八式」槍法，要將開來，直有如一條猛龍怒發昂揚矯舞，死在他槍下的江湖敗類，黑道巨擘，沒有一白，也有九十，是這方圓千里內，公認的擎柱。

至於副堡主狄中洲，也是响噹噹的人物，亦是江湖上公認的一條英雄好漢，若不是他屈居在聶天雄之下，做個副堡主，他的聲名，可能响亮過聶天雄，他加入紅纓堡不過是八年前的事，三年後，已升任為副堡主，甚得聶天雄信任，由此可知他的才智本領之高明。

紅纓堡之所以屹立數十年不倒，雄霸一方，固然是由於得到一方武林豪傑的尊崇，更主要的是具有一股不可輕海的實力，在這數十年來，紅纓堡曾經經歷過三次黑道中人的羣攻，但三次皆被紅纓堡擊得潰不成軍，三次圍攻之中，只有一次能够攻過紅纓河，迫近堡門，其餘兩次，根本連河也過不了，就在河對面的平地上，被紅纓堡的高手痛殲殆盡，自經過了那三次攻擊之後，再沒有人敢動紅纓堡了。

如今紅纓堡雖然撥出了一半高手去馳援英雄堡，但實力仍强，誰要是以為有機可乘，乘機進攻紅纓堡，他不是吃了豹子胆，就必定是瘋了。

× × ×

但今天，居然有人可能吃了豹子胆或是忽然瘋了，對紅纓堡發動了一次進攻！

與其說是進攻，不如說是內鬨，因為攻擊紅纓堡的不是外來的人，而是身任副堡主的狄中洲！

內鬨是在午膳時候發生，當時紅纓堡中，除了担任防守的武士之外，所有人都在進膳，而一般的武士及高手，皆分在兩個地方，集中起來進膳。

事變也就在這時發生。

這是一次有組織，有預謀的行動。

因為，那些在用膳的武士及高手，在第一碗飯還未吃完時，忽然被自己的同伴用兵刃指嚇住，有反抗的，一刀砍殺，簡直可以說是兵不血刃，就制服了堡中的武士及高手。

却原來堡中的大半武士及高手，已被狄中洲收買了，所以這一次猝然發難，狄中洲能够輕易控制了紅纓堡。

與此同時，守衛在堡內各處，以及駐守在紅纓河橋頭被狄中洲收買了的守衛，也猝然發難，雖然遇到抵抗，但很快就被狄中洲的手下一一消滅了。

現在，紅纓堡內除了堡主聶天雄，及總管岳斌之外，紅纓堡已完全落入狄中洲的掌握中。

而聶天雄，岳斌竟然懵然不覺。

× × ×

這個時候，聶天雄正在堡中內堂喝酒吃飯，陪他的是總管岳斌，故此，對於外面發生的巨變，一點也不知道。

但是他終於知道了。

當他舉杯在唇，剛想喝口酒的時候，一個沒有被狄中洲收買了的武士像一陣風般衝進內堂，突然快速的守在內堂門內的四鐵衛竟然來不及阻止那人衝入，那武士已衝到聶天雄坐前，忘記了平日的一切禮儀，氣急敗壞地說：「堡……堡……主……主……」

這時四鐵衛有兩個衝上前，想將那武士拖下去，但却被聶天雄揮手阻止了。

那兩個鐵衛只好退下去。

聶天雄居然還斟了杯酒，端到那武士面前。「喝杯酒，慢慢說，不要急。」

那武士竟也不說一聲，接過酒杯，慢慢喝了個乾。

經過一陣子的緩和，及那杯酒的壓驚作用，那武士終於定下神來，「噗」地跪下來，但却被聶天雄伸手扶起來：「就站着說吧，外面是否發生了事？」

那武士急聲道：「外面確實發生了事，不得了的大事。」

聶天雄仍然鎮定地說：「不要急，倒底發生了甚麼事？」

「他們……他們反了……」那武士一時間不知怎樣說才能說明白堡中發生的巨變。

「他們是誰？」坐着一直沒有說話的岳斌這時霍然站起來。

那武士囁嚅着，不知怎樣說才能說清楚，驀然內堂外有人振聲說道：「他們就是我的手下！」

人隨聲現，內堂口，赫然出現的是副堡主狄中洲。

他的身後，簇擁着一大羣屬於堡中的武士及高手。

那四鐵衛一橫身，攔在狄中洲身前，手按在刀把上。

狄中洲昂然一笑，道：「憑你們也阻攔得了我！」

雙掌倏然拍出。

四鐵衛立時喝一聲，身形閃移中，四道刀光電閃般向狄中洲身上砍去！

別小看了這四鐵衛，他們都是聶天雄一手訓練出來的，身手自然了得，四人這合力一擊，如馳電奔雷般，聲勢端的是嚇人！

但狄中洲拍出的兩掌竟然不變，身形一扭一閃，避過了四刀，同時「砰砰」兩聲，雙掌擊在兩名鐵衛的身上，擊得兩名鐵衛倒飛撞向聶天雄岳斌。

其餘兩個鐵衛仍然奮不顧身，攻向狄中洲。

「退回來！」自一見狄中洲現身，臉

色微微一變，瞬又回復正常的聶天雄倏的大喝一聲，同時雙手疾探而出，一手一個，將兩名受了嚴重內傷的鐵衛抓住，岳斌立刻掏出一個瓷瓶，傾出幾粒藥丸，分別喂入兩個鐵衛的口中，兩個鐵衛立刻趺坐在地，調息起來。

另兩個鐵衛一聽聶天雄喝「退」，立時身形倒翻，齊齊落在桌前，持刀戒備。

狄中洲隨一步跨進堂內。

聶天雄端坐在椅子上，竟然還笑着說：「狄副堡主，原來是你！」

狄中洲悠悠一笑，道：「聶天雄，你應該稱我做堡主，你現在才知道是我在作怪，是不是太遲了？」

聶天雄居然毫不動容：「狄中洲，你為何要這樣做？」

狄中洲哈哈一笑道：「為了要做一方霸主，可以高高在上，我為甚麼不能這樣做，取代你的位置！」

聶天雄目光倏的一寒，凝聲道：「莫非你就是春風樓那位神秘莫測，人莫知其身份的樓主。」

狄中洲昂頭道：「你猜對了，但你根據甚麼猜想本樓主就是春風樓的主人？」

「很簡單，在這方圓千里之內，有誰胆敢打紅纓堡的主意？只有春風樓敢！而據我所知，春風樓一直只得利富榮出面與本堡作對，據我多方面調查所得，利富榮只是副樓主，那麼這個身份神秘，不為人知的樓主是誰呢？那就只有是你！」

狄中洲這一次再也笑不出來了，陰沉地說：「你現在才知道本樓主的身份，是不是太遲了點？」

「一點不遲！」聶天雄目中寒芒閃動，突然道：「狄中洲，知道總比不知道的好！」

接一笑道：「你可知道，我為了查出誰是春風樓主，及為了知道你的眞正身份，下了多少功夫？」

狄中洲這一次眞的吃驚了。「原來你早就懷疑本樓主！」

聶天雄沉着地說：「你現在才知道，不算太遲。」

「到底本樓主有何値得你懷疑的地方？」狄中洲這時的臉色已變得鐵青。

「就在你第一次離堡，謊說到一個朋友的家中賀他新婚之喜，實則却偷偷溜到大風鎭的那次起，我就對你起了疑心。」

「你好陰險！」狄中洲咬牙道：「那麼，你這次將堡中一半高手派遣到英雄莊，目的就是製造一個機會給我，證實你心中所疑？」

「你猜對了！」聶天雄震聲大笑，「我派遣堡中一半高手馳援英雄莊，就是想你認為堡中實力不足，可以乘機發動叛變，佔據紅纓堡，想不到你果然上當，中了我的算計，暴露出你的眞正身份！」

狄中洲恨恨道：「聶天雄，你別太得意，本樓主雖然暴露了身份，但也控制了全堡，現在你已是甕中之鼈，插翅也飛不了！」

聶天雄却大笑道：「你以為我眞的飛不了？」

狄中洲陰狠地注視着聶天雄：「你逃得了才怪！」

倏又有所悟地怪聲道：「聶天雄，難道你早已另有安排？」

說着踏前一步，眼中殺機畢露。

聶天雄却恍如不覺，笑道：「你又猜對了。」

接着不等狄中洲有所表示，續道：「紅纓堡落在你手中，只不過是暫時的，你知不知道，你得到了紅纓堡，却等於多了一個包袱，而我失去了紅纓堡，等於拋掉一個包袱？」

狄中洲臉上顏色數變，突然暴喝一聲，衝前，一掌劈向聶天雄！

兩鐵衛立刻揮刀迎上。

人影一閃，聶天雄竟然後發先至，越過兩個鐵衛的身形，硬是接了狄中洲一掌。同時倏喝：「速退！」

總管岳斌，及受傷的兩鐵衛，撲攻向狄中洲的兩鐵衛，立時迅快地撲入內堂後面，一閃不見。

只剩那前來報訊的武士，一時間不知所措，怔怔地站着。

「啪」的一聲暴响，聶天雄與狄中洲互拚了一掌，竟然功力相當，互相被震退了一步！

但聶天雄的退可以說做飛。

因為，他藉着反震之力，凌空一個鷂子翻身，身形如怒矢般射向後堂，人在空中，探手一把抓住了那武士的衣領，帶着那武士，投射入後堂內，一閃不見！

狄中洲料不到聶天雄拚了一掌之後，却突然棄戰，撤入後堂，不由一怔，隨即省悟，暴喝一聲，人如激矢般射向後堂。

那些投靠了他的武士及高手，立刻緊隨着撲向後堂。

可是，後堂却空無一人，聶天雄與總管岳斌，四鐵衛及那名武士，全都失了踪影！

狄中洲不由呆住了，立刻下令搜查，終於在後堂的一張桌子底下，發現了一塊活動的地板，掀開一看，原來是一個地道入口！

狄中洲氣急敗壞地在喝：「立刻給本樓主追！」

立時有五六人擁向地洞入口，一個武士搶前躍落。

這一落，他再也上不來，一聲慘叫從地道入口响起。

接有一蓬箭雨猝然射出，擁在地道口的幾名武士，驟不及防之下，慘叫着紛紛中箭倒地，不死即傷。

狄中洲狂吼了一聲，一頭躍落地道口，同時運足掌力，一掌向下擊去！

他是恐防續有箭雨射出。這一掌足以將箭雨擊落。

但出乎他意料之外，洞內再沒有箭雨射出，他安然地躍落洞底，凝神一看，洞底昏黯一片，却有一條人高的地道，斜斜向下伸延，也不知道伸向什麼地方，黑黝黝地望不到盡頭，不過他猜想，聶天雄與總管岳斌等人，一定是經這條地道逃出堡外去，現在追去，似乎太遲了，肯定追不上。

從這條連他也不知道的地道的存在，狄中洲忽然覺得聶天雄深沉得可怕，沒來由地產生了一股寒意，他直到現在，才深切地了解到，聶天雄不如他想像般那麼簡單，是個不好對付的扎手人物。

怔怔地站在地洞下面有好一會，狄中洲才一躍上洞，一言不發地疾步走出後堂，佈置人手，防守在堡中各處，然後他帶着一批心腹。匆匆離開紅纓堡，馳向大風鎭！

——他必須盡快趕回大風鎭春風樓，否則，被聶天雄搶先一步，會合英雄莊的人，襲擊春風樓，那就大勢已去了。

× × ×

英雄莊內，程烈、樂頤，尙威還不知紅纓堡出了事故，落在春風樓手中，直到聶天雄帶着岳斌，四鐵衞一武士來到英雄莊，才知道紅纓堡出了事。

各人在內堂坐定，程烈有點吃驚地問：「天雄，可是堡內發生了事故？」

樂頤，尙威俱望着聶天雄。

聶天雄却好整以暇，先喝了一口茶，才沉着地點點頭。「不錯，堡中確是出了事故，已落在春風樓的掌握中。」

程烈不禁驚得跳了起來：「眞的？」

聶天雄看了程烈一眼，微笑道：「當然是眞的，沉着點，岳斌，你將經過對他們說一遍。」

岳斌於是將經過說了一遍。

程烈、樂頤，尙威等聽得俱皆悚然動容。

程烈待岳斌說完，首先道：「怪不得春風樓一直由利富榮出面，却原來狄中洲就是春風樓的樓主，這人太可惡，也太可怕了！」

樂頤却笑着說：「聶堡主一着眞高明，終於讓狄中洲暴露了他的眞正身份，據在下猜測，聶堡主自動放棄了紅纓堡，必定另有深意。」

聶天雄讚賞地望着樂頤。「老弟不愧是年青一輩中的佼佼者，我之放棄紅纓堡，確是另有用意。」

尙威開口問道：「未知堡主有何用意呢？」

聶天雄笑笑道：「我放棄了紅纓堡，無異掉了個包袱，可以將分散的力量集中起來，全力向春風樓進行攻擊，而春風樓是狄中洲的根本重地，但他的力量太分散了，既要分出人手駐守雙橋集，又要防守紅纓堡，提防我反撲。相信春風樓現在的力量一定很薄弱，不難將之攻陷！」

程烈首先讚同。「事不宜遲，咱們立刻召集人手，進攻春風樓！天雄，原來你將一半高手派遣到這裏來，是早有預謀的，爲何不預先通知我？」

聶天雄正容道：「不是我信不過你，自從我懷疑狄中洲的身份後，爲恐秘密外洩，這事從頭至尾，就只有我一個人知道，連岳斌尙威也沒有告知。」

樂頤這時忽然道：「聶堡主，程兄，我不讚成現在立刻進攻春風樓。」

聶天雄，程烈，岳斌及尙威俱不由詫訝地望着樂頤，程烈搶先道：「這是什麼意思？」

聶天雄却目光一亮，急問：「你可是另有高見？」

「高見不敢當。」樂頤正聲說：「在下如若猜估不錯的話，相信以狄中洲的才智深沉，必也會想到這一點，只怕他現在已率領了一部份人手，火急趕回了春風樓，咱們現在去進攻春風樓，無異是硬碰硬，而且，雙橋集必會乘虛進襲本莊，或是兩面夾擊，那咱們就糟了！」

聶天雄聽完樂頤的話後，不禁一拍大腿道：「怎麼我想不到這一點，老弟說得有理，咱們現在確實不能進攻春風樓！」

「那咱們可以乘狄中洲不在紅纓堡，分出一部分人手，收復紅纓堡！」程烈興奮地說。

「那只會分散了咱們的力量，與春風樓狄中洲以可乘之機，也破壞了聶堡主集中力量於一處的原意。」樂頤望着聶天雄。「依在下之見，不若集中全力，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勢，攻襲雙橋集，消滅雙橋集上的春風樓那股力量，然後將人手撤離雙橋集，集中力量，與春風樓決一死戰，把握比較大！」

聶天雄擊掌道：「好主意，老弟果然才智過人，一舉收復雙橋集，不但消滅了春風樓的一部份力量，而且拔除了監視英雄莊的『眼睛』，免除了後顧之憂，確是好主意。」

程烈也佩服地望着樂頤。「老弟，依你之見，幾時動手？」

「依在下之見，最好是立刻動手！」樂頤分析。「趁現在狄中洲還深信咱們會全力攻擊春風樓，正在忙着佈置分派人手防守春風樓，無暇顧及其它的時候，正好打他個措手不及！」

程烈立刻站起來。「那我立刻去召集人手！」邊說邊急步走出去。

事情就這樣決定了，程烈與樂頤率領一批人手，突襲雙橋集，聶天雄與岳斌尙威則留守英雄莊。

× × ×

果然不出樂頤所料，狄中洲率領一批人手飛騎趕回春風樓，來不及對驚喜地迎接他的利富榮，杜松細說，匆匆將一切經過說給兩人聽之後，立刻與兩人商量如何應付聶天雄程烈的全力一擊。

利富榮，杜松一聽已將紅纓堡佔領，不禁又喜又憂，喜的是攻佔了紅纓堡後，英雄莊現在已是孤立無援，憂的是人手分散了，恐怕抵擋不住英雄莊的全力進攻。

但一想到英雄莊若有什麼行動，必然逃不過雙橋集自己人的監視，不禁又放了心，於是乎，與狄中洲匆忙佈置抵擋英雄莊的全力進擊，不及其它，這却給了英雄莊突襲雙橋集的大好機會！

× × ×

大約是黃昏時候，雙橋集上，炊烟縷縷，一片寧靜，偶爾傳出幾聲鷄鳴狗吠聲，顯得安寧而又恬靜。

雙橋集上的人家，有誰會知道，在這恬靜安謐的背後，正隱伏着一場暴風雨。

就連嚴密地防守在雙橋集上的春風樓的人手，也絲毫不覺。

因爲他們察覺不到英雄莊有何動靜。

這時候，常青正在小酒舖內，一個人舒適地在喝着酒。

至於程烈及樂頤一批人，爲何會避過雙橋集的監視，那就只有他們才知道了。

原來，他們恐怕會被雙橋集上的春風樓手下發覺他們的行動，不從莊門出去，而從莊後的一道暗門潛出莊，繞過莊後的一座山丘，從另一面偸偸掩近雙橋集。

——那個方向，是連雙橋集上的春風樓手下萬萬料想不到的進攻的方向，所以春風樓防守在雙橋集的人手毫不察覺。

突襲終於開始。

就像從地底下冒出來，又像是從天上飛降般，英雄莊的突擊手突然出現在雙橋集上，對春風樓的人馬，進行了迅雷般的進攻！

由於春風樓的人完全沒有心理準備，在驀然出現的英雄莊突擊手的進攻下，錯愕得手忙脚亂，倉惶應戰，但怎抵擋得了英雄莊那些突擊手如狂風暴雨的進攻，雖然極力抵抗，仍逃不脫覆亡的命運。

攻擊一開始，樂頤與程烈就帶着幾個突擊手，直趨集內，途中遇到不少春風樓的人，都被他們一一斬殺。

在小酒舖中一直舒適地喝着酒的常青，直到一名手下跌跌撞撞地奔入小酒舖，向他結結巴巴地說出受到突然的襲擊，他才知道雙橋集已被英雄莊突擊手成功進襲了，不由大吃一驚，一手掀翻桌子，衝出小酒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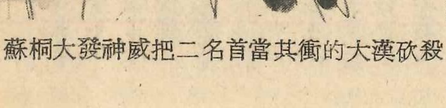
可惜，他才衝出小酒舖，已被兩個人截住了他的去路！

這兩個人就是樂頤、程烈！

常青驟眼看見兩人，不由渾身一震，隨即鎭定下來，站在小酒舖前，兇厲地注視着樂頤程烈兩人。「兩位好膽量，竟敢孤身深入。」

程烈雙目神光暴射，沉烈地說：「你就是春風樓總護法常青那匹夫？」

常青被程烈那一聲「匹夫」罵得雙目暴睜，兇光緊緊地注視着程烈。「老夫正是常青！程烈，你將會嚐到侮辱老夫的苦果。」



蘇桐大發神威把二名首當其衝的大漢砍殺。

程烈殺機陡現，喝道：「蘇桐可是你殺的？」

常青直認。「是老夫殺的！怎樣？」

程烈目中像要噴出火來。「那我就要親手殺了你，爲蘇桐報仇！」

常青輕蔑地說：「憑你？還殺不了老夫，倒可能會被老夫所殺！」

程烈心痛把弟蘇桐之死，怒吼一聲，就要衝上前去與常青動手，却被樂頤勸阻了。

「前輩，雙橋集已經重新落在咱們手上，你帶來的人手，這時想已被咱們的突擊手消滅殆盡了，前輩到此刻難道還不醒悟嗎？」樂頤想盡快解決這裏的事，好趕返英雄莊，以防春風樓狄中洲乘機發動攻擊。

「你就是那個叫樂頤，人稱『謙謙君子』的小子？」常青一副不將樂頤看在眼內的輕蔑表情，上下打量着樂頤。

樂頤毫不生氣。「晚輩正是樂頤，前輩別再執迷不悟。」

常青倏地仰天大笑起來：「樂頤，你以爲你們已穩操勝劵？」

程烈凜烈地說：「難道你還有反擊的力量不成？」

常青倏地一揮袖，驀地從小酒舖的後面，湧出十二名藤牌手，二十名黑衣攻擊手，藤牌手在前，攻擊手在後，迅速將程烈樂頤與兩人帶來的幾個突擊手包圍起來，佈成了一道藤牆，擺出一副隨時攻擊的姿勢！

程烈先是神情一震，繼之恢復常態，毫不驚訝地對常青說：「老匹夫，你以爲憑這批人，就可以殺死我們？」

常青羞惱得大喝一聲，道：「快給老夫殺！」

那些藤牌手立刻持着藤牌逼進，長槍刺向程烈樂頤及其手下的胸腹、長刀則削斬他們的膝腿，而後面的攻擊手，在藤牌手的掩護下，亦配合着進攻，刹那間，令到程烈樂頤他們陷在險境中。

但就在這時，响起一片喊殺聲，從集上的幾個地方，奔湧來數十名英雄莊的突擊手。

常青本來獰笑着的臉上，立刻變得青白一片，一聲不响，返身欲逃。

這一次他知道大勢已去，再不逃，就只有死路一條！

但他身形才動，程烈已如一頭瘋虎般衝突出那些驚慌失措的藤牌手的圍困，連

殺兩個攻擊手，大吼一聲，凌空騰撲起，倏地越過常青，在他身前落下來，反身一掌劈向常青！

常青一窒步，亦出一掌，迎向程烈劈來的一掌！

兩掌擊實，響起一聲暴響，兩人各自退了一步，顯然兩人不分伯仲。

這時，樂頭也連殺三個藤牌手，衝出來，截住了常青的退路。

至此，常青已眞的陷入了絕境。

英雄莊的突擊手以兩倍於春風樓的攻擊手以及藤牌手的優勢，將那些藤牌手及攻擊手分割開來，進行個別攻擊，不大一會，春風樓的藤牌手及攻擊手就死傷了不少人，而處於絕對的劣勢。

× × ×

「常青，你認命吧，今天你一定要爲蘇桐償還一命！」程烈唰地抽出了他的獨門兵刄「盤絲棒」。

常青臉上一片慘白，雙眼轉着，似在打什麼主意，無奈，他亦深知大勢已去，想逃，比登天還難，不過，他是個窮兇極惡的人物，兇心一起，立刻狠毒地大聲喝叫：「程烈，你想老夫死，沒有那樣容易，就算要死，老夫也要你陪老夫同赴黃泉路！」

程烈哈哈笑道：「只要你有本領，我自會陪你到黃泉路上走走！」

常青雙眼一瞪，厲吼一聲，雙手十指箕張，左手抓向程烈面門，右手抓向他胸腹！

但聽嘶嘶破空之聲響起，常青雙手十指，竟已幻化爲千百重指影，滾滾湧向常青！

常青這一抓，貫足了金剛勁，是以，爪影未到，那銳厲的氣勁已如千百道尖針般，激射向程烈。

只要程烈稍一不愼，中了他無堅不摧的金剛氣勁，不死也必重傷！

程烈早已戒備着，一見他十指抓來，勁氣嘶風，忙不迭揮動盤絲棒。

但見金光閃爍，程烈已在身前佈起一道光牆，護住了全身上下。

千百道勁氣射擊在那面光牆上，發出一片錚錚之聲，而常青的十指，亦已硬生生抓擊向那面光牆！

站在程烈對面，常青後面的樂頭，看得不禁心頭一懍，蓄勢戒備，以便隨時加以援手，助程烈一臂之力。

常青的雙手十爪，抓擊在程烈盤絲棒揮舞佈起的光牆上，發出一連串激烈的錚錚聲，且還激濺起一蓬星火，看得樂頭不由暗暗心驚，更加提高了警惕！

而程烈亦是心頭震動不已，常青的十指竟然不懼他的盤絲棒，敢與寒鐵黃金合鑄而成的盤絲棒撞擊，莫非他的十指已練到堅逾金鐵不成？

一聲激越大震聲中，常青的雙手十指，奇跡般突入了程烈盤絲棒佈起的光牆中，一爪扣向程烈的右手腕，另一爪抓向他的胸腹要害！

這一爪若被他抓中，程烈不被洞胸破腹才怪！

蓄勢戒備着的樂頭大吃一驚，再也忍不住，飛身撲向常青，同時一指點向常青的軟麻穴！

程烈一見常青雙手十指恍如分光掠影般，擊破透入他佈起的那道棒牆，心頭劇震，吸口氣，忙不迭挫腕收棒，身形暴退，左手迎着常青抓向胸腹的十指扣抓！

常青雖然有拚死之心，但卻不想在未殺程烈前，被樂頭所制，是故他在樂頭一指堪堪點到的刹那，偏身擰腰，一髮間避過樂頭一指，同時化爪爲拳，一招雙龍出海，撞擊向程烈！

程烈雖則已然退身，常青的雙拳也夠不上距離擊中他，但常青雙拳上發出的如濤金剛勁，卻仍然可以擊在他胸腹上，是以程烈不敢怠慢，雖然可以扣抓住常青的一隻手腕，自己也必然挨那剛猛的拳風擊中，所謂好漢不吃眼前虧，一個空翻，躍在空中。

常青的雙拳自然擊空，不過那剛猛無儔的勁氣從程烈脚下射過，發出「嗤嗤」的嘶響聲！

常青雙拳擊空，爲了防備樂頭繼續向他出手，身形亦斜斜躍出，脫出了戰圈。

這時，英雄莊突擊手與春風樓的藤牌手，攻擊手的拚殺已接近尾聲，春風樓十二個藤牌手，二十個攻擊手，只剩三個，仍在頑强抵抗，在常青躍出時，先後發出慘叫聲，被英雄莊的突擊手一個不留，殲殺殆盡。

常青躍出，身形還未站穩，兩名突擊手悄沒聲地自他背後擲出兩槍。

常青是何許人物，焉會不發覺，看也不看，左手向後一抄，居然抄拿住那兩桿槍，接着一個大轉身，右手迅疾地點出兩指！

兩名突擊手長槍被抄住，一奪不脫，正想鬆手，嗤嗤兩聲破空聲傳來，兩人額上眉心已多了一個血洞，突突地湧冒出一股血泉，雙手一撒，倒地死去。

其餘的突擊手一見同伴慘死，齊齊怒吼一聲，紛紛擁撲上前，欲爲同伴報仇！

常青獰厲一笑，雙掌一掄，欲想痛下殺手，撈個夠本。

「統統退下！」驀地樂頭大喝一聲，人亦飛躍起，嗖的落在常青身前。

樂頭心知那批突擊手根本不是常青的敵手，撲上去，無異送死，所以他喝退了那批突擊手。

那批突擊手聞喝立刻退下。

這時程烈早已落地，一步躍前，與樂頭成犄角之勢。

× × ×

常青打量一下四周，見盡是英雄莊的人，自己的手下，已死得一個不剩，活着的就只有自己，不禁發出一陣令人毛骨悚然的厲笑聲。

笑聲一過，他像頭困獸一樣，獰厲地掃視着程烈樂頭兩人，狠嗥般向着樂頭吼叫：「你這小子竟敢在背後偷襲老夫，救了程烈一命，老夫要你先死！」

樂頭冷靜地望着常青。「前輩想晚輩死，只怕沒有那樣容易，前輩的金剛勁雖然厲害，只怕奈何不了晚輩！」

常青頭上只有寸許的烏髮像刺蝟一樣聳豎起，雙目兇光閃閃，死死地盯視着樂頭：「小子，大話容易說，你敢不敢與老夫單打獨鬥？」

「樂老弟，你讓開，讓我再鬥鬥這老

匹夫！」程烈霍地踏前一步。

「程兄，且讓小弟鬥鬥他，此地不宜久留，速戰速決爲上，小弟有把握殺了他。」樂頭朝程烈打了個眼色。

程烈自知非常青之敵，也明白拖下去，萬一風聲走漏，狄中洲趁機進襲英雄莊，那就得不償失，是故一聲：「老弟小心。」退在一旁，爲樂頭掠陣。

× × ×

面對着如此强勁的敵人，樂頭不敢托大，一抖袖，「咔」的一響，將軟劍亮出。「前輩，晚輩有僭！」

軟劍一展，如一片芒雲般飛掩向常青頭胸。

常青仍是空着雙手，嘿地一聲，雙手十指如鉤，故技重施，疾抓向那片芒雲！

那知樂頭芒雲一斂，千鋒化一劍，覷準了，疾刺向常青掌心！

——樂頭這一劍，是覷準了常青掌心勁道最弱，才運聚了本身的勁道在劍上，以最强擊其最弱！

雙方動手，皆是迅如電閃，常青本以爲憑着破程烈的一招，仍可破樂頭的一劍千鋒，那料到樂頭心思靈敏，在緊急的一刹那，倏然變式！

倒抽一口冷氣，常青疾忙化爪爲拳，但已遲了那麼一刹那！

樂頭筆直刺向他掌心的軟劍，如游魚般滑進他指爪縫隙中，「嗤」地刺中了他的掌心！

常青受創，悶哼一聲，身形暴退！

「前輩，現在知道晚輩不是亂說大話了吧！」樂頭嗡的一振劍，追刺常青，一刺十三劍！

常青左掌心被刺中，鮮血汩汩流出，勁道宣洩，金剛勁自然也減弱了，不過仍然强勁，吼一聲，不敢再以雙手十指抓封樂頭的長劍，身形連閃，驚險萬狀中連避樂頭十三劍。

但身形也一退再退。

樂頭存心速戰速決，自然不會放鬆絲毫，十三劍之後再一劍！

這一劍刺出，輝煌燦爛，迅急如星飛，有去無回！

常青這一次連眼色也變了，一振右腕，烏光暴現，「叮」的一聲悶響，硬生生接下了樂頭這恍如天地合一的一劍！

接下樂頭這一劍，常青一個倒翻，在丈外處落下來，面對樂頭，神色兇厲。

他的手上，已多了一根通體烏亮，杯口粗細，長約二尺的短棒！

——常青終於亮出了向不輕用的玄鐵棒！

面對着樂頭這種出乎他意料之外的年輕高手，他不敢再托大，只好亮出兵刄。

樂頭身形欺近，嘲諷道：「前輩終於不敢輕視晚輩了吧！」

常青被樂頭這句話氣得臉上脹紅，終於動了怒，咆哮一聲，玄鐵棒幻起一溜烏光，砸向樂頭肩頭！

樂頭却不與他硬碰，身形滴溜溜一轉，繞到他背後，一劍刺向他腿肚。

這一劍什麼地方不好刺，却刺向常青腿肚，可謂刁鑽，令到常青很難封擋，只好縱身躍起，曲腿以避！

樂頭正想他聳身上躍，可說正中下懷，向下斜刺的劍尖倏的如靈蛇般反揚挺刺，刺向常青的足心！

足心乃人體之湧泉穴，若常青被樂頭這一劍刺中，只怕再無勁力與樂頭拚鬥下去，只好束手待斃！

但常青畢竟身手不凡，百忙中倏的探臂下垂。玄鐵棒在一髮間敲在樂頭的軟劍劍身上，震得軟劍彈偏，從他足沿擦過。

常青一墊足背，身形在空中陡地升起，身形一旋，如一頭禿鷹般衝下，玄鐵棒幻化爲一道烏亮芒柱，撞擊向樂頭頭頂！

樂頭此時正躍起，劍光如電，追刺常青，兩下裏勢道迅猛，避無可避，上衝的銀光與下撞的芒柱霎眼撞擊在一起，一聲暴響聲中，如雷電之交擊，閃爍出大蓬烏星銀電，樂頭上衝的身形如隕石般落在地面上，蹬蹬蹬，一連退出五六步，一屁股坐在地上，哇的吐出一口鮮血，臉上乍紅乍白！

在一旁掠陣的程烈在兩人劍棒撞擊的時候，早已緊張得手心揑汗，見樂頭墜落，坐地吐血，大驚失色，忙不迭撲向樂頭，急聲問道：「老弟，你怎樣了？」

樂頭舉袖抹去咀角的血漬，吸一口氣，苦笑道：「沒什麼，小弟巳將身受的大半勁道轉卸到地下，不過受了一點點震傷，不礙事的，想不到他受了傷，內勁仍如此强猛！」

說着腰身一挺，站起身！

程烈見樂頭能輕易站起身，才放下心。「老弟，還是由我來鬥鬥他吧！」

樂頭搖搖頭：「不，還是小弟再鬥他，小弟自信今次他再不能頑抗了。」

程烈只得再爲樂頭掠陣。

常青這時也在空中接連幾滾，落在地上，身軀猛烈震晃了好一會，才勉强隱定下來，張口也吐了口血。

「小子果然厲害！」顧不得擦去咀角的血漬，揮舞着玄鐵棒，瘋狂一樣撲向樂頭！

樂頭清叱一聲，軟劍舒展迴揚，迎向常青！

兩下裏這一接觸，俱是以快打快，人影交錯穿閃中，銀芒與烏光交擊纏捲，發出一連串密如珠走玉盤的撞擊聲。

圍站在一旁的突擊手，被兩人的激鬥震懾得個個屏息凝神，看得傻呆呆的。

程烈則緊張得瞪大眼，眨也不眨。

激鬥中的兩人倏地一分，樂頭身形連連後退！

程烈不由心中一驚。

常青却像瘋狗般，玄鐵棒追着樂頭後退的身形，暴風雨般綿密進擊。

樂頭像抵受不住常青的綿密攻擊，不斷後退。

常青的攻勢雖然凌厲，看似佔了上風，但却傷不到樂頭。

本來很緊張，爲樂頭担心的程烈，這時忽然露出一抹笑意！

——他巳看出樂頭不是不敵，而是盡量消耗常青的體力！

照常理，以常青這樣的老狐狸，不會看不出樂頭的用心，可惜他此刻已失去了耐性與理智，一心只想殺一個是一個，故此他拚力攻擊樂頭！

好明顯的，樂頤確實在消耗常青的體力，他雖然不斷後退裝出不支的樣子，但却很巧妙地閃避封擋常青的攻擊，常青的玄鐵棒半點也觸不到他身上。

常青手掌上的傷口仍在淌流着鮮血，加上先前與程烈劇鬥了一會，體力勁道巳消耗了十之一二，這第二次與樂頤激鬥，體力內勁消耗更大，經過一輪急攻之後，攻勢逐漸減弱，綿密的棒影漸見疏慢。

樂頤却在這時奮起展開反擊，劍勢一展，劍光大盛，軟劍有如矯龍靈蛇般矯捷靈敏，吞吐迴舞，將常青的攻勢完全壓下去！

常青額上巳見汗，感到有點力不從心，後悔剛才太孟浪，虛耗了過多的體力，在樂頤的壓迫下，不進反退。

樂頤反攻之勢，比常青剛才的攻勢更見凌厲迅捷，傾力攻向常青。

常青在樂頤的強猛凌厲攻擊下，勉力抗拒，無奈力不從心，玄鐵棒揮舞起的棒影烏光，越來越疏落，額上的汗更多。

就在常青感到難以抵受那強猛的攻勢時，奔雷駭電般揮劍狂攻的樂頤驀地攻勢一頓。

程烈被樂頤這一舉措，弄得一怔。

常青更是大感錯愕，弄不明白樂頤這是什麼意思，舞動的玄鐵棒受了影响，亦隨着爲之一慢。

樂頤却在常青這一慢的刹那，倏頓的劍勢如駭電乍閃般，刺入了常青的棒影之中！

——樂頤那一頓，目的就是要令到常青錯愕，錯愕之下，棒勢必然一緩，這是一種正常反應，而棒勢一緩，必然出現破綻空隙，樂頤那一劍，就是從常青棒勢中的破綻空隙刺入的！

待到常青發覺上當，想補救巳來不及了。

「噗」的一聲，樂頤的軟劍準確地刺入常青的心臟部位。

劍一入即出！

鮮血隨之從常青的胸膛上標濺出來！

常青在樂頤劍刺入他心臟的刹那，身軀一震，所有的動作倏的停頓，一雙眼暴睜着，形如厲鬼，陡地狂吼一聲，高舉起玄鐵棒，撲擊向樂頤。

樂頤却看也不看他，站着不動，不閃不避。

——他很相信自己刺出的一劍，足以致命。

常青撲出的身形突然如洩了氣的皮球般，猛一抽搐，然後軟綿綿地撲倒在樂頤的脚下。

——他終於死了！

程烈歡呼一聲，倏的仰臉向天，哀戚地喃喃道：「桐弟，殺你的人終於讓咱們殺死！你可以瞑目了。」

樂頤却急趨上前。「程兄，別再躭擱了，快令他們埋了地上的屍體，咱們立即趕回去！」

程烈立刻吩咐那些突擊手，迅速將地上的屍體抬到集外掩埋。

「老弟，我服了你，要是我，不但殺不了那老匹夫，恐怕還會被他所殺！」

樂頤淡淡一笑，道：「程兄你太過奬了，小弟若憑眞本領與常青交手，未必殺得了他，是他求勝心切，自尋死路！」

「但我就自問沒有老弟你這份才智機敏，剛才你攻勢一頓，我還以爲你發生了什麼事，或着了道兒，原來你却是誘他露出破綻！」

樂頤道：「若不是略施詭詐，擾他心神，使他自動露出破綻，要殺他，還要費一番手脚，沒有那樣容易。」

「現在我才明白，武功高強不是最上乘，才智與武功互相配合，才是最上乘的武道。」程烈由衷佩服地說。

「程兄能够悟出這一點，今後武功必將更上層樓！」樂頤含笑望着程烈，「咱們到集外看看，然後立刻趕回莊。」

程烈點頭，兩人並肩向集外走去。

這時候，巳是皓月當空，繁星點點的仲夏之夜了。

奇謀迭制勝　力殲衆梟雄

狄中洲火燒屁股般急急佈署好春風樓的防禦措施後，以爲可以重創聶天雄的大舉進攻，那知由午後至到第二天清早，英雄莊方面依然一點動靜也沒有，却接到了一個壞消息，雙橋集巳被英雄莊在昨天傍晚時份收復，總護法常青及他帶去的一干手下，全部戰死，無一生還！

狄中洲不禁拍桌跳了起來，切齒道：「好個老奸巨滑的聶天雄！」

他這時才知道自已上了一個代價很大的惡當！

利富榮聽了這個壞消息，驚得胖臉上的腮肉一抖，厲聲向那稟報這壞消息的壯漢問：「雙橋集上，英雄莊有些什麼人在駐守？」

那壯漢回道：「據集上的人說，英雄莊的人在昨夜匆匆全部撤回英雄莊，現在集上一個英雄莊的人也沒有。」

利富榮不禁疑惑不解地望着狄中洲。

「樓主，英雄莊的人在搗什麼鬼，乘咱們不備，收復了雙橋集，却又棄守？」

杜松插口道：「他們這樣做，必有用意。」

狄中洲皺着雙眉，來回踱了幾步，才停下來，掃了利富榮杜松一眼，道：「聶天雄這樣做，是不想力量太分散，集中力量，攻擊咱們！」

利富榮想也不想地說：「那麼，咱們不是可以再派人去雙橋集駐守，監視他們的動靜嗎？」

狄中洲却申斥道：「富榮，看來你這幾年是太舒服了，被那些女人迷住了！你也不想想，咱們就是由於力量太散，被他們乘虛收復了雙橋集，令到常總護法戰死，若咱們再分一部份人去雙橋集，豈不是正中他們的下懷，派一批去，他們消滅一批，而春風樓的力量就越來越弱！到那時，聶天雄就可以輕而易舉，將春風樓徹底摧毀！」

利富榮被狄中洲說得垂下頭，不敢做聲。

「依樓主之見，咱們現在應該怎樣做？」杜松問。

沉吟了一下，狄中洲斷然道：「咱們巳折損了常總護法一批人手，力量有限，不宜再派人去雙橋集駐守，這樣只會分散了咱們的力量。本樓主決定，將紅纓堡的人手全部召集到春風樓，然後與英雄莊聶天雄決一死戰！」

利富榮瞪着一雙鼠眼，吃驚地望着狄中洲。「樓主這樣做無異是將紅纓堡雙手奉還聶天雄？樓主的心機不是白費了？」

杜松也用不解的目光望着狄中洲。

狄中洲陰陰的一笑道：「本樓主正是想奉還紅纓堡給他，他將這個包袱丢給我，本樓主現在要將這個包袱奉還給他！」

利富榮仍是不解地問：「樓主，請說明白點……」

狄中洲臉色一沉，斥道：「眞是人頭豬腦，這樣顯淺的道理也不明！聶天雄若派人重佔紅纓堡，無異是將他集中的力量分散了，咱們以集中的兵力，攻擊他分散了力量的英雄莊，可穩操勝劵，到那時，何愁紅纓堡不重落咱們手上！」

聽了狄中洲的解釋，利富榮才恍然大悟，諂笑道：「樓主果然神機妙算，屬下萬萬不及。」

杜松却道：「萬一聶天雄不上當，怎辦？」

利富榮聽得一怔。

狄中洲揚眉道：「那也不怕，只要紅纓堡的人手能集中到這裏來，咱們的力量還是比他們雄厚，仍可穩操勝算！」

「萬一消息走漏，被他們知悉，來個攔途截殺，那豈不是……」

狄中洲道：「那樣，咱們可以趁機傾巢而出，突襲英雄莊！將英雄莊踩平！」

「樓主果然好計！」利富榮首先奉承地說。

杜松也覺得這計策很妙，點頭不語。

狄中洲踱了幾步，突然停下來，望着利富榮道：「富榮，聽說英雄莊內，有個叫樂頤的年青人，身手才智俱高的，是不是？」

利富榮眨眨鼠眼道：「不錯，那小子曾來春風樓試探過，不知怎的，黃山雙逸兩護法竟然放他逸去，那小子的手段好厲害，竟然三言兩語，說服了荷花閣的賤婢荷花，幸虧雲青鵬不顧一切，殺了荷花，不然，春風樓的秘密就全洩漏出去了！」

杜松接口道：「曹供奉也是那小子殺的！」

狄中洲一拳擊在桌子上，狠聲道：「一定要殺了這個小子！」

「樓主，咱們什麼時候召回紅纓堡的人手？」杜松問。

狄中洲沉思了一會，說：「明天，杜供奉，明天你帶幾個手下立刻趕去紅纓堡，將他們盡速帶回來，若英雄莊派出人手截殺你們，立刻放出訊號旗花，並盡量拖延時間，將計就計，本樓主盡出春風樓人手，突襲英雄莊！」

× × ×

英雄莊羣豪方面，亦打聽到一個消息：春風樓狄中洲派遣供奉杜松到紅纓堡，召集紅纓堡人手，趕赴春風樓，放棄紅纓堡。

羣豪立刻就把這一消息，商議起來。

程烈首先道：「狄中洲聚集人手，莫非想與咱們決一死戰？」

聶天雄微笑道：「狄中洲上了這一次大當，終於學乖了，他一定很想咱們也上他的當！」

尚威不解地問：「堡主，咱們上他的什麼當？」

聶天雄道：「咱們若派出一部份人重佔紅纓堡，力量分散，他却集中力量攻擊英雄莊，我們豈不是上其大當？」

程烈問道：「那咱們是不重佔紅纓堡了？」

「當然不！」聶天雄斷然道：「既然識破了他的詭計，咱們還上當？這豈不是個大傻瓜！只要分出勝負，紅纓堡始終是咱們的！樂老弟，你說是不是？」

樂頤回答道：「在下同意聶堡主的決定！」

「那咱們派不派人在中途截殺杜松他們？」程烈問。

「能够截殺他們當然好，」聶天雄沉吟着說：「若讓杜松帶着紅纓堡那批人手與狄中洲他們會合，咱們的力量就大大不如春風樓，決戰時，就會處於劣勢！但若派人截殺時，狄中洲乘咱們力量分散，突然進攻英雄莊，那咱們就危殆了……最好能想個兩全的辦法！」

衆人一陣沉默，都在想一個兩全的辦法。

「堡主，不知在下這個辦法可否行得通？」樂頤望着聶天雄。

程烈心急地說：「老弟，你想出來的辦法一定行得通，快說出來吧！」

聶天雄，岳斌，尚威精神一振，齊皆望着樂頤。

——經過短短的一天接觸，聶天雄等人都深深佩服樂頤的才智，對他充滿了信心。

樂頤於是將他的辦法向他們詳細地說出。

每個人靜靜地用心聽完後，都臉露興奮之色，感到樂頤的辦法確是兩全其美。

聶天雄讚賞地望着樂頤：「樂老弟，咱們就依計而行吧！」

聶天雄讚成，程烈他們當然也絕對讚同。

× × ×

狄中洲今日很興奮，因爲他探聽到一個絕對準確的消息：聶天雄在今日派出一部份人手，截殺杜松他們！

「聶天雄這老狐狸終於上當了！」利富榮興奮得手舞足蹈。

「富榮，立刻召集所有人手集中待命！」狄中洲沉聲吩咐利富榮，「杜供奉的旗花信號一現，咱們立刻進攻英雄莊！」

利富榮應了一聲，顚着肥胖的身軀，急急走了出去！

狄中洲以拳擊掌道：「聶天雄，今日就是你滅亡之日！」

杜松懷着忐忑的心情，率領着近百名從紅纓堡中撤出的人手，一路馬不停蹄，疾馳向大風鎭！

說實在的，他一千一萬個但願在路上不會遭遇到英雄莊的人，特別是不想遇上樂頤。

上一次遭遇，與樂頤交手之後，他對這年青人巳生出了一股寒意，他沒來由地生出一種預感，若這次遇上樂頤，自己必定會死！

想到這裏，他不禁打了個寒顫。

他雖然已年紀老邁，却不想死，因爲他仍留戀着在春風樓內，一個對他千依百順，妖媚放蕩的女人。

想到那個女人，他抑止不住地砰然心動。

但一想到死亡隨時降臨，他又心驚肉跳起來，左顧右盼，沿途打量張望，深恐會突然冒出英雄莊的人。

杜松不知是倒霉還是撞了邪，他偏偏不想與英雄莊的人遭遇上，這時却偏偏遭遇上了！

杜松一行人，恰巧經過一道山脚，山脚的對面，是一列雜樹，而英雄莊的人，就是從那些雜樹後，及樹上躍落出現的。

杜松一見英雄莊的人出現，臉色全變了，剛想催騎馳過山脚，山脚那面却躍出一批人，攔住了他的去路！

眞是不是冤家不聚頭，他最怕見到樂頭，偏偏樂頭就站在他馬前，仗劍而立！

杜松一勒馬頭，將馬勒停，回顧一眼，不由大吃了一驚，只見英雄莊的人大約有二三百人，從那列雜樹中飛躍縱出，將他們這不到一百人的隊伍，圍了起來。不禁大吃一驚，疾忙從袖中掏出一枚信號火箭，用手射向空中！

樂頭一見那在天空中流曳飛揚的火焰，脫口道：「不好，咱們速戰速決！他已通知了春風樓！」

聶天雄從一棵樹後躍出，大喝：「不投降的通通殺！」

喊殺之聲立時响起，英雄莊的突擊手，奮勇爭先，向春風樓的人砍殺過去。

杜松在一瞥眼間，看到程烈，岳斌，尙威等全部在場，知道今次英雄莊已傾巢而出，自己斷然逃不了，不禁在心裏嘆了口氣，從馬背上躍下來抽出了腰間長劍！

這時尙威已加入了殲殺春風樓武士的行動，一邊動手，一邊大喝：「放下兵器的不殺！」

春風樓武士眼見英雄莊以三倍於他們的人數展開對他們的殲殺，那種聲勢，已令到他們胆顫心驚，喪失了鬥志，尙威一喝，立刻有大半人自動放下兵器，舉手投降。

剩下的一小半，像鬼迷心竅般，頑抗到底，不肯棄械投降。

英雄莊方面立刻對他們展開了無情的殲殺！

× × ×

狄中洲一聽到利富榮奔進來告訴他發現了杜松的旗花火箭訊號，立刻精神一振，揮手道：「馬上傳令出發！」

一把抓起放在桌上的九龍刀，大踏步走出去！

春風樓這一次傾巢而出，藤牌手，弓箭手，攻擊手，蜂擁着浩浩蕩蕩殺奔英雄莊！

× × ×

聶天雄，樂頭，程烈，岳斌四人分四面將杜松圍起來，聶天雄打量一眼杜松：「杜松，如果你還不想死，是聰明的立刻棄械下令他們投降，我保證不殺你們！」

杜松臉色數變，眼珠在打着轉，他知道大勢已去，而他也不想死，想了一會，終於道：「若果老夫棄械投降，你眞的放老夫一條生路？」

聶天雄宏聲道：「我以我的信譽担保，放你們一條生路！」

長嘆了一聲，杜松黯然垂首，棄劍在地。

「前輩果然識時務，」樂頭道：「現在，請前輩喝止他們，放棄抵抗！」

杜松但求保住一命，忙喝道：「你們若想活下去老夫 命你們放下兵器！」

那些頑抗的武士已死剩不到二十人，眼見同伴一個個倒下，早已心寒，聞言立刻棄械，放棄抵抗！

這一場截殺，前後不到一刻鐘，解決了杜松他們！

聶天雄對樂頭道：「老弟，你這計策果然使得，以石擊卵，不費吹灰之力！」

樂頭對杜松道：「杜前輩，你剛才放的旗花火箭，是否通知狄中洲？」

杜松道：「不錯，狄中洲一見到那訊號，立刻傾巢而出，撲攻英雄莊！」

「果然不出咱們所料，」程烈興奮地說：「天雄，他又中計了，咱們立刻趕回去，來個甕中捉鼈！」

杜松這時也聽出點端倪，脫口道：「你們是否擺了空城計，誘狄中洲進莊，然後來個反包圍？」

聶天雄仰天大笑道：「一點不錯。」

× × ×

狄中洲，利富榮以最快的速度率領春風樓全部人手，奔馬一樣趕到英雄莊。

佈置好人手，將英雄莊圍了個水洩不通，然後，他才與副樓主利富榮，帶着一干主要人手，大踏步走向英雄莊大門。

他這一次志在必得，是以傾巢而出！

意氣風發地，他與一干人站在離莊門十丈外，振聲大叫：「聶天雄，你們已被包圍，識相的立刻滾出來，決一死戰！」

出乎意料之外，緊閉大門的莊內，毫無反應。

「聶天雄，你們若不出來，休怪我無情，我可要下令衝進來了！」

莊內，仍無反應。

利富榮低聲嘀咕道：「他們在攪什麼鬼，別是被咱們的聲勢嚇破了胆，偷偷溜了。」

狄中洲低聲斥道：「你的腦袋幾時才靈光點，他們已被咱們包圍得水洩不通，如何個溜法？」

利富榮立刻噤聲。

「再不出來，做縮頭烏龜，以爲咱們無可奈何？我可要下令放火了，看你們還躲得了！」狄中洲第三次振聲大叫。

莊內，仍然是毫無動靜，恍如一座死莊！

這一次，連狄中洲也覺得有點不對，皺起了眉頭。「莫非他們聞風先遁了？」

利富榮道：「樓主，着一隊藤牌手衝進去，不就知道了。」

狄中洲這次沒有再申斥利富榮，採納了他的意見，下令：「第一隊藤牌手準備——衝進去！」

一隊爲數二十人的藤牌手，立刻手持藤牌，蜂湧着衝向莊門，將莊門撞開，一擁而入。

狄中洲，利富榮一干人立刻緊張地從打開的莊門往內張望。

莊內，只有藤牌手的吶喊聲，對方一

個人影也不見。

狄中洲不禁起了疑心，恐防其中有詐，正想下令那隊藤牌手速退，突變就在這時發生！

從大開的莊門可以清楚地看到，那隊藤牌手衝入莊內後，才散開來準備往內搜索，那知驀地响起一陣地陷聲，那隊藤牌手還未弄清楚是怎麼回事，脚下一空，人亦往下猛墜。

只不過一霎眼間，那二十名藤牌手，彷彿被大地吞噬了般，雖然傳出一陣驚呼慘叫聲，却沒了影踪！

狄中洲利富榮一干人齊皆臉色一變，狄中洲咬牙道：「這狡猾的聶天雄，竟然在莊內設置陷坑！」

「那咱們現在怎辦？」利富榮有點不安地問。

「放火燒莊！不怕他們不出來！」狄中洲惡狠狠地說。

倏地，他像想到了什麼，不由臉色大變，急聲道：「不好，恐怕中了他們的調虎離山之計！只怕莊內眞的空無一人！」

利富榮不禁煞白着一張胖臉，惶恐地說：「他們會不會去了大風鎭？」

狄中洲陰沉地點點頭。「只怕現在春風樓已被他們摧毀！」

「那可是咱們的根本重地，這如何是好？」

隨來的一干黑道中人聽了，不禁相顧失色。

狄中洲當機立斷：「咱們也放火燒了這座莊，以牙還牙，立刻趕回去，給他們迎頭痛擊！」

他大聲下令那些攻擊手放火。

驀地，有人驚聲大叫：「快看，大風鎭那面起火了！」

衆人聞聲，俱不由一齊抬頭朝大風鎭方向望去，連那些攻擊手也忘了放火。

果然，大風鎭的上空，騰騰的烟火衝霄漢，翻翻滾滾的濃烟，佈滿了上空。

利富榮一看，就知道春風樓完了，不禁在心裏嘆息一聲道：「完了，什麼也完了。」

他是想起他留在春風樓的姬妾和龐大的財富。

所有春風樓的人，望着那衝天的烟火，俱不由呆了！

——春風樓是他們的根本重地，現在却被徹底毁了，每一個人的鬥志都動搖了，出來時的那股銳氣，挫消無形。

狄中洲牙齒咬得格格响，低聲道：「好個聶天雄！」

額上青筋突露跳動，嘶聲叫道：「放火——」

「來不及了——！」驀地一個聲音响起。

× × ×

已經點着引火物的攻擊手，正想將火種抛入莊內，被那一聲震喝，震得不由一窒，不敢將火種抛入去！

狄中洲，利富榮一干人還是心頭大震，臉上變顏變色，齊皆循聲望着。

像從地上冒出來，從天上飛降下般，在他們身側十多丈外的一叢樹前，赫赫站着聶天雄，樂頭，程烈，岳斌，尙威及四鐵衞一干人，正朝着狄中洲等人，發出一陣陣冷笑。

「你們的根本重地春風樓已被咱們放火燒了。你們亦被包圍了，一個也逃不了，想活下去的，立刻棄械投降！」聶天雄振聲大喝：「頑抗者死！」

春風樓的人聞言俱不由驚惶騷動起來，因爲他們發現，聶天雄不是虛言恫嚇，英雄莊的人馬，如潮水般，從四面八方向他們湧來，將他們圍困了，人數比他們還多。

春風樓的人，大多數被聶天雄的喝聲震住了，呆站着像木鷄一樣。

狄中洲這時知道大勢已去，鬥不過聶天雄等人，不過他是梟雄人物，寧願戰死，也不甘苟活，暫作垂死之掙扎。

「聶天雄，你別太得意，雖然你棋高一着，但咱們仍有一戰之力量！」狄中洲嘶聲大叫：「你未必穩操勝劵！」

他這樣大叫，無非是想激厲起手下的鬥志。

但是他的手下，戰意已失，振作不起來。

「狄中洲，你雄霸一方的美夢破滅了，難道你忍心他們陪着你一道死？」樂頭嚴正地望着狄中洲！

「所謂困獸之鬥，至死方休！」狄中洲像個狂人一樣大嚷。

「利富榮，難道你不想活下去，陪他一道死？」樂頭實行分化戰術。

其實最怕死的就是利富榮，聞言臉上陣青陣白，畏怯地望了狄中洲一眼，囁嚅道：「樓主……咱們……」

狄中洲神色兇厲，不等利富榮說下去，截道：「你是否想勸本樓主束手就縛？」語聲却出奇地平靜。

利富榮聽出狄中洲語氣中沒有一絲不悅之意，胆色一壯，口齒也伶俐了。「樓主明見，屬下正是這意思。」

狄中洲忽然笑起來，笑得瘋狂，驀地出手，一掌拍向微垂着頭，不敢看他的利富榮天靈！

利富榮聽見他的笑聲，早已毛骨悚然，知道不妙，正想跪下來求饒，但狄中洲已猝下殺手，驟不及防之下，天靈上着了狄中洲一掌，「噗」一聲响，腦袋如西瓜墜地般爆裂開，只慘叫了半聲，紅血白漿飛濺，萎癱地上，死豬一樣倒躺着咽了氣！

春風樓各人看見利富榮被狄中洲擊殺，俱不禁打了個顫抖，個個噤聲，驚懼地望着狄中洲！

「有敢降者，格殺不赦！」狄中洲兇暴地大喝，一脚將利富榮的屍體踢滾出二三丈外。

聶天雄等人却毫無表情地望着狄中洲，不發一言。

「未戰而自殘，智者不取！」樂頭譏嘲地望着狄中洲，「你殺了利老闆，證明你是一個兇殘惡毒的人！」

狄中洲狠毒地睜望着樂頭。「利口小子，只會動咀巴，有種的，與本樓主動手一戰！」

樂頭淡淡一笑道：「這一戰只差遲早，聶堡主程莊主不想多所殺傷，解決你的手下後，自會與你決一死戰！」

不等狄中洲有所表示，大聲道：「杜前輩，該你現身說法了！」

說着，與聶天雄程烈等人往兩邊一閃，現出一人，正是春風樓供奉之一，「魔劍」杜松！

杜松一現，春風樓部衆立刻嘩叫騷動起來。

狄中洲則目中像要噴出火般，戟指杜松大罵：「老匹夫，本樓主有何虧待於你？你竟背叛本樓主，歸順他們！」

杜松哈哈道：「不錯，你不但沒有虧待老夫，老夫不想死，但仍想活下去，在情勢所迫之下，只好歸順他們！」

狄中洲被杜松這番話氣得差點吐出血來，惡恨恨地道：「老匹夫，你……你……」氣怒得他說不下去。

春風樓的部衆，却為杜松的話打動了，在竊竊低語。

這一切，都看在羣豪眼內，聶天雄乘機大聲道：「難道你們還不覺悟？所謂識時務者為俊傑，千萬不要再猶豫了！」

春風樓部衆聽了聶天雄的話，意志完全崩潰了，但聽一陣密集的兵器墜地聲，春風樓部衆，除了緊隨在狄中洲身後的心腹外，全部放棄抵抗，棄械投降！

「不戰而屈人之兵，樂老弟，你眞是功德無量，免咱們做下太多殺孽。」程烈高興地對樂頤大聲說。

但却被部下臨陣棄械投降而震驚不已，目瞪口呆的狄中洲聽見了，將兩道怨毒的目光投注在樂頤身上，暴烈地吼叫：「好小子，這一切，原來全是你的主意，本樓主就算死！也要拖你一道共赴黃泉！」

樂頤不惱不火地說：「難道你至死不悟？」

狄中洲暴聲道：「除死方休！」

× × ×

這時，大風鎭上空的烟火，已隨風逐雲，消散淡滅，想來，春風樓此刻已成一片瓦礫頹垣。而英雄莊，仍屹立不倒。

「李鬼，屠雄，殺了那小子！」狄中洲却不出手，喝令他身後的兩名兇猛漢子出戰樂頤。

那李鬼，屠雄皆是黑道上窮兇極惡之徒，應了一聲，雙雙從狄中洲身後掠出，撲向樂頤。

程烈豪勇地道：「老弟，讓我教訓教訓他們！」握着盤絲棒，就要衝出。

却被樂頤伸手阻住：「程兄，還是由小弟打頭陣吧！」

手執軟劍，大踏步上前，迎着李鬼，屠雄走去。

李鬼人如其名，醜惡如鬼，手執一柄鋼叉，屠雄却有如一個屠夫，坦胸突肚，露出一大片胸毛，手執一柄大板刀，兩人一聲不响，見樂頤大踏步出來，悶聲不响，刀叉齊舉，兇猛地劈刺向樂頤。

樂頤一伏身，軟劍如一道裂空閃曳的電蛇般劃削向兩人，其速度之快，令人目為之眩。

沒有兵刄交擊聲响起，李鬼屠雄兩人却像被毒蜂螫了一下般，鋼叉柳刀還有那麼一點點刺砍在樂頤向兩人衝竄的身軀上，便猝然雙雙朝後彈跳開，「喔」的悶叫兩聲，刀叉撒手落地，人亦往後便倒，咽喉上噴濺出一股血箭！

也在這時，樂頤的身形亦從兩人之間穿閃過，劍光一歛，沒事人一樣站着，氣定神閑。而李鬼，屠雄，却給他一招不到，就殺死了。

聶天雄他們還不覺得怎樣，狄中洲他們却被樂頤的高明身手震駭得大驚失色，個個無不動容，亦感受到死亡的恐怖！

站在狄中洲身後的高手，還有七八人，他們本來都是死心塌地追隨狄中洲的死硬份子，但這時也動搖了，被樂頤那種神乎其技的身手將他們的意志動搖，信心摧毀，生出了一股寒意！

他們雖然本性兇殘暴厲，但面對不可抗拒的死亡時，仍會產生深深的恐懼，而好生惡死，乃人之天性，在死亡陰影的籠罩下，他們終於作出了選擇。

有了利富榮的前車之鑑，他們學乖了，像心意相通般，悄沒聲地一齊向左右後躍退，一退丈外，然後紛紛棄掉手中的兵器，垂手不語，自動走向那羣被圈在一旁，棄械投降的同伴。

樂頤嘴角泛起一絲笑意——他的目的又達到了。

他之所以一出手就以霹靂手段殺李鬼屠雄兩人，目的就是要以死亡的恐怖來瓦解那幾人的意志，摧毀他們的信心，令到那幾人不敢頑抗下去，徹底孤立狄中洲。

這一目的，如他所料，達到了。

× × ×

狄中洲眼見最後的幾人竟也拋棄了他，不禁感到一陣悲哀，刹那間，一陣恐懼襲上他心頭，不由機伶伶打了個寒顫，隨之，是一種強烈的孤獨感覺，他此刻才感受到，衆叛親離的難受滋味。

不過，他絕對沒有放棄抵抗，束手受縛的意思，他是一個不能接受失敗，接受事實的悲劇式人物。

他强壓着心中的那股恐懼孤獨的感覺，困獸一樣（事實上他現在十足十是一頭困獸），掃視了聶天雄等人一眼，然後將目光投注在樂頤身上，兇巴巴地說：「你就是那個獨探春風樓的樂頤？」

樂頤淡淡地說：「不錯就是在下。」

狄中洲手中九龍刀虛空劈出一刀，映目生寒：「你小子果然厲害，據本樓主所知，你根本不是英雄莊的人，為何要帮着他們與本樓主作對？」

樂頤正容道：「在下雖然不是英雄莊的人，但與程莊主是朋友，而你們妄想獨霸一方，為害地方，控制武林同道，這是每一個人都不能容忍的，在下為了正義，當然義不容辭，站在聶堡主程莊主那一面，對付你們！」

狄中洲慘烈一笑道：「說得好，說得好！你小子既然帮着他們對付本樓主，本樓主今日就第一個對付你！」

霍霍聲中，揮動九龍刀，衝向樂頤！

樂頤不動，仗劍戒備着！

× × ×

「狄中洲，且慢動手！」聶天雄大喝，喝聲中，人如激矢般射落樂頤身前。

狄中洲煞住身形，收刀道：「聶天雄，你待怎的？」

聶天雄道：「你不是時刻都想殺死我的嗎？你我現在就決一死戰吧！」

狄中洲一擺刀。「既然你搶着要死，那也好，先殺你，再殺那小子，不然，難消本樓主心中之恨！」

樂頤見聶天雄搶着出手，也不便僭越，遂小聲對聶天雄道：「聶堡主，在下為你掠陣。」說完一躍退開為聶天雄掠陣。

「狄中洲，你如今已是窮途末路，難道還不醒悟？」聶天雄仍不想殺狄中洲。

狄中洲却傲然道：「成王敗寇，本樓主却不願做寇，那只好死，但死也要找兩個墊背的！」

「你不後悔？」聶天雄問。

「既然幹了，後悔有什麼用？」狄中洲雙目中閃射着只有瘋子才會出現的狂熱光芒，「本樓主死也不後悔！」

聶天雄嘆息一聲：「既如此，那我就成全你吧！」

× × ×

這時，夕陽洒落在聶天雄狄中洲身上，兩人看上去恍如天神一樣，手中刀槍閃燦出眩目的芒彩，只看得衆人肅容屏氣，沒來由的產生出一種莊穆的感覺！

一個執刀，一個持槍，這兩大高手互相對峙着，夕陽下，兩人身上散發出的殺氣，令到陽光閃幌不已。

慘烈兇猛的一戰，終於開始了！

狄中洲驀然石破天驚地吼了一聲，九龍刀如駭電般閃揚，切裂陽光，閃泛起一道眩目的金虹，猛劈向聶天雄頭頂！

那眩目的金虹燦亮得連夕陽金光也為之一黯！

聶天雄却恍如山岳般峙立着，一槍在手，恍與天地溶為一體，摧之不毀！

狄中洲那一刀的去勢，有如高山瀑布，一去不回，離聶天雄頭頂不足半尺。

聶天雄也就在這時候動了，身形如星移斗換般偏身橫閃一步，金槍一吞一吐，直撲向狄中洲面門！

狄中洲一刀劈空，驟覺一團紅雲撲面，尖風刺目，疾忙一個大旋身，手腕一翻，九龍刀倒削而上，削斬聶天雄的前鋒手。

聶天雄槍勢一變，連刺十九槍，槍槍不離狄中洲頭胸要害！

一連十九下鏗鏘聲連串响起，狄中洲連接十九槍，接一聲輕嘯，刀光如陽光洒佈，燦射電曳，舖天蓋地般襲向聶天雄。

聶天雄忙不迭退一步，金槍盤舞刺穿，恍如一天虹彩中有無數銀星暴洒。

這場激鬥，只看得旁觀衆人嘆為平生之觀止，雙眼眨也不敢眨。唯恐錯過那刹那不再重現的奇幻異景。這一場激鬥，不像一般血淋淋的拚殺，給人一種恐怖壓迫的感覺，反而像天地變幻遷移中出現的一刹那的奇景壯觀，深深地吸引了所有在場的人，絲毫不覺有一點驚恐的感覺，只是不由自主地被深深吸引住，令他們產生一種天地何其大的渺小感覺。

激鬥中的兩人，終於在一聲金鐵交擊的沉响聲中，光散虹歛，各自倒飛開。

兩人身形落地，各自喘息不已。

衆人忙往兩人望去，只見兩人身上各有三數處傷口，衣破血流，看來，是不分勝負，但兩人皆消耗了大量體力。

這時候若羣豪方面乘機派出樂頤或程烈與狄中洲交手，必定能够將狄中洲輕易擊殺。

但羣豪沒有這樣做。

兩人喘息稍定，狄中洲澀聲道：「聶天雄，本樓主一定要殺了你！」

聶天雄一震金槍，道：「你這個人眞是又臭又硬！」

狄中洲雙眼左轉右轉，窺察着衆人的動靜，他這時候實在恐懼樂頤等人會對他突施暗襲或聯手對付他。

聶天雄哂笑道：「狄中洲，咱們沒有你那樣卑鄙，在這時候聯手對付你，放心吧，仍然是我奉陪到底！」

狄中洲目光一凝，「你以為你殺得了本樓主？」不等聶天雄答話，刀光一展，如經天長虹般飛劈向聶天雄！

聶天雄金槍一抖，吞吐如蛇信，點刺向狄中洲劈來的金刀！

「叮叮叮叮」一連十九聲脆响，聶天雄連接十九刀，每一槍皆擊在狄中洲的刀刄鋒口上！

原來狄中洲那劈出的一刀，看似一刀，其實暗含有十九個變化，一刀化作十九刀！

若不是眼光銳利獨到，聶天雄必然會傷在他的刀下。

十九刀之後，狄中洲還有一刀。

這一刀劈出，夕陽為之一黯，其勢有如開天闢地。

狄中洲這一刀，似乎是孤注一擲！

聶天雄對於狄中洲這一刀，不敢輕視，吸口氣，雙腿半蹲，雙手一舉，金槍橫架在頭頂！

金虹一閃，暴响起「鏗」的一聲大震聲，金星四濺，聶天雄身軀幌了幌，硬接了狄中洲那一刀。

狄中洲身形被震得倒飛而起，就在飛起的那刹那，九龍刀化作一道芒虹，脫手擲射向聶天雄！

這一着大出衆人意料之外，衆人差點驚呼出聲。

聶天雄身形還未穩定，雙手被震得發痲，胸中血氣翻湧，如何擋得了狄中洲這奔雷駭電一樣擲射來的一刀，百忙中身軀順着幌動之勢，一個倒仰，仰躺在地上！

在躺下的那刹那，他亦有樣學樣，脫手將金槍擲向倒飛在空中的狄中洲。

奪的一聲，眞是危機一髮，狄中洲那柄九龍刀如雷閃般，射插在聶天雄頭頂的地上，削下聶天雄髮髻上的一綹髮絲！

衆人看得一顆心差點「噗」地從口腔中跳出！

一聲慘叫在空中响起，衆人忙循聲望去，只見狄中洲在空中的身軀如流星隕墜，洒下一蓬血點！他的腰腹上，赫然穿插着聶天雄的那柄金槍。

落地時，他居然還能用雙腿站立着，一手執着穿插入他腰腹的一截槍，身軀劇烈顫抖着，搖搖欲墜，淌流出的鮮血染紅了他的前襟後擺，臉色煞白，五官因了痛苦，扭曲得變了形。

聶天雄這時已站起身，摸摸頭上散亂的髮髻，暗自驚出了一身冷汗。

望着走近前來的聶天雄，狄中洲一副死不甘心的樣子，嘶啞地恨聲叫嚷道：「聶天雄！我……我好恨……我好恨……」

再也支持不住，往前撲跌在地上。

望着倒地死去的狄中洲屍體，衆人一陣默然。

這時候，夕陽已退隱在西天邊的山後，天際一片紅艷。

（完）

江湖無處不風險故事

決鬥黃埔江（上）

文·圖
龍·令
王　盧

婚宴藏風波

臘月下旬，上海的上空一片灰濛濛，好似老闆娘拉長了馬臉，看了令人心頭十分煩厭。

鵝毛般的大雪已連續下了三天。街道上，屋瓦上全是白皚皚的積雪。光禿禿的樹枝在寒風中不斷飄搖。這座美麗的城市好似突然喪失了生機。行人稀，飛鳥絕。

馳名遠近的錦江飯店，門口却掛起了一串長長的鞭炮。

鞭炮在火光中爆裂，氣氛突然活躍了起來，錦江飯店禮堂內的人也隨着鞭炮聲而綻開了笑容。

山寺露殺機

禮堂裏，紅幔上，一個斗大的雙喜字在燈光下閃着金光。賓客已到了不少，他們低聲交談，高聲歡笑，一片歡樂景象。

這些賓客若非達官貴人也是當地上的有頭有臉人物，幾乎是上海的風雲人物齊都聚集於此，像這種天氣最好是能閪在家裏的火爐邊，擁着女人的腰肢，把酒享受，若非主人的面子够大他們都不會來。

如今他們不但樂於出席這個婚宴，而且還携妻帶妾而來，更慶幸自己已能成爲這主人的嘉賓。

× × ×

男家的主人是上海呢絨業的巨賈，也是第一家進口英國呢絨的洋行的老闆——袁慶祥。

袁慶祥今年五十多歲，一張臉圓如滿月，頭頂的稀疏的頭髮梳得油光發亮，五短的身材配着一個滚圓的大肚子，活像一個皮球。

可是沒有人敢看輕這個「皮球」，而他不但有錢而且有勢，上海巡捕房的頭子固然與他有交情，甚至法國租界上的很多紅鬚綠眼的洋人對他也是另眼相看。

這種人在那個年代絕不能得罪，而且還得巴結。

他的三兒子袁國相今日迎娶張家名媛張小媛爲妻，上海的有頭有臉人物豈能不來？

婚宴是採中西合璧方式，男女家聯婚，同時請客。

女家的主婚人是張玉簫。

張玉簫是金龍車行的老闆，幾乎壟斷了上海的黃包車行業，做這個行業盡管有錢也未必能擠身名流，不過張玉簫是金龍帮老大，這就不一樣的，誰不敬畏三分。

金龍帮在上海的帮會堂口之中僅次於老大富的白虎堂，而張玉簫本人在上海四大天王也是排名第二，只要他跺跺脚，半座上海也得傾側，因此他邀請的嘉賓更加不敢不來，而且來得絕早。

張玉簫只有這個女兒，他自然隆重其事，婚禮已籌備了好幾個月了。

現在賓客已幾乎全到，座上華洋交雜，說明了男女家的勢力，張玉簫心中不停地發出得意的笑聲。

× × ×

張玉簫還未到五十的年紀，身裁雖然瘦削，但精神十分旺盛，滿面紅光，他看了一眼禮堂上的賀客，更加躊躇滿志。

上海灘上的四大天王，如今已回去其二，只剩下老大富的「白虎堂」以及自己的「金龍帮」。照此計算今後的利益及努力必得比一年前增加一倍，這還得多謝那個來自閩南的江湖浪子王雁替他剷除了唐超及鄭元龍，使上海原來的四大天王，剩下雙天至尊！

儘管王雁能够把其他的兩大天王拔掉，但張玉簫仍然不因此而懼怕他，他認爲王雁及其手下始終是烏合之衆，而且勢力單薄，難以與自己及老大富對抗。

不過王雁始終是他的一顆眼中釘，遲早都要把它拔掉！

拔掉了這顆眼中釘，自己與老大富便可稱霸上海，而地盤及勢力也更將鞏固。

想到這裏，張玉簫不禁發出一陣得意的笑聲。

吉時將至，媒婆正想通知張玉簫，冷不防門口一個人旋風般衝了入來，幾乎把她撞倒。

張玉簫認得出那人正是自己派他守大門口的手下，他心頭有點怒，低喝一聲：「榮春！什麼事這般魯莽，也不怕客人笑話！」

「老大……那個……小子竟然上門祝賀……」

「誰？」張玉簫心頭一動，急忙問道：「什麼人能把咱嚇着？」

榮春輕聲說道：「就是那姓王的那小子。」

張玉簫眉頭一皺。「王雁竟然吃了老虎胆子嗎！他媽的，你們那晚幾個人去伏擊都失敗！哼，叫培元過來！」

培元姓劉，是張玉簫的一個保鏢，這人武功十分了得，有個外號叫做「鐵臂銅刀」，在上海還未遇到一個對手，難得的他並不因此而囂張，也使人更覺其可怕。

張玉簫見到劉培元標鎗一般站在面前，心中信心倍增，他後悔那天晚上沒有把劉培元派去伏擊王雁，否則王雁今日早已變成一頭死雁。

他向劉培元打了一個眼色，便雙雙走向大門。

甫到大門，一陣寒風吹來，使人無端端生了一陣鷄皮疙瘩。門外台階前立着一個穿着一件白色的緞面薄棉長袍，上唇留着一綹濃鬍的青年，正是王雁。

王雁見到張玉簫咀角露出了一絲笑意，手上一抬，舉高一個用紅紙包裹着的禮物。「聽說張老闆今日辦喜事，王某特來送禮並叨擾一杯，雖然王某沒有接到請帖，不過……」

他聲音突然較厲。「不過，張老闆的手下大前晚也是不請自來，對王某的冒昧當不會拒絕！」

他背後站着一個神情精靈，個子矮小的青年接口說：「張老闆氣量大得很，大哥你不必担心！」

王雁又是一笑。「小小禮物不成敬意，請張老闆笑納！」

張玉簫心中頗不是滋味，這包禮物，假如自己不接未免讓人笑話，說他張玉簫胆小如鼠，假如接了又不知裏面放着的是什麼東西，正在猶疑間，劉培元一手替他接過。

「想不到你的命居然這麼大，今日還敢來此……」

「王某的命若是不大，今日還會來此嗎？」王雁輕鬆地說：「張老闆，禮物既然接了，請吩咐你保鏢讓開點，好讓王某進去！」

張玉簫見他只帶了一個手下，一顆提起的心漸漸放鬆，他略爲想了一下，便向劉培元打了個眼色，自己却反身入內。

劉培元跟了張玉簫已有不少年頭，豈有不知主子的意思，他沉聲說：「姓王的，你招子放亮一點，今日的宴會來往可不是一般人，咱怎知你會不會來搗亂？」

王雁還未開口，他背後的小包已先開腔：「姓劉的，你們人多勢衆，難道也會怕了我們兩個？」

「不是怕，而是恐你們會驚着了賓客！」劉培元沉着氣說：「對不起，張老闆雖然准你倆進去，但此地的安全却是由我姓劉的負責的……」

小包不耐煩地截口：「你囉囉嗦嗦的說了一大堆，到底想幹什麼？快說！」

劉培元眼珠子一翻。「咱要先搜身，看看你們有沒有身藏武器才……」

「放屁！」小包大怒。

王雁忙止住他，隨即把長袍的鈕扣解開。「應該應該，誰叫劉兄弟是吃人家的飯！」

劉培元示意兩個手下上前搜查，那兩人在王雁及小包身上摸了一會，回頭對劉培元說道：「劉師傅，他們身上都沒有武

器。」

王雁弄好衣衫，輕聲問：「劉兄弟，現在可以進去了吧？」

「且慢，聽說王爺的身手十分高明，姓劉的今日想向你討教兩招，不知王爺敢不敢……」

王雁笑說：「劉兄弟肯賜教，王某豈有拒絕之理？」

劉培元雙手一搭。「請！」聲音未落，右臂一掄，斗大的拳頭便向王雁頭上砸下！

王雁左手向上一橫，架住來勢，右拳隨即自他肘下搗出！

劉培元的左臂一沉，擊在王雁的右小臂上，兩人同時發力，又同時躍退一步。

王雁隨即說：「兩招已過，王某雖未勝也未敗！」

劉培元臉色微微一變。「王爺果然好功夫！」隨即讓過一旁。

王雁表面上若無其事，心中也暗暗驚異：「這傢伙一對手臂果然堅硬如鐵！」

禮堂裏擺了好幾十張宴席，人頭鑽動，場面十分熱鬧，王雁及小包好不容易才找到空位坐下。

剛坐下不久，同桌的賓客突然紛紛離開，接着換上了八個彪形大漢，小包看得暗暗冷笑。

王雁眉頭一揚，眼睛瞪在一個大漢臉上，腦子裏倏地翻起大前夜的情景來。

× × ×

午夜，大雪紛飛，路上行人絕跡。

王雁等人剛把唐超放倒，便冒着雪繞開跑馬廳趕回慶寧寺。

走在前頭的是慶寧寺的長客萬源，次為小包，再下去便是蘇秀，王雁殿後。

四個人都走得很快，幾可說踏雪無聲，乘風般趕到慶寧寺前，這時候四人才鬆了一口氣。

小包說：「唐超的那些膿包手下現在還在跑馬廳喝西北風，趕明兒他們回去一看，唐超早已雙脚伸直……」

「要是他們知道這是中了大哥的計謀，不知臉色有怎樣的難看。」蘇秀輕笑一聲地說。

「有怎樣難看？」小包輕笑一聲：「秀姑娘，你見過猴子的屁股沒有？」

蘇秀輕啐一聲，黑暗中幸而沒有人發覺她的臉色紅得比猴子的屁股還鮮艷。

萬源輕罵一聲：「小包說話一向不分男女對象！」

「什麼男女對象？」小包說：「男人跟女人還不都是一樣是人嘛！」

說着已接近寺門，萬源脚步一拐，輕聲說：「咱由後門翻入去吧，免得吵醒寺內的和尙！」隨即反身走開。

「你也是不分男女對象！」小包對萬源那句話還是耿耿於懷，「你叫秀姑娘跟咱一齊翻牆入去？」

蘇秀忙說：「包兄弟放心，這道矮牆還難不倒我！」

「對對，我幾乎忘記了咱的秀姑娘也有一身功夫呢！」小包接着說：「來，看咱誰先上牆！」小包說罷倒退兩步，然後來一個急竄，奔向圍牆。

蘇秀正想急追，不發一言的王雁身子突如大雁般飄起，接着雙手攔在小包的面前。

「大哥，什麼事兒？」

王雁沉聲說：「我一直都有一種預感，唐超手下之中既然有了一個我們的兄弟——你小包！那麼你們說張玉簫及老大富會不會也有人在他那裏臥底？」

「大哥這話是什麼意思？」萬源插腔問了一句。

「我的意思是我們的行動張玉簫及老大富必然知道，他們沒有正面出手跟咱們為敵，會不會來個暗的？」

「那又如何？咱就怕他啦？」

「回來這一路，我一直有點心神恍惚，有一個預感，好像說咱絕不會如此平安……所以我怕寺內有埋伏！」

小包脫口說：「你說裏面有張玉簫及老大富的手下在等咱？」

「只是預感而已，不過，小心一點總是好的！」

「大哥說得不錯，俗語說小心駛得萬年船！」萬源說：「讓我先進去看看。」

「不可！假如裏面有埋伏，任何人進去危險都是極大！」王雁說：「且等等，咱得先想個辦法試探一下！」

他腦子一轉，便想出了一個辦法，回頭吩咐他們三個散開，自己却上前拍門。

剛拍了幾下，寺門便開了。一個老和尙站在門裏說：「施主找誰？」說着向他打了個眼色。

星月雖淡，王雁仍然把這一些瞧在眼中，他認得出那是慶寧寺的主持一心和尙，却故意問：「請問大師今日是不是菩薩的神誕？」

「不是，施主要來上香？」

「不啦，改日吧！」王雁說罷立時偏身一躍。

這刹那一心和尙突然被人推開，寺內隨即竄出一條大漢，手臂一抬，「砰砰」二下鎗聲隨即响起。

大概他見王雁並不上鈎便沉不住氣，搶先奔出寺門發難，幸而王雁早已料到此一着，那兩顆子彈只射在雪地上。

槍聲兩响之後，大漢身子滴溜溜一轉，槍管指向王雁的方向，王雁比他更快，一個凌空跟斗翻開，右手一動，腰上的駁殼已在手，火光立即在他兩腿之間冒起。

「砰！」那大漢仰天倒地，手槍也拋開老遠！

說時遲那時快，寺內又竄出幾個大漢手上都有兵器，小包暗罵一聲，手臂運勁，掌中的那柄盒子炮「颼颼颼」地猛响。

這一梭子彈射得那大漢東歪西倒，未中彈的也紛紛跳入寺內。

王雁也立時奔跑一棵樹後，兩方便這樣對峙起來。

過了一陣，王雁一想如此下去不是辦法，萬一對方尙有後援自己便變成兩面受敵了，他當機立斷，立即對小包等人說：「準備退，不過要小心對方會追出來！」

萬源接口說道：「大哥你先行，我殿後！」

「我來殿後！」小包爭着。

「小包你跟在我後面！」王雁說着便向後退去。

他們一直退至五六丈後才拚命飛奔，一直跑至以前彭勤住的地方才歇下。

彭勤是王雁的叛將，雖已被王雁解決而這地方亦已暴露，可是王雁却喜行險着，他認為這樣反而更加安全，因為對方大概料不到他會這麼大胆！

次日小包出去一趟便探聽到張玉簫嫁女的消息，王雁決定給張玉簫一點顏色瞧瞧，便帶着小包赴宴。

× × ×

禮堂裏响起一陣喜樂的聲音，接着一對新人便交拜天地及父母，那些諂媚的賓客圍在一旁，不斷地發出讚嘆的聲音。

這時刻，王雁席上的那八個大漢都是十分緊張，小心戒備以防王雁會對新人不利。

出乎意料的王雁却像是個沒事人般靜靜喝着酒。

小包瞪了他們一眼。「喂，這酒不錯嘛，你們怎地不喝！」

那些大漢都是心中有火，暗罵如不是他們兩個走來混場，他們何須如此緊張，因此都拿眼怒視小包。

小包嘻嘻一笑便舉杯跟王雁碰了一下，把酒乾了。

宴會很快便開始了，名震大江南北的錦江飯店的師傅的拿手菜式也一道道捧了上來。

王雁小包飲食自如，那八個大漢反而吃不知其味。

酒過三巡，男女家主婚人便諂着一對新人逐桌敬酒。

敬到王雁這一桌時，張玉簫脚步一拐故意走去旁邊那桌。

王雁冷冷地道：「張老闆氣量好小，王某隻身入虎穴尚且不懼，你反而怕了，要是老大富知道了豈不笑掉他的老牙！」

張玉簫一回頭，瞇起雙眼，冷冷地應着。「姓王的，我張某人今日一雙手掌可遮住半座上海城，我會怕你？笑話！我是認為你還是沒這個資格接受張爺的一杯酒，你給我坐着靜靜地吃喝！」

這些話好不厲害，連王雁也感到難以抵擋。「這便是你姓張的待客之道麼？」

張玉簫哈哈一笑，隨即轉過身去。

這可惹火了小包，他一拍桌子倏地站了起來。「姓張的你莫狂！你不敢跟咱碰杯是怕咱叫你一聲老丈人而已！」

這句話像火藥一般在禮堂中炸開，附近賓客聽到聲音的莫不把頭轉過來。

張玉簫心機再深，性子再穩也忍受不住，霍地再度回過身來，兩眼瞪出一道兇光。「小猴子你敢情是『黃尿』喝得太多了，說起酒話來了，這裏是什麼地方？你敢裝瘋賣傻耍你張爺？」

「黃尿？哈哈，原來張老闆今晚居然以尿宴請上海城中的要人名人，哈哈！」小包索性賣瘋到底，「咱剛才的話你沒聽見？嘻嘻，這件事你問你女兒便知道！」

張玉簫臉色大變，他女婿袁國相首先忍不住，罵道：「小子，你胡言亂語小心腦袋。」

其他賓客也紛紛罵起小包來了。

小包大聲叫說：「各位嘉賓，請聽我說，你們若是不信，可以叫他女兒當衆脫下裙子讓大家檢驗一下，我保證她大腿盡頭，長了一個大洋般大小的胎印，是黑色的！」

小包說話一句刻薄，王雁也多次直斥其非，可是現在却跟他和唱起來：「小包，要是她沒有呢？」

「咱小包便跟他姓張，要是她不敢脫裙子讓大伙兒檢查的那就證明眞有其事！」小包滔滔不絕地說：「其實老子跟她好之後便知道她是個破鞋子，弄破她的鞋子的不是別人正是她老子王八旦張玉簫！」

張小媛氣得哇地一聲哭了起來，張玉簫杯子往地上一摔，喝道：「今日老子不把你斃掉，難洩心頭之恨！」

袁氏父子臉上又青又白，比猴子的屁股還難看！

小包正在洋洋得意，王雁急叫一聲：「小心！」接着伸手把他一拉！

小包心神一定，這才發覺那八個大漢已向他撲過來，他一急雙手一把掀桌子連酒帶菜翻倒！

一個大漢手快伸手拔出手鎗過來，王雁比他更快，左脚一抬踢飛一張椅子，右手一揚拋出兩枚大洋，一枚擊其手腕，一枚射其眼睛，同時身子如豹子般隨着椅子飛撲而上！

那個大漢手腕剛一痛，眼前一花，眼角又着了一記，緊接着手鎗已被人奪去，背後隨之一痛，那管鎗已抵在他後背上。

王雁這幾個動作快得像閃電一樣，這刹那，其他七個大漢才把鎗拔出，小包立即站在王雁背後。

張玉簫哈哈一笑：「你這樣便以為可安全離開麼？張某大不了死一個手下！」

王雁左手立即扳住大漢的肩頭，冷冷地說：「王某相信臨死前是可以找幾個墊背的人，第一個便是你的親家，第二個便是你的女兒，第三是你女婿，第四個嘛……」王雁目光在賓客中一掃，沉聲說：「便是他們其中的一個！」

這句話比符咒還靈，那些賓客都是覺得腦門發痛，好似經已中了鎗般，場面立即混亂起來，女人的尖叫聲此起彼落。

劉培元拔出手鎗慢慢走了過來。「……姓王的，我敬你是一條好漢，剛才在門外不伏擊你，可是現在……」

「站住！」王雁聲音比雪還冷：「你不站住王某便要開鎗了！」

劉培元脚步不由一停，回頭望向張玉簫。

張玉簫臉色鐵青，大聲吼叫：「王雁，你來此到底何為？」

「你派人伏擊王爺，王爺尙未問你！」王雁微微一笑：「你既然迫虎跳牆，自當知道後果，告訴你，姓王的今日這條命最多放在這裏，不過，你也不會好過！」

他鎗管立即自大漢的頸側伸了出去。

那些賓客更是鷄飛狗走，紛紛藏身於桌子下，有的甚至奔出店外，劉培元也立時擋在張玉簫身前。

張玉簫終是條老狐狸，他腦子逐漸冷靜之後便覺得王雁口中所說話不像他平日的行為，於是試探地問他：「這裏很多是正當商人，咱們如果在此開鎗，難免會傷及無辜，不如另外擇日一決雌雄如何？」

「你想得可美，王某若是答應你，只怕稍一分鐘，便會死在你手下的亂鎗之下呢！」

張玉簫忍住心中的憤怒：「那你打算

如何？」

「你們把所有的鎗抛在地上，人嘛，全部站在一邊高舉雙手，讓我們離開。」

「這樣對你有什麼好處？」

「給一點顏色你看看，姓王的並不是那麼好欺侮，同時也讓你栽個跟斗！」

張玉簫怒氣上升，厲聲道：「假如我答應你，豈不讓人笑掉大牙！」他狠下了心，索性一不做二不休，「老子拚着死幾個人也要把你放倒，免除後患！」

王雁心頭一凜，臉上却不動聲色地說：「那你就試試看，張老闆，假如座上有什麼人是官宦之後，還是租界上的人不幸死在王某鎗下，不知張老闆事後如何處置呢？」

張玉簫心頭一沉，這個問題倒眞的十分棘手，張玉簫掃了背後一眼，一時委決不下！

劉培元訝道：「老大，叫他們先退出去！」

「劉師傅的話眞是天眞！無論從大門還是偏門出去都在王某的鎗口下，你不是叫他們送死吧？」

劉培元臉色一變，狠狠地瞪了王雁一眼！

張玉簫假如答應王雁的請求，這個臉可就丟得太大了，假如不答應又怕傷及嘉賓，同樣要丟人，他心中念頭轉了幾轉，決定跟他耗下去：「那咱就耗着吧！」回頭厲聲對手下喝道：「把所有的鎗全部對着他！」

王雁哈哈大笑：「我相信你不敢下令開鎗，因爲我有個『擋箭牌』，要想射殺我可沒那麼容易，我想殺你們一兩個人可就易如反掌了！」

兩方僵持了一陣，賓客之中突然走出一個紅鬚綠眼的洋漢來！

張玉簫忙叫了一聲：「參贊先生！」

這個洋漢原來是某國駐滬領事館的一個軍事參贊羅拔。「張先生，我有一個建議，不知你認爲如何？」這洋漢的一口京片子發音居然十分之準。

「參贊請訴。」

「讓我跟他比比鎗法，如果他輸了他便得由我帶走！」羅拔指一指王雁訴。

王雁哼了一聲，反問一句：「假如你輸了那又如何？」

羅拔臉色微微一變，隨即笑道：「你放心，我們國家一向主張公平競爭，如果我輸了，你可以離開，張先生，你認爲如何？」

張玉簫沉吟了一下。「參贊先生既然有把握，咱自然任由參贊先生主張！」

「參贊先生，」王雁訴：「我雖然可以相信你，但對他那些手下却不敢相信，說不得他在咱比賽之際朝我背後放一鎗，哼哼……」

「他們不敢！」羅拔瞄了張玉簫一眼：「張先生你說是不是？」

張玉簫嘿嘿笑着：「不會的，不會的，請參贊先生放心。」

袁慶祥接腔說：「參贊先生放心，咱的信用要緊，他一條小命値多少錢？」他正想通過羅拔跟某國做生意，更是一口贊成，反正人又不是他丟的，而且他是個大商賈，要緊的是命跟錢，江湖上的仇仇殺殺，他可沒興趣。

張玉簫沉聲對王雁說：「咱姓張的也是個有頭有臉的人，衝着近千賓客說什麼也不能失去信義，何況老子若要殺你，比踩死一隻螞蟻也困難不了多少！」

王雁改對羅拔說：「咱如何一個比法呢？」

「咱每人發六顆子彈，能擊到的目標越小證明鎗法越準，就這樣比！」

王雁推開那個大漢，說道：「先生先請！」

羅拔傲然一笑。「我要把吊燈上最下面那排玻璃片擊碎六塊！」他頭上掛了一盞吊燈，吊燈的四周嵌了不少玻璃片子，上下共有十排。

羅拔話音剛落，右手一拔，一管洋鎗離腰而起，接着「叭叭叭」連續六响，燈光一暗，只見那盞吊燈的最下一排玻璃片果然碎了六塊，一塊不多一塊不少！

這刹那，禮堂上立即爆起一陣轟雷似的掌聲，讚嘆及叫好之聲四起，好似已忘記了危險。

羅拔吹一吹鎗管上的青烟，把鎗插入腰裏。「如今看你的了！」

王雁對其鎗法之準繩也頗爲讚賞，因爲要如此準確及快速地把那六塊玻璃片擊碎並不容易。

他倏地吸了一口氣，使心情平緩，禮堂中鴉雀無聲，一個張玉簫的手下說：「姓王的，別比了吧，反正比不比都要輸，不如索性光棍一點……」

王雁突然喝道：「六朵花！」手臂連揮：「叭叭叭」六聲，快得眞令人不知所爲。

鎗聲過後，只見附近六張桌子上的花瓶上面的花各自少了一朵！

這刹那，禮堂內沒有一人發出任何聲音，就好像這裏沒有一個活着的人般。

過了好一會兒，只見羅拔臉色鐵青地說：「王先生，你的鎗法雖然不錯，不過花朵的面積比較玻璃片大，所以……這場比賽……」

小包叫道：「咱大哥那六鎗全部是射在花枝及花朵的接縫上，這可比你射玻璃高明得多！」

羅拔臉色又是一變，沉聲說：「王先生，第一場比賽你贏了，現在咱立即進行第二場比賽……」

「還有第二場比賽？那麼請先生下題目吧！」

「第二場比賽便是咱比比看，看誰先把子彈射入對方的胸膛！」羅拔說罷右手一翻又在腰上拔出另外一把鎗來。

這刹那，王雁的臉色比紙還白，他只有一把鎗，而這把鎗的六顆子彈已全部用光，想不到對方竟然如此卑鄙無恥！

小包也急得說不出話來，王雁大怒道：「無恥！」

羅拔獰笑一聲，手腕隨之一抬，黑黝黝的鎗管發出無比的威嚇力！

王雁立時把手鎗向他抛去，同時像一頭豹子般躍起，接着向一張桌子墜下！

羅拔見他動，食指一扣，「砰砰砰」三鎖連射，子彈在王雁的身邊飛過！

王雁肩頭剛落在桌子上，「叭」地一聲，又一顆子彈在他腰旁飛過，嵌在桌子

裏。

王雁像一條泥鰍，在桌子上一滑一滾又滾落地上，雙手一抓抓住了一個女人的足踝，接着把她舉起，抛出！

這時候場面大亂，因爲王雁及小包已竄入人羣中，羅拔不敢再發鎗，而張玉簫的手下也是投鼠忌器！

王雁手腕翻飛連射幾枚大洋，接着已竄到袁慶祥的背後，隨即把他抓着。「停手！否則休怪我無情！」

「親家快停手快停手！」袁慶祥殺豬般驚叫，「參贊先生，請……」

張玉簫也把手鎗拔了出來，叫道：「王雁把他放下來！」

「姓王的不是三歲小孩！」王雁冷冷地說：「張玉簫把你的鎗抛過來，快！」

「你要幹甚麼？」

「快！老子手上雖然無鎗，但要殺死他也絕對沒有困難！」王雁板起臉，「我喝三聲，假如你仍然不依老子的話辦，那就哼哼……一、二、三！」

張玉簫連忙把鎗飛抛過去，小包伸手一接，隨即拉下鎗膛，把鎗管抵在袁慶祥的腦門上。「再抛一把過來！」小包對一個大漢嚷着。

那大漢見主子也依言照辦，不敢違他，隨手把鎗抛過去。王雁慢慢彎腰把鎗拾起。

「鎗已依言抛給你，人還不放？」張玉簫臉上的青筋全部凸現出來。

「不必這麼緊張！」王雁厲聲叫說：「所有的人站在一邊！」

那些賓客及打手乖乖站在牆角，王雁拉着袁慶祥慢慢走向大門口。「到了安全的地方老子自會把他放了！」

「我怎知你會……」張玉簫大怒，「你小心不要讓張某……」

王雁手上的鎗突然叫响，「砰」地一聲，羅拔手上的鎗應聲摔落地上。「參贊先生，這是給你的一個警告，假如老子手腕稍爲向上提高，你現在大概已去晋見上帝了！」

羅拔臉上見不到一絲血色，撫着手退後。

王雁向小包打了個眼色，快速地拉着袁慶祥走出大門。

張玉簫怒氣難息，對劉培元吼着：「在王雁放了人之後，立即把他殺死！」

話音剛落，只聽門外响起了一陣鎗聲，鎗聲夾着痛呼聲，張玉簫及劉培元立即衝前自窗口上望出去，只見守衞在門外的手下已倒了一大片。

對面街角現出兩個人影，大概是接應王雁的。到了街角，王雁竄入牆後的一條小巷，小包把袁慶祥踢飛，也跟着在小巷內隱沒。

張玉簫心想再追，也已來不及，氣得腦門陣陣發痛，大聲叫着：「快扶親家回來！」他本有高血壓症，此刻心情激動，一再受刺激之下，再也支持不住，癱軟在窗台下。

「老大老大！」

「張老闆……啊，快叫醫生！」

禮堂裏一片凌亂，尖叫聲此起彼伏。王雁雖然經已遠去，宴會亦已重新開始，但各人心中都是猶有餘悸，吃不知其味。

女家主人却被悄悄抬去醫院。

重招舊時友　再振昔日威

張玉簫慢慢地睜開一雙眼睛，只見周圍一片潔白之色，自己躺在一張床上，被褥也全是白色，他知道自己必是躺在醫院裏了。

心頭一動，想起王雁，腦門又是一陣疼痛，他連忙嚥下一口氣，不敢稍動。

「大哥，你醒來啦？」

張玉簫聽出是劉培元的聲音，他冷哼一聲：「培元，我給你一個月的時間，不論任何代價都要把王雁那小子放倒！」

「大哥，這件事等你身體……」

「由你替我主持一切，不要等！」張玉簫又問：「宴會進行如何？」

「剛才夫人來電話說，快散席了，等下她要來……」

張玉簫揮揮手。「我心情很煩，叫她不要來！」

「是！」劉培元立即出去打電話。

劉培元剛出去，一個矮小漢子竄入屋中。「大哥！」

張玉簫轉頭一看。「是你？鄭清有甚麼事？」

鄭清是張玉簫手下的一名「幹將」、他這人錢眼廣，頭腦靈，甚得張玉簫的喜愛。

「大哥，老大富那頭老狐狸早已回來了！」

「甚麼？」張玉簫一驚，「他不是去南京麼？」

「大哥，老狐狸早已潛回來了！」

張玉簫面色一變。「老子放帖子請他，他不來，郝老二也不來，老子還以爲他還在南京未回來哩！哼哼，老狐狸不來這是啥意思？」張玉簫自言自語地說。

郝老二是老大富的副手，姓郝名長福。打從老大富在上海灘創天下時，郝老二便一直跟着他出生入死，因此很多時候老大富不在上海的時候，白虎堂便暫由郝長福主理。

鄭清接說：「陪老大富回來的正是郝老二！這消息絕對沒有錯！」

張玉簫越想心頭越是煩燥。「再去打聽！」

鄭清應聲出去，劉培元幾乎跟他碰個滿懷，他焦急地跑到張玉簫面前：「老大，情況不很妙！」

「啥事流慌張張的？」張玉簫給他嚇了一跳。

「剛才夫人在電話中說咱虹口的地盤讓人給搶走了！蘇三也被人斬死！」

張玉簫像彈簧般彈了起來。「甚麼！是誰幹的？」

「還查不出來，會不會是王雁那小子幹的？」

「不像！」張玉簫終於冷靜了下來，「蘇三也死了，那麼虹口是全部完啦！」

劉培元又說：「不是王雁是不是林七那獨眼龍？」

「林七雖然有些人，但也只是一個小混混，他動得了虹口這塊大地方？他敢動咱的地盤？」

「但虹口本來是唐超的……」

張玉簫腦中靈光一現，叫道：「一定是老狐狸！他假裝不在上海，却在暗中跟咱爭奪唐超留下來的地盤，好一條老狐狸，當初說得好聽，甚麼三家聯營無往不利，咱跟王雁拚生拚死，他不出一兵一卒，却暗中蠶食咱的地盤！」

劉培元也是臉色一變，左拳倏地擊在右掌上。「老狐狸眞不是東西！老大，咱跟他明幹了吧！」

「不行！」張玉簫當機立斷，「王雁的事暫且擱下，咱先集中人力跟老狐狸搶地盤，他既然是暗中幹，咱亦不要明來，表面上還得維持往日的『禮貌』！」

張玉簫霍地下了床，走至窗前，把玻璃窗子推開。

窗外，夜上海燈光輝煌，彷彿是一顆燦爛的明珠。

「上海是我的，是老子的！」張玉簫狠狠地說：「老子遲早要把老大富放倒！」他一拳擊在窗台上，霍地轉過身來，「培元，快把我的命令通知下去，要弟兄們準備！告訴他們再熬一兩年，整座上海便是咱們的！」他雙手在空中一揮舞，頗有氣吞山河之勢。

× × ×

夜上海雖然輝煌燦爛，可是這裏却顯得骯髒黑暗，好似是另一個世界。

小樓上，一盞昏黃的油燈吐露出無力的光綫。

破桌上，一碟花生，一碟鹵肉，一碟鹵蛋，幾碗老酒，襯着三男一女，令人感到孤獨，陰暗以及失望。

不過，王雁並沒有失望，他把燈調亮了一點，語氣堅毅地說：「既然已經跟他們拚開了，那就索性跟他們幹到底！」

「怎樣幹？」小包喝了一大口酒，「咱小包最高興的就是跟他們拚個死活，好過窩在這裏做縮頭烏龜！」

「先把以前的弟兄招集回來，然後再向張玉簫的金龍幫下手！」

萬源道：「收集舊部困難不會太大，唐超一死，他們大概也聽到風聲，說不定也在找我們！」

「對對！」小包插了一句。

「問題是怕在咱們還未部署好一切的，已經給張玉簫及老大富……」萬源有點顧慮。

「萬兄弟顧慮得極有道理，不過，我估計短時間之內他們必定在拚命爭奪唐超留下的地盤，只怕無暇顧及咱們，這正是咱們的艮機！」

小包一拍桌子，嚥了半隻鹵鷄蛋，說：「大哥說得對，咱小包再找幾個唐超的手下，增加實力！」

「唐超的手下靠得住嗎？」萬源眉頭一皺，「不要再來個彭勤！」

「咱小包的招子亮得很，那個靠得住，那個靠不住，咱一早便心中有數！」

王雁也把酒一口喝乾。「事不宜遲，明早便開始分頭出去行動，順便找個落脚的地方！」

× × ×

年關經已越來越接近，眨眼已是大年夜。

富貴人家固然把家裏佈置得美侖美奐，過年的食品堆得像小山般高，窮苦之家也熱熱鬧鬧，人人在憂愁困苦的神情中露出一絲笑意。

正巧今年的大卡夜並沒有下雪，風也不大。袁國相從公司匆匆趕回家吃團年飯，一入屋，只見袁慶祥躺在沙發上抽着水烟筒。

「爸爸！」

「哦，回來啦？都在等你啦！」袁慶祥噴了一口烟悠然地說。

「我先上樓換件衣服才下來！」袁國相急步上樓，他敲了敲門，「小嫒，我回來啦！」

房裏沒人應聲，袁國相提高嗓門：「小嫒，小嫒，你睡着啦？」他取出鎖匙把門打開。

房門一打開，袁國相便見到張小嫒跟一個男人睡在床上；衣衫及被褥染滿了血跡。

「小嫒！」袁國相尖叫一聲，一顆心怦怦亂跳，幾乎站立不穩。

袁慶祥見兒子的驚叫聲，吃了一驚。「國相，發生了啥事？」他連忙放下烟筒，大聲高呼：「來人，快來人！」自己却沒胆上樓看個究竟。

袁家的下人聽見聲音紛紛趕來，並且飛快地奔上二樓，只見袁國相倚在門邊喘着大氣，右手不斷指向房裏。

那些下人仗着人多胆壯，一齊衝入房內查看。

「少爺，少奶沒，沒……還有呼吸！」下人叫着。

袁國相這才跨入房內。那個男的是張玉簫的一個手下，却不知怎的會睡在張小嫒的床上。大概因此而嚇暈了張小嫒。

袁慶祥驚魂稍定後，一方面派、把小嫒送入醫院，一方面打電話通知張玉簫。

袁家之人在大年夜碰到這回事都大呼倒霉不已。

× × ×

王雁身穿一件青色長袍，戴着一頂毡帽，毡帽的邊沿遮住了他大半張臉，他提着一盒像是禮物的東西跳上一架黃包車。

「先生，儂到啥地方去？」

「把車子停在永安百貨公司後頭就行！」王雁故意把臉別過一邊。

車夫提起拉架用小跑的步伐跑着，車子剛好順着風，車夫拉得並不費勁。

王雁望一望車夫號衣上寫着的金龍兩個白色，心中暗暗冷笑。不一陣車子果然停在永安公司後頭，王雁付了車資漫步前行。

走了七八間店舖，前面現出一塊寫着金龍車行的招牌，這裏附近大都是些修理店及故衣店，這個時刻顧客不多，有點冷清。

到了金龍車行王雁把帽子壓得更低，然後跨步入去。

「先生，您……」

「張掌櫃在嗎？咱是大中華公司的夥計，咱老闆說近年來多得張掌櫃照顧，所以派兄弟送點禮給他！」

大中華公司是金龍車行的大主顧，那個夥計聽後忙說：「請等等，咱到後頭叫張掌櫃來，您請坐一會兒！」說罷便返入後頭。

大概今日是大年夜吧，店裏的伙計大

多已回家去吃團年飯，才三四個單身漢坐在板櫈上嗑瓜子。

不一會兒，後頭轉出一個戴着金絲眼鏡，面龐瘦削，神態陰鷙的中年人出來。

王雁連忙把禮物包拆開。「張掌櫃，咱老闆說一定要讓您親自過眼。」

張掌櫃乾笑地說：「你老闆眞的多禮，等下咱亦會備一份禮送上去。」

盒子打開了，裏面只有一管黑忽忽的東西——一把手鎗！

張掌櫃剛自一怔，王雁已飛快地抓起手鎗，接着身子一轉，「叭叭叭」一連五槍，店裏的五個人立即倒在血泊中。

王雁輕輕地說：「你們這些豺狼平日沾了不少鮮血，今日讓你們嘗嘗被殺的滋味！」他說罷立即竄入店後。

他在店後的臥房中找出二柄手槍及一大包子彈，然後由後門溜開了。

× × ×

火車站裏人羣熙攘，大都是那些離鄉別井謀生的苦哈哈回家過年的人。候車室放着一個大木箱子，人羣來往頗不方便。

站長走前一看，只見箱子上面寫着金龍車行老闆張玉簫先生笑納，下面寫着杭州王記公司敬贈的字樣。

站長嘟嚷幾句，便跑出車站外面對幾個黃包車夫說了幾句，那幾個黃包車夫立即找來了一架大板車，接着把木箱抬上板車。

板車很快地駛到張玉簫的家門外，這時已是萬家燈火的時候，張玉簫剛自醫院探了他女兒回來，窩了一肚子氣，飯也吃不下，只吃了幾隻水餃，便坐在一邊喝着悶酒。

他聽到手下的報告，心中有點奇怪。「杭州那裏有什麼王記公司跟咱有來往？這裏面有古怪！」

劉培元忙說：「老大，讓我去看看！」他走到門外吩咐手下掌燈，就在門外把木箱拆開。

木箱的蓋子剛被拿開，一股腥臭之味便衝鼻而來。

劉培元走前一看，只見箱子裏亂七八糟地放了好多件人體的四肢及軀幹，箱子的四周圍了一層油布，暗褐色的血積了一大灘。

再仔細一看，裏面尚有二個頭顱，燈光下看得出正是張玉簫手下的兩個頭目鄭七子及小蠻牛！

饒得劉培元平生殺了不少人，此刻也有點心驚胆跳，所幸他一向胆子奇大，才沒有在手下眼前出醜。

箱內還放了一封信，用油布包着，劉培元吩咐手下把木箱抬走，然後拿了信入內。

張玉簫看着劉培元的臉色已知情況不對，又見劉培元手上拿着一封信，他連忙把它拆開走近燈前觀看。

「張玉簫，一年來你不斷派人殺死王某的兄弟，現在是咱們報復的時候了！那天令嫒出嫁，王某所備之禮太薄，事後頗感不安，故此特送上幾件大禮補償，希望張老闆笑納，敬祝新春平安！王雁及其兄弟敬贈。」

張玉簫看了信，只覺一股熱血直往腦門上衝上來，他連忙躺在安樂椅上，半閉雙眼，放鬆神經。

× × ×

依例大年初一至初三，一般商店都關門休息，讓辛苦了一年的夥計在新春期間能有幾天時間在家安樂了。

可是老大富及張玉簫的手下並沒有休息，爲了爭奪唐超遺留下來的地盤，他們明爭暗鬥了好幾次，鮮血染遍了上海灘頭黃埔江畔。

張玉簫有個副手姓游名堅，他手下都叫他游二哥，或是游老二。

大年初三，沒雪，北風却十分强勁。

游堅帶了廿多個手下，分成三隊衝向虹口，包圍了一座小院。

還未黃昏，天色已頗暗。

三十四條大漢到了小院外面又分成六小隊，他們手上不是帶着利斧刺刀便是握着手鎗。

游堅附耳在門板上聽了一回，裏面响着刀勺之聲，大概正忙着做飯。

過了一陣，菜香及飯香已飄到屋外，游堅嚥了一口口水，又耐着性子等了十分鐘，這才再度把耳朵附在門板上。

這一次他聽到的是碗筷之聲，他臉上的那道紅紅的刀疤竟然也露出笑意。

他向手下打了個眼色，隨即把手槍拔出手上，輕聲說：「他們正在吃晚飯，進去時不管生死一律先用鎗對付，然後用刀！」他滾開一邊，「大牛及樹頭先把門撞開，快！」

他手下立即走出兩個壯健如同水牛般的漢子，捋起衣袖，低哼一聲，雙雙向木門撞過去！

「轟！」木門應聲而倒，大牛及樹頭也因失去重心而摔倒。

游堅大喝一聲：「殺！」他首先向門裏射了一鎗，接着立時有十個持槍的手下衝入屋內。

其他的人却翻過牆頭爬入去，游堅跟在人羣之後入屋。

小廳上，一張桌子上面的一口砂鍋正騰着熱烟，幾個正在吃飯的大漢猝不及防，在亂鎗之下倒了幾個。

其他幾個未曾中鎗的立即滾開，藏在柱子後面，並且拔出武器準備應戰。

這些人是老大富的手下，此地是虹口地區的一條小巷，以前是唐超的地盤，後來張玉簫的一個頭目叫做蘇三的首先帶人把這個地盤接收過來，不料不到三天便給老大富吞掉。

虹口是個大區，以前是唐超的一塊肥肉，現在，唐超既然已死，他的手下亦大多星散，張玉簫及老大富自然都覬覦這塊肥肉，是以張玉簫派了游老二率了一批精銳準備再把這塊肥肉搶奪回來。

老大富既然有心吞併，他的手下也不是飯桶，他們都是些「視死如歸」的亡命之徒，每個人都幾次在死亡的邊緣上走過，稱得上是身經百戰。

因此，當他們驚魂稍定，知道了發生什麼事故之後，便沉着氣舉鎗迎擊起來。

游堅在張玉簫的手下是條好漢，出生入死不下百次，他有個外號叫做「鐵甲將軍」，搏門十分勇猛兇狠。

他見對方剩下的人已不多，便大聲喝

道：「弟兄們加把勁，殺死一個的賞大洋十枚！殺呀！」他自己冒着鎗火竄到一條靠近門邊的柱子後面。

那些手下在他帶頭之下，紛紛自院子中慢慢爬向小廳，把包圍圈縮小。

游堅細數一下，對方只剩下四個人兀自在柱後抵擋，他立時喝道：「老大富的弟兄們聽着，只要你們把鎗抛了出來，咱便放過你們交個好朋友，若要改投在兄弟手下的，那更加歡迎，咱每人送十枚大洋……」

游堅的話還未說完，只聽「砰」地一聲，一顆子彈在他耳邊飛過，游堅連忙把身子縮在柱子之後，罵道：「他奶奶的不識抬舉，都替我給斃掉！」

鎗聲又再激烈起來。對方的鎗聲越來越疏，大概是子彈用盡了，游堅急道：「飛斧手上！」

已經持着利斧的大漢立即應聲向小廳裏摸去。

這座小院是老大富設在虹口區的一個堂口，只要把這裏解決掉，重奪虹口的計劃已完成了一半，游堅想到這裏不由得意地笑了起來。

可惜他未免笑得太早了！笑聲尚未止，頭頂上突然傳來一陣「叭叭叭」的鎗聲，院子裏哎唷之聲四起。

游堅大吃一驚，硬生生把笑聲止住，幸而他身經百戰，腦子一轉，便知道對方尚有伏兵，而伏兵必是藏在屋頂上。

他喝了一聲小心，自己立即滾開把身子藏在屋簷下。

小廳內那幾條大漢見伏兵已出便紛紛抽出利刀自柱後衝了出來與游堅的手下展開肉搏戰。

刺刀及利斧揮舞下，鮮血四濺，皮肉橫飛，小廳地上幾乎沒有一寸乾淨地。

游堅悄悄把鎗膛上滿了彈，他的手下在那陣冷鎗之下死傷近半，游堅咬一咬牙，雙眼緊瞪對面屋瓦下。

一會，果然露出了一顆腦袋，游堅食指一扣，「砰！」鎗便把那顆腦袋擊穿！

伏在屋簷上的那幾個大漢，本是厨子，聽見聲响才爬上屋瓦。此刻他們隱伏不動，不敢再冒險。

游堅的人畢竟較多，小廳的戰鬥也終於結束，那四五個大漢全都倒在血泊中。

游堅向他們打了個手勢，有幾個驍勇的大漢立即自窗口爬了上去。

接着屋簷上又傳來一陣鎗聲，過了一陣，鎗聲終於沉寂了，游堅那些手下也紛紛跳了下來。

游堅細數一下，二十四個手下如今只剩十五個，其中還有六個掛了彩，他是個富於經驗的老手，盤算一下便知道以此人數要抵擋前來接應的老大富的手下將是件沒有可能的事。

但只能希望劉培元及鄭清那兩方面也能得手，牽住對方人力。劉培元及鄭清各帶一批人在區內各地伏擊老大富的手下。

游堅侍受傷的手下紮好了傷口，便決定離開屋子，這不是害怕而是一種戰術，因爲窩在小院內無疑是揹上了一塊把子。

他檢點了一下鎗支，接着一個手下把門打開，十六個人魚貫而出。

門外是一條小巷，小巷兩旁都是磚屋，排得密密麻麻。

剛進到小巷中央，冷不防屋頂上露出十多個大漢，這些大漢手上都握着盒子炮，爲首那個正是小包，他見游堅已走至火力範圍之內，便率先發難，手上的盒子鎗猛地叫响，游堅等人猝不及防，給撂倒了好幾個。

正在暈頭轉向時，小包的同伴的鎗也發出了暗紅，十多條鎗組成了一張很密的火力網，游堅等人在毫沒準備之下，全部倒在血泊中。

小包哈哈一笑，說：「過癮，今天才叫你包爺爺過足了癮頭，咱下去檢了他們的鎗。」

小巷之內，十分黑暗，不久小包等人便消失在黑暗中。

× × ×

張玉簫坐在大廳之中，廳內燈火輝煌，他的手下不斷來報情況。

——劉培元那一組擊斃了不少敵人正向小院靠攏。

——鄭清那一組在連塲苦鬥之下，也有了進展。

張玉簫立即又派了十多手下飛赴虹口支援鄭清，看來不久之後虹口便又是他張玉簫的一塊地盤。

他喝了一杯酒，又抽了一口烟，心中有點奇怪，爲何還沒有游堅那邊的消息，難道那裏發生了困難？

他搖搖頭，自己否認了，也許游堅又自內打了出來配合劉培元，把老大富安插在那裏的人連根拔掉，因此，沒暇派人來聯絡。

他對那二十四條好漢充滿信心，他們是金龍帮最精銳強悍的弟兄，至於游堅，張玉簫更加放心，早在張玉簫還是一個地方約小混混時，他便跟在自己身邊，十年來的表現使張玉簫對他產生無比的信心。

游堅不但有勇而且有謀，該進時猛進，該退時又退得比任何人快，所以在大小數十仗下，游堅才前後受過三次輕傷。

想到這裏張玉簫又放心了，他又點上一根白金龍牌捲烟悠然地抽吸起來。

廳裏共有十個準備聽他差遣的「死士」，屋外周圍尚有數十條好漢侍命而發。

他剛把烟屁股按在烟缸中磨擦熄火時，大門走入了一條身上帶血的漢子來，神色頗爲慌張，使張玉簫的心頭不由一沉。

「大哥，游二哥他們，他們……」

「他們怎樣啦，快說，別吞吞吐吐的！」張玉簫猛地站了起來，猛又喝了一口酒。

「游二哥跟老大富那些兔崽子同歸於盡了！」

張玉簫一拳擊在桌上，酒杯隨即翻倒。「胡說！游老大豈是這種人，他絕不做沒有把握的事，假如吃不下對方他絕不會久躭下去！」

手下見他大發雷霆都不敢哼一聲。

「你們說，是不是如此？」張玉簫越說越怒：「一定是你這個混[illegible]帳花看錯了，快再去看清楚！」

那個來報訊的大漢，結結巴巴地說：「大哥，是，是，劉師傅叫咱們跑來報訊的！」

「劉倍元叫你來的？」張玉簫這一刻腦子倏地冷靜了下來，「你把情況詳細說給老子聽聽。」

那漢子連忙把游堅死在小巷內的事說了一遍。

張玉簫聽後，好似一頭鬥敗的公鷄般，無精打采地說：「他媽的，老大富不愧是條老狐狸，居然在小巷內安插了一支伏兵！」

游堅之死使他十分悲痛，不是念在手足之情上，而是因爲損失了一名良將，好似砍掉了他一條胳臂，現在他只剩下劉倍元這條胳臂，假如劉倍元也有了什麼三長兩短，他便成了一個無臂司令。

沉吟了好一陣他才說：「你再去探聽消息！」

那漢子應了一聲，轉身便侍離開。

張玉簫又喝了一聲：「且慢，你帶二十個兄弟去，一定要把虹口奪過來！」一回頭對一個缺了一隻耳朵的大漢說：「大炮，你去一趟！」

大炮是他一個手下的外號，因爲他作戰好似一門大炮，一個人可以頂得五六個人。

張玉簫說罷又立即走到電話機旁，抓起聽筒撥了個電話給老大富。

「喂，老老闆在嗎？」

一個尖細的聲音應他：「請問您是誰呀？」

張玉簫大怒：「你又是誰，快叫老老闆聽電話！」

對方更絕，索性把電話擱下了。

張玉簫腦門一陣疼痛，他強忍一口氣，再度把電話按通，這次他大聲地先向對方表明身份：「我是金龍的張老闆，快叫你們老闆聽電話。」

「哦，原來是張老闆，剛才我還以爲不知是那位吃了火藥的傢伙呢？」對方的話更加尖細了，「張老闆，您好！嗯，張老闆難道不知道咱老大還在南京麼？」

「郝老二呢？」張玉簫强把心中怒火按住。

「哎呀，張老闆的消息怎麼這般閉塞」對方輕笑一聲，「你不知道咱二哥跟老闆一齊去麼？嗯，大概要過了十五才會回來！」

張玉簫冷笑一聲。「您大概是徐軍師了吧，嘿嘿，姓張的消息並不閉塞，你們老闆跟郝老二早已回來了，說不定現在就站在你身旁。」

「張老闆，您不是跟我開玩笑吧？」那姓徐的笑嘻嘻地答道：「我們老闆及郝二哥眞的不在這裏。」

張玉簫怒不可遏：「我姓張可也不是好惹的，告訴你虹口那塊地盤可是咱先得手的，你們爲什麼破壞當時的協定橫插一脚。」

「張老闆，您誤會了！」對方一本正經地說：「當日的協議可是在張老闆和唐老闆跟我們老闆一齊訂的，可是現在唐老闆已經作古了，這個協議自然也無效啦，張老闆您說對不對？」

「那好哇！」張玉簫冷笑一聲：「既然你們先破壞協議，也休怪咱姓張的無情？你們等着瞧，大不了大家幹個眞章！」

「張老闆您別生氣，有話好說，何必弄得豬八戒啃肘子——自殘骨肉！」

張玉簫氣極地抛下電話。

× × ×

貧民窟區，一羣木屋之外人影幢幢，戒備十分嚴森。

中間一間較大的木屋，窗口正透出燈光。

裏面點着了一盞氣燈，坐着七八個漢子，這些漢子舉止雖然粗魯，但神情却頗斯文，毫沒嚇人的兇煞之氣。

正中坐的那個正是王雁，他雙眼在各人臉上掃過。「張玉簫絕不是一盞省油的燈，各位兄弟千萬勿因連日來的勝利而輕敵。」

他頓了一頓，然後續說：「咱們之所以能夠連連得手只是利用了張玉簫跟老大富之間相爭暗中伏擊得手而已！」

小包接口說：「咱幾時也捅老大富幾刀。」

「不行，」萬源沉聲說：「咱們如果連老大富也捅了，難免會促使對方合作來對付咱們，這樣咱便絕難有生存之機。」

「正是，老大富是一窩黃蜂，這時刻惹不得。」王雁接說：「咱們不但要仍然與張玉簫作對，而且，有條件的話，還要暗中帮老大富一把，使他們之間的矛盾更大。」

一個大漢說：「大哥，這樣咱們即使能打倒金龍帮，殺死張玉簫，但老大富的勢力不就更大了？」

「不怕，張玉簫如果垮了，老大富必把精神全部放在爭奪地盤及鞏固勢力之上，對咱們便會比較鬆懈，而且，到時他的地盤大了，人力便會分散，對咱們也是有利。」王雁侃侃而談。

「對，先幹掉了張玉簫，以後事以後再說。」萬源讚成地說：「大哥，咱下一步如何走？」

「製造矛盾，窺機下手，最好是能夠先把劉培元放倒，這樣張玉簫也就不太可怕了。」

「但是金龍帮還有三五百個爪牙……」一個大漢担憂地說。

「不要緊，咱們殺死不了的，自有老大富替咱代勞，」王雁微微一笑。「小包，唐超的手下你拉了多少個？」

「一共四十七個，加上咱舊日的弟兄也已有了百餘人，老大，現在上海灘論實力數咱們第三，眞的活不下去咱們也霸個地盤幹幹。」

「小包，我要再聲明一下，咱的打打殺殺跟張玉簫他們不一樣，他們是爲了自己的享樂而不斷魚肉市井，咱只是爲了討活，希望有個地方讓咱們安安穩穩地生活，因此我要警告各位，千萬不要做出逾份的事，對於善良的居民不但不能騷擾，而且要有路見不平，拔刀相助的精神！」

遠處傳來午夜十二點的鐘聲，小窗依然透出燈火。

蘇秀坐在厨房裏的灶前看着火，她揭了好幾次鍋蓋，加了好幾次水，又到房外看了幾回，會剳還未散。

灶火映得她一張臉紅艷艷，好像烟台的萍果，芳心更加紊亂，丈夫死了才剛一年，可是自己却悄悄地看上丈夫生前的大哥，她又怕又有點自卑。

怕別人會有閑言閑語，又因自己是個

新寡文君，怕自己配王雁不上，怕王雁看不上她。

心頭思念如吳淞江江水奔騰，她決定不再想它，可是又無法止住不絕的思緒。

廚房光綫倏地暗淡了，灶火熄了，蘇秀這才發覺，她連忙重新生起火來，剛向灶膛送了一把乾草，猛聽一個人大聲叫說：「唔！——好香好香！」

蘇秀吃了一驚，一回頭，只見小包一管鼻子不斷地吸索着。「秀姑娘，你燉什麼東西這麼香呀，是不是給我吃的？咦，不對不對，咱看你一張臉紅彤彤的九成是弄給大哥的？」

蘇秀粉臉更加紅，輕啐了他一口。「我燉了兩隻鷄準備等你們開完會吃的！」

「才兩隻？」小包叫了起來：「人可有七八個哩，顧到咀來顧不到肚子。」

「那兩隻都全給你吃好了。」蘇秀賭氣地說。

「哎，咱有個好辦法，不知行不行？」小包故作神秘地說。

蘇秀「噗嗤」一笑。「你還會有什麼辦法？整天知嚼舌根！」

小包嘻嘻一笑。「咱跟萬兄弟吃一隻，你跟大哥合吃一隻這不就剛好分配。」

蘇秀臉上紅得像要滴出血來：「我才不吃，你們吃個够吧，嗯，會散了嗎？」

「散啦，人也都走了。」

蘇秀連忙熄了火，並把鍋蓋揭開，用濕布捧起一個瓷盅，接着把它拿入屋內放在桌上。

「咦，秀姑娘又弄了什麼好東西？」

萬源朝王雁笑了一下。

蘇秀把盅蓋揭開，一股濃香立即盈室。「咦，是當歸燉鷄，咱秀姑娘實在有兩下子，咱也多不少口福。」小包跟了入來嚷着。

「這也得多謝大哥呢，要不是大哥，只怕咱倆可沒這個口福。」萬源接着說了一句。

「萬兄弟，你這話可就有點那個……秀姑娘可不是單只爲了咱才煮的。」王雁腦子內突然翻起林明珠的倩影，自己雖然飄泊江湖像條沒根的草，但伊人却是早巳香消玉殞。

王雁想到這裏，心頭不由一沉，怔怔地說不出話來。

萬源比較仔細，立即發現了王雁神態有異。「大哥，小弟開玩笑……」

王雁揮揮手：「沒什麼事。」

蘇秀心頭酸澀，她强忍着心頭的激動，盡量使聲音平靜地說：「都快涼啦，吃吧！」

四個人圍在桌旁悶聲吃着，過了一會，蘇秀看了王雁一眼，挾了一條鷄腿放在他的碗中。「大哥連日辛苦，快多吃一點吧？」

小包沒敢再取笑，可是王雁却更加吃得不知其味。

凌晨一點的鐘聲經巳傳來，王雁躺在床上睡不着覺，索性爬了上來，插了根槍在腰上又到隔壁把小包拉起。「小包，咱出去蹓躂一會吧？」

「什麼時候啦！」小包有點詫異地問：「現在還出去？」

「輕聲一點，你去是不去？」

小包連忙翻身起來，也拿了根鎗跟王雁離開。

（未完）

武林軼事

鐵橋三雄霸武林

嚴霜・文

廣東十虎裏面輩份最老的一個人就係鐵橋三，聽見這個名稱，就會知道鐵橋三的手橋堅如鐵石，很多人知道有鐵橋三這個名稱，却不知道他姓甚名誰，其實鐵橋三只係因爲他排行第三，故有這個綽號，他本人姓梁，叫做阿坤，初時乃係藉藉無名之輩，後來因爲他苦心練習功夫，有了成就，到處比武，俱是擊倒對方，故有鐵橋三之稱，反而沒有甚麼人記得起他的眞姓名。

鐵橋三在十四歲的一年巳經開始練習功夫，當時他的師傅叫做梁德，亦係梁族裏面的人，不過功夫有限，故此鐵橋三在他手上學習到的功夫非常幼稚，只能說是僅得皮毛，儘管如此，對鐵橋三仍是有利的，因爲他依照梁德的吩咐，早晚練習舉石鎖，以及仙人担，渾身是勁，肌肉發達，兩隻手臂粗如藕瓜，十分壯觀，就算唔打得，亦都睇得，令到鄉人佩服。

到了十七歲的一年，鐵橋三就離開故鄉，走出廣州搵食，那時他的工作地點係一間米舖，那間米舖跟海幢寺相隔不遠，晚飯之後，鐵橋三照例到寺前的空地乘涼，有時黃昏也到該處走動，斜陽半落，他偶然發覺許多人聚在一起談天，因爲有一隻石獅子剛從打石的工場送到，那一個石獅子約重三百斤，他一時高興，走近石獅子旁邊，只用右臂，大喝一聲，把它舉起來，高高的舉到頭上，還要走兩三步，然後把它放下來！

各人看見鐵橋三如此勇猛，讚不絕口，只就除了一個年約四十歲的打石佬，他叫做阿滿，綽號打石滿，十多年來苦練鐵沙掌，能够隨手打落，一塊痲石分爲兩截，故此，附近沒有人斗胆跟他交手，他靠打石爲生，也不會無緣無故的向別人挑戰，因此之故，廣州拳師當中沒有他的名字，他亦懶得插身於武林之內。

本來鐵橋三舉起石獅，被人稱讚一番，對他無涉，他却偏偏多嘴，冷笑一聲，說：「好小子，你以爲舉得起一隻石獅子算是了不起嗎？如果不識功夫，跟別人過招，你的氣力就無法施展出來，我想多口問你一句，你有學過功夫沒有呢？」

鐵橋三年少氣盛，說：「我當然學過功夫，我的師傅係梁德。」

打石滿哈哈大笑，說：「南番東順幾處地方，沒有一個敎頭我不認識，偏就除了你說的梁德，顯然你好打有限。」

鐵橋三怒氣攻心，大聲說：「打石滿，你有胆跟我過招沒有呢？」

打石滿正是想在衆人的面前顯點威風，聽了此言，喜出望外，說：「如果你肯同我過招，求之不得，我站定馬步，你儘管向我發招撲攻好了。」

打石滿講完這句話，立即紮馬備戰，鐵橋三看見他的招式沒有甚麼特色，認爲他不堪一擊，大喝一聲，標馬上前，單臂直衝，這一招叫做單龍出海，快如閃電，由於年少力强，如果給他一掌打中，當堂打石滿就要吐血，不過，打石滿並非弱者略爲閃側，便即發招，兩人就此打起來。

鐵橋三雖然學過兩三年功夫，但却習藝未精，略爲交手，便覺氣喘，跟住發拳無力，後來一拳打出，竟給打石滿用右手捉住他的前臂，使勁壓落，跟住打石滿的右臂，向上一揚，正想用掛搥的招式向對方迎頭打落，就在這時，大雄寶殿突然飛出一個十分宏亮的語聲來，喝令打石滿不得動手，跟住看見一個高大的和尚飛奔而出，由於和尚的體型雄偉，聲若洪鐘，打石滿暗吃一驚，但仍沉住氣問：「我跟他過招，大師何必干涉呢？」

和尚說：「賤名喚做圓光，乃係海幢寺的寺僧，因爲你這個掛搥打落，恐怕一拳把少年打死，你於心何忍呢？如果你想打，應該找個有名氣的拳師交手。」

圓光和尚出言略爲有些諷刺氣味，打石滿怎能沉得住氣呢？立刻鬆手，不再跟鐵橋三作對，把視綫投在圓光和尚的身上：「你這個和尚出口傷人，當心我在盛怒之下跟你一決雌雄。」

圓光和尚哈哈大笑，說：「施主，你的功夫有限，我一眼就看得出來，別人說你擅長鐵沙掌，能够一手劈開幾十斤重的痲石，我偏偏不怕，如果你能够把我打死，我死而無怨，不過，你倘若給我擊倒，便要快些離去，不能再在此地鬧事。」

打石滿聽了更加憤怒，冷笑一聲，說：「各位街坊都聽見這個和尚向我挑戰，等於討死，並非我想殺他，如果我手下無情，一時錯手，將和尚打到重傷，甚至吐血身亡，請各位街坊見證，這一場比武係自由搏鬥，一死一傷，與別人無關。」

圓光和尚說：「打石滿，你一定無法把我打傷的，不過，我亦不想傷你，兩人只是落塲玩玩，何必多言呢？想打就快些發招！」

圓光和尚說到這裏，雙手低垂下來，神閒氣定，好像欣賞風景，不像是打鬥的模樣，打石滿看了，怒火攻心，突然發招，大喝一聲，跟住標馬上前，左右手一齊打出，快如閃電，所發的掌正是他最擅長的鐵沙掌！

掌風甚勁，圓光和尚只是把他所穿的道袍向上一揮，便即把對方的掌風卸落，連續幾次的攻勢都受制於對方的道袍之下，不禁愕然，最後他決心把最擅長的一招雙龍出海，突然標馬上前，轉身發招，左右兩手分別向對方上下一齊出擊，快如閃電。

本來雙龍出海的左右兩手係向對方胸部打出的，其實不是打，而是推，這一招乃係纏住打鬪當中施展出來，亦非轉身發招，更不是把左右兩手分作上下兩路出擊，因此之故，打石滿苦練出來的雙龍出海這一招，確有獨特之處，並非等閒之輩能够抵擋得住，圓光和尚偏有這種本領，似乎看穿對方的心事，眼見打石滿直衝過來，他並不擋格，只是向後退了一步，因此之故，打石滿突然轉身發招，右手的手掌向對方咽喉劈去，左手的手掌化爲撩陰掌，打擊對方下體，但因圓光和尚退後了一步，他失去攻擊的目標，雙手雖然打出，有如表演拳術，無法擊中圓光，就在這時，圓光和尚忽然側出一個低撑脚來，這一脚踢在打石滿左脚的前鋒馬膝蓋骨上面，打石滿登時發生劇痛，無法站穩，自動俯伏下來，雙手按住膝蓋骨，擺出一副痛楚難堪的模樣。

圓光和尚說：「施主，我早巳說過，你是不堪一擊的，故此我只用三分脚力，如果我用到五分的脚力，你這隻左脚的膝蓋骨巳經被踢碎，現時不過有些痛楚而巳，照我看，你如果能够走動，就此離去，否則，準可以休息一會再走，我不會向你追打。」

打石滿自問鬪不過他，只好自認倒霉，掙扎着逐步向前行走，離開海幢寺。

兩人作戰的情形，給鐵橋三看在眼裏，福至心靈，認爲圓光和尚係一個功夫極深的出家人，自己想練習武藝，這個機會不可錯過，趕快跪在和尚的臉前，首先謝救命之恩，跟住還口口聲聲說出心裏的話，十分誠懇的求和尚收他爲徒，讓他有機會學習武藝，怎料和尚聽了毫不動容，只是說：「有緣的自然相會，無緣的對面不相逢！」

說完這一句話，圓光和尚順手在鐵橋三的前額打了三下，只有一隻指頭屈曲起來，好似敲門似的敲他，跟住轉身走回大雄寶殿！

鐵橋三雖然讀書不多，但却爲人聰明伶俐，他覺得和尚說完了想說的話，還要屈曲手指在自己額上敲三下，又說出有緣的能够相會，這句話豈不暗指夜間三更敲遲，我應該走到他的禪房那邊，向他叩頭拜師嗎？如此一想，鐵橋三就喜形於色，先行向和尚詢問圓光和尚居住的房間，然後走開。

到了三更，夜色迷離，鐵橋三悄然的攀登圍牆，跳入海幢寺內，又再轉彎抹角的走到圓光和尚所居住的房間，在外邊伸手敲門，仍係敲打三下！

門內飛出了一句：「誰在外邊敲門，想打架就請進來。」

鐵橋三趕快報上自己的姓名，跟住推開房門入內，讓圓光和尚看清楚是他並非打石滿，其實他的一舉一動，圓光和尚巳經預料得到，雖然閉上眼睛，口上却露出微笑。

鐵橋三關上了房門，然後走前幾步，跪在禪床前面，說：「弟子係梁坤，排行第三，自幼喜歡練武，可惜沒有名師指點，現時非常誠懇的拜師，懇求大師收我做徒弟。」

圓光和尚趁着他還未站起來，伸手摸摸他頭上的後枕骨，摸了一會，慨然說：

「你的後枕骨特別濃厚，看來並非庸俗之輩，我就把渾身武藝傳授給你吧，不過，你必須答應不能胡亂的將武功敎授給平凡之輩，免得他們犯法，損了師傅的威名，甚至因此坐牢。」

鐵橋三當然滿口答應，圓光和尙扶他站起，就在當晚開始練習武藝。

圓光和尙很有興緻的將本身的武功傳授給鐵橋三，而且對他說知，此種武功係洪拳加上霍元甲的虎甲拳，研究出來，招招毒辣，不可輕視，但要手橋堅挺，馬步穩定，然後打得出來，否則，徒具外型，難以跟高手過招。

就是如此，鐵橋三晚晚潛入海幢寺學習武功，白天有空就苦練不絕，轉眼過世三年，鐵橋三亦有二十歲，圓光和尙說：「我只係雲遊四海，偶然到廣東來，現時我要回到北方去，你想繼續深造，不妨到廣西千手岩找我的師兄道濟，我的拳法略勝一籌，至於脚法，遠比不上他，他會把最精的脚法傳授給你，到時你就是武林中的全才。」

圓光和尙只在晚上談過這番話，翌日下午，鐵橋三到訪，已經人去樓空，無法可想，只好依照師傅的話去做，一方面繼續練習本門派的武功，另一方面籌備川資，準備到廣西去。

他很艱苦然後有足够的川資去廣西，而且遍遊各地名勝，找到千手岩，謁見道濟和尙，得他肯敎授脚法，鐵橋三非常高興，更加用心學藝，故此他的進步一日千里。

奇怪的是他每日在山中苦練脚法之際，總是有一個接近晚年的高大漢子站着觀看，有一天，他突然趨前對那個漢子說：「我跟你毫不相識，你站着偷看我練習武功，何故如此呢？」

這個漢子哈哈大笑，說：「你的武功不錯，只係跟平凡之輩交手然後有用，如果跟高手過招，尙差一綫。」

鐵橋三聽了，憤然說：「不見得你就是高手？」

漢子說：「雖然我並非頂兒尖兒的高手，但係跟你交手，可以說是必操勝券，如果你不信，不妨一試。」

說完他就抓住了一枝細小的樹枝，在地上劃了一個圓圈，那個圓圈的直徑不過六尺，漢子站在沙圈之內，點了點頭，說：「如果你能够在圓圈之內把我擊倒，我就拜你爲師，不過，我絕不採取攻勢，只係設法閃避卸脫你的攻擊而已，如果你打到非常累，仍然無法把我擊中，那就要寫個服字。」

漢子口出大言，鐵橋三很不服氣，立刻聳身一躍，跳入圓圈之內，跟住發招，他把圓光師傅敎授的拳法，加上道濟大師的脚法，傾全力出擊，總是無法打中那個漢子，有幾次眼見漢子就在前面，一脚掃去，忽然失踪，轉身發拳，漢子又再失踪，連打七招，完全看不見對方，他猛吃一驚，知道這個漢子的武功在圓光與道濟兩個大師之上，不再發招，索性跪下來，不斷的叩頭，就此拜師。

鐵橋三很幸運的又得到一位名師敎授武功，如是者再學兩年，臨別的時候，那個漢子才把眞姓名告訴他，他自稱是橫行江湖十多年的大盜，綽號李金鈎，說完就此分手。

由於鐵橋三學過三個高手的武功，其中有一個高手乃係江湖人物，故此他不想把師傅的實際情形講出來，只是含糊以對，如果他自己沒有說清楚，別人無法推測他的武功究竟怎樣得來。

鐵橋三回到廣州，只有二十二歲，由於他還沒有到廣西繼續尋師學武之前，已經有多少名氣，一別多年，回到原地，當然聲威大震，沒有人斗胆向他挑戰，不過他也不想設館授徒，只是很悠閒的過活。

鐵橋三係姓梁的後輩，梁族兄弟甚衆，大部份在西關經商，聽到鐵橋三習技歸來，設宴欵待，而且在席上盛讚鐵橋三之橋手比鋼鐵更堅，因此之故，雖然鐵橋三沒有開館授徒，仍然激怒一個拳師，此人就是當時廣州藥材行會館的敎頭鄭龍。

鄭龍四十五歲，身型高大，頭大拳亦大，一雙鐵臂有如木柱，體重一百九十磅，由於他生得高大，一拳打落，木樁折斷，故此，藥材行的演武廳裏面放下超級木樁，比平常的木樁粗三倍，他一向目空一切，聽了武林中人盛讚鐵橋三，心裏不舒服，渴望找一個機會跟鐵橋三一較高低。

此事鐵橋三絕不知情，那一年的四月二十八日，乃係藥材行師傅神農氏寶誕，全城內外各處的藥材行大小職員都在小東門嘉州會館之內設宴慶祝，鄭龍認爲有機可乘，暗中跟藥材行的林值理商量，邀請鐵橋三赴宴，看來好像拜候鐵橋三的模樣，實際上却想乘機壓倒鐵橋三。

由於鄭龍做會館的敎頭之後，一直都係表演性質，從來沒有人向鄭龍挑戰，各位值理亦想趁着這個機會看看鄭龍與鐵橋三那一個的功夫較高，因此，依照鄭龍的話去做，由林值理署名邀請鐵橋三赴宴。

鐵橋三並不知情，只是抱着飲宴的心理去應約，林值理看見鐵橋三駕臨，非常高興，親自迎他入內，坐在上賓的座位，看來風平浪靜，殊不料酒過三巡，座中忽然有一人站起，大聲說：「各位嘉賓，以及藥材行的朋友，鄙人在這一場歡宴當中，想講幾句話，以物質來說，最硬的是鐵，任何品物不能將它斬斷，如果有人自稱鐵橋，他的橋手就跟鋼鐵同樣堅實，鄙人練習中國功夫多年，不敢稱做鐵橋，不過，自問一個千字手劈落，粗過手臂的木樁，一劈立斷，除非眞係碰着鐵橋，然後失威，碰着今日有人自稱鐵橋在座，鄙人十分想他出來應戰，讓我用千字手劈下，看看他的手是否眞係鐵橋。」

此人就是鄭龍，所說的話句句向鐵橋三挑戰，因此滿堂賓客，全部把目光投在鐵橋三的身上。

鐵橋三當時赴宴，乃係因爲藥材行裏面姓梁的人特別多，其中有幾個係屬世叔伯輩份，以爲飲宴，彼此之間打個交情而已，料不到席上忽然有人挑戰，心裏暗想，此人一定是有備而來的，不可不防，抬頭一望，講話之人身高頭大，手臂有如藕瓜，肌肉隆突，隔着衣裳仍可看得出來，正係武林中的硬漢，他立刻離座，拱手說：「各位值理，各位嘉賓，江湖上有些朋友叫我做鐵橋三，不過係隨口說出，世上怎會有人手臂有如鋼鐵似的堅硬呢？其實鄙人的一雙手有如豆腐，鄭師傅所講的話，恐怕是聽到街頭巷尾偶然談及之言，希望他所指的並非鄙人。」

照這番話看，鐵橋三似乎非常謙虛，料不到鄭龍有心挑戰，絕不讓步，大聲說：「豆腐橋手，比較鐵橋更加厲害，梁先生所說的話並非謙虛，確是實情，等於願意接招，各位值理，各位嘉賓，你們都知道豆腐係最容易一碰就爛的東西，他說自己的一雙手有如豆腐，等於暗指這雙手不容易別人碰一碰，不管他是鐵橋三，抑或是豆腐橋，讓老夫碰碰你的橋手，便即顯得出高下。」

鄭龍剛剛說完這番話，大踏步走出中庭，並且把手一抬，向鐵橋三打個招呼，看來威風凜凜。

鐵橋三雖然身材矮細，遠比不上鄭龍，可是，對方咄咄相迫，而且在值理來賓衆目睽睽之下，先向各人拱一拱手，說了一聲：「請！」

然後一個箭步，標出大廳，似乎準備交手。

鄭龍非常機警，趁着對方標馬上前，雙脚仍未站定，突然出擊，以高速度的姿勢衝前，右拳打出一招獨劈華山，從高處劈落，這一拳非常厲害，如果鐵橋三的頭顱給他劈中，登時骨爆身亡，就算頭頸之間的琵琶骨以及頸根給這一拳劈中，亦會身受重傷，就此倒下來，這一拳足足有五百斤力，實在無可招架，何況是鐵橋三標馬上前之際，避無可避，擋無可擋，在此情況之下，屈居下風，看來他可能一招打輸。

不過，鐵橋三也不是弱者，就算標馬出擊，仍係眼明手快，雖然他無法向後退，但却可以側身閃避，一雙脚沒有移動，只係將腰部向右邊一扭，使他劈下來的稍爲落空，跟住左手一撥，卸開鄭龍的大劈手，右拳兜心向鄭龍出擊，快如閃電，鄭龍有胆用大劈出擊，當然懂得如何變化，發覺對方用右手進攻，他就將左手搭住，順勢一拉，隨手再將自己的右手斬落，這是他非常出色的千字手，自信一手劈落，可以將鐵橋三的右臂劈斷，殊不料剛剛搭手，他就覺得鐵橋三的腰馬穩健，無法拉動，暗吃一驚，可是，那個千字手巳經劈落，不能退縮，假如鐵橋三的右手捱得起，他就化爲衝搥，在這樣短的距離打出，相信仍然打贏，故此他仍是很有信心。

鐵橋三藝高人胆大，他打出右拳之後，左拳跟住打出，故此，鄭龍的右手剛剛提高，未能劈下，已經受制於他，他的左右兩手都封住對方兩手，暫時無法變招，突然飛起左脚，一個金鷄獨立，在非常短的距離打出，踢中鄭龍小腹，登時把鄭龍踢出一丈過外，站脚不牢，搖搖欲倒，鐵橋三飛步上前，立刻扶住鄭龍，說：「鄭師傅，承蒙你讓我幾分，非常感激，如果鄭師傅想再交手玩玩，不妨落場再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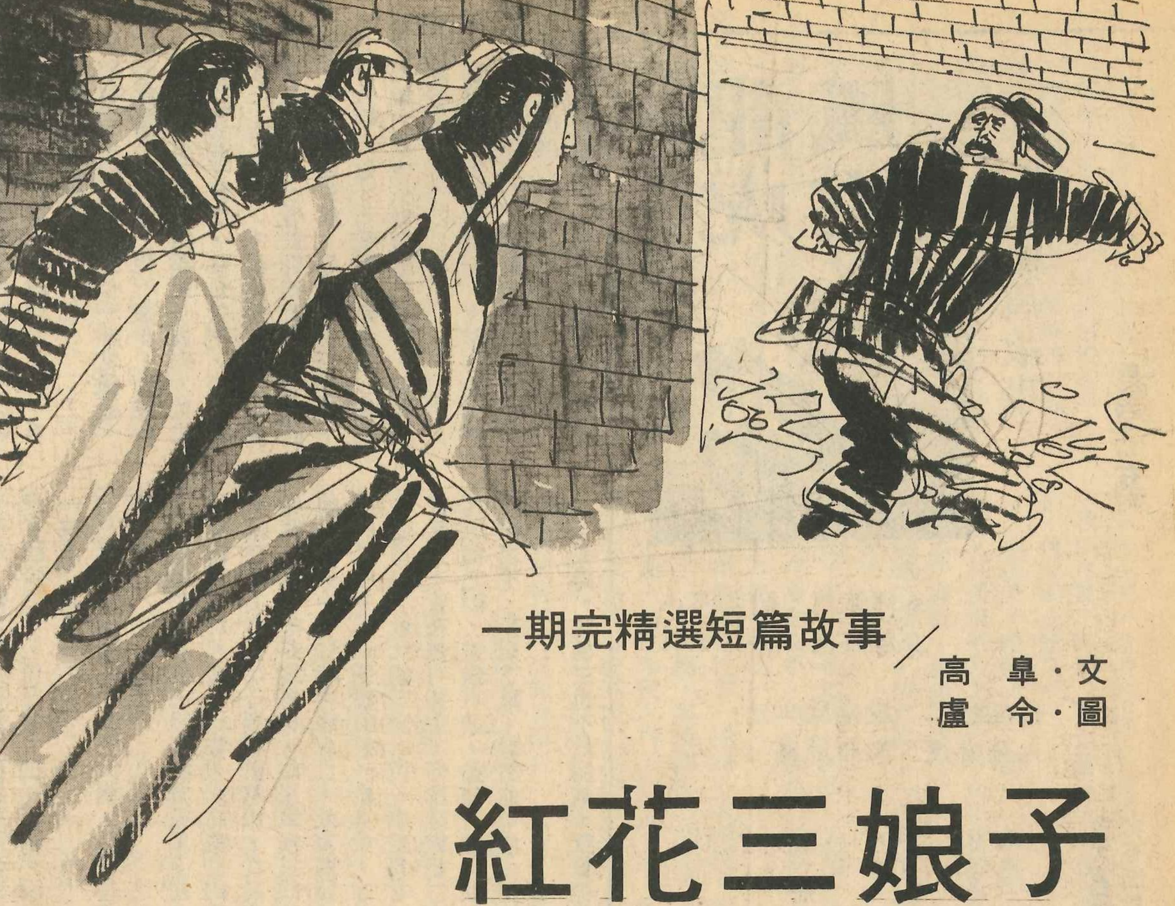
鄭龍的小腹被鐵橋三踢中，發生劇痛，如何能够再鬥呢？却又不敢擺出戰敗的醜態，只好咬牙切齒，勉強發笑，說：「鐵橋三，你的功夫確係高深，鄙人有所不敵，再會！」

說完這句話，鄭龍就起步走向戶外，一去不返，當晚就返家收拾行李，離開廣州。

當時鄭龍走了之後，林值理與來賓看見鐵橋三的功夫確係不同凡响，拍掌讚好，歡聲雷動，跟住就由他替鄭龍做藥材行的敎頭，敎授洪拳。

說到鐵橋三踢倒鄭龍的一招金鷄獨立，本來不是洪拳的拳脚，而係江湖人物金鈎李所作的脚法之一，一向金鷄獨立只係作爲練習功夫之用，左脚站定，提起右脚，一來可令右脚堅穩，二來碰着對方用掃堂腿出擊，那就用右脚踏下，乃係守勢，並非攻勢，金鈎李苦練多年，將金鷄獨立守勢化爲攻勢，乃係秘傳絕招之一，換言之，右脚提起貼近胸膛，然後踢出，這種脚法一定要苦練多時，然後踢得有勁，假如對方不知道一個人能够在相隔僅有兩三尺那麼短的距離提脚踢出，那就無法預防，這一脚如果踢高少許，向心臟踢出，登時令對方心脈震斷，倒地身亡，就算向小腹踢出，亦有强大的脚力，能够使對方大小腸踢腫，身受重傷，鐵橋三僅用四分脚力，故此，鄭龍僅受輕傷而已，鄭龍是武林中人，不過拳脚比不上對方而已，他受擊倒地，亦係心知肚明，不單是服佩鐵橋三的脚法犀利，身懷絕技，而且有少許感激之情，認爲鐵橋三沒有傷他之意。於是趁早引退，不過，這一層道理，只是鐵橋三與鄭龍兩人明白，局外人看不出來，總算是鐵橋三替鄭龍挽回多少面子，由此可以看出，鐵橋三確實非常謙厚，與別人不同。

鐵橋三還有好多次跟高手過招，但是盡量隱藏不發，絕不打到盡，只係令到對方知所警惕而已。 （完）



一期完精選短篇故事

高皐·文
盧令·圖

紅花三娘子

濁跡風塵 守身如玉

一股低沉、怪異的聲浪，忽然遙遙飄來。

它像是被人捏着脖子，由喉管中擠出來的，也像一個瀕臨死亡之人，在掙扎、在呼號一般。

夜闌人靜，萬籟俱寂，只有虎虎生威的寒風，在夜空中怒吼着。

在這般時辰，忽然飄來如此恐怖的聲浪，任何人也會爲之毛髮悚然的。

好在那恐怖的聲浪並不太長，在寒風震耳之際，能够聽到的可能不多！

× × ×

漢口的西南是住宅區，有高樓巨廈，也有低矮的陋室，除了這些，還有一座香火聊落的廟宇「三仙祠」。

三仙祠只有一個六十出頭的道姑，以及一名火工婆子，由於香火不盛，她們只得將空餘的房間出租，用來維持淸苦的生計。

現在祠裏的西廂，就有一位寄住的公子。

他姓湯，名乙秀，家住鄂西鄉間，是來省垣應試的秀才。

三更燈火五更鷄，讀書人的生涯是辛苦的，更由於闈期將屆，他不得不漏夜苦讀。

只是那聲怪異而又恐怖的聲浪，破壞了他讀書的興趣，他聽出異聲來自隔壁，不由呼的一聲站了起來。

他雖然是一個讀書人，但卻文武兼資，練有一身十分高明的武功，而且滿腔義憤，嫉惡如仇，所以喜歡管別人的閒事。

行俠固屬善擧，如是俠以犯禁，則爲法所不容，因而他爹硬是逼着他棄武修文，希望保全湯家的身家性命。

然而江山易改，本性難移，午夜的恐怖怪聲讓他聽到了，說甚麼他也得出去瞧瞧。

隔壁是一幢兩進八大間的房子，不算大，也不能算小，屋主應該是一個小康之家，適才的怪聲就是由這幢房子傳來。

於是他身形一晃，奪門而出，像風一般的捲到院中，然後點足彈身，以巨鶴摩雲之勢，躍上隣居的屋面。

在屋面略作張望，便由天井中輕輕飄落，同時流目四顧，查看有無異狀之處。

左上房的窗子敞開着，燈光在晚風中不停的搖曳，但房中靜悄悄的，聽不到任何一點聲響。

他迅速奔到窗前，投目向房中一瞥。

床榻羅帳深垂，看不到其中的景況，只有床側的帷幔在輕輕動盪，像是被風吹起來似的。

湯乙秀只瞧了一眼，他幾乎立刻肯定帷幔的動盪，絕對不是晚風造成的。

因爲那深垂的羅帳靜如止水，並沒有半點波動，羅帳與帷幔靠在一起，晚風絕不會厚此薄彼，專門跟帷幔過不去。

更重要的不是這個，應該是一對令人一見就會動心的美麗蓮翹。

那一對綠底紅花的鞋，上面是繡着彩鳳雙飛的圖案，雖是一閃即逝，湯乙秀依然瞧得十分明白。

現在他可就爲了難了，這分明是婦女深閨，夫婦內寢，一個知書達禮的秀士，怎能黌夜擅闖婦女的閨房。

如果不進去，又如何解釋這個謎團？

於是他提高嗓門，重重的咳了一聲。

如若床上有人，如果那雙纖纖玉足的主人就在帷幔之後，他們會聽到他的咳嗽，也會出面詢問的。

但，萬籟無聲，靜若死域，只有一股陰森森的氣氛，籠罩着這幢房屋。

最後，他終於鼓起勇氣，穿窗而入，足尖輕輕一點地面，猛的伸手拉開床側的帷幔。

「啊……」

敢情帷幔之後，另有一扇通往後院的窗子，除了窗門洞開，以及後院的婆娑樹影，那裏還有半絲人跡？

湯乙秀呆了一呆，立即返身奔到床前，右手倏伸，一把就將羅帳挑了起來！

他沒有猜錯，床上的確有人。

只不過他們已經失去生機，只是兩具沒有生命的屍體而已。

他們是一對中年男女，由手指的骨節推斷，可能全都習過武功。

令人不解的是，湯乙秀觀察半晌，竟查不出他們是如何死的。

男的似乎曾經掙扎過，女的卻一片安詳，好像在睡夢中突然死去，一點痛苦的跡象也沒有！

生老病死，人所難免，無論是怎樣一種死法，多少總會瞧出一點徵狀。

只是這一對死亡的中年男女，既不是病死，也不像兇殺，因爲他們的身體毫無病象，也瞧不出一點兇殺的痕跡。

惟一的發現，是他們的喉結之旁，有兩點淺淺的指印。

莫非他們當眞是被掐死的？

那麼一點淺淺的指痕，就能致人於死，此人功力之高，豈不駭人聽聞！

至於兇手麼，自然是那位穿着彩鳳雙飛綉鞋的女人了，可惜湯乙秀來得晚了一點，未能一覩她的廬山眞面目。

此時他忽然機伶伶連打兩個寒顫，同時暗道一聲不好。

兇手遠颺，床上擺着兩具屍體，他卻置身在兇殺現場之中，如果被人發現，他就跳到黃河也洗不清了。

他不敢再待下去，急忙穿窗而出，總算運氣不壞，並未被人發覺。

此後幾天，他一直心神不安，希望知道隔壁的發展，卻又不便向人詢問。

最使他不解的是，死了兩個大活人，竟然一點動靜都沒有，難道那晚他是在作夢不成？

這天晚餐之後，他再也忍不住了，隨便找了一個藉口，去跟火工婆子閒聊。

「婆婆，聽口音，妳好像是本地人氏吧？」

「我從小在這裏長大，當然是本地人了。」

「土生土長的人，任甚麼事都方便一點，像在下這樣的外鄉人，處處都感到吃虧。」

「哦，誰欺負你了？」

「在下來這裏租房子的時候，曾經到隔壁問過，結果竟被他們撵了出來。」

「原來是這樣的，不過，這只能怪你，趙老爺是一個退職的京官，家財萬貫，那裏會貪圖這一點點錢財，就算有空餘房子他也不會出租的，不過……」

「不過怎樣？婆婆。」

「現在趙老爺 家又去京師了，整個房子都空着，你要去住，可以一個銅板都不必花費。」

「當眞麼？婆婆，妳聽誰說的？」

「沒聽誰說，是我自己瞧見的，前天一大早，趙老爺夫婦坐着兩頂軟轎，由趙福帶着幾個人護送出城，趙福還跟老婆子打過招呼，那還錯得了。」

「原來是這樣的……」

火工婆子的話，使他感到滿頭霧水，回到房間之後，心頭仍然紊亂已極。

他絕不相信那晚是在做夢，而且他敢肯定趙氏夫婦已經死亡，他記得當時曾經試探過他們的鼻息，並且檢查過他們的全身，如果他連死活都無法分辨，豈不是一個白痴！

那麼這家人的問題就耐人尋味，他相信其中必然別有蹊蹺。

好在涉及本案的關係人有了兩個，一是那位彩鳳雙飛綉鞋的主人，另一個自然是趙福了。

找穿那樣綉鞋的女人可能不太容易，找趙福必然不會太難，他們不是去了京師麼？只要沿綫追上去，八成可以找到。

問題是還有兩天就要入闈了，他不在乎能不能中式，但不能讓老父太過失望。

十年寒窗無人問，一擧成名天下聞，這是他父親的心願，希望他能光宗耀祖，替湯家考出一個擧人。

因此，雖然他視功名如浮雲，也不得不勉力以赴。

那麼他就無法追踪去找趙福了，好在是閒事，管不了只好不管。

× × ×

天高氣爽，桂子飄香，湯乙秀秋試已畢，心情感到頗爲輕鬆，黃鶴樓雖是遊人如潮，他也未能免俗的前來遊歷一番。

忽然他聽到有人興奮的呼叫道：「大哥，你瞧，紅花三娘子……」

「啊，果然是她，老二，咱們去跟她打個招呼。」

「免了罷，大哥，這小蹄子可倔得很，要是她來個相應不理，咱們哥倆的臉往那兒放？」

「這個……」

「別急，大哥，等晚間小弟陪你到天香樓去走走，不怕她不好好的聽咱們的擺佈。」

聽這兩人的語氣，紅花三娘子必然是個風塵中的尤物，只是湯乙秀從不涉足花街柳巷，對風塵女郎連一點興趣都沒有，不管紅花三娘子如何美麗，他是不會動心的。

不過他還是順着那兩人的目光，向遠處投下一瞥。

「啊……」

這漫不經心，毫無意識的一瞥，居然意外的吸住他的目光，而且使他忍不住叫

了出來。

那麼這位紅花三娘子果眞是傾國傾城的人間殊色了？否則湯乙秀怎麼會一改初衷，而大感興趣呢？

不錯，她那卓約的風姿，的確風靡了武漢，但還不足使湯乙秀動心，他感到興趣的，只是一雙纖纖蓮翹而已！

蓮翹三寸，瘦不盈握，着上一對綠底紅花，彩鳳雙飛圖案的綉鞋，簡直美得不可方物。

其實湯乙秀也不是欣賞她的玉足，只是對那雙綉鞋感到興趣而已。

那晚他在三仙祠夜讀，聽到隔壁的異聲，發現一對被捏死的男女，這雙美麗的綉鞋，却在帷幔之後一閃而沒。

他猜忖綉鞋的主人多半就是兇手，却不知道如何去找，現在不期而遇，怎能不使他大爲驚喜？

當然，女人綉鞋上的圖案，不一定只有兇手才使用彩鳳雙飛，不過據他所知，使用此等圖案的雖然也有，但布料色彩完全相同的就不多見了。

不管怎樣，這總是一條偵查的綫索，老天爺既然讓他再度遇到，這件閒事叫他如何能够不管？

不過要管也不是現在，天香樓名滿武漢，只好晚間做一次尋芳客了。

打定了主意，正待到別處去遊遊，一片嘈雜之聲忽然由人叢中傳來，他向嘈雜之處一瞧，只見竄出一個獐頭鼠目的短衣漢子，正向無人之處狂奔。

此人的身後追過來三人，他們一面追趕，一面狂呼捉賊，原來短衣漢子是一個三隻手，可惜臨陣失風，竟然弄得落荒而逃。

只是到處都有遊人，而且有許多好管閒事的，經人們四面一兜，這小賊就無路可逃了。

也許是人急智生吧，他竟然幾個跳躍，奔到紅花三娘子的身前，雙膝一屈，跪了下去道：「姑娘救命，姑娘……」

紅花三娘子一身紅衣，嬌艷奪目，年歲約莫二十上下，却有一股成熟豐滿的韻味，她身後跟着兩名二八年華的綠衣婢女，主婢三人像是進了香回來的。

短衣漢子這項突然的舉動，使她的主婢微微一呆，紅花三娘子立定脚步，冷冷一哼道：「沒出息，還不起來！」

短衣漢子道：「多謝姑娘。」

他起來了，却不敢移動半步，因爲四週已經被圍得水洩不通，如果紅花三娘子撒手不管，他就災情慘重了。

紅花三娘子向四處瞥了一眼，然後落在短衣漢子的身上道：「東西呢？」

短衣漢子由衣底掏出一個錢袋道：「在這裏。」

紅花三娘子道：「還給人家。」

失主是一個身着武士勁裝，豹頭虎目的精壯大漢，他身旁還有兩個朋友，都是一副文士的打扮。

短衣漢子將錢袋給精壯大漢道：「大爺，對不起，小的有眼無珠，請……」

精壯大漢左手抓過錢袋，右手倏的一吐，短衣漢子一聲慘呼，立即雙手捧着面孔滾倒下來，鮮紅的血水同時由指縫中不斷的湧出。

精壯大漢哈哈一陣狂笑，說道：「你既是有眼無珠，這兩顆眼珠子還要它作甚麼？」

敢情他適才右掌一吐，竟然挖掉短衣漢子的一雙眼珠子，此人手段的毒辣，當眞令人不寒而慄。

瞧熱鬧的似乎認識這位精壯大漢，他們雖是現出忿怒之色，却沒有一個敢哼出一聲，而且一個個的悄悄溜走，好像害怕被牽連似的。

原本是一個人潮洶湧的場所，此時竟然風流雲散，只剩下幾個人了。

剩下的是精壯大漢一行三人，紅花三娘子主婢三個，另外就是湯乙秀及那位倒楣的扒手了。

湯乙秀所以不走，是可憐那位小偷，他替他止住了血，再取出療傷靈藥給他敷上，總算保住了他的一條性命。

待做完療傷工作，湯乙秀應該走了，可是場上的戲還沒有演完，他只好耐着性子瞧看下去。

敢情這位精壯大漢，可不是一個等閒人物，在江湖道上，鐵臂神刀石照，算得是一個响噹噹的字號。

高人的朋友自然也是高人，物以類聚嘛，那兩位文士的知名度必然不會太差。

不錯，風流士子孫臨堵，青衫客金孤鴻，每一個都是跺一跺脚地皮也會震動的人物。

他們全是天香樓的常客，一個月三十天，總有二十天要去天香樓吃吃花酒，尋尋樂子，紅花三娘子是天香樓的紅牌姑娘，他們當然熟絡得很。

既然是熟人，在禮貌上，總該打個招呼。

鐵臂神刀石照果然在打招呼，只是語氣不太和善。

「三娘子果然高明，佩服，佩服！」

「石大爺這話是甚麼意思？」

「甚麼意思？嘿嘿，難道非要我說它出來？」

「鼓不打不响，話不說不明，石大爺最好說個明白。」

「這可是妳要我說的？」

「不錯，石大爺儘管說。」

「三娘子雖然高明，用的人却是飯桶，這話石某沒有說錯吧？」

「石大爺，你認爲那個小賊是賤妾的手下？」

「難道不是？」

「你錯了，石大爺，賤妾只是一個弱女子罷了，怎會跟小賊扯上關係！」

「哦，適才這裏的人盈千累萬，他爲甚麼單單向妳求救？」

「這個……賤妾就不知道了。」

「我知道，拿來！」

「拿甚麼？石大爺？」

「銀票，那小賊只交還了錢包，他扒去的銀票並未交還。」

「你在說笑話吧？石大爺，就算他扒了你的銀票，又與賤妾有甚麼相干？」

「嘿嘿，推得倒是乾淨，可惜妳看錯人了，其實十萬兩銀子嘛，在石大爺來說，算不了甚麼，只要妳乖一點，大爺就再給妳十萬兩。」

嘿，好大的口氣，花二十萬兩銀子，

只要紅花三娘子乖一點。

紅花三娘子只是個賣笑的，最多花幾十百把兩銀子任什麼事應該都可以解決。

現在鐵臂神刀石照居然要一擲二十萬兩，可見他雖是天天往天香樓泡，必然得不到美人的青睞，所以才說出一個瞞天大話。

紅花三娘子不傻，在風塵中打滾的女人，甚麼樣的人沒有見過？

她明白石照是借題發揮，故意找碴，不過此人她鬪不過，也惹不起，否則不要說天香樓她不能混，今天想平平安安的離開這裏只怕也不太可能。

那該怎麼辦，叫天不應，叫地不靈，瞧熱鬧的走光了，連個討救的人都沒有。

其實瞧熱鬧的至少還有一個，他就是救治扒手的湯乙秀。

只不過他似乎不想惹事，站得遠遠的，在負手眺看滾滾江流的偉大景色。

紅花三娘子美目一轉，被她想出了一個主意。

「石大爺，你是江湖名人，何苦跟賤妾過不去，而且賤妾實在沒有瞧到甚麼銀票，大爺要是不信可以問問那位公子。」

好像伙，她那美麗的舌尖輕輕一轉，竟然轉到湯乙秀的身上來了。

莫非她是病急亂投醫，胡亂的扯上一個！不管她是甚麼用心，湯乙秀仍然被這項意外弄得神色一怔。

當然，紅花三娘子既有這麼一說，石照倒不便不予睬理。

「窮酸，你是做甚麼的？」

「小生麼，是來參加秋試的。」

「哦，看不出你還是個秀才，你說，你能證明紅花三娘子沒拿石某的銀票？」

「我不能給你甚麼證明，不過我的確沒有瞧到紅花三娘子拿你甚麼銀票。」

「窮酸，你好大的胆，居然敢跟石大爺作對！」

石照勃然大怒，猛的踏前幾步，存心要給湯乙秀一點教訓。

此人以鐵臂神刀馳譽江湖，數十年來，大江南北的武林同道，沒有人能够在臂力上跟他一爭長短。

現在石照要教訓的只是一個年紀輕輕的書生，只要給他一拐子，還怕他不躺過十天半個月！

石照右臂一曲，當眞一拐子拐出去。

他可不是只想教訓一下，如果湯乙秀不會武功，如果這一拐子擊中胸前，縱然不致當場送命，也絕不是躺個十天半月就能好的。

石照天性兇殘，遇到了他就是不幸。

湯乙秀的確不幸，這一拐子竟然絲毫不差的擊中了他的前胸。

噗的一聲响過，有人痛哼一聲，豆大的汗珠由額頭上暴了出來。

只不過痛哼的不是湯乙秀，石照請君入甕，右臂幾乎折斷，臉上肌肉扭曲，佈滿了痛苦的汗水！

這是陰溝裏翻船，鐵臂神刀橫行江湖數十年，想不到就這麼輕易的砸了招牌。

此時兩名身着公門服式的大漢，遠遠奔了過來，其中一人道：「那一位是湯老爺？」

湯乙秀道：「我姓湯，有甚麼事？」

穿公門服式的大漢由懷中取出一張紅帖遞給湯乙秀道：「恭喜湯老爺高中第二名舉人，小的是來報喜的。」

湯乙秀興奮的接過「捷報」道：「多謝兩位。」

「多謝」兩個字可打發不了來人，人家巴巴的跑來報喜，目的是討幾個賞錢，好在紅花三娘子已經帶着兩名丫頭走了過來，當即微微一笑道：「霓裳，賞他們每人十兩銀子。」

霓裳是她的丫頭之一，應聲取出銀票，賞給了兩名報喜的。

「多謝湯老爺，多謝湯夫人，小的告退。」

報喜的走了，找碴的也溜了，紅花三娘子却一臉嬌笑，羞得抬不起頭來。

這自然是因爲那句湯夫人，紅花三娘子雖是淪落風塵，却能守身如玉，一些吃不到天鵝肉的當然要千方百計的對付她，這就是鐵臂神刀找碴的原因。

像她這麼一個潔身自愛，而又弱不禁風的女人，只怕殺鷄都不敢，如何會去殺人？

湯乙秀適才對她懷疑，看來是寃枉她了。

寃枉了好人，難免有些訕訕的，湯乙秀不由也低下頭去。

這兩人低着頭，像一對歡喜寃家似的，霓裳忍不住噗哧一聲輕笑。

紅花三娘子抬頭瞪她一眼道：「死丫頭笑甚麼？公子只怕餓了，還不快走！」

霓裳欣然一笑道：「是，小婢給公子小姐帶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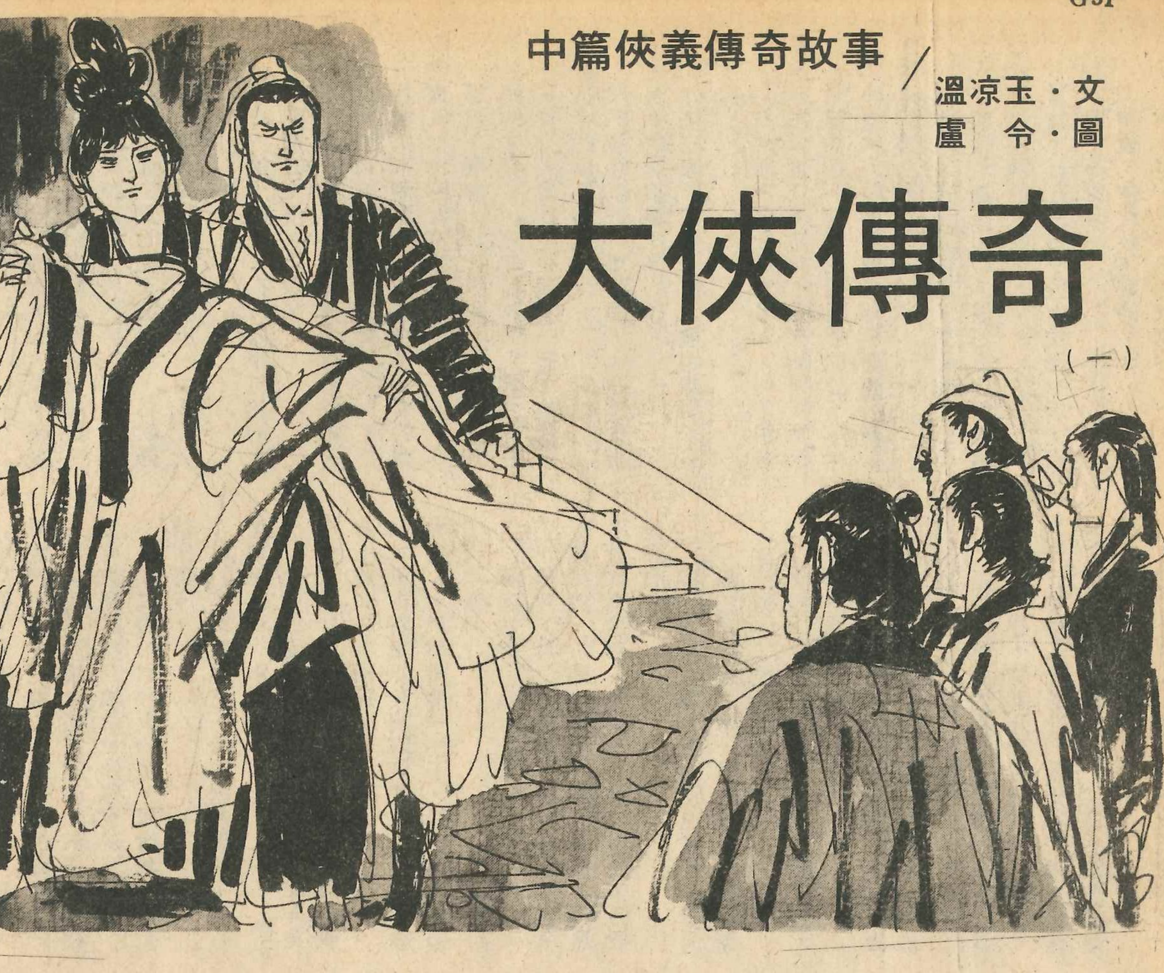
（完）

中篇俠義傳奇故事

溫凉玉·文
盧　令·圖

大俠傳奇

（一）



兩小述往事　斯人何處去

某年某月某一天，

陽光底下……

「你為什麼成天跟着我？」那笑起來蜜一般甜的女孩子說，「天下那麼大，你儘是跟着我走，已經三個月又七天了。」

「因為我一定要見到妳。」

「為什麼？」那桃花般緋紅色的女孩，眨了瞇瞇的眼，微側着稚氣的圓臉，略帶驚詫地睨了那青年一眼。

那青年笑了。却說：「蕭秋水蕭大俠當年見着了唐方唐女俠時，為了她苦了一輩子，她沒有問他為什麼。」

那女孩垂下了圓臉，睫毛輕微的顫動對剪着，然後她抬起了眼眸，眼眶裏有一層感動的薄霧，她的聲音如夢般輕軟：「但你不是蕭秋水。」

那青年笑了，兩排白白的牙齒像閱兵一般在陽光下亮着閃爍的兵器：「我也姓蕭。」

那女孩甜甜地笑開了，側着頭問：「你，蕭什麼？」

那青年傲然道：「我沒有名字。」隨後又道：「我跟了妳三個月又七天，妳才跟我講話，我就叫『蕭七』好了。」

那女孩子「噗嗤」地笑了一聲，搗嘴笑道：「那你又不叫『蕭三七』？」

那青年却認眞得像聽「子曰」一般，緊接着道：「妳若眞要我叫『蕭三七』，我就不管三七二十一就叫『蕭三七』。」

那女孩子感動的看了他一眼，紅着臉，低聲說：「蕭七，蕭七，你可知道我是誰？」

蕭七搖頭，但他的眼神是很想知道。

那女孩子笑着說：「我姓唐，蜀中唐門的唐。」她笑得如一滴正在滴的蜜糖。

「妳的名字叫做甜，唐甜？」

「我正是四川唐家的人，唐方是我小姨。」

蕭七整個人都怔住了，但他雙眉却剔了起來，眼睛裏不止有亮，還有光，更有神采。可是那女孩子又斂起了笑容，她有笑容的時候，像甜蜜的兔子，沒笑容的時候，却似一隻美極了的紅狐，她正色道：「自從蕭大俠闖唐門後，唐家聲望，大不如前，上一輩的高手和這一代的好手，大都在連番戰役中喪盡，可是……」唐甜的聲音如刀兵碰擊，從低柔的聲韻變成了一種特有成熟的女子才有的殺伐之氣。「唐門還是唐門。唐家只要有一人在，唐門精神不死。」

蕭七肅容道：「是。」

唐甜道：「你既然姓蕭，我既然姓唐，你就要幫助我，完成一個心願。」

蕭七立即點頭，而且立刻就問：「什麼心願？」唐甜的眸子裏發出了一種無法形容的光芒，如一隻野外寒風中的紅狐，在荒漠中仰首看到了皓月。

「設法找到蕭秋水的下落，從他的下

落，就可以取得『忘情天書』、『天下英雄令』，就可以光復唐門！」

蕭七聽得一震，唐甜即刻問：「怎麼了？你怕？」

蕭七冷笑，他的白齒在陽光下可以令人眩目。「這是大男子漢才做的事。」他笑笑又道：「而且，也是我想做了好久的事。」

唐甜又瞇瞇地，帶着深深酒渦地笑了，蕭七下面的話令她更喜歡：「何況單止是為了妳，再大的險，我也要冒。」

唐甜的聲音又低又柔，但是却聽得蕭七熱血往上沸騰，本來就畢直的腰脊，而今更畢挺了。

「對。那我們就像蕭秋水和唐方一樣，在武林中，要做一點顯赫赫，轟烈烈的大事情來。」她忽又側着頭，向蕭七怩聲問：「如果我有一日像唐小姨一般，給人擄了，你會不會像蕭大俠一樣，不顧名譽地位，犧牲性命青春，冒九死一生來救我呢？」

「會。」蕭七的聲音自牙縫裏迸出來：「一定會。」

唐甜笑了，她低下了頭，小小的額在陽光下很讓人心動，但不知她在想些什麼，蕭七也是一個極聰明的人，他問：「蕭大俠赴蜀，七年沒有消息了，如果他已遇不測了呢？……尊上唐老太太，和唐老太爺子，都是武林中頂尖兒的人物，蕭大俠只怕……」

唐甜道：「依我看，如果老奶奶還在，不致會匿伏着不出來領導唐門的，這些日子以來，江湖動盪，羣龍無首，如果到時候找不到蕭秋水，只找出老奶奶，那天下大勢，仍是唐家堡的。……何況老奶奶的暗器，也不能就此失傳，她跟蕭秋水是一起失踪的，老太爺子好像也在……我們不管找出的是誰，都一定要找出來。」

唐甜語音一頓，又甜甜地笑道：「昔年蕭秋水和唐方姨在一道的時候，有他歃血為盟的忠兄義弟……你……？」

蕭七笑了，他一面笑一面看着唐甜，唐甜這才發現蕭七的眼睛，笑時也有點狡獪，蕭七說：「我有個朋友，叫鐵恨秋，外號『黃臉老二』，腦瓜欠紋路，但憑熱血一腔，跟我攏得來。」

唐甜甜甜地笑道：「我聽說過，這漢子這幾年很有點名聲……以前蕭大俠身邊不是有個鐵星月嗎？這人倒合對了鐵星月的路子。」

蕭七接着又說：「我還有個朋友，腦筋活絡，武功也較高，表面恬淡，心底裏很傲氣，志向很高，就不知道請不請得動他？」

唐甜問：「他是誰？」

蕭七道：「就是『打鼓書生』。」

唐甜詫然：「容肇祖？」

蕭七點點頭道：「『打鼓書生』容肇祖。」

唐甜沉思了一下，道：「若能請得動此人，倒是個好助手。」

蕭七道：「我去試試看。」說着看看唐甜那桃花一般美的臉，又有些遲疑。

唐甜笑甜甜地道：「本兒不儘是你一個人貼，我身邊有個丫鬟子，叫做唐三千，她會跟我們一道。」唐甜露出白白的兔子牙笑，看起來很天眞，但其實有一種說不出的驕傲：「唐三千在江湖上的名頭很響，外號『三千煩惱絲』，這是形容她的暗器手法，但她的武功更高……雖然她在唐門裏，只是一個丫頭片子。」

蕭七點點頭道：「唐三千能來，那是更好了。」

唐甜婉然笑道：「現下有你，有我，有容肇祖，有唐三千，還有鐵恨秋，我們還等什麼？……該有個名字了罷？」

蕭七奇道：「什麼名字？」

唐甜白了蕭七一眼，道：「從前蕭秋水烏江起事，對抗『權力幫』和『朱大天王』時，即有『神州結義』，俗話說：人的名兒，樹的影兒。名頭闖响了，行事起來，自然事半功倍……所以咱們也該有個名字。」

蕭七皺起的眉頭一舒，又露出他兩排白白的牙齒笑道：「這取名的事兒，我不在行，就由妳來作主好了……不如，等到鐵老二、容小哥兒和唐三千等一塊兒才取好了。」

唐甜笑道：「說得也是，」她低下頭來忖思一回，使得她又像一隻美極了的紅狐：「昔年蕭秋水起義時，首要的敵手是『權力幫』的『九天十地，十九人魔』，而今我們也有強敵……」

蕭七緊接着道：「九面龍王，十方霸主！」

唐甜的甜臉也宛似舖了一層寒霜，與她的天眞甜美，看來很不相襯，她重複地說：「九面龍王，十方霸主。」

蕭七見唐甜凝重之色，他即把胸膛一挺，道：「這些人也沒什麼不得了，了不得的，論武功，他們不過是當年十九神魔不相伯仲，但昔日的『十九神魔』之上，還有『八大天王』及『雙翅一殺三鳳凰』等，這『十方霸主』上面，又沒有棘手的角色，……昔年蕭大俠做得，咱們有什麼做不得的。」

唐甜瞟了蕭七一眼，甜甜一笑道：「好豪氣。」蕭七被美人一讚，熱血往腦門裏衝，一下子倒紅住了臉，一股氣反而豪不起來了。唐甜笑笑又道：「十方霸主加起來，恐怕都及不上一個九面龍王，不過……他們十一個人，比起以前的『權力幫』，十九個神魔、八個天大王、雙翅，一殺、三鳳凰、李、柳、趙外，還有『朱大天王』的『五掌六劍，四棍三英，雙神君』，實不可同日而語……這江湖歷次遭刦後，破落多了，現今除『血河派』崛起外，十六大門派都因屢次刦難中而沒落，徒具聲名而已。……」唐甜抬起頭來，她的美眸發出一種彷如狐狸見着小鷄般的神色。「所以我說，只要能找到蕭秋水的武功，或者把老奶奶重新請出來，蜀中唐門，就可以天下無敵，重振聲威了。區區一個『血河派』，算得了什麼？」

蕭七皺皺眉頭，道：「可是……」話只說了一半，沒有說下去。

唐甜甚是機伶，一瞧便知道蕭七有難言之隱，便笑道：「你有什麼不滿意，儘說好了。」

蕭七皺眉道：「錢恨秋，容肇祖他們，都是心高氣傲的人，若為創帮立道，為名為義而戰，相信沒有什麼問題，但如果

叫他們好端端的爲唐門而戰，恐怕……恐怕……」

唐甜「嗤」地一笑，道：「這我早就想到了，天底下的事，哪有白帮的道理？所以我才要給咱們取個名兒，待闖出名堂了，才來建立唐門，唐門畢竟是威震八方，現下雖然受挫，但論起實力聲威，各大門派又有誰能及得上？當日蕭秋水之所以在武林中大大摔了筋斗，被『權力帮』、『朱大天王』甚至宋、金雙方追襲，就是做事太過擰腦瓜直性子，一時兩時都不轉彎兒，後台不够硬，所以『神州結義』，終究還是散板。——我們要好好幹，就得避免到處樹敵，而且，要立穩了根底再往前伸，容小哥兒、鐵老二等人，不會不明白事體的。」

蕭七緊皺的雙眉，才算舒了舒，笑道：「唐姑娘，還是妳有辦法，我們這就去找鐵老二和容小哥兒。」

唐甜笑問：「咱們第一步，既不能明着挑『十方霸主，九面龍王』，你說該怎麼辦？」

蕭七想了一下，道：「咱們不是要先把蕭大俠失踪之謎探出個究竟嗎？只要蕭大俠有留下武功，或者老太太還在，便算是有了底兒了。……不過……」

「不過什麼？」唐甜問。

「要是蕭大俠沒有死……或者，或者蕭大俠死了，但沒有留下任何武學的秘笈呢？」

「以蕭大俠的人，他要是有一口氣在，他還會不出來找唐阿姨嗎？」唐甜肯定地道：「蕭秋水確是不世英才，就算他死，也不會不把武功留下的……就算他來不及留，『忘情天書』和『天下英雄令』，也會在他身上啊。」

蕭七笑道：「妳這一說，我可開竅了。」他心中有一種幸福的樂陶陶的感覺，天底下，有那個男兒郎都不希冀自己的女孩子，又明麗又聰明啊。

唐甜笑着問：「我們要去找蕭大俠，這，可不是我們單帮人而已，天下也不知道有多少英雄好漢在找，算一算……」唐甜在陽光下豎起稍短而秀小的手指，一隻一隻地算：「……至少就有『十方霸主』、『九面龍王』、鐵星月、陳見鬼、李黑他們這一股……這樣找法，輪也輪不到咱們沾上邊兒，你說，」唐甜曉得自己什麼時候應該把決定性的話給男孩子說，所以她就很巧妙地收住了，反問：「我們該怎麼找法？」

可是這仍把蕭七給難倒了。

唐甜恬然一笑，她不會讓他覺得窘，她只要他適到好處的傾慕她就可以了：「要找到蕭秋水，只要先找到唐方。」

蕭七不是笨人，他當然明白。「因爲世上找蕭秋水的，沒有比唐方更急切的，更不顧一切的。」

「所以如果誰能找到蕭秋水，唐方一定更先找到。」

「唐小姨武功不算很高，」唐甜甜笑的聲音却精於分析：「她雖會得老奶奶眞傳，但憑我們幾人之力，還應付得了她，何況——」唐甜笑笑又道：「她找蕭秋水是在乎他活與不活，而不是武功。」

蕭七當然明白：「何況妳跟她又是親戚關係。」

唐甜瞇着眼睛，露出兔子牙，笑：「所以說，如果有人在搶，唐小姨在那種心情之下……也不見得不優先讓給我這小侄女罷？」

蕭七看着唐甜的笑容，樹影扶疏，陽光些微些微的照下來，蕭七看得似癡了。

唐甜笑着問：「看什麼？」

蕭七趕忙找個話題說：「……但是如何才能找到唐方？」

唐甜道：「現在要找唐方，只要找到公子襄。」

蕭七詫然道：「公子襄？」

唐甜點點頭道：「正是威震中原的公子襄。」

蕭七奇道：「找唐方，爲何要先找到公子襄？」

「因爲現在唐方跟公子襄在一起；」唐甜的一半笑容在陽光下，亮晃晃的，一半笑容在樹影裏，深盈盈的，「公子襄是現在中原武林『黃河歐陽、長江公子』的最有力量的兩人之一，唐方爲了要找到蕭秋水，不得不投靠他，因爲公子襄有最宏厚的實力……

「而且公子襄也樂意帮這個忙，因爲他喜歡唐方；」唐甜笑瞇瞇的說，但她的酒渦這一次却沒有顯出來。「不管找到蕭秋水的活人或者屍體，對公子襄要得到唐方的心來說，都是有利，而且……」唐甜的眼角連笑意都沒有了，陽光下，她的稚氣像神奇一般消失不見了。

「以蕭秋水的武功，如果還活着，那還用得讓人來找？他自己早都石破天驚地出來了。」

蕭七點頭覺得有理，但却想起師父的一句話：「世間上有些事情，是由不得人的意旨，就可以行事的，有些是天意，不是人爲的阻滯，可能蕭秋水就是因爲……因爲這樣而無法出來，也不一定……」

唐甜靜靜看着他，問：「可能嗎？」

蕭七不知道唐甜聽了會不會不高興，但被她這一看，心裏着了慌：「大概不可能。」

唐甜笑了，又現出她的稚氣來了。

「那我們就去找容小哥兒，鐵老二，唐三千……」

「然後再去找公子襄。」

不同年不同月不同一天，梁王府外……

五匹急馬，如風捲殘雲般，直撲襄陽城，入城門時連戍卒的招呼都不用打，捲掠通衢大街，行人倉皇走避，五匹駿馬所捲起的灰塵，半天沒落下來，五匹馬已到了街口的一棟大宅前面……很少有官道正中，擺着那麼一所巨宅，連官道都只得從這巨府前面，分左右兩道繞過去……

這巨宅前原來的一名小不伶仃的乞丐，被這不速之客嚇得飛也似的走了，差點沒撞在五名大漢中的一名駝背大漢的馬屁股上。這巨宅紅瓦白牆，氣派之大，使五匹駿馬上的五條精壯大漢，還比不上門前的兩具石獅，那漆紅的大門，在飛簷下宛似將門前的人都吞噬了下去，點滴無存：：其中一名大漢，也感覺到自己五人等龍

捲風般的驚起四座般的來，來到這府邸門前變作了呆頭鵝，有失威風，便故意清了清喉嚨，旱雷似的聲音喊話道：「『東南霸主』江傷陽江十八爺派我等來拜會公子襄，裏邊有沒有人在？」

如此喊了三遍，他內力甚沛，連遠處城樓上的金兵戍卒，都聽得一清二楚，偏偏在這大太陽下，這府邸前，靜悄悄的沒有人回應，連門上匾牌「襄陽梁王府」都不動一下……那虬髯大漢，看着那張口凸目、噬人伸爪的石獅，心中很不是味道，太陽底下，燦爛非常，他不禁衝口不大不小聲的罵了句：「王八蛋，有沒人在？」一掌劈下去，啪地一聲，石屑揚起，竟在石獅背上打了個微痕。虬髯大漢對自己開碑碎石的掌力，十分滿意，只見他再舐了舐乾燥的舌頭，準備運足功力，發出他全力的大叫：「『東』——」

話才伊始，就在這時，咿呀一聲，門開了，探出了一個老蒼頭，青衣羅帽，一雙眼睛，彷彿被皺紋縫合起來了，不徐不疾恰到好處的沙嘎問了聲：「誰在那兒大哭小叫的？」剎時間，不但那大漢的話硬生生的給迫回去，下面的話無法喊出來，喉頭一塞，竟在大太陽下一陣烏天暗地，「咕嚕」一聲，翻下馬來。

這虬髯大漢背後的一名駝背漢子，身手十分敏捷，及時挾住了虬髯大漢，却見這大漢嘴邊咯有鮮血，喘氣急促，已被震傷了內臟。駝子此驚非同小可，忙下馬長揖抱拳道：「敢問前輩，是否就是『梁王府』中『氣伯』秦誓秦老爺子？」

那老爺子却瞇着眼睛，老眼昏花，脚步蹌踉地走到門前，端視石獅子，喃喃自語嘀咕道：「是那家的野貓子，在梁王府前抓了一把，」他搖搖腦袋，彷彿嘆息道：「這年頭，連石獅子也捏得泥巴爛似的，經不起拿捏的……」

說着竟用左手抓起石獅，就往裏邊抬，一面叫道：「歌衫妞，歌衫妞兒，去換座新的石獅，重一點的來。」

這一下，可把四條仍清醒着的，本來威風凜凜的大漢嚇呆了。這石獅子少說也有五百來斤重，這老蒼頭年巳老邁，居然像提菜籃子一般，提了進去。要知道那虬髯大漢一掌劈下去，雖能在石獅背上印出角兒來，但要將這石獅抬起，便說虬髯大漢邊兒都沾不上，就是合五人之力，也難保能動分毫，而這老蒼頭却似拎貓頸一般拎進去了，四人張口結舌，一時也不知說些什麼好，原先來時的威風，而今全似鬥敗了的公鷄，喪氣垂頭的。而這時又轉出了個人兒，是一個靈巧的女子，眼珠子滴咕兒轉，嘴邊一顆小痣，瓜子臉兒顯得十分慧黠，長得十分高挑，但身腰又輕得似葉瓣一般兒，右手提了隻石獅子，放在原來石獅盤踞的地方。那虬髯大漢一口氣才換過來，睜眼看到這種情景，一口氣幾乎又換不過來，幾人臉都黃了。那女子却十分和氣，嬌俏地一笑道：「我說怎麼啦？呆頭木臉的看本姑娘幹嗎？本姑娘知道你們是『東南霸主』江爺的五位高足，外號『五方太歲』，這位——」

她眼珠子靈溜溜地一轉，轉到了那駝子身上，那駝子什麼大風大浪沒看見過，被她這一瞄，竟也有些不自在起來。「你就是『五方大歲』中的『鐵背太歲』了？」這女子俏媚的笑了笑，她笑的時候，喜歡轉眼珠子，她眼珠黑白分明，右眼白裏有一顆黑點子：「聽說你的鐵背，很厲害，給撞着了，」她指着身上：「一二三四，五六七八，很多很多個洞了；」她身裁美好，便連隨便迎風站着的時候也讓人有飄舞的感覺：「聽說是穿了件寶甲衣，叫『金絲銀甲』，是不是？」

「鐵背太歲」聽得心裏暗罵：這女娃子怎麼對自己武功家數，如此熟悉？但也打從心底裏樂開了眼，給這麼漂亮的小姑娘，當着幾個師兄弟面前讚，當然樂陶陶了。那小姑娘抿嘴一笑道：「不知是不是就這一件？」說着將手一揚，拿着一件甲衣，在陽光下閃閃發亮。

這下不但鐵背太歲變了臉色，連其他三名大漢，都錯愕不已，鐵背太歲黃豆大般的汗珠，自額前淌了下來，原來那衣甲便是他附在背後的，每逢遇上勁敵，便用背帶甲衣撞向敵手，很少有不奏效的，所以江湖上才給了他個綽號「鐵背太歲」，位居「東南霸主」手下「五方太歲」之首。而今貼身甲衣竟教人取下，自己尙不知曉，這一下，可是驚得胆變綠，驚得臉發藍，明知不是對方對手，但又不甘忍此辱，「察」地拔出腰間的板門斧，掄斧吼道：「妳……妳幾時偸的？」

那小姑娘故意長長地「唷」了一聲，道：「你太歲爺就算是眞的，不是假的，也不必大咆小哮的對我這小女子吼啊……剛才你們幾位大爺，怒馬長鞭咯得咯得的來到我家公子大門口，我正在門前討口飯吃，被驚走了，既沒了生意上門，只好從您大爺背上借件金甲來塡數啦……」

另一名單眼大漢瞠目道：「原來適才門前的小乞兒就是妳？」

小姑娘笑了笑，怪天眞的道：「人說『單眼太歲』目力最佳，百步穿楊，十步穿針的，果然名不虛傳，認出我這身乞兒相來了。」

「單眼太歲」甚是穩重，勉強拱手笑道：「適才俺師兄弟有眼不識泰山，不知兄台……姑娘就是公子貼身丫環『歌衫』姑娘……俺大師兄的寶甲，是他吃飯的傢伙，價值連城，不知可否賜還，咱們再另行向姑娘謝罪……」

那小姑娘笑道：「小女子姓秦，賤名歌衫……這件甲衣嘛，在大太歲來說，可謂奇珍異寶，但對我家公子來說，也沒什麼大不了的，還給大太歲爺也無所謂……只是……」

「只是什麼？」「鐵背太歲」最是着急。他的武功在四個師兄弟中，不算得最高，而今能享聲名，全憑這一件金甲衣。

秦歌衫笑嘻嘻地說：「這件金甲衣，也不是你鐵背大爺的。」

「鐵背太歲」變了臉色，但知對方扎手，强奪只怕不行，只得跺着脚吼道：「不是俺的是誰的？」

「歌衫」輕笑道：「大太歲爺是眞的不知，還是假作不知？……這件寶衣，原叫『金絲銀甲』，原是浣花蕭家的，在長板坡擂台一役中，你大太歲爺趁混亂中摸去，所以……我不能還給你，待我家公子找到蕭大俠後，再交回他手裏……這事兒

嘛，就不追究了，你看怎樣？」

「鐵背太歲」氣得脹粗了脖子，偏生又給「歌衫」說中了，他氣得無處可洩，乾脆賴潑上了，吼道：「妳還是不還！」一掄雙斧，就要撲上。

「還。」「歌衫」俏笑，一揚手，石獅子飛掟而出，勢頭凶而急，「鐵背太歲」等五人閃躲不及，五人硬着頭皮，齊心合力，「頂硬上」，一起開金刀馬，雙手天王托塔，硬生生扛住。

這五人在武林中，也是响噹噹的角色，那口石獅加上一掟之力，怕沒有七百斤之力，這五條大漢，硬硬吃住了，但就在這刹那間，歌衫飛起，翩翩如舞，但又快若流星，五條大漢脅下俱是一麻，勉强放下石獅，「砰蓬」一聲，塵土飛揚，五人都白了臉色，知着了人家道兒，運氣一試，果然氣穴阻塞，一時都不知如何是好。

一名疤臉大漢，最是知機，低聲下氣地道：「這位秦姑娘，我等趕路披星戴月的，來替家師傳話，拜會妳家公子，姑娘却下此重手，未免——」

歌衫嘴兒一呶，禁不住嗤笑道：「什麼重手，只是你們剛才想動粗，我才封了你們的一處血脈，三五時辰內，提不起氣力罷了，自會解穴無事的，枉你們也是武林人，竟不知本姑娘封的是什麼穴道。」

五人面面相覷，尷尬當堂，又是喜來又是愁，歌衫臉色一整，道：「好，你們帶來了什麼消息，我已洗耳候聽！」

五人在東南一帶，跟着他們師父江傷陽的名下，作威作福，誰敢出面頂撞他們，也沒有那麼七個頭，八個胆，而今來到「梁王府」，先給一個老蒼頭鎭住，再給一個小丫頭來播弄，偏生自己等人差對方太遠，發作不得，只氣歪了鼻子，疤臉大漢忍氣吞聲道：「家師是『東南霸主』江傷陽，家師再三吩囑過，要面對公子爺才可以面禀……」他特別强調師父的名號，抬出「東南霸主」的名諱來，少說也可以鎭鎭人的胆子，歌衫却皺着鼻子笑道：「得了，得了，什麼霸主的，就算他親來，公子爺日理萬機，忙得很，也得先經過我歌衫來傳話……怎麼，難道諸位爺們嫌我秦歌衫不够稱是不是？」

五條大漢臉色變了又變，「疤臉太歲」結結巴巴，苦着臉道：「當然不是……但家師吩咐過——」

忽聽一人道：「是不够稱。」聲音飄飄晃晃令人聽了不知怎的，引起一陣煩惡，要吐，直想不知從何處傳來，五人一聽，却臉露喜色。歌衫的細眉快得幾乎讓人看不見的一蹙，立刻又笑嘻嘻的抬頭，尖秀的下巴迎着陽光，如銀鈴般的笑道：「怎麼啦？我說，堂堂一方霸主江十八爺，怎麼坐在屋瓦上喝風晒太陽啊？」

飛簷上一個聲音哼道：「好耳力，可惜。」

歌衫即問：「可惜什麼？」

那聲音依舊冷冷地道：「可惜妳是一個女子。」

歌衫依舊佻皮地道：「否則怎樣？」

那人飄晃晃的聲音，自飛簷上傳來：「否則我就要撕下妳的兩隻耳朶來。」

歌衫正待要駁，忽覺心頭一股煩惡，幾乎要作嘔，她立即抱元守一，臉上却不動神色，依然調笑道：「江十八爺打從老遠來襄陽，爲的是我歌衫一雙耳朶麼？哎唷，我這雙耳啊，可不是人參鹿茸的，吃了可要打呃。」

那聲音略帶惱怒，喝道：「公子襄手下的『歌衫氣伯正人君』，原來全都是些耍嘴皮子損人的膿包貨！」他這句話一說完，便聽到幾乎就貼在他背後的聲音道：「江爺，區區連您及令高足，連照面都未曾打過，怎地把區區也罵進去？」

江傷陽只覺那人說話的口氣，直吹他的耳背，他橫行江湖數十年，成爲「十方霸主」之一，算是武林中首屈一指的人物，東南江山，對他江十八，誰人不怕？他半生大小二百餘戰，不是憑空虛假得來的，此番來襄陽，更是志在必得，但手下一開始就在梁王府前吃了大虧，自己運「昏冥神功」，却連個小丫頭都沒推倒，面子沒扳回，反而讓人給貼到背後去了，自己尚未得知，以後還用出來江湖上混混的？

他此驚可謂非同小可，一個翻身，已落在府前，落在歌衫與五太歲之間的石階上，仰首望去，太陽亮瑩瑩的，飛簷上，獨勾一角蓋天，沒半個人影！

忽聽背後一個聲音，不溫不火地道：「江爺子，區區在此。」

江傷陽心中一凜，知對方是勁敵，單止這身輕功，就已高得出奇，他並不馬上回頭，心中已猜着了七八分，故作鎭定道：「人說：公子襄手下『正人君』不但『正字五劍』名震天下，輕功也是稱絕中原，而今一見，果然名不虛傳……嘿嘿，可惜都是喜歡躲在人的背後。」

忽聽「依呀」一聲，一人從站在自己對面的歌衫之背後，倏然行了出來，一面向江傷陽拱手笑道：「江爺何必動氣，小可不是自大門出來恭迎江爺大駕麼？」

江傷陽一聽這聲音，便是適才緊貼自己背後的人，不用回身看，便知道這人在瞬息間，竟已躍進圍牆，再自門內踱出，單止這身輕功，無怪乎當今武林都一致認爲長江一帶的公子襄是動不得的人物，更不知黃河一帶的血河派歐陽獨等如何了？

江傷陽心底裏有些喪氣，但外表可不動聲色，人家可沒留難自己，端端然自大門迎駕，而「君子劍」仲孫湫是公子襄手邊第一紅人，自己可不能在徒兒面前失了威信，便也大大方方地打了個哈哈，道：「公子襄有仲孫兄這等强助，難怪連我這等落魄江湖的老頭子也吃閉門羹了。」

「正人君」仲孫湫一身文士打扮，臉白無鬚，抱拳笑道：「江爺子那裏的話，公子爺尚未知江爺大駕光臨，故有失遠迎，倒教江爺子笑話了。」

歌衫「嘻」地一笑，道：「人家江老爺子是遠道而來，蹲在咱們的屋頂上呢，要不是湫大哥你在，又怎麼恭迎來着？」

江傷陽心中暗罵：死丫頭！但看在仲孫湫面上，不好發作，仲孫湫淡淡一笑，道：「江老爺子跟五位高足，光臨敝府，不知所爲何事？待區區禀報公子爺，也好有個交差。」

江傷陽暗怒：好哇！這豈不是擺明了有話跟他說就好，公子襄是不見咱了，心中雖怒火中燒，但自忖仲孫湫所顯的一身武功，而且在這看來空蕩蕩的「梁王府」

中，不知隱伏了多少能人高手，心下盤算着，發作不得，便强忍怒氣道：「仲孫兄既是這樣說，我江某雖然不能親自對公子襄說，有仲孫兄您一隻肩膊替我担待，我江某人也沒什麼貳話的，很簡單，我今天來……」江傷陽索性先把話擺了下去：「我江某人想跟公子襄討一樣東西，如果仲孫兄答應，那也是一樣。」

仲孫湫微笑道：「什麼東西？」

江傷陽伸出一指，道：「一本書。」

仲孫湫雙眉一皺，旋又舒開：「一本書？」他笑笑又道：「春秋尚書，周易詩經，不知您老要哪一本？」

江傷陽乾笑兩聲：「仲孫兄，咱們是明人不作暗事，打開天窗說亮話。」江傷陽笑得似直打跌，手裏已在袖中暗運「昏冥神功」，以防仲孫湫驟起發難。續道：「我要的是『忘情天書』。」

× × ×

太陽底下，靜得一點聲响也沒有。

亮晃晃的陽光下，一排螞蟻，貫連着翻爬「梁王府」的白色圍牆。

仲孫湫不動，江傷陽也不動，連秦歌衫，也沒了佻皮的笑容，一陣微風吹來，掀動了幾人的衣袂。

仲孫湫道：「江老爺子，您老說笑了，『忘情天書』是蕭大俠的，蕭大俠久已未現俠踪，我家公子又怎會有這本書？」

江傷陽緩緩地鬆開了緊握成拳的手，發覺手心都是汗，他心中發狠，暗罵自己，江十八，你什麼陣仗沒見過，竟對一個人家後生小子的奴僕如此生畏？臉上儘是怪笑，故意擠着眼睛笑道：「當然，蕭大俠書既失，人必亡，公子襄來個矢口不認，我們也莫可奈何，不過……」江傷陽皮笑肉不笑嘿了幾聲，「武林中人，可是鷄吃螢火虫——心知肚明的。」

「正人君」仲孫湫不禁沉下了臉，秦歌衫捺不住，戟指叱道：「姓江的，枉你是雄踞東南的一方霸主，說話竟含血噴人，我家公子日夜尋找蕭大俠，對蕭大俠更是傾遲迎慕，怎會像你如此無恥下流？」

「我無恥下流？」江傷陽暗下戒備，但箭已上弦，不得不發，他一方霸主的威名，怎能給一個黃毛丫頭叱喝下來：「我下流無恥？公子襄尋覓蕭大俠…」江傷陽故意唉聲嘆氣道：「這種話兒，大概只有高尚的公子襄才說，可憐的唐方才信。」

秦歌衫氣得俏臉都白了，正待發作，仲孫湫一揮手，搶先道：「好，江爺子，你的話已傳到了，區區自會向公子爺禀報，您老可以請回了。」

江傷陽本待見不着公子襄，强鬧一場，趁個虛兒搏亂，總比別人捷足先登的好，却不料仲孫湫一身武功，並不發作，却來請他走路，他一時不知如何是好，打嘛，只怕拿不下，走嘛，這實自己扛不動可有別人來拎，於是打定主意，索性撒賴：「嘿，嘿，嘿，我出的可是敬酒，仲孫兄這却是逐客令來着？」

仲孫湫一字一句地道：「是。江老爺子如果沒事，區區要關上大門了。」

江傷陽正想潑賴幾句，但覺仲孫湫一雙銳利的雙目，彷彿把人的五臟六肺全洞穿了，話到了喉頭，却說不出來。仲孫湫已欠身而退，秦歌衫也跟着閃入，只要他們把門一關，自己又如何進去？闖進去？江南公子襄的名頭，可不是白幌的！

正在這時，江傷陽忽聽背後傳來個嗲聲嗲氣的聲音：「哎唷，我說哪，公子襄好大的面子，連東南霸主江十八爺都得吃閉門羹哩。」

另一個沙啞的聲音接道：「不知加上我這糟老頭子和落花娘子，公子襄賞不賞這三張薄面？」江傷陽一聽，也不知是喜是愁。喜的是增多了兩個强援，自己不虞勢孤力單，愁的是一塊到口的肥肉，而今却要分薄了，更不易爭得了！

仲孫湫站在門檻，神色絲毫不變，瞇着眼睛，說：「是西南霸主『落花娘子』和西北霸主『開開叟』？」

那體態豐腴，圓臉闊腮，嬌媚萬分的女子笑說：「正是甄厲慶甄老和賤妾莫承歡。」

在她身旁的邋遢老頭，一雙眼睛，滿是紅絲，但却炯炯有神，烏亮如漆，張着一張血盆大口笑道：「江十八爺，花娘子，加上我糟老頭子，只請仲孫先生開個方便門。不知抗不抗得住？」

仲孫湫瞇着眼睛，尚未答話，已聽一個豪爽得令人覺得誇張造作的聲音，自街口處傳來：「哈哈哈，咱們乾脆兒凑一凑脚，東南，西北，西南的正主都來了，俺東北吃閒飯的也來凑個足數，還有幾位東北一帶的英雄好處，一齊來拜公子襄的山，你看如何，哈哈哈……」

這一來，連「西南霸主」「落花娘子」莫承歡，「西北霸主」「開開叟」甄厲慶，都心裏犯嘀咕。

只見來了一大羣人，長袍錦服，窄衣短打的都有，泰半是彪形山東大漢，當中一人，却甚矮小，一面豪笑一面向莫承歡、甄厲慶兩人抱拳引介道：「這位是『黑龍江江心虎』，這位是東北七大鏢局總鏢頭荀去惡，外號『刀不留人』，這位是山東參客首領『袖裏乾坤』稽健。……」

他呵呵大笑，一路將身邊十七八個人介紹下去，甄厲慶、江傷陽、莫承歡都無心聽，要知道這「東北霸主」辜倖村自以爲豪邁爽達，其實心胸甚是狹窄，這一票人，雖在東北一帶有名有姓的人物，說穿了都是辜倖村的墊底帮腔，以江、甄、莫三人的身手，自沒後把這干人放在眼裏，只不過辜倖村拉了這一大夥人來，聲勢上，自是佔了上風，到手後，如何分法，倒是個難題。人愈多，愈不易撈，這是誰都知道的事。

這時「東北霸主」辜倖村已一一介紹完畢，然後笑着對仲孫湫道：「哈……東南、西北、西南以及咱東北的角兒都來了，還有這一大羣江湖上亮萬兒立字號有頭有臉的好漢英雄，爲的是來拜會公子襄，不知仲孫兄肯不肯賞臉，開個方便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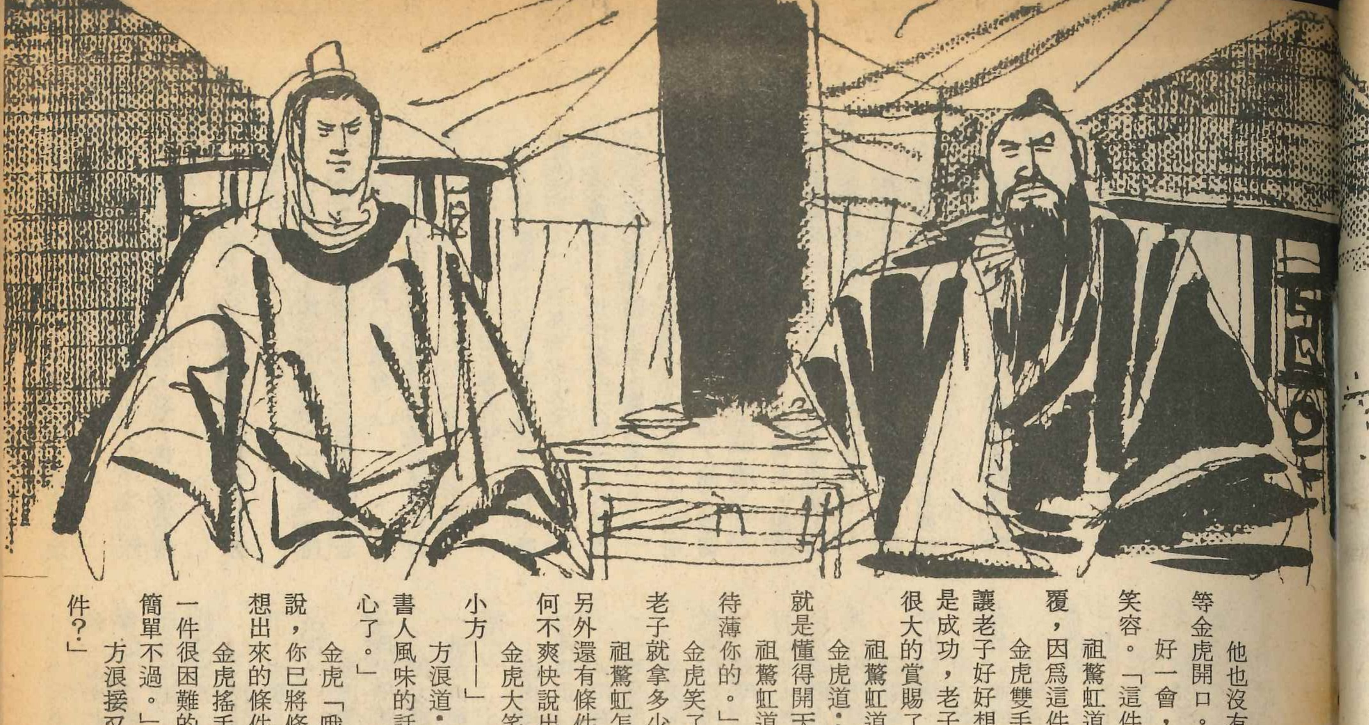
說罷，又「哈、哈、哈」地笑了三聲，便靜待仲孫湫的答覆。

仲孫湫乾咳一聲，正待說話……

忽聽室內一個聲音帶着很好聽的鼻音說：「請他們進來。」

仲孫湫一聽，立時恭身引旁，垂首肅立，應道：「是。」彷彿他尊敬這個人，到了連他的聲音都敬重不已的程度。

（未完）



俠義傳奇中篇故事

飛龍引

黃鷹·文　盧令·圖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爲護送皇上回京，祖驚虹向徐階建議，往請方浪及其朋友等高手前來護駕。祖驚虹兄妹兩人在太白樓賭擂找到方浪。祖驚虹說明來意，並曉以大義；但方浪不爲所動，斷然見拒，後因碍於祖秋霞的情面，終於答允。於是祖驚虹、祖秋霞便跟着方浪到連雲寨去找他的朋友金虎。到達目的地，這時，金虎正在忠義堂自斟自酌，且已酒至半酣，一見方浪，欣喜若狂，即邀方浪共飲，及發覺祖驚虹跟隨而來，既驚且怒，大罵方浪賣友求榮，方浪正要解釋，但金虎不由分說，抓起乒器，就要與祖驚虹廝殺，但一聽方浪警告他勿弄斷「財路」，立即怔在當場……

率嘍囉反正　隨俠士勤王

方浪接道：「我們只來了三個人，你若是不相信，不妨先問清楚。」

金虎還未問，一個山賊已然道：「方爺說的是事實。」

金虎又一怔。「你們都是啞子，怎麼不跟老子說。」

衆山賊噤若寒蟬，金虎瞪了他們一眼，嘻着臉，轉對方浪道：「老子方才是有些誤會……」

方浪搖頭。「我們是好朋友，那用得着這些廢話。」

金虎連聲不錯，轉身揮手。「你們還呆在那裏幹什麼，還不給老子滾出去。」

衆山賊哄然而散，金虎目光轉落在秋霞面上，好像到現在才發現秋霞這個人。

「這個是……」

方浪道：「這就是我時常跟你提及的秋霞。」

「哦——」金虎用力的拍着方浪的肩膀。「好小子，有眼光。」

方浪揮手道：「別說廢話了，我們談正經的……」

金虎目光一亮，道：「方才你說的什麼財路，到底是什麼財路？」

方浪在一旁坐下，金虎隨即向祖驚虹一擺手。「你姓祖的也坐，只要不是來找麻煩，你就將這裏做自己的家好了。」

祖驚虹笑道：「我們交過手，却沒有好好談過，現在總算找到機會了。」

金虎道：「你是官，老子是賊，官抓賊原就是天公地道的事情。」

祖驚虹道：「我不過一個人，就是胆子再大，也不敢闖上來抓你。」

金虎隨手將那雙鐵爪往旁邊一抛，道：「但你居然敢隨方浪上來見老子，可見胆子也實在不小，實在是一條好漢，老子平生最喜歡的就是你這種好漢，以往的我們一筆勾消，老子交你這個朋友。」

「爽快——」祖驚虹伸出手，與金虎的手握在一起，一齊放聲大笑。

方浪一旁道：「怎麼，我不是早就對你說姓祖的是一條好漢？」

金虎道：「老子還記得你說過姓祖的有些瞧不起你。」一頓轉問祖驚虹。「這不是眞的吧？」

祖驚虹道：「我們之間有些誤會。」

「現在當然是明白的了。」金虎大笑。「我說姓祖的，小方這種人，實在很不錯，你不將妹子嫁給他，嫁給什麼人？」

這句話入耳，秋霞的臉立時紅起來，方浪亦有些尷尬，忙道：「這些……」

金虎道：「慢一點才說，是不是，好，我們現在就談談那條財路。」

祖驚虹隨即將事情詳詳細細的說了一遍，金虎聽得很用心，眼珠子不住轉動，然後整個身子都放軟，躺在椅子上。

話說罷，金虎仍然是那個樣子，眼珠子却停止了轉動，彷彿陷入沉思中。

祖驚虹不知道金虎這樣子是什麼意思，方浪到底與金虎是好朋友，已經看出金虎非獨是大感興趣，而且在考慮條件。

他也沒有騷擾金虎，只是看着金虎，等金虎開口。

好一會，金虎的眼珠子才一轉，露出笑容。「這件事可以考慮。」

祖驚虹道：「最好能够立即有一個答覆，因爲這件事不能遲的了。」

金虎雙手捧着腦袋，搖了搖，道：「讓老子好好想想。」才又問：「這件事若是成功，老子就是救駕有功，當然會得到很大的賞賜了。」

祖驚虹道：「當然。」

金虎道：「景王現在未成皇帝，老子就是懂得開天殺機，他也未必拿得出。」

祖驚虹道：「王爺與徐大人怎也不會待薄你的。」

金虎笑了笑。「錢他們拿得出多少，老子就拿多少，好不好？」

祖驚虹怎會說不好，方浪却聽出金虎另外還有條件，道：「你還要什麼好處，何不爽快說出來？」

金虎大笑道：「生我者父母，知我者小方——」

方浪道：「你居然能够說出這麼有讀書人風味的話，我倒是替徐大人景王爺担心了。」

金虎「哦」一聲，方浪接道：「這是說，你已將條件想得很清楚，你這麼用心想出來的條件，當然不會太容易接受。」

金虎搖手道：「錯了，這在你當然是一件很困難的事情，在他們來說，却是最簡單不過。」

方浪接又追問道：「那到底是什麼條件？」

金虎有些不好意思的道：「老子帮了他們那麼大的忙，憑他們的能力，當然不難將老子此前的一切罪行一筆勾消。」

祖驚虹道：「這個簡單。」

方浪道：「聽他說下去，這小子還未說到正題。」

金虎搓了搓雙手，訥訥道：「老子還……還想做官。」

「做官？」方浪怔住。

金虎隨即抓了抓那頭亂髮，道：「老子的老子就是因爲做官不成病倒，再看見老子認來認去，總認不到幾個字，一氣之下，一命嗚呼，老子的老娘到現在也沒有忘記這件事，子以爲沒有事比做官更能够令她高興的了。」

方浪怔怔的看着金虎，緩緩道：「你這是一片孝心，我第一個就已很感動。」

金虎笑着道：「你也同意老子做官了，做官總比做賊好。」

方浪絕對承認，金虎又接道：「這你說是不是一個做官的好機會。」

方浪一面點頭一面問：「你不是一向都討厭做官的。」

「那是因爲老子一向都是賊。」金虎雙手一攤，「賊官不兩立，但老子若是也做官，那只怕就非獨不討厭，而且還要跟他們打交道了。」

方浪苦笑，道：「我看你還是做賊的好。」

金虎一呆。「怎麼？」

方浪道：「那最低限度，我窮得沒有酒喝的時候，還可以跑到這裏來。」

金虎笑罵，「你是說老子做了官，就不會照顧舊朋友，老子是這種人？」

方浪笑道：「你不是，只是到時門高狗大，老子還未進去，一雙腿就已然駭軟了。」

「你小子什麼時候變得這樣胆小？」金虎放聲大笑，「再說，老子做了官你小子難道就做不成？」

方浪道：「做官我可是一些也不感興趣。」

金虎道：「老子也不是爲了自己，不過你放心，老子絕不會變成貪官。」

方浪搖頭道：「我只是想不出該讓你做一個什麼官。」

金虎攘臂道：「老子雖然字不認識多少，却有一身武藝，做一個武官，絕不成問題。」

祖驚虹插口道：「職位方面有徐大人景王爺安排，我們用不着費心。」

金虎道：「這是說，他們一定會答應的了。」

祖驚虹道：「應該會，這只是一件小事。」

金虎道：「都是你說的，你得要負責的。」

祖驚虹道：「我不能够答應你什麼，可是，我可以給你引見景王爺徐大人，他們的說話總比我的有用，相信你也是要得到他們的答允才肯放心？」

金虎大笑道：「你眞是老子肚裏的蛔虫，老子也不是不相信你，只是正如你說的，不能够作主，老子只好請你做一個保人。」

祖驚虹道：「這個容易，其實，景王

爺徐大人一言九鼎，答應得你，還有什麼不放心的。」

金虎道：「可惜他們並不是小方，除了小方之外，不管是誰，老子也一樣不相信。」

方浪笑了笑。「你好像完全忘記了方才說過什麼的了。」

金虎一怔，尷尬的笑道：「那是一時情急之下胡言亂語，你小子若是眞的將老子出賣，老子也只好認命。」

方浪冷笑道：「可惜你現在還不太值錢。」

金虎大笑。「老子等着好了。」

方浪接道：「那你既然同意，還不動身？」

金虎道：「也得讓老子將這個好消息告訴老子的娘，讓她老人家高興一下。」一頓大呼道：「花豹，你去替老子吩咐所有弟兄打點好一切要用的東西，除了老弱有病的，其他的全都隨老子走一趟。」

一個滿臉鬍子的大漢一旁轉出，說道：「大哥放心，這件事交給小弟便成。」

金虎連連揮手。「快去快去！」

花豹忙自奔出去，金虎轉對祖鷲虹道：「你也去見見老子的娘，這才容易要她老人家信服。」

祖鷲虹一看自己那一身侍衞裝束，點頭。

× × ×

孫大娘是一個很慈祥的老婦人，對方浪就像對自己的兒子一樣，却正如金虎說的，對於自己的兒子能够做官，她實在再感興趣沒有。

在祖鷲虹面前她就像是一般的平民百姓，必恭必敬，惟恐開罪了祖鷲虹，令祖鷲虹不高興，所以祖鷲虹對她的恭敬，反而令她亂了手脚，一直到她完全明白祖鷲虹是出於一片誠意，才回復正常。

「虎兒若是能够做官，他爹在九泉之下，也瞑目的了。」徐大娘這句話重複了多次。

金虎當然是笑得合不攏嘴，竟還道：「孩兒早就說過，一定有官運的了。」

孫大娘道：「娘一生只有兩個心願，一就是你能够做官，還有就是娶一個好媳婦。」

金虎連忙搖手。「一件事完了才做另一件事也不遲。」

「娘實在太心急了，」孫大娘也承認，「可是你年紀也已實在不小。」

金虎道：「還是等孩兒做了官再說，到時候娘用不着担心娶不到好媳婦。」

這母子二人竟然都以爲做了官一切都可以從心所欲，金虎在母親面前也果然完全是兩個人，非獨不像一個山大王，甚至連一點兇霸之氣也沒有。

祖鷲虹他們也深深感受到這種母慈子孝的感情，秋霞的眼角竟不覺有些濕了。

孫大娘不忘吩咐方浪。「我虎兒沒見過多少世面，一路上你得好好照顧他。」

方浪有些啼笑皆非，那邊金虎已然狠狠的瞪了他一眼，忙道：「大娘放心，我一定會處處照顧着他的。」

孫大娘大爲放心的笑起來，金虎接道：「孩兒做了官，立即就接娘親下山享福去。」

孫大娘連聲說好，接又對祖鷲虹說了一連串感謝的話，弄得祖鷲虹也手忙脚亂起來。

方浪本來能言善道，在孫大娘面前也變得一個小孩子也似，尤其是當孫大娘稱讚他找到一個像秋霞那樣的女孩子。

秋霞一番話聽下來，甜在心裏，一張臉却已羞得紅到脖子去。

孫大娘堅持親自送他們下山。

他們回到忠義堂的時候，一百六十七個小賊已經準備妥當，每一個都顯得很興奮，他們的家人也是一樣，扶老携幼，集中在堂外。

花豹居然還將那些山賊編成隊伍，雖然有些雜亂，驟看來倒也像模像樣，他們全都換上光鮮的衣服，爲首的那幾個居然還披上甲胄，也不知是那年那裏搶來的東西。

金虎也有一套盔甲，打磨得光亮奪目，幾個山賊連忙替他穿上，大小適合，甚是威風。

祖鷲虹看在眼內，一些滑稽的感覺也沒有，反而感覺到很不舒服。

方浪無意看見，問道：「什麼地方不妥？」

祖鷲虹皺眉。「我還以爲他們是一羣亡命之徒，可是現在看來，他們與一般人並無不同，很多都已經娶妻生子，甚至還上有高堂。」

方浪道：「他們本就不是一夥一般所謂殺人不眨眼的大盜。」

祖鷲虹道：「我倒希望他們是，這件事你也知道是多麼危險的了，他們若全都是獨自一個人，毫無牽掛，我反而覺得在他們這是一件好事。」

方浪怔在那裏，祖鷲虹接道：「他們若是有什麼不測，那……」

他沒有說下去，方浪却已明白，搖頭道：「他們本來就已經够危險的了，而且毫無意義，倒是這一次，儘管出發點仍然在爲了一己的利益，總算爲民請纓，死也落得一個轟轟烈烈。」

祖鷲虹詫異的望着方浪。

「這種話本不是我說的。」方浪抓了抓腦袋，「怎樣了，我非獨完全倒向你這邊，而且還自動找話安慰你。」

秋霞插口道：「還用說，當然就因爲你覺得這實在是一件值得去做的事。」

方浪看了看秋霞，沉默了下去，金虎也就在這時候走過來，揮手道：「你們看老子可像一個將軍？」

秋霞道：「我可不知道將軍該是什麼模樣，得問哥哥……」

祖鷲虹尚未答話，方浪已接道：「總之不像賊就成了。」

金虎笑罵：「你小子就是難得有一句好話。」一拳接擊去。

方浪一閃避開，道：「說你像一個賊不用吃拳頭，說不像反而要，這年頭眞是好人難做。」

金虎大笑，沒有再動手，喝令動身。

一行人也就在婦孺老幼的歡送下離開了連雲寨。

× × ×

景王府那邊，一具棺材差不多也就在這時候送來，躺在棺內的是景王府總管劉

豐。

這個人不錯該死，可是這樣給送來，每個人心裏都覺得有些不舒服，裕王府的人這樣做是什麼目的，他們當然都明白。

致命的傷口在咽喉，是劍傷，筆直一字，即使是不懂劍術的人亦可以看得出，是死在高手劍下。

景王震怒，張九成有如熱鍋上的螞蟻，只担心裕王府的人在祖鷲虹回來之前衝殺進來。

徐階是最冷靜的一個，只是道：「我們本來就是要殺掉這個人，現在裕王府的人已替我們殺了，我們應該很感激他們才是。」

張九成忙問：「不知道祖鷲虹能否趕得及回來？」

徐階道：「一定趕得及。」

張九成奇怪問道：「徐大人到底憑什麼這樣肯定？」

徐階道：「裕王府的人現在相信仍然在觀望中，在我們沒有異動之前，相信他們是不會有所行動的。」

張九成看看棺材中的屍體，再看看徐階，恍然道：「看來他們只有劉豐這一個內奸。」

徐階道：「即使不是，還有的必然都是身份較低，否則，又怎會待到，現在仍然無所行動？」

張九成道：「祖鷲虹的離開，知道的人不多。」

徐階道：「這不是再重要的，只要有人知道我們在府中的詳細情形，裕王府方面一定會全力再一試。」

張九成吁了一口氣，景王府突然道：「我們要不要也派人出去，一探他們的虛實？」

徐階道：「就是探清楚也沒用，我們根本沒有足够的能力殺出去，又何必作此無謂犧牲？」

景王點頭，轉問：「最担心的倒是祖鷲虹能否找來帮忙的人。」

徐階道：「這個人非常負責，只要他找到人便會立即趕回來。」

景王歎了一口氣。「那是說，我們只有等下去的了。」

徐階無言頷首。

× × ×

祖鷲虹也沒有讓他們再等上多久，當天晚上終於趕回來，與他同來見景王徐階的，却只有金虎和方浪秋霞三人。

景王徐階一見，不由露出失望之色，張九成更不由脫口說道：「就只是你們四人？」

祖鷲虹道：「還有一百六十八個高手在途中，我們只是担心有變先趕回來。」

張九成心頭立時放下千斤大石，鬆了一口氣，徐階目光轉落在秋霞面上。「秋霞也來了。」

秋霞道：「哥哥本來不許，恐怕有危險，可是我若是不來，只怕担心也担心死了。」

徐階一笑，轉顧方浪，道：「這位想必就是方大俠。」

方浪慌忙道：「大人言重，叫方浪就是，方浪也不是什麼大俠。」

徐階道：「你們若是不配稱大俠，沒有人配稱的了。」

轉向金虎：「這位又是……」

祖鷲虹道：「連雲寨的金虎。」

徐階傻了臉，張九成變色道：「連雲寨不是……」下面的話還沒有接上，金虎已大笑截道：「一個賊巢，老子非獨不是大俠，而且是一個官府通緝的強盜。」

張九成怔在那裏，徐階神態已回復正常，道：「本官却知道，金寨主盜亦有道，與方浪一樣，一向只是找那些貪官汚吏麻煩。」

金虎大馬金刀的一旁坐下。「有時也會例外的，幾乎所有的官吏看來都像是貪官汚吏，馬有失蹄，人亦難免有錯手。」

徐階方待說什麼，金虎已接道：「不過徐大人倒是例外，老子早就很清楚，所以一直都沒有打擾過徐大人。」

方浪隨亦道：「我本來還有好些可以帮忙的朋友，可惜他們早一天便已乘船離開，幸好連雲寨姓金的一夥肯帮忙。」

徐階捋鬚微笑，道：「辛苦你了。」

方浪道：「他們雖然是盜賊，可都是血性漢子。」

「別的人本官不知道，你是怎樣的一個人，鷲虹對我說得很清楚，是你的朋友當然不會錯的。」徐階目光轉向景王。

景王笑了笑。「肯來的都是英雄豪傑，本王又豈會計較他們的出身？」隨即走前來，伸手搭住了金虎方浪的肩膊。「多謝的話本王不說了，事成之後，本王絕不會虧待你們。」

方浪受寵若驚，竟說不出話來，金虎亦咧開大嘴巴，道：「人人說景王爺是一條好漢子，果然不錯。」一頓却道：「老子也不在乎你能給老子多大好處，只是官却無論如何要做的了，否則，也不能够給老子的娘有一個交代。」

景王道：「你要做官？」

金虎點頭。「不管什麼官，只要是官，看來够體面就成了。」

景王道：「這個容易，本王登基一定給你一個體面的官位。」

金虎道：「那老子先謝了。」

景王道：「這也是你的功勞，本王說過絕不會虧待帮助本王的人。」

金虎咧開大嘴巴，抓了抓腦袋，突然道：「本來老子也不應該不信任你的，只是，只是……」

景王笑了笑。「那你要怎樣？」

金虎道：「最好你有些東西給我拿在手裏，也算做有個憑據。」

景王一怔，金虎接對徐階道：「還有徐大人，也請給我一些兒憑據。」

徐階尚未答話，方浪已然道：「你這是怎樣了？」

金虎道：「我們是兄弟，老子絕對信任你，可是這兩個人跟老子並無任何關係，老子那麼多人給他們賣命，總不能只憑一句說話。」

方浪正要說什麼，徐階已沉吟着道：「這也對。」

景王亦點頭。「好的，本王就給你這塊玉珮。」隨在腰帶上解下了一方蟠龍玉珮遞前去。

金虎伸手接下來，也沒有不好意思什麼的，方浪瞪着他也只當並沒有看見。

徐階接將腰上圍着的玉帶拿下，祖驚虹一見忙道：「大人——」

徐階道：「玉帶雖然重要，但皇上與王爺的性命更重要。」

祖驚虹看看金虎，輕歎一聲，並沒有再說什麼，金虎看在眼內，知道那條玉帶是很重要的東西，忙將之接下，在衣衫上擦了擦，塞進懷中。

方浪冷笑道：「你現在應該很放心的了。」

金虎只是笑，方浪搖搖頭，也沒有再說什麼。

景王隨即問方浪：「這位方大俠又要什麼酬勞？」

方浪搖頭，道：「我這位姓金的好朋友做了官，我已經够受用的了。」

金虎大笑。「我們倆是好朋友，好兄弟。」

方浪輕歎一聲，實在氣金虎不過，景王隨又道：「總之，這件事倚仗幾位大力幫忙……」

金虎拍着胸膛，道：「王爺放心，南宮絕那廝不過那幾下子，老子的手下一到，保管殺他媽的一個鷄飛狗走。」

張九成一皺眉，看看景王徐階都無反應，說話也就嚥了回去。

方浪待要阻止如何阻止得及，金虎接道：「王爺放心，一切包在我們身上。」

景王含笑點頭，徐階忙問：「其他的人明天能否到來？」

祖驚虹道：「明天正午無論如何也可以到的了。」

方浪道：「南宮絕他們縱然發覺，也一定不會懷疑他們是援兵。」

金虎笑接道：「他們除了老子看來還像是一個將軍之外，其他的無論怎樣看也是只像一個賊。」

徐階目光落在金虎身上，道：「只有你一個穿上盔甲麼？」

「這倒不是。」金虎道：「不過沒有一套是完整的。」

徐階沉吟道：「這其實也沒有關係，反正南宮絕都是一視同仁。」

金虎不明白，祖驚虹接道：「大人的意思，是南宮絕會封鎖這附近一帶，格殺勿論？」

方浪道：「若是如此，我們怎能够如此輕易進來。」

徐階道：「你們一路上，當然非常小心。」

祖驚虹點頭，徐階接說道：「憑你們的武功，又有驚虹帶路，要不被他們發覺，當然不是一件困難的事情，而即使發覺，他們也許自知攔不住，忍着不動手，但其他的人可就沒有這麼簡單的了。」

祖驚虹道：「大人的意思，是要我們前去接應。」

徐階點頭道：「不錯，我們只得這些人，必須好好的運用。」

祖驚虹道：「屬下的意思也是，待他們到來之後，弄清楚了對方的虛實，才動身。」

徐階道：「一次失敗，我們只怕很難再有第二次的機會了。」

祖驚虹沉吟道：「明天日出，他們大概會去到赤松林外，我們就在他們經過赤松林之時，與他們會合。」

徐階道：「一切由你去調動。」

祖驚虹接道：「讓秋霞與方浪留在這兒。」

秋霞看着祖驚虹，欲言又止。

祖驚虹道：「在我們離開同時，說不定南宮絕就會襲擊。」

秋霞道：「怎會的？」

祖驚虹道：「他們也許已經發現我們的進入，我們的離開亦未必瞞得他們的眼睛，從而考慮到每一種可能，那不難就會在援兵趕到之前來一次襲擊。」

徐階微一頷首。「不無可能。」

祖驚虹輕拍秋霞肩膊。「王爺的安全更要緊，你那些飛刀總有機會施展的，不用急。」

秋霞看了看方浪，方浪並無異議，也不再應對，事實祖驚虹說得亦有道理。

× × ×

南宮絕的人事實亦發現了祖驚虹四人的進入景王府。

祖驚虹秋霞方浪三人都戴上竹笠，並無任何特別的地方，倒是金虎，盔甲鮮明，最是惹人注目。

「那個人一身將軍裝束？」歐陽易聽罷報告，一雙手不由捧着腦袋。「這附近就是有人敢出兵助他們，我們也沒有理由毫不知情。」

南宮絕接道：「我們的人事實也沒有兵馬調動的消息。」

「那個將軍也沒有理由只是一個人跑來。」歐陽易想不透。

裕王都聽得清楚，却沒有作聲，也沒有任何反應。

南宮絕沉吟着忽然問：「那個將軍有什麼特徵？」

探子回答道：「面貌我們看不清楚，若說特徵看來就只有他腰旁掛着的一雙鐵爪子。」

「鐵爪？」南宮絕一皺眉。

「那雙鐵爪大得很，長只怕也有四尺呢。」

南宮絕眉皺得更深。「他們是由那個方向來的？」

「東方。」

「金虎——」南宮絕脫口一聲。「奇怪？」

歐陽易忙問：「那一個金虎？有什麼奇怪？」

南宮絕道：「連雲寨歐陽兄一定聽說過的了。」

歐陽易面色一變。「你是說那個賊巢？你是說連雲寨的那個金虎？」

南宮絕道：「這附近一帶，以鐵爪爲兵器的，只有連雲寨的金虎。」一頓突然歎道：「眞可能，金虎跟浪子方浪是生死之交，而方浪却是祖驚虹的朋友。」

歐陽易搖頭道：「可是，金虎他們是賊。」

「賊又有什麼關係？事成之後，不就是官了。」南宮絕嘟喃道：「何況金虎那廝，視財如命，只要給他錢便成。」

歐陽易忽然一笑。「只是這一個人，南宮兄如何應付不來？」

南宮絕道：「連雲寨一夥上下一心，所以到現在官府仍然束手無策，金虎既然來了，他的手下想必亦在途中。」

歐陽易笑容斂去。「他們難道要裏應外合？」

「也許金虎是先去談談條件。」南宮絕搖頭。「在這種形勢之下，無論什麼條件，他們也一定會答應的。」

歐陽易尚未接話，南宮絕已接道：「我們必須要在他們會合之前，將其中一分殲滅。」

裕王終於開口道：「應該的。」

歐陽易道：「不知道金虎那兒來了多少人？」

南宮絕道：「多少人也好，殲滅他們應該比攻入景王府容易。」轉問裕王。「未知王爺意下如何？」

裕王微笑道：「你們認爲該做的，就去做好了。」

這句話南宮絕歐陽易也不知聽過多少次，但爲表示尊重，仍然先請示裕王的意見。

南宮絕接道：「由東往景王府，必經赤松林，若是來得及，我們就在赤松林迎頭痛擊。」

「很好——」裕王毫無異議。

一個毫無主意的人若能成大事，看來就只有靠運氣的了，到現在爲止，這位裕王爺的運氣仍然很不錯。

× × ×

赤松林是一片廣闊的松林，在林外往內望，所見都是一條條赤紅色的松幹，高插天際。

除了松樹，難得看見其他樹木，這一片松林也並不怎樣濃密，部份地方甚至給人一種空蕩的感覺。

拂曉時分，連雲寨一夥已然來到赤松林外。

夜霧未散，松林淒迷在霧氣中，那些松樹看來也就更加高大了。

花豹第一個來到，脚步不停，便要往林中道路闖入，一個山賊慌忙上前道：「二當家，要不要派人先進去探探？」

花豹應聲停步，大笑道：「探探什麼，難道還會有人攔途截刦？」

另一個山賊接道：「只有我們去截刦別人，那有別人來截刦我們？」

那個山賊聞言失笑，也沒有再多說什麼，跟着花豹走進去。

花豹大笑不絕，快步如飛。

松林中一片靜寂，他們一行走進來，脚步聲便將這一片靜寂驚破，簡直驚天動地。花豹走了一段路，脚步突然一頓，嘟喃道：「不好——」

跟在他身後那個山賊忙問：「那兒不對路？」

花豹道：「我們一路走來，脚步聲震天價响，可是連一隻鳥也沒有驚出來。」

「會不會這兒根本沒有鳥？」

「那有沒有鳥的樹林？」

「二當家以爲是什麼原因？」

「在我們進來之前，已經全給驚走了。」花豹振吭突然一聲：「小心——」

語聲一落，身形一動，掠到路旁一株樹幹前，後背往松幹一靠，一柄金背大環刀隨即撤在手裏。

羣賊久經戰陣，一聽吩咐，立時四下散開，一下尖銳的哨子聲同時响起來，破空聲接响，百數十點寒光凌空射下。

羣賊驚呼聲中兵器護身，慌忙閃到樹後，他們的動作都很敏捷，但仍然有六個人倒在暗器下。

一個個黑衣人緊接曳着飛索從樹上飛下來，前面道路一字兒亦出現了五個人，當中一個白衣如雪，面罩寒霜，正是南宮絕。

四個黑衣人左右拱衞，更多的黑衣人亦紛紛從那邊樹身，飛掠過來。

絕無疑問，那邊才是埋伏的核心，花豹若是到那邊才發覺，是必有更多的人傷在暗器之下。

南宮絕即時輕叱一聲：「一個都不要放走。」

他的語聲並不高，可是每一個人都聽得很清楚，花豹應聲道：「兒郎們，殺他們一個落花流水，叫他們知道連雲寨的厲害！」

羣賊轟然齊應，花豹轉身大環刀已迎着一個殺手，暴喝一聲，一刀劈落。

那個殺手一刀架開，身形一偏，一柄奇薄的短刀刺向花豹胸膛。

花豹完全不當一回事，大環刀「嗆啷啷」聲中一連十七刀急劈，那個殺手短刀還未刺到，花豹第二刀已斬至，他連接幾刀，身子已被迫得倒退了幾步，接了幾刀，終於被花豹的第十七刀將整個人劈開兩邊。

花豹翻身引刀再一揮，刷地將旁邊另一個殺手攔腰斬爲兩截。

這片刻之間，羣賊與一衆殺手已然展開了一場生死惡鬥，喊殺連天血肉橫飛。

那些殺手受過很嚴格訓練，可是羣賊却是臨陣經驗豐富，無不是氣力充沛，所用的也全都是粗重的兵器，殺傷力極大，那些殺手不被擊中倒還罷了，否則無不被擊得倒飛了開去。

殺手無情，羣賊也一樣悍不畏死，這一戰的慘烈，簡直非任何言語能够形容。

南宮絕顯然也很意外，面容更峻冷，身形終於展開，掠向前去。

兩個山賊將對手解決，立即迎前，南宮絕軟劍一亮，立即向那兩個山賊攻擊。

「忽哨」一聲，南宮絕劍一引，人劍轉到了一個山賊的後面，劍一震，捲住了那個山賊的喉嚨，那個山賊的頭顱立時飛上了半天。

南宮絕身形一轉，又面對另一個山賊嗡的猛一响，劍尖抖動，直取那個山賊。

那個山賊兵器揮動，還未擊前，南宮絕的劍已到，一個劍花在眼前迸[illegible]，不禁眼花繚亂，到他看清楚的時候，劍尖已然刺入了他的咽喉。

南宮絕劍一揮，那個山賊的咽喉濺血，疾飛了出去，南宮絕劍勢一轉，攻向另一個山賊。

一陣急劇的馬蹄聲即時傳來，南宮絕入耳心頭一凜，劍勢一急，只三劍便將那個山賊擊殺在劍下。

兩騎也迅速奔來，祖驚虹一騎當先，直衝入戰圈，劍快如風，刷的將一個殺手的頭斬下來。

另一個殺手同時曳着繩子凌空飛下，一支長劍猛插向祖驚虹的後心，祖驚虹那剎那已滾鞍下馬，劍還未刺在鞍上，祖驚

虹的劍已然劃空了那個殺手的胸膛。

那殺手慘呼翻身，手一縮，浴血飛撞在地上，祖驚虹隨即從地上彈起來，一拔丈八，迎着曳着繩子飛來的另一個殺手。

兩下相接，劍「嗆」的交擊，那個殺手的劍一斷爲二，祖驚虹的劍雖然沒有再削進他的體內，他整個身子已被那一震之力震得倒飛了出去。

祖驚虹身形一落，劍接向一個殺手斬下，那個殺手正要撲殺一個山賊，耳聽風聲，回劍急擋，他的劍沒有被劈斷，却被震得反砸入自己的面門，鮮血激濺，倒栽地上。

祖驚虹回劍再殺一人，目光一閃，身形飛燕般掠起，射向南宮絕。

南宮絕正將一個山賊擊殺劍下，也方待向祖驚虹撲去，看見祖驚虹撲來，一聲冷笑，手往長衫下擺一撩，接將長衫下擺塞進腰帶內。

一個山賊從後掩上，手中那條狼牙棒便待向南宮絕後背砸下，旁邊一個殺手欺來，將他截下。

南宮絕若無所覺，左手一揑劍訣，右手軟劍毒蛇也似發出「颼颼」一陣令人心寒的聲響，猛一長，向祖驚虹迎去。

這是他們第二次交手，之前一次，在景王府書齋並沒有分出高下，南宮絕服從命令，一擊不中，立即撤退。

這一次又如何？

×　×　×

金虎一騎亦直衝進戰圈，人在馬上，雙爪展開，左一抓右一抓，老鷹抓小鷄也似的，抓住了兩個殺手的後心，猛往上揚起來。

鐵爪落處，衣衫皮肉迸裂，鮮血飛射，那兩個殺手一聲慘叫，當塲命喪。

羣賊看見金虎飛馬殺來，一聲歡呼，精神大振，他們本來就不是置於下風，一陣反撲，竟然將那些殺手迫得倒退開去。

金虎狂叫聲中，人接從馬鞍上拔起來，雙爪展開，當眞是有如猛虎下山，悍不可當，那雙鐵爪在封鎖兵器方面更就是妙用無窮，再加上金虎驚人的膂力，兵器給他的鐵爪鎖住，無不立即脫手飛去。

若是給他的鐵爪擊中，無疑給千斤巨石痛擊在身上，中頭固然當塲喪命，便是擊中任何一處都難免重傷。

那些殺手根本近不了金虎的身，他們若是給金虎雙爪圈着，却很難擺脫得開。

金虎殺得性起，大呼大喝，左衝右突，一身衣衫迅速被鮮血染紅。

十多個殺手隨即四面八方向金虎迫向，右手兵器，左手扣着繩鈎，看他們的樣子，似乎已有了對付金虎的辦法，可是他們雖然想接近，那些山賊却不讓他們那麼輕易經過，捉對兒找着厮殺。

金虎也沒有呆立在那裏等他們，繼續衝殺，那些正在與山賊惡戰的殺手遇上他，當眞是只有喪命的份兒。

這時候，南宮絕亦與祖驚虹交上手，兩人的身形突然一合，一下震耳欲聾的劍擊聲立時响起來。

兩人的身形一合即開，南宮絕身形一變，往上急拔，掠上了一株松樹。

祖驚虹的身形也不慢，掠上了旁邊另一株松樹。

南宮絕揚手七點寒星射出，人劍一道閃電也似接射前去。

祖驚虹半身一轉，暗器全打在樹幹上，到南宮絕身形落下，才從樹幹後轉出，劍一引，已是七劍擊去，南宮絕只接一劍，身形便往上拔起，他立足的一條樹幹隨即被斬斷。

那一拔差不多有兩丈，南宮絕左手隨即出現了一支銅管，「錚」的一條繩鈎從銅管裏射出，鈎住了樹幹，身形倒掠而下，劍刺向祖驚虹。

祖驚虹連接十四劍，只有挨打的份兒，南宮絕手抓繩鈎，高來高去，劍招配合身形，變化之詭異迅速，實在出人意表。

祖驚虹沉着應付，背靠着樹幹，左手握住了旁邊一條樹枝，連接十四劍，身形仍然是那麼穩定。

南宮絕接一劍刺到，祖驚虹劍才迎前，他却已蕩開，身形一拔一下，左手已騰出來，十數點寒光從左手飛出，凌空射向祖驚虹，劍亦緊接刺前去。

那支銅管在那一拔同時，已然鈎在他腰帶上的一個鐵環上。

祖驚虹待要轉到樹後，暗器左右已封住了他的身形，他臨危未亂，劍一抹，迎面射來的暗器盡被他的劍擊下，南宮絕一劍却乘隙刺進來。

這一劍祖驚虹是怎也擋不開的了，祖驚虹心中有數，也沒有硬擋，身形一翻，倒栽了下去。

南宮絕一劍奪地刺進樹幹內，左手一翻，又是十數點寒光射出。

祖驚虹彷彿早已料到南宮絕有此一着，身形栽下一丈，左掌往樹幹一拍，整個身子借此一拍之力，箭也似橫裏射出，那十數寒光便射空。

橫射三丈，祖驚虹左手挽住了一株樹幹，身形一穩，便往上拔起來。

南宮絕那邊已拔劍，左手接一揚，這一次射出的却是一支烟花火炮。

烟花一炸開，那些殺手一齊倒退，繩鈎射出，一個個倒掠上樹上。

羣賊沒有幾個能夠高來高去，但仍然追前，花豹凌空一刀將一個殺手斬爲兩截，金虎雙爪亦左右將兩個倒掠起來的殺手抓下來，拋到身後。

羣賊兵器齊落，那兩個殺手身形才着地，已經被斬成肉漿。

祖驚虹左手抓着樹枝，右手劍迎着從旁掠過的兩個殺手，只是兩劍，便將之劈下來。

這片刻之間，南宮絕已然掠出了十丈，一句話也沒有留下來，帶着那些殺手從樹上飛掠撤退。

金虎看在眼內，意猶未盡，手揮着鐵爪追前，一面大呼：「不要放走他們！」

羣賊呼喝着追前，幾個走得較慢的殺手一一倒在他們的手下，「噗噗噗」即時幾下異響，幾團濃烟從地上冒起來，迅速擴散開去，松林中曉霧未散，這時候更加迷離，那些殺手也就在烟霧中消失。

羣賊一陣騷動，金虎大吼道：「不要追了。」

也不用他再吩咐，羣賊已自去清理戰塲，點查死傷的人數。

金虎沒理會他們，轉問祖驚虹：「那

個跟你高來高去動手的，就是南宮絕？」

祖驚虹點頭。「據說南宮世家乃俠義傳家，武功別創一格，但仍然不失正道，可是，這個南宮絕，出手行動，都甚爲邪門……」

金虎冷笑道：「我看這才是南宮世家的武功路子，什麼俠義傳家都是騙人的，表面一套，暗裏一套的什麼名門正派，老子見得多了。」

祖驚虹淡然一笑，金虎接道：「下一次遇上，這個南宮絕交給老子。」

祖驚虹道：「沒問題，金兄一雙鐵爪也許正好尅制他那柄軟劍。」

金虎上下打量祖驚虹一眼，大笑道：「方浪那個小子，說你難侍候，現在看來，可一些也不像。」

祖驚虹道：「我其實只是要他不要時常泡在賭館酒家之內。」

金虎揮手道：「不喝酒不賭錢，還像個男人？」

祖驚虹道：「這句話也不是全沒有道理，他若不是要趕着跟秋霞成親，我也不會反對。」

「那有什麼關係？」

「只是他必須學會養妻活兒。」

「養妻活兒也用學？」

祖驚虹笑笑。「他若是一個人，米缸裏空了，隨便到那個朋友那兒也可以將肚子塞飽，但有了妻兒，總不成帶着妻兒每天東奔西跑。」

「這也是——」金虎抓了抓腦，道：「原來娶妻子要有那許多痳煩，娘還要老子趕快成家立室，老子可要重新考慮清楚。」

祖驚虹接道：「有人說，一個男人在未娶妻生子之前都不能配稱爲大丈夫。」

「胡說。」金虎立即反對。

祖驚虹悠然接道：「你只要想清楚那担子有多重，要扛到什麼時候，就會很同意的了。」

金虎怔在那裏，花豹即時走過來，抓着頭皮，道：「老大，我們給弄倒了十三個。」

「什麼——」金虎霍地回頭。「十三個？怎會給他們殺掉十三個之多，你去仔細看看，可是弄錯了？」

花豹苦笑，方待轉身，又給金虎喝住：「慢着——」

花豹還未問是什麼事，金虎已然接上，道：「你也是老江湖的了，『逢林莫入』，這你也不懂得？應該派個人先進去探清楚。」

花豹看了看金虎，道：「小弟心想這麼多兄弟，聲勢浩大，怎也不會有人斗胆來找痳煩。」

金虎瞪着花豹，忽然歎了一口氣。「換轉老子，只怕也是一樣，算了——」

花豹垂下頭，金虎周圍看一眼，咬牙切齒的道：「他娘的，南宮絕，老子與你沒完沒了。」

花豹道：「老大，我們要不要派個人到前面探探。」

「探？還探個什麼？」金虎敞開胸膛。「南宮絕那厮難道還敢再來找我們的痳煩？」

一頓轉對祖驚虹，道：「姓祖的聽着，他若是再來，你莫要插手，那個姓南宮的是老子的。」

祖驚虹道：「我們不是已經說得很清楚了。」

金虎恍然道：「不錯不錯，沒有你的事了。」接把手一揮。

祖驚虹道：「南宮絕經此一敗，照道理是不會再來的了，但，不怕一萬，只怕萬一，說不定，在前面另外還有安排。」

金虎道：「你意思是我們還是派個人到前面探清楚？」

祖驚虹道：「我走一趟好了。」

金虎沉吟道：「也不用離開太遠，那即使出了意外，我們也能够及時趕來。」

祖驚虹點頭，拉過坐騎，翻身躍上，緩緩往來路奔回。

金虎追前一步，高呼道：「我們是不是又翻過牆頭進去？」

祖驚虹回頭笑了笑。「若是能够去到王府附近，你們就是由正門進去，又還有誰能够阻止得了？」

金虎大笑。

祖驚虹接道：「在王府周圍五里，光天化日之後，相信裕王府的人也不敢公然襲擊。」

金虎道：「那在五里之前你得當心了，南宮絕若是再有行動，是必比這一次更凌厲。」

祖驚虹遙應道：「後面有那麼大的靠山，我可不怕。」

金虎大笑轉身，揮手道：「你們還呆在這裏幹什麼？背起屍體，立即上路。」

一個山賊應道：「不知道景王府內有沒有這麼多棺材？」

另一個山賊接道：「就是沒有，能够葬在王府之內，也很不錯的了。」

羣賊哄然大笑，他們都是亡命之徒，終日在刀鋒上打滾，對於生死早已淡薄。

要統御這一羣山賊，並不是一件易事，金虎能够要他們這樣服從，當然不只是武功高强這麼簡單，他除了賞罰分明，還將他們當做兄弟一樣，任何一個的傷亡，都令他深感悲憤。

那些山賊的一番話，目的也其實在冲淡他那份悲憤。

金虎當然明白，大吼道：「那還不趕快！」

語聲未落，一個山賊已然將他的坐騎拉到來，他「刷」地跨上鞍，接吼道：「快！」

羣賊振聲一呼，跟在金虎馬後飛步奔出，比起方才，更覺聲勢浩大。

祖驚虹遠遠聽得清楚，面上已沒有笑容，他實在不知道這些人到最後還有幾多個能够活來。

南宮絕也許會讓他們毫無困難的走進去，但進了王府之後要出來，就沒有那麼容易的了。

這一次敗退，南宮絕當然更清楚景王府方面的實力，除非有十足把握，否則應該不會在途中再施襲擊，而盡量把握時間，召集更多的人看如何阻止景王將皇帝送返皇城，或者如何予景王致命一擊。

不管怎樣，接下來必然是一場更慘烈的惡戰，無論那一方得勝都必須付出相當代價。

（未完）

翟天星傳奇故事

南宮宇・文
盧令・圖

英雄、美人、長白參（上）

垂柳恬然渡一生

小雪初晴，窗外梅花怒放。

翟天星放下手中的琉璃杯，呆呆的看着爐火。

一陣細碎的步聲，從窗外傳來。

「少爺——」翟安正捧着一碗熱騰騰的東西進來。

翟天星皺着眉道：「安伯，又吃些什麼？」

翟安笑道：「湯丸！」

翟天星道：「我剛吃飽……」

翟安道：「你一定要吃！」

翟天星道：「今天是什麼日子，定要吃湯丸？」

翟安詫異道：「少爺，今天是元宵佳節！」

翟天星說道：「啊，轉眼又是元宵佳節！」

翟安道：「少爺，難得你今年在家過年，相信你在外面一定沒有吃過這麼好的湯丸！」

翟天星道：「我還有些飽……」

翟安說道：「不，你一定要吃，湯丸，甜蜜團圓，今年吃過，明年的元宵佳節，你定可以為天星小築帶來另一位主人！」

翟天星道：「另一位主人？」

翟安忙說道：「一位如花似玉的少夫人！」

翟天星笑着道：「安伯，你又要嚕嗦了……」

翟安道：「不是安伯嚕嗦，天星小築一切俱備，只欠缺一位女主人，少爺，你也應該……」

翟天星接口道：「好了，好了，我吃！」隨接過他手上熱騰騰的湯丸。

翟安正要再說，外面卻傳來一陣得得馬蹄聲。

翟天星連忙說道：「快去看看有誰來訪？」

翟安道：「你慢慢吃，讓我去看看！」說罷便出了門檻，忽然，他又轉身道：「你一定要吃……」

翟天星沒有說話，掐起了一枚，往嘴巴裏送，翟安才心滿意足的走去了。

正月以來，吃的東西實在太多，這也難怪安伯，多年以來，自己很少在天星小築過年，而今不只過了年，而且還到了元宵佳節，對安伯來說，簡直是奇蹟。

當翟天星吃完最後一枚湯丸之際，門外便响起一聲馬嘶，翟天星心想：「年還沒有過完，天星小築來了什麼稀客？」他放下了碗，緩緩走近窗前。

在滿蓋白雪的鵝卵石徑上，有兩個人影。

前面是安伯，後面是一個喘着氣的漢子。

翟天星並不認識這人，在雪光掩映中，他可以清晰地看到這漢子，衣飾倒是十分華麗。

翟安三步兩脚的走進室內，道：「這

位是……」

那漢子搶着道：「在下赫連善，參見翟大俠！」

翟天星連忙拱手還禮道：「是長白山赫連副帮主？」

赫連善接口道：「敝主人赫連容若，特派在下奉上喜帖，請翟大俠到杭州一聚！」說罷奉上一張大紅請帖。

翟天星接過，問道：「赫連副帮主在杭州？」

赫連善道：「敝主人早在十年之前隱居杭州！」

翟天星說道：「少俠請坐，赫連副帮主……」

赫連善道：「敝主人早已沒有任那長白山副帮主！」

翟安端上香茶道：「少爺，你們好好說一會！」說罷端起那碗，看見碗內空空如也，臉上露出笑容，緩身而退。

赫連善目送翟安，道：「翟大俠，敝主人吩咐過，這一遭無論如何，請大俠駕臨垂柳山莊！」

翟天星道：「不知赫連副……赫連老爺有何見教？」

赫連善道：「敝主人今年剛是六秩，翟大俠多年萍踪無定，老爺早已想與大俠一聚！」

翟天星道：「既是赫連老爺大喜之日，在下定必親臨到賀！」

赫連善喜道：「那好極了！在下還有要事在身，告辭了！」

翟天星說道：「少俠何不在此小住一夜？」

赫連善道：「我要趕回杭州，老爺知道大俠駕臨，定必十分歡喜」

翟天星再三挽留，赫連善仍是推辭，翟天星只好喚翟安送了他出天星小築。

翟天星坐在火爐之前，腦海裏浮現着赫連容若的影子，那年長白山參帮被官兵圍剿，翟天星剛巧路過長白山，眼見官兵殺了不少採參帮衆，忍不住插手其中，連夜隻身入官營，取了那將軍首級，嚇退了圍剿官兵。

本來，長白山參帮，能人也有不少，可是，官兵圍剿之際，又遇帮內發生內鬨，才會被官兵所困，翟天星嚇退了官兵，也結識了長白山參帮的正副帮主。

長白山參帮帮主薄雲天與副帮主赫連容若都十分感激翟天星，對翟天星的人品武功，更是仰慕不已，但那時參帮內鬨初定，翟天星不想介入帮會之事，便別了他們。

翟天星只知道，這次官兵圍剿參帮帮衆，為的是搶奪一株三千年的長白山野人參，至於參帮內鬨之事，却不大了了。

那位長白山參帮帮主薄雲天與副帮主赫連容若，俱是雍容有度之人，過了一年，參帮內鬨已定，可是，關於正副帮主二人的消息，翟天星却從未有聞，至於赫連容若隱居杭州之事，更是聞所未聞。

想到這裏，翟安已從外面進來。

翟天星道：「我的驛馬星又動了。」

翟安有點頹喪地道：「我知道了。」

翟天星道：「杭州是個好地方。」

翟安道：「少爺又可以欣賞一下那杏花烟雨江南！」

翟天星道：「自臘月開始，至今元宵佳節，轉眼我在家內已躭了個多月！」

翟安說道：「我知道，不過……少爺驛馬星動，我也無話可說，我只有一個願望……」

翟天星道：「什麼願望？」

翟安道：「我只希望你紅鸞星動！」

翟天星輕輕地笑了，端起還未喝完的美酒，一口喝乾了，驛馬星與紅鸞星又有什麼干係？

× × ×

春風得意馬蹄疾。

七日之後，翟天星已來到杭州。

古語有道：「上有天堂，下有蘇杭。」杭州的確是個好地方，一進城內，便覺春風拂面，春意盎然。

屈指一算，距離赫連容若的壽辰，還有三天，翟天星本想立即到垂柳山莊，可是，眼看西湖波平如鏡，湖面霧靄連綿，有說不出的誘惑。

西湖春曉，正是遊湖的好日子。

沿着蘇堤，翟天星陶醉在春風裏，「欸乃」一聲，一葉扁舟向着岸邊泊來。

舟子招呼道：「公子，遊湖啊！」

翟天星見舟子一臉和氣，接口道：「好啊！」

上了小舟，舟子便在湖面滑去。

舟子笑道：「公子可是初來？」

翟天星道：「老丈怎知？」

舟子道：「春曉遊湖，的確是雅人雅事，不過，本地的人，過年的喜意還未盡，那有功夫遊湖！」

翟天星道：「西子湖景色眞是名不虛傳！」

舟子道：「公子，那湖中島嶼便是小瀛洲，東面是雷峯塔，還有那邊是保俶朔霞……」

舟子一邊指指點點，一面介紹湖中名勝。

霧靄一陣陣吹來。

忽然，霧靄之中，出現了另一隻小扁舟。

翟天星笑道：「老丈，天下雅人盡多呢！」

舟子正要說話，那小舟却傳來一陣琴聲琮琤，翟天星止住了舟子凝神傾聽着。

琴聲有如珠玉落盤，滾圓渾動。

翟天星伸長頸子，但霧靄忽濃，看不到奏琴之人。

琴聲忽然一轉，有如風吹簷馬，沙擊晨鐘。

翟天星忍不住讚嘆道：「此曲豈眞天上有？」

琴聲又轉，叮噹亂响，顯示着彈琴之人，心緒煩亂，似乎有解不開的愁結。

濃霧迎着微風，輕輕吹散。

翟天星心想：「霧中遊湖，彈琴舒懷，好一個風雅不凡的人，何不……」於是，他轉向舟子道：「老丈，煩你把小舟泊近一看！」

舟子依言，把小舟搖向琴聲之處。

翟天星眼前一亮，只見前面那小舟，並不是一般遊湖的小艇可比！

這小船足有四丈來長，船身是黃褐色，一看便知是用上等木材所製，最令人注目的是那翠綠的船篷，並不是密封，兩旁

有輕紗垂下。

船首之處，有一古雅香鼎，正發出縷縷輕烟，烟入霧中，不知是烟還是霧！

翟天星正想開言，忽又止住。

船中竟是一位女紅妝！

翟天星雖是江湖中人，不拘小節，可是，這究竟是男女有別！

船中姑娘似亦看見舟上的翟天星。

琴聲突止，那姑娘驀然回首，嫣然一笑。

翟天星張口結舌，一時不知所措。

琴聲又起，有如流水行雲，隨波而去，而那華麗的舟子，亦隨着琴音而去。

舟子道：「公子，船去遠了！」

翟天星如夢初醒，笑道：「想不到這位高雅之人，竟是個年輕的姑娘！」

那嫣然一笑，仍在翟天星腦海中時隱時現。

× × ×

棄舟登陸，翟天星來到岳王廟。

廟前並沒有遊人，只有一個老者正在默默打掃。

想起一代忠良，遭佞臣誣害，眼前是一座鐵鑄的岳爺，前面跪着千古罪人秦檜，正是荒土有幸埋忠骨，冷鐵無辜鑄佞臣，秦檜的頭蓋已被千萬遊人敲得低陷，這又怎能補償那千古罪孽於萬一？

當年岳飛何等勇猛，金人聞風飛遁，可是，美人名將，又有幾個可以白頭人間見？

怪不得赫連容若也捨棄了參帮副帮主之職，隱居西湖！江湖風波險，翟天星突然也感到一陣難以言喻的惆悵，自己何時能隱居，退出血腥江湖？

步入廟內，威武的岳爺，便出現在目前。

岳飛不只忠心報國，而且使得一手獨創的岳家槍，像前一支紅纓槍，豈不正是當年挑下金兀朮的兵器？

翟天星看着槍上紅纓，想起當年叱咤一時的岳爺，心中不期然的想起岳爺那直搗黃龍的豪氣干雲！

年代雖是久遠，但槍身仍是那麼明亮動人。

正在賞玩之際，後面傳來一陣細碎步履之聲。

翟天星回過頭來，只見門檻之處，正站着一位姑娘，立時，翟天星呆着。

眼前的姑娘，豈不就是舟中彈琴的女子？

那姑娘正欲踏入門內，一眼見到翟天星，轉身便走，她的臉孔泛起一陣紅霞。

翟天星拱手道：「在下……」

他實在不知怎樣說下去。

那位姑娘轉過身來，泛紅的臉龐，掀起一陣微笑，翟天星呆着，而那姑娘也悄然而去。

翟天星步出廟門，除了那老者仍然默默的掃着，那裏還有那位娉婷的踪影？

兩個不同的場合，兩次不同的笑容。

一次是驀然回首，嫣然一笑。

一次是臉泛紅霞，輕顰淺笑。

兩次都是同樣醉人！

翟天星平靜的心湖，似乎已起了一圈漣漪。

難道安伯所說的紅鸞星動……竟會在西湖之上，岳王廟內應驗？

可是，想到自己身如浮萍，飄浮無定，翟天星不禁輕輕地嘆了口氣。

× × ×

西冷印社。

翟天星雖然不是一個愛好舞文弄墨之人，但對於印章却感到極大的興趣，因為多年以前，與一位武林前輩論刀法之時，說及刻印雖是一種民間技藝，但內裏包含了無數與武功有關的技法，刻刀雖小，却是鋒利無比，刻印之人，所用的陰柔力法，與一位使金刀的武者，不遑多讓！

武林之中，有人從書法中的狂草作為範本，因而悟出一套武功，更有人以這種刻印刀法，而悟出了刀法眞章。

其實，武功二字，根本是一種熟能生巧的技藝，很多武林人士為了鞏固自己的權位，不惜把武功說成玄之又玄的東西！

翟天星的天星掌，又豈不是由於流星飛渡，光華耀目之際而悟出來？

印社之內，擺滿了各朝各代著名的印章，章內的書法與刀法，都是令人歎為觀止。

翟天星邊行邊看，看完了印章，便是一列石刻，各種形狀古怪的石片之上，刻滿了古雅的篆字，雖然，翟天星看不懂其中文字，但那股飄逸出塵的味道，却是可以深深的領會到！

出了西冷印社之門，天色也漸暗下來了。

忽然，印社之內，傳來一聲嬌柔的聲音：「這是著名的鷄血紅？」

一個蒼老的聲音應道：「是的，這是印章中的極品，姑娘是個識貨之人！」

那女子接口道：「鷄血紅我也見過不少，不過我從未見過這麼完美的一雙。」

老頭道：「是的，這雙鷄血紅，是本處一戶人家傳家之寶，可是，老主人去世之後，剩下一個與書無緣的二世祖，才會留在小店寄賣，本來，我也想購下珍藏，無奈價錢太貴！」

女子道：「老丈可否為我刻字？」

老頭道：「當然可以，在下雖不能擁有此石，但能在石上刻字，倒也光采！」

女子道：「刻工潤筆之費——」

老頭連忙道：「老漢怎敢再要姑娘銀兩？能在這極品鷄血紅上刻字，實在老漢前生修到！」

翟天星感到有些奇怪，忍不住緩步再入社內。

老頭又說道：「姑娘要刻些什麼字樣呢？」

那女子想了一會，才道：「我爹爹是個恬淡的人，後天便是他的壽辰，就替我刻上『垂柳恬然渡一生』！」

老頭道：「姑娘可是送給令尊作為生辰賀禮？」

女子道：「正是！」

老頭道：「姑娘飄逸高雅，不過，生辰之日，用上渡一生之三字，似乎……」

女子道：「我爹爹不會計較這些！」

老頭說道：「既然如此，老漢當會盡力。」

女子道：「後天可以送去——」

老頭道：「可以，可以，我立即關上店門，通宵工作兩夜，後日定必送到，姑

娘可是垂柳山莊之人？」

女子道：「是的！」

老頭道：「原來是赫連老爺大喜。」

翟天星首先聽到垂柳山莊，再聽到赫連老爺，連忙快步入了印社之內。

只見小小的印社前，站着一位身段窈窕的姑娘。

這背影似是十分熟悉。

走近兩步，翟天星心頭一凜。

那姑娘恰巧回頭，見了翟天星，似乎有點愕然，隨即又是一笑！

恬淡的一笑，却令翟天星心弦震盪！

那女子道：「老丈，請你後日依時送往垂柳山莊！」說罷便轉過身來，低下頭來走出印社。

翟天星並不是一個登徒浪子，可是，這姑娘既是垂柳山莊的小姐，何不……

回心一想，赫連容若雖視自己為知己，但他的女兒並不認識自己，如此唐突，又豈是翟天星所為？

出了印社，早已不見那姑娘的蹤影。

本來，他打算再歇兩天，盡情遊覽這名聞天下的西湖十景，才趕到垂柳山莊賀壽，而今，心中却有一種說不出的希望，希望立刻便可以到垂柳山莊！

為的是那三次的笑容？

翟天星有點茫然，又有點溫馨。

× × ×

一條用鵝石卵舖成的小徑，兩面是排列整齊的柳樹，春臨大地，雖沒有絲絲垂柳，但柳枝沐着春風春雨，早已抽出了新芽。

垂柳山莊。

沒有想像中的繁華景象，更沒有一點喜洋洋的氣氛。

翟天星感到有點奇怪，但回心一想，赫連容若可以放棄副帮主之職，對名利之事，早已棄如敝履。

可是，他又為什麼要拜大壽？而且還派了赫連善親身送帖往天星小築？

難道這次壽筵的後面，隱藏着一些奧秘？

過了那垂柳山莊的牌坊，朱紅色的大門便在眼前，門是緊閉的，門前地上泥濘處處。

這情形不僅沒有大戶人家拜壽的氣氛，反而給人一種蕭索的印象，門庭冷落車馬稀的肅煞景象。

翟天星緩步走近大門，心中突然感到一陣不祥的感覺，每移一步，那種感覺便似乎濃烈了一些。

這種感覺，翟天星並不是第一次感到，每次當他快要面臨巨大的挑戰時，那種感覺便不期然的產生。

希望這一次是例外。

翟天星正要揪起那暗啞的銅環扣門，那緊閉的大門便已自動開了。

開門的是一個清瘦老者。

翟天星拱手道：「在下……」

那老者一身藍色錦袍，臉色白皙，瘦削的臉孔給人一種威嚴的感覺，一雙眸子，精光暴射，一見到翟天星，便色然以喜道：「翟兄！」

翟天星接口道：「赫連兄！」

原來這人正是垂柳山莊的主人赫連容若！

翟天星奇怪地問道：「赫連兄，為什麼你會為我開門？」

赫連容若笑道：「我日夕盼望翟兄光臨，自從赫連善兼程回來告訴我你已答應駕臨，我便忍不住要……」

翟天星道：「赫連兄實在太客氣了！十年不見，赫連兄看來沒有多大改變！」

赫連容若道：「我老了，翟兄，你才是英姿煥發，對了，你來了這麼久，還站在門檻之處，在下實屬不懂待客之道，翟兄千萬別見怪！」

翟天星忙說道：「赫連兄實在太見外了！」

赫連容若道：「請！」

兩人緩步走向大廳，在到達大廳之前，是一個相當大的院子，院子之內，草木枯零，而今雖是冬盡春臨，但院子却了無生氣。

忽然，一陣「咕咕」之聲，從半空傳來。

赫連容若舉起右手，一隻鴿子便落在他的臂上，他連忙把繫在鴿子脚上的小紙條解開。

一看之後，臉上露出了笑容。

翟天星道：「這信鴿羽毛撲落，想是飛了不少的路程！」

赫連容若說道：「是的，他們也快來了！」

翟天星道：「誰？」

赫連容若道：「我還以為他們不能全到，而今收到這訊息，我才放下了心頭大石！」

翟天星見他並沒有回答，只好默然不語。

赫連容若道：「翟兄，眞對不起，我實在太高興了！請到內廳，我會詳細的告訴你！」

兩人到了大廳之內，僕人奉上香茗。

赫連容若道：「我剛才收到的訊息，是關乎我八個拜把兄弟的！」

翟天星道：「原來赫連兄有八個拜把兄弟！」

赫連容若道：「其實我應該說，是北國八大參帮的現任帮主！」

翟天星道：「八大參帮？」

赫連容若道：「翟兄身處南國，也許不大明白我們北三省的情況。」

翟天星道：「願聞其詳！」

赫連容若道：「十多年前，參帮只有一個，便是由我大哥薄雲天任帮主，而我任副帮主，其他八位出生入死的兄弟，便是八大旗牌——所謂八大旗牌，其實便與中原的帮派一般的分堂香主！」

翟天星道：「參帮的組織，我也略有所聞！」

赫連容若道：「我們把兄弟喚作旗牌，也許是受了北方滿州人的影响！後來，薄大哥退出了參帮，本來，應由我接任帮主，但我才疏學淺，自忖無力應付，索性也退出了參帮，於是，八位旗牌，便分成參帮的八個支派，再不設帮主之職！」

翟天星聽了，心中暗忖，赫連容若無論在武功方面，才識方面，都與當時名震一時的參帮帮主薄雲天不相伯仲，他這麼說當然是自謙之詞。

可是，為什麼薄帮主會退出參帮？赫

連容若又爲了什麼不接任帮主之職？

其中當然是有一番巨大波折，可是，赫連容若旣然掠過不提，翟天星也不會深究。

翟天星道：「你與八位兄弟很久沒有見了？」

赫連容若道：「自從翟兄替我們參帮解了那次圍兵之困，翌年我便南下這垂柳山莊隱居！想起那次翟兄智勇過人，直至而今，我仍是深深敬佩，念念不忘！」

翟天星道：「年少氣盛之事，實使在下汗顏！」

赫連容若道：「那次潛進軍營，實在是一場兇險之戰，可惜翟兄沒有向我們說出當時情形！」

翟天星笑道：「連我自己也記不起來了！」

赫連容若道：「翟兄實在太謙！」

其實，那一場偷進軍營，取去將軍首級的經過，翟天星仍是歷歷在目，那次實在是一場血肉模糊之戰，慘烈的情形，使翟天星也感到猶有餘悸！

赫連容若道：「翟兄，這十年以來，你在江湖名聲大躁，實是可喜可賀！」

翟天星道：「名利之事，只帶來煩惱，我只羡慕赫連兄你能隱居西湖！」

赫連容若道：「江湖十年，眞不知發生了多少事，翟兄，你要在小莊多留兩天，好好的向小弟訴說江湖之事。」

翟天星笑道：「赫連兄旣有此雅興，自當一一相告！」

赫連容若擎起茶杯，兩人相對而飲。

直到而今，翟天星才有機會看看四周，這大廳面積十分巨大，可是，還有兩天便是赫連容若大壽之期，爲什麼大廳之內，毫無擺設？

連一支紅燭也沒有。

赫連容若放下了茶杯，臉上突然出現一陣苦澀的神色，但這神色却只是一閃而過，如果不是翟天星這麼細心的人，也不會發覺。

赫連容若一直都是談論他以前參帮之事，完全沒有提及他本身及壽辰之事，那是爲了什麼？

赫連容若突然道：「翟兄發覺有什麼不對？」

翟天星道：「沒有！」

赫連容若苦笑道：「翟兄眞是個心細如塵的人！」

翟天星並沒有答話。

赫連容若道：「我想你一早已發現了其中矛盾！」

翟天星道：「人生七十古來稀！其實六十歲也是一個足以紀念的一個日子！」

赫連容若道：「我旣然能够隱居西湖十年，對江湖之事，甚至有切身關係的參帮，也是不聞不問，翟兄，你定然了解我的性格！」

翟天星回答道：「赫連兄是個恬淡之人！」

赫連容若道：「實不相瞞，我並沒有意思設這壽筵！」

翟天星有點詫異。

赫連容若續道：「這次壽筵，是賤內的意思！」

翟天星道：「嫂夫人對赫連兄實在關懷備至！」

赫連容若苦笑道：「也許是她一番心意！」他歎了一口氣，怔視着翟天星。

翟天星也望着赫連容若，一時之間，赫連容若似乎衰老了不少。

翟天星岔開了話題，道：「賓客都快到了？」

赫連容若道：「賓客只有九位。」

六十大壽，又豈會只有九位賓客？

赫連容若又道：「九位賓客都是賤內所指定的，翟兄是其中最重要的一位，其餘便是我剛才所說的八位拜把兄弟，翟兄，你覺得奇怪嗎？」

翟天星說道：「我似乎並不認識尊夫人。」

赫連容若道：「她却認識你。」

奇怪，赫連夫人究竟是個什麼人？

赫連容若却沒有解釋下去，續道：「賤內一直患病，身體一年比一年虛弱，爲了她，我才答允她這個要求，設下這次壽筵，爲她冲喜一下。」

翟天星道：「原來如此。」

赫連容若道：「翟兄，連日奔波，路途疲累，請先休息，相信明晨，我的兄弟都會來到，那時再度暢談，晚飯之時，我們共飲一杯。」

翟天星突然想起今日所見的姑娘，但是，一時之間，却不知如何問起，半晌才道：「府上還有什麼貴親？」

赫連容若道：「除了賤內，還有小女，她正爲母親煎藥，否則我一定要她拜見翟兄。」

翟天星突然心如鹿撞。

赫連容若吩咐了僕人，帶着翟天星往東廂歇息。

垂柳山莊佔地不少，那僕人帶着翟天星，過了一條花徑，入了兩度月洞門。

在快要到達東廂之際，眼前出現了一個婀娜的身影，正是日間遊湖所見的姑娘。那位姑娘似乎也看見了翟天星，她手上捧着一個瓦盅，看來是剛煎好的藥茶。

翟天星站着看着那位靦覥的姑娘，緩步而去。

翟天星忍不住地問道：「哥兒，這位是——」

僕人道：「這位是我家小姐。」

翟天星「哦」的應了一聲。

僕人又道：「我家小姐是個文武全材的姑娘，她旣懂彈琴繪畫，又學得老爺所傳的一身武藝。」

翟天星道：「眞是多才多藝。」

僕人又接口道：「難得她更是十分孝順，對我們下人又好，只可惜還沒有找到婆家，那也難怪，要找一位可以配得上小姐的人，也不容易……」

那僕人滔滔不絕地說着，看來這位姑娘的確是一位上下皆悅的好小姐。

翟天星支吾地應着。

僕人道：「公子，小人說得實在太多，不過，我仍要多說一句，我們的小姐實在是一個難得的好姑娘。」

他們已到了東廂之內。

僕人道：「公子，我叫赫連健，如果你有什麼需要，請隨便吩咐。」

翟天星道：「打擾大哥，我隨便歇歇便可。」

赫連健退了出來。

那時天色漸晚，進了廂內，便是一個優雅的客廳，客廳與臥房相連。

臥房之內，打掃得一塵不染，小几之上，還放了一盤清水還有一些盥洗之物。

翟天星洗過臉，也略感疲倦，便躺在床上。

這實在是一次奇怪的壽筵，赫連夫人究竟是個什麼人，爲什麼要指定自己作爲這壽筵的賓客？

赫連容若有這位體弱多病的夫人，難道他的愁苦便是爲了他的夫人？

以垂柳山莊看來，赫連容若在金錢方面，定然沒有多大問題，他可以請到天下名醫爲他夫人治病，赫連容若又豈會爲此愁苦？

赫連夫人又指定要他八位拜把兄弟前來，爲的又是什麼緣故？如果是他們的參帮之事，又豈會請翟天星這個外人？其中定有原因，不過，以翟天星機智的頭腦，却連半點頭緒也找不着。

相信那八位人客到齊之後，定會有些眉目。

正在朦朧之際，忽然，翟天星嗅到了一陣香氣。

這陣香氣，略帶甜味，翟天星立時屏住了呼吸，雙目微睜，窗外突有一個影子閃過。

香氣越來越濃，翟天星雖然屛住氣息，仍然感到有點心搖神盪。

赫連容若隆而重之地請自己來，又怎會……？

不過，人心如面，怎能猜測？也許，外面來了什麼强手要對付赫連容若？

想到此處，翟天星連忙一躍而起。

黑影是出現在南面大窗，翟天星不再猶豫，縱身一躍，穿過窗櫺，出了外面。

就算那人的輕功極高，此時也逃得不遠。

翟天星矮身一騰，上了瓦面。

那時天色已相當昏暗。

在瓦面居高臨下，那黑影似是竄向南面小樓之前。

翟天星連忙施展「天星步」，奔向小樓。

小樓之前，是一片偌大的院子。

院子之內，却不見到人影。

翟天星不知前面小樓是何人所居，一時之間，也不敢貿然上前。

正在狐疑之際，一束寒芒突自小樓射出。

翟天星是何等樣人，柔身一閃，右手同時拂起，把袖袍挺起，功力運注，有如一塊漲滿的風帆。

「嗤」的一聲，八點寒芒同時釘在袖上。

天色雖暗，翟天星仍可以看到袖袍之上，是八支細如牛毛的繡花針！

小樓之前，人影倏現。

翟天星正要把袍袖一拂，把這釘在抱袖之上的八支綉花針回敬那人！

可是，那人影却是嬌笑一聲：「好身手！」

聲音是熟稔的，豈不是在西冷印社購鷄血石的聲音？

翟天星連忙把拂袖之勁收止，但勁力已出，一時之間，收勢不及，眼看花針便要射向那位赫連姑娘！

只見銀光一閃，八支花針，全數都被吸下！

翟天星道：「好一柄攝鐵之刀！」

赫連姑娘把刀身一抖，八支花針已落在地上，隨即嬌聲喝道：「看刀！」

聲音未了，人影與刀影同時縱起。

翟天星只好閃身擰腰，避開連劈的十八刀！

刀刃破空之聲，充耳可聞！

十八刀之後，又是十八刀，每一刀都是劈向翟天星的要害，而且一刀比一刀更爲凌厲！

假若翟天星是使劍，或者是其他鐵鑄兵刃，一定會被這十八刀其中一刀，吸脫兵器，因爲這是一柄攝鐵之刀！

翟天星道：「姑娘……」

赫連姑娘並沒有停手，反而一刀緊接一刀，一時之間，大刀光芒流閃吞吐，勇起一陣青森森的光焰！

赫連容若並不是使刀的，爲什麼他的女兒竟會使出如此出神入化的刀法？

翟天星再沒有考慮的餘地，急忙雙袖揚捲，迎着刀勢，騰挪幌閃。

赫連姑娘的刀勢雖是十分熟練，但勁力却是不大足够，翟天星猝閃五步，已瞧出其中破綻！

可是，翟天星究竟是個宅心仁厚的人，並沒有立刻破解她的刀法。

可是，不斷的閃避始終並不是辦法！

如果驟然出手，又恐傷了這位美麗姑娘的自尊心！

稍一分神，刀光又向他面門劈來。

翟天星連忙斜身橫阻，雙腿向後一蹴，身如巨鳥，騰向半空！

赫連姑娘正想欺身上前，翟天星在半空翻了五個跟斗，退開了十丈之外，穩身于地，拱手道：「不知在下有什麼地方開罪了姑娘！」

赫連姑娘道：「翟天星，你並沒有開罪于我！」

翟天星奇怪地道：「那麼姑娘……」

話未說完，小樓之內，突然傳出虛弱的聲音，道：「接拂！」

赫連姑娘轉身接拂，翟天星呆着，因爲這位姑娘回身接拂的姿態，實在美妙，有如微風拂柳，蜻蜓點水！

赫連姑娘道：「翟天星，你再試試我的出塵拂！」

說罷已然游身而至，拂如絧下。

翟天星急忙提氣，施展着靈蛇般的天星步。

那知赫連姑娘刀法了得，使這支出塵拂也是舒展自如，隨着翟天星的身形，亦步亦趨！

翟天星的天星步是何等巧妙的輕功，出塵拂可以勉强跟得上，却無法碰到他身上任何一處。

翟天星衣袂飄揚，輕蹬巧縱。

而赫連姑娘似乎甚是好勝，使出渾身解數，一時之間，出塵之拂，有如神龍舒捲，靈蛇吐信！

出塵拂是巧妙，然而翟天星的天星步，却是妙到巔毫，轉眼之間，赫連姑娘已使出了五十餘招，她的好勝似乎已變成了

敬佩。

忽然，她倏地收拂，道：「你只是接招，而沒有還招，實在小覷了我！」

翟天星說道：「姑娘，在下與你，並無……」

赫連姑娘不等他說完，便道：「我還是要看看你名聞天下的天星掌！」

她把出塵拂拋回小樓，轉身道：「看掌！」

雙掌隨着語音而至。

翟天星開始明白，這位好勝的姑娘，實在是想看看自己的武功！

旣是如此，倒不如就滿足一下她的心意！

翟天星氣定如山的站着。

赫連姑娘雙掌已至，雖無奔雷閃電之勢，倒也大有名家風範！

翟天星決定硬接這雙掌，但他只用了三分勁力！

可是，這三分勁力，對赫連姑娘却是勢不可當！忽然，赫連姑娘隨着勁風，向後退去！

翟天星有點後悔，但後悔實在太遲！

他急忙一個縱步，身體向前一撲，這一撲却是後發而先至，剛巧落在赫連姑娘身旁！

眼見赫連姑娘便要倒在地上，他急忙伸手一扶，扶着她的腰肢，輕輕一托，使她穩身不倒。

赫連姑娘雖是個舞刀弄劍的姑娘，但從來沒有男子碰過她的身體，翟天星這一托，頓時使她耳根發熱！

翟天星也感到有些不好意思，可是，那一托却是無可避免，否則她一定會倒在地上。

翟天星正想道歉，可是，這道歉之語，却是無從說起，一時之間，呆若木鷄！

赫連姑娘看着他的模樣，忍不住「噗哧」一聲，笑了起來！

另一次刻骨銘心的笑容。

赫連姑娘已在翟天星呆立之際，奔回小樓。

小樓之內，忽然傳來一聲虛弱的聲音，語音却是極之柔和：「翟大俠，我並沒有選錯了人！」

翟天星如夢初醒，道：「在下……」

那柔美而虛弱的聲音又道：「翟大俠，請先回東廂歇息，得罪之處，容日後謝罪！」

翟天星道：「前輩高人……」

那聲音又道：「我並不是什麼前輩高人，你還是先回去歇息！」

翟天星正想再說，可是，一時之間，又不知說些什麼才好，而且，小樓之內，再沒有聲音，只好拱手而去。

這小樓之內，究竟是個什麼人，葫蘆裏賣的是什麼藥？看來這樓內女子之聲，却沒有任何惡意！

翟天星慢慢的走回東廂，爲了不想驚動垂柳山莊的人，他仍然穿窗入了東廂。

坐在床沿，他感到有點茫然，難道是一個夢？不，袍袖之上，仍有七個針孔！

翟天星走到几前，倒了一杯熱茶。

呷着香茶，漸漸，他有點明白。

樓內之人，定然是命赫連姑娘試試自己的武功，首先是用香氣，試試自己的警覺性，然後是繡花針，看看自己的暗器手法，然後是刀法，出塵拂，最後是迫使自己使出天星掌法！

這一切當然是有計劃的！

然而，那柔美的聲音說過：「我沒有選錯人！」那人選擇自己爲的是什麼？

垂柳山莊之內，究竟發生了什麼事？

翟天星在這事件之中，担當什麼角式？

實在是太多疑問！然而，越是錯綜複雜的事，却越能引起翟天星的興趣！

他決定不動聲息，靜觀其變！

×　×　×

一陣馬嘶人聲輕輕地飄進了東廂。

翟天星不需凝神細聽，早已知道外面來了不少人，相信一定是赫連容若的八個拜把兄弟。

半晌，外面傳來步聲。

赫連健低聲地道：「翟公子！老爺請你到大廳。」

翟天星應道：「立刻便來！」

大廳之內，果然已坐滿了人。

當中的太師椅，坐着的正是赫連容若，他一見翟天星走來，立即整衣起立，道：「翟公子！」

赫連容若兩側的八位漢子，都同時站了起來。

翟天星連忙拱手道：「諸位請坐！」

那八個漢子齊齊拱手還禮道：「翟大俠！」

赫連容若道：「翟大俠請坐，讓在下一一介紹！其實我各位兄弟，早已認識翟大俠！那年薄帮主受圍兵之困，他們只有廿來歲，翟大俠可能並不認識，敝帮本分八個旗牌，但而今他們已各成一帮，八旗牌分別用顏色作標記！」

翟天星坐下。

赫連容若左旁漢子道：「倒不如讓我們自我介紹！」這漢子一身褐衣，濃眉環目，他清清喉嚨，道：「在下金旗牌饒勇夫！」說罷便坐下。

在旁另一漢子相繼站了起來，這人一身黑色勁裝，面孔也是十分黝黑，聲調却極其清爽，道：「在下銀旗牌寇弘！」

第三位漢子一身棗紅長袍，面容十分冷竣，聲音也是冷峻異常，道：「在下紅旗牌閔子毅！」

左邊最後一位漢子，臉孔慈祥，十足是一個生意人的樣子，朗聲道：「在下黃旗牌巫澤！」

赫連容若旁的漢子，也站了起來，此人一身織錦藍袍，腰板挺直，道：「我是龐傳鼎，是藍旗牌！」

旁邊的漢子續道：「在下綠旗牌鄔克！」此人態度有些輕佻，全身墨綠勁裝，

翟天星對他並沒有半點好感。

接着便是一位頭纏紫巾，儒生打扮的漢子，態度溫文，驟看去不似武人，但雙眸精光暴射，相信內功的造詣一定不同凡響，他拱手道：「在下紫旗牌傳仲達！」

最後一位漢子，身段極矮，坐着的時候，雙腿不能擱在地上，滿臉嘻笑地道：「在下叨陪末席，白旗牌剪一刀，是剪刀的剪，但只是剪一刀！」

衆人聽了，都被他言語引得發笑。

赫連容若笑道：「剪老弟多年不見，仍是那麼詼諧，樂天知命！」

剪一刀笑道：「說到樂天知命，我却不及赫連兄！」

赫連容若道：「此話怎說？」

剪一刀仍然是露齒而笑，突又嚴肅地道：「赫連兄離開山脈縱橫的北方，隱居西湖垂柳山莊，這才是樂天知命，比我們日夕爲採參而忙强得多呢。」

赫連容若聽了，勉强一笑，他似乎對剪一刀所說隱居之事而挑起滿懷心事。

剪一刀又道：「樂天知命，我却比得上翟大俠！」

翟天星有點愕然，道：「剪兄，在下又如何？」

剪一刀道：「這十年以來，我雖未到中原，但可聽到很多關於翟大俠仁義之事！例如最近破了寂滅谷一事……」

翟天星最怕別人提起他江湖中事，道：「那只是……」

剪一刀搶着說：「翟大俠外號『擷天星』，意思是武功可採擷天上星星，而且高義可人，可比天星……」

翟天星連忙止住道：「這只是江湖朋友取笑在下！」

剪一刀道：「翟大俠聲名遠播，對我參帮猶有大恩，可是我還要說樂天知命一語，我比大俠稍勝一籌！」

翟天星聽了，並不感到懊惱，因爲從他這些言語，早知他是一個生性詼諧之人，便道：「在下願聞其詳！」

剪一刀道：「翟大俠武功高强，可擷天星，在下並不懷疑，不過，我自己從來却沒有想過上天擷星！眞的，連想也不敢想！」

翟天星笑道：「爲什麼？」

剪一刀頓了一頓，裝出滿臉愁苦地道：「因爲我矮！」

立時之間，哄堂大笑。

翟天星也忍不住笑了起來，心想：「這位剪一刀實在是一位不可多得妙人，一個懂得自嘲的人，尤其是對於自己重大缺點而猶能自嘲，並不容易！」

知道自己缺點的人，豈不是對自己長處更爲了解？

笑聲剛了，綠旗牌鄔克道：「翟大俠大破寂滅谷一事，據說打敗了身懷二十多種失傳武功的吳剛，我看翟大俠的天星掌，比這二十多種失傳武功更勝一籌！」

翟天星聽到這話，豈會不明白他弦外之音？表面是高擧翟天星的武功，但骨子裏却是不大相信。

翟天星道：「寂滅谷之事，只是一時僥倖！」

鄔克正想開言，赫連容若接口道：「各位風塵僕僕，還是先到偏廳之內，喝一口水酒。」

衆人到了偏廳，只見筵席已開，便依次各自坐下。

赫連容若擧杯道：「十多年來，未能與衆兄弟一聚，在下先乾爲敬！」

衆人擧杯，都一飲而盡。

金旗牌饒勇夫斟滿一杯，道：「赫連二哥，我也代表八兄弟向你敬這一杯！」

赫連容若道：「好！」

接着，銀旗牌寇弘又要站起。

赫連容若連忙站起來道：「衆兄弟，如果你們一一敬我，我沒有喝完，便要倒下，那裏還能與你們一聚舊日之情！」

寇弘道：「二哥，再乾一杯！」

赫連容若道：「好！衆兄弟再乾一杯！翟兄，恕小弟量淺，這一杯也算你敬我也好，我敬你也好！」

翟天星欣然擧杯。

饒勇夫放下酒杯，道：「二哥，近日夫人如何？」

赫連容若聽到夫人二字，本是一番豪情，却立時冷了半截，道：「這幾天比較好些，本來，我也應該請她出來，與衆兄弟一見，可是……」

饒勇夫道：「二嫂旣是不適，我們也不敢打擾！」

臉孔慈祥的巫澤道：「二哥，令千金可好！」

龐傳鼎接口道：「那年二哥離開長白山之時，翠韻她只有七歲！」

赫連容若提起女兒，臉上又露喜色道：「翠韻她已是十七歲了，我只顧着與衆位聚舊，却忘了叫她拜見衆位叔叔。」說罷便立即吩咐僕人道：「請小姐出來！」

剪一刀道：「人說十八姑娘一朶花，翠韻小姪女，定是鮮花中的鮮花！」

赫連容若笑道：「翠韻刁蠻任性，請各位包涵。」

半晌，一個老嬤嬤陪着一位美貌少女緩步而來。

翟天星眼前一亮，心中接着一凜！

這位赫連翠韻正是在遊湖之時，在岳王廟以及在西冷印社所見的姑娘！

更是在小樓之前試他武功的紅妝！

赫連翠韻上前，嬌聲道：「爹爹！」

那老嬤嬤也道：「拜見各位老爺！」

赫連容若道：「翠韻，還不拜見衆位叔叔！」

赫連翠韻檢衽道：「姪女見過衆位叔叔。」

衆人都異口同聲地道：「二哥厚福，有這一位標緻的女兒！」

赫連翠韻有意無意之間，瞟了翟天星一眼。

翟天星笑了一笑。

赫連翠韻有點不好意思，低下頭來，衆人並不以爲意，只道她不慣在衆多男子漢面前施禮。

那老嬤嬤道：「老爺，我要去了！」

赫連容若道：「嬤嬤，你不是說過要回鄉去！」

老嬤嬤道：「是的，本來今午後便去，但放不下心，服侍夫人吃了帖藥！」

赫連容若道：「夫人怎樣？」

老嬤嬤道：「夫人聽說參帮八位旗牌老爺都已到齊，似乎好了很多！」

赫連容若道：「那麼你早去早回！」

老嬤嬤道：「是，老爺！小姐，你千萬要叫夫人依時吃藥，唉，這孩子，除了聽老身之話外，只聽你了！」

赫連翠韻道：「嬤嬤，你不用担心，我會好好照顧母親，不過，你在路途也要小心！」

老嬤嬤道：「孩子，老身照顧過你爹爹，也照顧過你娘親，更照顧你長大，難道還不懂照顧自己！」

說罷便躬身而退。

（未完）

詭異奇情中篇故事

黃鷹·文
盧令·圖

天魔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曹廷在鳳生撤退時所必經之路——一處狹谷的兩邊峭壁上，預設埋伏，準備到時將之殲滅，豈料鳳棲梧於事前路經該處，發現谷上有人埋伏，於是以迅雷不及掩耳的行動，先後將兩邊的伏兵盡殲，因此在鳳生負傷狼狽退却時得以順利通過這狹谷。當曹廷、胡子玉率衆追進到谷口時，却不見谷上伏兵滾落木石截擊鳳生等人的跡象，兩人正感懷疑之際，突聞震天價响，曹廷急命衆弟子撤退，但兩邊崖頂無數巨石飛滾而下，一時塵土飛揚，曹廷、胡子玉連忙勒轉馬頭，率衆急退，一塊巨石向胡子玉墜來，他立即跳下坐騎，縱身往外奔逃……

願化干戈刦　就衞懇商談

胡子玉奔出了數十丈，他們才脫出巨石的轟擊，回頭望去，祇見峽道內塵土滾滾，傷馬悲嘶聲，人的呻吟聲，斷斷續續傳來。

石塊已停止了滾落，曹廷仰首望去，只見一綫天光，此外什麼也看不見。

胡子玉喃喃着忽然道：「不幸言中，只望燕南郭勝他們沒有出事就好了。」

曹廷沒有作聲，只瞪着那一綫天光。好一會，仍然沒有石塊滾下，曹廷終於道：「將人救出來再說！」探手從旁邊弟子取過一支火把，躍下馬，往前走去。

那些弟子如夢初覺，一會才跟前去。

火光下，亂石堆上鮮血斑駁，傷馬的哀嘶聲，人的呻吟聲，仍然此起彼落。

曹廷看在眼內，眼角的肌肉不住顫抖，眼瞳中充滿了悲憤，還有一絲恐懼。來自心底的恐懼。

×　　×　　×

鳳棲梧雖然看得不怎樣清楚，也聽得不怎樣清楚，已經能夠分出敵我，等到那些手舉火把的人完全進入了峽道，立即將堆在絕壁邊緣的石塊推下。

轟轟發發的滾石聲震耳欲聾，飛揚的塵土亦遮蔽了本已不清晰的視野，可是從峽道口急閃出來的火光，他已經知道收到預期的效果。

與之同時他亦由心寒出來。

若非他趕至，將那些石塊推下去的是中原五義的弟子，鳥帮將會有什麼結果實在不難想像得到，何況在峽道之外還有燕南郭勝等人？

可是他的心並未因此放下，那主要是因爲到現在爲止，他仍然沒有聽到鳳生的聲音。

以鳳生的性格，若是沒有事，必然在後掩護，也必然振吭呼喝那些手下趕快進峽道。

即使他已經負傷，只要還能够叫得出，也一定會叫出來。

到底怎樣了？鳳棲梧前所未有的焦躁，也所以沒有將那些石塊全都推下去，暗忖差不多，身形便展開，掠向鳥帮逃走的方向，往山下掠去。

×　　×　　×

鐵雁等人當然也聽到滾石之聲，却已經全都出了峽道，也所以無不驚訝之極。

馬嘶聲，曹廷的吼叫聲緊接傳來，還有慘叫聲，那雖然很快便已給轟轟發發的巨石滾落聲掩蓋，已使他們知道到底是發生了什麼事。

他們清楚記得並沒有在峽道上設伏，在進入之前，甚至恐怕中原五義的弟子已在峽道上埋伏好截擊他們，現在埋伏不錯是發動了，但對像竟然是曹廷等追兵，若說這是看錯弄錯，實在難以令人置信。

惟一的解釋就是他們的人發現了峽道的埋伏，將之奪爲己有，掩護他們撤退。

那是誰？沒有人想得到，也就在他們怔在那裏，大惑不解的時候，衣袂響入耳，一條人影如飛從山上掠下。

所以人無不緊張起來，一直到他們看清楚那個人，不由自主的爆出一聲歡呼：「二爺——」

鳳棲梧在歡呼聲中掠到鳳生旁邊。

鳳生仍躺在矛桿架成的床上，昏迷未醒，鳳棲梧亮着了一個火摺子，細看一遍，一張臉不由自起來。

鳳生的傷口已然洒上金創藥，可是鳳棲梧仍然不難看得出傷勢的嚴重，他再探鳳生的脈搏，面色更難看。

鐵雁移步到鳳棲梧身旁。「二爺，大爺傷得很重。」

鳳棲梧微一頷首道：「怎會弄成這樣子？」

鐵雁道：「我們夜襲胡家莊，怎知道鴿組的人原來就是中原五義的弟子，暗通消息，我們一入，便中埋伏。」

鳳棲梧搖頭，鐵雁接道：「大爺掩護衆兄弟後退，金鵬替大爺擋擊曹廷一槍，當場命喪，霍青竹乘機偷襲，大爺不忍以金鵬的屍體擋住來劍，才傷成這樣！」

鳳棲梧微喟一聲。「大哥是一條好漢，也所以才得到你們的愛戴。」

鐵雁握拳道：「中原五義却都是卑鄙小人，四個連手攻大爺一個……」

鳳棲梧道：「不要說了，大哥與你們此前偷襲柴家莊，此次偷襲胡家莊，都不是光明正大的事情。」

鐵雁垂下頭。「大爺從來都沒有做過這種事情，只是這兩次。」霍地又將頭抬起來。「我們本來也以爲是大爺不當，但今夜——」一頓，詫異的望着鳳棲梧。

鳳棲梧追問：「今夜怎樣了？」

鐵雁奇怪道：「二爺不知道大爺與中原五義之間有宿怨？」

「什麼宿怨？」鳳棲梧想不透。

鐵雁更覺奇怪，道：「聽大爺跟曹廷他們說，他們曾經傷害了大爺的一個好朋友。」

「是誰？」鳳棲梧追問下去。

「這個沒有說。」

鳳棲梧看看鳳生，又看看峽道那邊，道：「我們先過去那邊樹林。」

那些黑衣人應聲一齊移動脚步，鐵雁緊隨着鳳棲梧，接問道：「二爺只是一個人？」

「也是入夜之後才從燕南郭勝口中知

道你們夜襲胡家莊的事。」

「燕南郭勝？這不都是中原五義的弟子？」

「不錯，他們原是要會合埋伏峽道兩旁峭壁上的人截擊你們。」

鐵雁駭然。「現在他們……」

「大都死了。」鳳棲梧搖頭：「我不想殺他們，可是他們一定要殺我，因爲我姓鳳，而且還要來這裏救人。」

「幸好二爺及時趕到來。」鐵雁猶有餘悸，打了一個寒噤。

鳳棲梧輕歎了一口氣。「你將他們的說話跟我詳細說一遍。」

鐵雁的記性很好，事實說話也不多，所以他幾乎一字不漏，說得很詳細。

鳳棲梧也聽得很仔細，雙眉不覺深鎖，嘟喃道：「十三槍，十七劍，二十三刀，還有扇骨流星鎚痛扎亂搥，中原五義到底與那個人有什麼仇恨，竟然用到這麼兇殘的手段？」

鐵雁一直留意鳳棲梧的神態變化，忍不住問：「二爺完全不知道有這件事？」

鳳棲梧搖頭。「大哥肯爲他不惜犧牲這麼多兄弟的性命，可見得他一定是大哥的好朋友，大哥的好朋友有那一個我不認識？」

鐵雁亦道：「我跟隨大爺也有十多年了，一樣對這件事全無印象。」

「曹廷他們知道了原因，除却那些話之外，沒有其他的話了。」

「沒有了。」鐵雁一再搖頭。

鳳棲梧歎了一口氣。「那只有待大哥醒來，才知道那到底是什麼一回事。」

鐵雁走了幾步，又問：「二爺，一個人給弄成那樣子，是否還能够活下來？」

鳳棲梧道：「你應該知道我會怎樣回答。」

鐵雁道：「奇怪曹廷竟然說——」

「她眞的又活下來。」鳳棲梧冷然一笑。「又活下來是什麼意思？一個人難道竟然能够活上很多次？」

也就在這時候鳳生發出了一聲呻吟，鳳棲梧腳步一頓，脫口道：「停下來。」

抬着鳳生的黑衣人應聲停下，其餘人隨即圍上來，不待鳳棲梧吩咐，一齊剔亮了火摺子。

火光照耀下，鳳生眼蓋顫動，終於張開來，眼神已變得黯然無光。

鳳棲梧俯下身，呼道：「大哥——」

鳳生應聲混身一震，無神的目光落在鳳棲梧面上，亦自一亮，嘴唇顫動却是一個字也說不出來。

鳳棲梧接道：「出了這麼大的事，怎麼少得我份兒？」

鳳生悽然一笑，緩緩抬起他的右手，鳳棲梧握住了這隻右手，道：「我們是兄弟，好兄弟！」

鳳生的神情更激動，瞪着鳳棲梧，眼角竟然淌下了兩顆淚珠，鳳棲梧還是第一次看見鳳生流淚，心頭一酸，道：「大哥，這到底是什麼一回事？」

鳳生的嘴唇顫動兩下，沒有聲響。

「災禍？」鳳棲梧只有憑口形推測。

鳳生勉強一點頭，那個頭接一側，終於氣絕。

那一劍原就已割開了他的喉管，所以連話也說不出來，若非內力深厚，根本支撐不到現在。

鳳棲梧瞳孔驟然收縮，雙手抓住了鳳生的雙臂，嘶聲叫出來：「大哥——」

鐵雁等一齊湧上，亂成了一片。

× × ×

火摺子一個個滅去，衆人亦終於一個個平靜下來。

鳳棲梧緩緩鬆開雙手，站起了身子，仰首向天，急風吹舞着他的衣袂頭巾，殺氣也同時飛揚。

鐵雁等突然舉起了兵器，大叫：「我們殺回去，替大爺報仇！」

他們的神態都非常激動，這些江湖人最重義氣，何況鳳生對付他們一向都親如手足。

也所以，鳳生雖然沒有跟他們說清楚，他們仍毫不猶疑的服從鳳生的命令，偷襲柴家莊，胡家莊。

他們甚至不惜爲鳳生兩脅插刀。

鳳棲梧完全明白他們的心情，他同樣也有一股殺回去的衝動，但他還是抑壓下來。

等到各人停止了嚷叫，他才道：「死的是我的大哥，我比各位憤怒，但對方有備而戰，我們又只剩下這些人，這樣攻回去，不難會全軍覆沒！」

「我們不怕死！」

鳳棲梧截道：「我知道各位都是好漢，也所以我更不能要大家這樣去送死，現在殺回去只是送死，而且，中原五義一定會乘勢襲擊總壇，以絕後患。」

鐵雁道：「那麼二爺的意思……」

鳳棲梧道：「先回總壇，整頓一下，等他們殺來，迎頭痛擊。」

「他們若是不來……」

「一定會來的，他們總不會等我們集合各地分壇的力量，全力向他們攻擊。」

鐵雁點頭。「那就等他們到來的時候將他們殺一個乾淨！」

鳳棲梧沉着聲，接道：「另一方面，我們也好趁這一段時間，弄清楚事情的眞相。」

鐵雁沉吟道：「這也好——」

鳳棲梧又道：「不管怎樣，這件事都必須要用血來解決。」

「血債血償！」衆人齊聲呼應，羣情洶湧。

鳳棲梧無言揮手，舉步前行，嚴格說來他並非鳥帮的一份子，但現在鳥帮的人，已然將鳳棲梧奉爲首領，這一來，是因爲他與鳳生是兄弟，其次，他的武功事實亦足以繼承鳳生的地位。

一場激烈的報復也就在這一刻開始。

× × ×

火勢一發不可收拾，將胡家莊燒爲平地，火勢熄滅的時候，已經是翌日正午。

曹廷一面設下障碍，以防止敵人的反擊，一面吩咐弟子清理屍體，到正午，亦已經有一個明確的報告。

鳥帮一共來了一百八十三人，却留下了一百二十七具屍體，可謂損失慘重。

中原五義方面亦一樣傷亡慘重，五百六十九人死了二百五十七個，剩下的過半受傷。

霍青竹的屍體已給撈上來，一條右臂

却已消失在水裏，葉南溪挨了鳳生那兩刀，連站也幾乎站不起來，幸好是外傷。

最令曹廷震驚的還是燕南的回報，那在峽道將石塊推下，襲擊他們的不待言就是鳳棲梧，他只是一個人，却將郭勝等十八人殺一個乾淨，若非那罎酒，連燕南也難倖免。

鳳棲梧殺了郭勝等人，還將峽道的埋伏完全解決，轉拿來截擊追兵，充份的表現出非獨武功好，而且有腦筋。

也是說，這個人比鳳生更難應付。

「血濃於水，鳳生與鳳棲梧之間即使曾經發生過什麼衝突，在這種情形之下也一定不會袖手旁觀。」曹廷說這句話的時候，正立在火場前面的空地上。

胡子玉燕南左右立在曹廷身旁，燕南垂下頭，胡子玉神態落寞。

「兄弟鬩牆，外禦其侮，這其實亦意料中事。」曹廷歎了一口氣。「幸好他們並不是聯手來襲，否則這一戰，我們只怕沒有多少個活得下來。」

胡子玉道：「也所以，鳳生必然傷得很重，不能不撤退。」

曹廷頷首，又歎了一口氣。「我們並沒有輕視鳥帮的實力，但集中全力，結果仍然落到這般田地，鳥帮之所以能够稱霸綠林，的確有他們的條件。」

胡子玉亦自歎氣。「看來我們得準備應付他們下一次的襲擊了。」

曹廷道：「要看鳳生的情形，若是他只是重傷，我們大可以不必着急，若是他死了，他們的報復一定會立即進行。」一頓道：「據說鳥帮這一次調動的只是總壇的部份精銳，他們仍然有足够的能力摧毀我們。」

胡子玉道：「也許我們根本就不應該停下來，應該依照原定計劃，乘勢直搗鳥巢，以絕後患。」

曹廷搖頭：「原定計劃是郭勝燕南堵住峽道的出口，配合兩旁的石塊攻擊，一舉將鳥帮殘餘盡殲在峽道之內，鳳棲梧的出現，却非獨破壞了我們這部份的計劃，而且令我們損折了二百五十七人。」

「弟子該死。」燕南的頭垂得更低。

「怪不得你。」曹廷搖頭。「這就是所謂人算不如天算。」

胡子玉接問：「那大哥意思——」

「鳳棲梧絕無疑問，比鳳生更難應付。」曹廷目光一遠。「鳳生有勇無謀，此前一次的襲擊成功，只是出其不意，攻其無備，但鳳棲梧却懂得一看見勢色不對，搶救不及，攻奪峽道埋伏，反制追騎，鳥帮若是由他來統率，不向我們採取行動則已，一開始行動，我們必凶多吉少……」

「鳥帮的人未必服從鳳棲梧。」

「鳳棲梧與鳥帮的人一向合得來，而鳥帮大概還沒有能够與他相比，何況他還是鳳生的親弟弟，以後不得而知，在目前，鳥帮的人一定會擁護鳳棲梧，也一定會團結起來，向我們報復。」

「那大哥應該及早有一個決定了。」

胡子玉一向都比較溫和，現在却顯得異常急躁。

曹廷頷首道：「我已經決定了。」

「如何？」胡子玉追問。

「原是鳥帮鴿組的弟子已經動身去打探鳥帮的情形，半個時辰之後，我們便啓程。」曹廷沉着聲。「要攻鳥帮的總壇，必須在鳥帮各地分壇趕赴總壇之前，他們若是集中在一起，我們除了一戰之外，沒有第二條路可走的了。」

「難道一戰之外，還有第二條路？」

曹廷道：「這要看鳳棲梧是否還有理智。」

胡子玉一怔。「那有什麼關係？」

「他若是還有理智，我們就可以跟他說清楚這件事。」

「不錯，告訴他眞相……」

「眞相？你以爲那就是眞相？」

「難道不是？」胡子玉又一怔。

「你相信，是因爲你曾經目睹那個女人可怕的變化，但對其他人來說，那只是一個故事，我們惟一的希望，就是鳳棲梧還有耐性讓我們將整件事說完。」曹廷笑了笑。「倘若鳥帮已集結在一起，只怕說故事的根本連說故事的機會也沒有。」

胡子玉歎息一聲。「我們只是光說故事？」

「也爲了阻止災禍蔓延。」曹廷一皺眉：「說不定鳳家兄弟的衝突也是與這件事有關。」

胡子玉道：「江湖上傳說，鳳生借醉搶走了鳳棲梧未過門的妻子。」

「鳳生怎會是這種人？」

「我們兄弟五個又何嘗是？」

曹廷苦笑。「不錯。」

燕南聽到這裏，再也忍不住，脫口問道：「師父，這到底是……」

曹廷截道：「該知道的時候，你總會知道的。」轉過背身，目光落在燒毀了的莊院上，無限感慨。

胡子玉心情一樣沉重，不完全因爲多年基業毀於一旦，還因爲未來的渺茫。

燕南疑惑的看着他們，這到底是怎麼一回事，在他仍然一些頭緒也沒有。什麼時候才是該知道的時候？

× × ×

鳳棲梧一行人還未回到鳥帮的總壇，消息已經傳到了，所以到他們返回總壇的時候，周圍都已聚滿了一臉悲憤、手執兵器的帮衆。

羣情洶湧，鐵雁好容易令他們平靜下來，也還是因爲有鳳棲梧在。

對於鐵雁的建議鳥帮由鳳棲梧統率，並沒有人反對，用不着一個時辰，整個鳥帮總壇已佈置得銅牆鐵壁般，老弱婦孺都已給遷往安全的地方。

與之同時，偵騎信使四出，一面偵查中原五義等人的動向，一面急報各地分壇，召取援兵。

在不到半天的時間，附近兩個分壇的壇主已然率領帮衆到來，鳥帮總壇所在的整個市鎮亦遍佈死亡陷阱。

整個市鎮亦陷入一片死寂。

× × ×

總壇的大堂同時被佈置成靈堂。

鳳生給放在銅棺內，到現在一雙眼仍然睜大，看來像是死不瞑目，又像在咒詛什麼。

鳳棲梧一直留在大堂內，處理一切事情，婷婷一身素白，在兩個丫環侍候之下，亦一直留在銅棺之旁，不停的流淚。

鳳生的屍體還未進門，她便已迎出去，哭得就像個淚人，而眼淚，一直都沒有停下。

一個人竟能夠流這麼多淚，是不是有些奇怪？

每一個看見她的人都投以同情的目光，却沒有一個留意到這件事，鳳棲梧更就不用說，他甚至沒有多看婷婷一眼。

在步向鳥王府的時候，他的心情仍很亂，路上他一直都是在想着怎樣找中原五義算賬，看見鳥王府，才突然想起婷婷，才亂起來，可是到看見婷婷，非獨不再亂，而且感到前所未有的平靜。

一年後的婷婷，並沒有多大改變，歲月無情，可是她反而更動人，更美麗。

這也許就是年輕的女人與年老的女人不同的地方。

鳳棲梧在第一眼那剎那，却有一種很陌生的感覺，完全就像是在看到一個陌生人。

連他也奇怪，到現在爲止，除了一聲稱呼之外，一些說話的興趣也提不起來。

這難道就是一年浪跡江湖，沉醉於夢鄉的結果？

鳳棲梧不能够肯定，也沒有細思，只是想着如何部署報復的事情。

婷婷一雙淚眼却不時望向鳳棲梧，悲傷之外，還有一絲疑惑。

在支開了那兩個丫環之後，這雙淚眼除了悲傷疑惑之外，又多了一份狡黠。

鳳棲梧沒有理會，盤膝靜坐在靈前，眼蓋低垂，身子一動也都不動。

婷婷目送那兩個丫環步出靈堂，目光轉落在鳳棲梧的身上好一會，鳳棲梧仍然一些反應也沒有，婷婷終於站起來，移步走過去，衣衫抖起了陣陣「悉索」聲響。

她脚步移動時並不快，但靈堂寂靜，好像鳳棲梧這種高手，又怎會不知道有人接近？却始終毫無反應。

婷婷在鳳棲梧身旁停下來，幽香一縷，飄進了鳳棲梧的鼻子，隨即一聲：「二叔——」

鳳棲梧垂目如故，冷應道：「嫂嫂若是倦了，無妨回房休息，江湖人，不在乎俗禮。」

婷婷幽聲道：「我不倦，只是二叔日夜趕路，忙到現在，該休息一下的了。」

鳳棲梧一揚眉。「我正要休息去。」霍地站起身子，舉步前行。

婷婷追前幾步，「哎喲」一聲，身子一栽，倒向地上，鳳棲梧應聲止步，回頭一望，只見婷婷黛眉輕蹙，手抓着羅裙一角，半臥着支撐欲起。他一皺眉，還是走近去。「怎樣了？」

婷婷搖頭。「沒什麼，是我不小心扭傷了足踝。」

她掙扎欲起，却有心無力，已哭得紅腫的眼睛又淌下了兩行淚水。

鳳棲梧終於伸出手將婷婷扶起來，婷婷很自然的抓住了鳳棲梧的手臂，領子半敞，露出了一片雪白的肌膚。

鳳棲梧目光落下，甚至看見那一道深深的乳溝，急忙將目光移開。

婷婷身子是站起了，但搖搖欲墮，好像隨時都會倒下，鳳棲梧又一皺眉，道：「我叫人送你回房間去。」

婷婷搖頭，道：「不用，一會就沒事的了。」她隨即鬆開扶着鳳棲梧的雙手，但立即就倒下。

鳳棲梧手急眼快，忙一把扶住，這一把，手臂却正好壓在婷婷的胸脯上，那剎那，鳳棲梧有如電殛，混身猛一震。

婷婷粉臉飛紅，嚶嚀一聲，一個身子縮入了鳳棲梧懷中。

鳳棲梧的目光也就在這時落在鳳生那副銅棺上。

銅棺燈光下散發着冰冷的光芒，鳳棲梧心頭不由一凜，就像給一盤冷水當頭淋下，雙手一送，將婷婷送出懷抱，送坐在那邊的白布座子上。

婷婷意料之外，半身一倒，右手有意無意，抖開了羅裙，一對晶瑩的玉腿展露在鳳棲梧眼前。

鳳棲梧目光一落，綺念又生，猛咬牙，偏開臉，眼睛接閉上，再將頭一甩，才將這綺念甩掉，隨即舉步往外走去。

「二叔——」婷婷在後面叫，「鳳大哥——」

她的語聲充滿了誘惑，尤其是那一聲「鳳大哥」，鳳棲梧入耳不由一呆。

在未遇上鳳生之前，婷婷一直是這樣稱呼鳳棲梧，每一聲都帶着濃情蜜意。

鳳棲梧意志不知怎的竟變得那麼脆弱，脚步停下來同時，旖旎的種種往事亦紛紛湧上心頭。

他幾乎已忍不住回頭望去，却還是在那剎那打消了這念頭，舉步再往前行。

每一步踏出都好像很費力，那麼慢，那麼重，每踏出一步，彷彿就聽到婷婷的一聲「鳳大哥」。

鳳棲梧很想掩上耳朵，可是他沒有這樣做，雙手拳握，繼續前行。

婷婷並沒有再叫出聲，嘴唇顫動着，無聲的重覆着一個變化，從他嘴唇的變化看來，那應該就是在重覆着「鳳棲梧」這三個字。

她的眼瞳同時閃動着一種奇異的光芒，鳳棲梧若是在這個時候，應該就會發覺婷婷的異常之處。

只是他回頭接觸婷婷這雙眼睛，未必再能够保持冷靜，說不定立即就會在婷婷的目光中迷失。

他移動得雖然慢，終於還是走出了大堂。

婷婷的神態也起了變化，由焦急而失望，然後整個人都彷彿崩潰。

鳳棲梧走出了大堂，繼續前行，終於消失不見，婷婷同時發出了一聲歎息，垂下頭，無言將羅裙拉上。

大堂只剩下她一個人，燈光下，看來是那麼凄涼，一直到她將頭抬起來。

與她的目光落在靈前同時，那些燭火突然一齊冒起了尺高。

沒有風，即使有，亦不會將火吹得那麼高，難道是她那雙眼睛的影响？

× × ×

明月在中央。

今夜的月仍然是那麼圓，那麼明亮。

鳳棲梧步向石階，仰首看着那一輪明月，腦袋裏仍然像塞滿了亂草，湧現的都是與婷婷親暱的諸般情景，怎也驅不去。

他繼續前行，轉入了一條迴廊，來到

了一個水井之前，打了滿滿一桶水，將整塊臉都浸在水裏。

一陣陣清涼直沁心頭，他逐漸冷靜下來，又過了一會，他才從水裏將臉抬起，然後轉過身。

鐵雁站在他身後三丈之外，奇怪的望着他，看見他回頭，一面走過來，一面道：「二爺怎樣了——」

鳳棲梧搖頭。「只是要清靜一下。」

鐵雁道：「方才我遠遠看見，還以爲是大爺……」

鳳棲梧苦笑，道：「我也不相信，大哥這麼年輕便離開這人世。」

鐵雁上下看了鳳棲梧一眼，道：「這年來大爺也是時常要這樣清靜一下。」

鳳棲梧一怔，道：「這樣？」雙手從桶裏掬起了一捧水。

鐵雁點頭道：「以前沒有的。」

鳳棲梧目光轉向大堂那邊，腦海中彷佛又响起了婷婷的一聲聲鳳大哥，還有諸般誘惑的神態，一雙劍眉不覺鎖起來，那捧水亦不覺從掌中漏盡。

鐵雁道：「我曾經問過大爺，是什麼事這樣子煩惱，大爺却只是搖頭，可是我我看得出，大爺是眞的有些心事。」

鳳棲梧目光轉回，道：「你是來找我的？」

鐵雁點頭。「二爺一年沒有到來，有些事，我認爲二爺也應該知道一下。」

「正如我大哥的不時將臉埋在水裏，要求頭腦清靜。」鳳棲梧接問：「這年來是否出了什麼事，令大哥很煩惱？」

鐵雁道：「我們已經打好了基礎，能與我們公開一戰的幫派可以說完全沒有，甚至可以說現在只有我們去攻擊別人。」

鳳棲梧點點頭，鐵雁接道：「這一次我們的攻擊中原五義，也只是我們做主動，事前中原五義一些表示也沒有。」

鳳棲梧道：「在襲擊柴東升之前，你們是否已知道襲擊的對象？」

鐵雁搖頭：「事前大爺什麼也沒有說，一直到大爺下令襲擊，我們才知道對象是柴東升。」

鳳棲梧道：「不錯，鴿組既然大都是中原五義的弟子，若是一早將目的地說出來，柴東升縱然不能够及時請來其他四個兄弟，要逃走應該絕不成問題。」

鐵雁道：「大爺也就因爲一擊成功，跟着帶我們趕程往襲胡子玉，這一次却給鴿組的人先將消息送到去……」

「站在他們的立場，這實在是無可厚非。」鳳棲梧在井旁坐下來，「在柴東升一事之後，大哥也沒有跟你們說是什麼原因？」

「沒有。」鐵雁歎了一口氣。「也沒有人敢問。」

「大哥一向都平易近人。」

「可是這年來，大爺的脾氣變得很怪，很少跟大夥兒在一起，對幫裏的事情，都是愛理不理，平日陰陰沉沉，大夥兒都不知道他心裏在想什麼。」

鳳棲梧一聲微喟。「我本該每隔一個時間就回來看看。」

鐵雁看看鳳棲梧，沒有作聲，鳳棲梧沉吟着又問道：「大哥是什麼時候開始變成這樣？」

鐵雁道：「二爺走後不久，大爺平日的習慣便開始一一改變的了。」

鳳棲梧又沉吟起來，口裏雖沒有說，心底已不由暗問：「難道就因爲婷婷？」

他沉吟了一會，才試探着問：「我大嫂又怎樣？」

鐵雁竟然回答道：「夫人的事情，我們可一些印象也沒有。」

鳳棲梧忍不住追問：「什麼原因？」

鐵雁道：「夫人平日極少走出來，別的人不知，屬下記憶所及，這年來，只不過見過她三次。」

鳳棲梧微喟：「她本來就是一個很深沉的女子，大哥說不定就是受她影响。」

鐵雁考慮着道：「有句話屬下本來不該說……」

鳳棲梧道：「只管說，我是怎樣的一個人你應該明白。」

鐵雁仍然吞吞吐吐的道：「夫人美麗溫柔，但不知何故，屬下每次見到她，總覺得有些心寒。」

「心寒？」鳳棲梧甚奇怪。

鐵雁苦笑道：「屬下也不知道是否完全是因爲夫人心寒，也許當時屬下有些不適，亦可能因爲風太冷。」

鳳棲梧淡然一笑，轉問道：「這年來，幫中有沒有什麼特別的事發生？」

鐵雁道：「有些事的確很特別。」眼中同時露出了奇怪之色。

鳳棲梧看在眼內。「到底什麼事？」

鐵雁目光一轉道：「幫中有十一個小伙子無故失踪，每當明月之夜，幫中養的豬牛鷄鴨等都顯得有些慌亂，大叫大鳴，不少更跡近瘋狂。」

「那十一個小伙子也是在月明之夜失踪？」

「正是。」鐵雁皺眉。「只找回一個，乃是在一個枯井之內，當時羣鴉集棲在井旁，發現的兄弟覺得奇怪，用繩垂下去，結果找到了那個小伙子的屍體。」

鳳棲梧詫異地問：「死因是什麼？」

「兄弟們都說是喝醉了酒，不愼掉進枯井裏，給井底石塊割破了咽喉而死。」

「傷口在咽喉？」

「很深的傷口，可是附近一滴血也沒有，傷口亦毫無血色，有如死魚肉，屬下覺得奇怪，暗自扎了屍體一刀，發覺亦是一滴血也沒有。」

鳳棲梧道：「那個小伙子已經失踪了很久了？」

鐵雁道：「才一夜。」

「那麼他的血那裏去了？」鳳棲梧脫口追問。

鐵雁苦笑道：「不知道，屬下曾經想過那可能是滲進泥土內，但挖了一尺並無發現，這件事令幫中的兄弟恐慌過好一段日子。」

「大哥對這件事情有什麼表示？」

鐵雁道：「完全提不起興趣，對一切事情，大爺都是那樣子無動於中。」

鳳棲梧深注鐵雁，轉問：「只是這些了？」

鐵雁道：「有兩條牛亦是這樣子，突然倒斃，咽喉破裂，滴血不存。」

「亦是月圓前後發生的？」

鐵雁點頭。「沒有人能够解釋，也所

以出現了諸般鬼神傳說。」

「這是說，到現在仍然是茫無頭緒的了。」

鐵雁點頭道：「那被找到屍體的小伙子是失踪的第十個，之後我們曾經加派兄弟在夜間逡巡，尤其是月圓之夜，可是到上個月，仍然又有一個小伙子失踪。根據住在他附近的人說，當夜他一如往常回自己房間睡覺，到天明父母見他久久仍不見出現，將門撞破，才知道他並不在房間之內。」

「房門緊閉，那麼窗戶？」

「西面一個窗戶是給打開了，但窗下地面却沒有人走過的痕跡，因爲那天入夜之後下過雨，地面遍是泥濘，有人經過，總有脚印留下來。」

「那只有凌空飛去的了。」鳳棲梧仰首向天，笑了笑，却笑得那麼無可奈何。

鐵雁微喟道：「也只有那樣解釋。」

鳳棲梧道：「這的確是奇怪得很，與我大哥性格的突變一樣奇怪，可惜我沒有在。」

鐵雁正色道：「屬下所說的，全是事實。」

鳳棲梧搖頭。「你不要誤會，我不是不相信你，只是如果我也在，大哥就是提不起興趣，我也會積極的去弄清楚到底是什麼回事。」

鐵雁垂下頭，道：「不瞞二爺，這年來大家的確因爲大爺那樣，變得沒精打采，所以大爺去突襲中原五義，大家反而很興奮，那最低限度證明一點，大爺還知道我們這些人的存在。」

「我明白你們的心情。」鳳棲梧輕歎一聲。「明天你去替我將那些人的家人找來，希望在詳談之後，多少能夠找到一些綫索。」

鐵雁道：「以二爺的精明，一定會有所發現……」

語聲未已，正門那邊已傳來嘈雜的人聲，鳳棲梧鐵雁一齊回頭，鐵雁隨即道：「又出了什麼事？」

鳳棲梧站起身子。「也許是中原五義的人來了。」放步疾奔了出去，鐵雁忙跟了上去。

他們才走到大堂石階下，兩個堂主已迎上來，急道：「二爺，中原五義——」

鳳棲梧道：「在那裏？」

「不用半盞茶便到鎭口的了。兄弟們都已準備好，保管他們來得去不得……」

鳳棲梧笑笑。「他們難道眞的以爲可以將我們擊倒？」

鐵雁道：「也許有詭計。」

一個堂主道：「屬下已四面打聽過，除了東面那一行人之外，其他三面俱都未見敵踪。」

鳳棲梧道：「他們懂得伏擊大哥，絕不會孤軍深入來送死，吩咐三面的兄弟小心戒備。」

鐵雁一揮手，一個堂主疾奔了出去，鳳棲梧接問：「由東面來的，一共有多少人？」

仍留在他們面前那個堂主道：「約莫有百來人。」

鳳棲梧轉問鐵雁：「一切防備措施已經做妥了？」

「二爺放心。」鐵雁接道：「莫說百人，就是萬人也休想將這個鎭拿下來。」

鳳棲梧點頭。「不可大意輕敵，小心爲上。」一頓接道：「鳴鐘示警。」語聲一落，身形亦動。

鐵雁急步相隨，那個堂主却向鐘樓奔去。

還未到王府大門，幾個帮衆已牽着馬奔來，鳳棲梧鐵雁雙雙上馬，策馬飛奔。

才奔出長街，沉雄的鐘聲已然驚破靜寂長空，遠遠傳開去，數不清的燈籠隨即四面八方亮起來，不到片刻，整個鎭已然光亮得有如白晝。

一個個手執兵器的帮衆緊接着奔出，有條不紊的奔向不同方向。

鳳棲梧鐵雁的後面也很快跟上了數十個帮衆。

鎭後面是大江，設有木排，其他三面都築上高牆，在高牆之外還一條護壕，引入江水，雖然不過兩丈來闊，若是吊橋給收起來，要攻入這個鎭，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吊橋現在已給收起來。

鳳棲梧在牆下勒住坐騎，左右早已有帮衆迎上來將之拉下。

牆頭上也早已立滿了帮衆，手執弓箭與各種兵器，鳳棲梧奔上牆頭，遠遠已看見一條火龍向這邊迅速接近。

一個堂主隨即道：「二爺，那就是中原五義的人。」

鳳棲梧微一頷首。「鎭外的兄弟全都已回來？」

「都已在候命出擊，二爺，這一次要他們來得走不得。」

鳳棲梧道：「吩咐各位兄弟，沒有我的命令，不可擅自離開崗位。」

那個堂主應聲退下，鐵雁一旁插口道：「二爺，你看他們用什麼陰謀詭計？」

「看不出。」鳳棲梧冷笑。「但除非他們全都瘋了，否則絕不會就以百人之力正面攻擊我們。」

語聲未已，夜風已然吹來急驟的馬蹄聲，鐵雁道：「奇怪到現在爲止，另外三面仍然沒有任何的發現，那若是只有幾個人，起不了多大作用，若不是，我們的人似乎不可能完全沒有……」

鳳棲梧截道：「只要各位兄弟提高警惕，不管是什麼陰謀詭計，相信我們都應付得來。」

鐵雁點頭，回首望去，更多的燈籠已亮升起來，非獨鎭內，就是鎭外，亦能够看出老遠。

× × ×

曹廷胡子玉亦看到鳥鎭的燈光大盛，聽到那一下鐘聲。

「他們已經發現我們了。」曹廷第一句就是這樣說。

那不過片刻，在他們前面不太遠的地方就逐漸亮起來，使他們看到了整個鳥鎭的輪廓。

胡子玉半瞇起眼睛，緩緩道：「那只怕過千盞燈籠。」

曹廷道：「也是說，他們最少有過千的人可以攻擊我們。」

他們兩騎奔在較前面，那些弟子策騎緊跟着，看見前面的亮光，無不露出驚異

的神色。

胡子玉無意回頭望一眼，道：「大哥，你考慮清楚了？」

曹廷點頭道：「我們沒有選擇的餘地了。」

胡子玉歎了一口氣。「希望鳳棲梧如你所說，是一個還講理的人。」

「這也是我們惟一的希望。」曹廷亦自歎了一口氣。「但無論如何，我們都必須讓鳳棲梧清楚那到底是什麼一回事。」

胡子玉回頭望一眼那些弟子，道：「用我們全部人的性命去證明那是事實？」

曹廷搖頭道：「我們原是打算乘勝追擊，才將他們帶來，他們也以爲已經將鳥帮的主力殲滅，才毫無畏懼！」

胡子玉道：「我們也是的，甚至懷疑原是鳥帮鴿組的人的說話，但現在看來，我們若只憑這些人，除非對方那些燈籠只是虛張聲勢，否則只怕難免全軍覆沒。」

曹廷忽然一笑。「幸好講理是絕不用這麼多人的，我一個便可以。」語聲一落，勒住坐騎。

胡子玉一面勒馬一面道：「片面之詞，不足爲信，怎少得了小弟？」

那些弟子很快追近，紛紛將坐騎勒住，胡子玉隨即道：「鳥帮的勢力證實在我們之上，我們兄弟考慮清楚，決定不牽累任何人。」

燕南催騎再上前兩步，道：「那麼多師兄弟死在他們的手上，怎能……」

曹廷截道：「生死有命，況且我們也殺了他們不少人。冤冤相報何時得了？」

一個弟子應道：「只怕鳥帮的人不是這樣想。」

胡子玉道：「不管我們能否說服他們，你們回去之後，立即遷避他處。」

一排十二個弟子隨即從旁策騎上前，爲首一人接道：「我們十二人却是必須追隨前去。」

那都是原屬鳥帮鴿組的人，胡子玉一皺眉，說道：「你們爲了師門，通風報信，不惜背叛鳥帮，他們是絕不會放過你們的。」

「我們的家人都在帮內。」

胡子玉曹廷一聽，不由得面面相覷，那爲首的鴿子接道：「即使我們都忍心棄子抛妻，也沒有用的，鳥帮從來不會放過叛徒，那怕十年，二十年，也要將叛徒抓回去治罪。」

曹廷歎息道：「難爲你們了。」

爲首的鴿子道：「弟子等只想問師尊一句話。」

曹廷道：「你們是要知道這件事到底誰是誰非？」

「正是——」非獨那十二個鴿子，所有弟子連燕南在內都以切望的眼神看着曹廷。

曹廷又一聲歎息，道：「這件事兩方面都沒有錯，只錯在爲師五人早年不愼開罪了一樣東西，鳳生那樣做也完全是身不由己。」

「一樣東西？」燕南脫口一聲，其他人亦無不一臉詫異之色。

曹廷點頭道：「那到底是什麼東西到現在仍然是一個謎，我們傷害了那樣東西之後，原以爲事情完結的了，那知道她並沒有滅亡，竟到了鳳生那邊，對我們採取報復。」

燕南等人仍然是一臉詫異之色，曹廷也知道，除了他們兄弟之外，其他人實在很難明白那到底是什麼事情。

曹廷看了看他們，接道：「這種事就是說出來也沒有人會相信，除非親眼目睹，在鳳生襲擊我們之後，我們若是能够保持冷靜，先避免與鳳生正面衝突，再探查眞相，事情也許不會弄得這樣壞，可是大家當時都非常激動。」

燕南道：「鳥帮的人現在也是必有這種情緒，未必會讓兩位師叔伯有說話的餘地。」

曹廷道：「到這個地步，已經很糟的了，我們若不再說話，到鳥帮整個迷失，後果更不堪設想。」目光落在那十二個鴿子的面上，道：「你們跟去也好的，若是鳳棲梧不讓我們有說話的餘地，總要有人將我們的話記下來。」

燕南搶着道：「弟子也去走一趟。」

曹廷考慮了一下，終於點頭道：「至於其他人，還是回去……」

一個弟子道：「既是如此，我們索性留在這附近接應。」

曹廷終於同意，一揮手，與胡子玉繼續前行。

燕南與十二個鴿子跟了上去，其餘的人隨即將火把熄滅，兩旁散開。

× × ×

鳳棲梧看着那條火蛇停止前進，散斷，陸續熄滅，只剩下十來點，毫無反應，到那十來點火光再向前移動，嘴角才露出一絲冷笑來。

鐵雁即時道：「他們難道是要部份誘我們出擊，部份向我們暗襲？」

鳳棲梧搖頭。「即使鴿組背叛我們的那些人全部死光了，他們多少也應該知道我們的實力，知道這到底是一個怎樣的地方。」

鐵雁道：「那是給我們的燈光嚇着，大部份的人臨陣退縮？」

「到底是怎樣，很快就會有一個明白的了。」鳳棲梧盯着那繼續接近的火光。

那的確沒有要他們等多久，曹廷等十五騎便已奔到來，看見那些鴿子，鳥帮上下無不顯得異常激動。

「叛徒！」不知那一個當先叫出來，其他的也跟着高聲大叫，亂成一片。

那若是亂箭，跟着曹廷胡子玉那十二個鴿子已經變成刺蝟，他們坐在鞍上，腰身原挺得很直，到了濠前，已變得佝僂，現在更就不由得一個個垂下頭去。

曹廷胡子玉燕南無不替他們難過，却都沒有說什麼，他們都不喜歡說廢話。

燈光照射，濠中的水流有如一條閃亮的銀帶，自下望上去，那道高牆更覺得高不可攀。

曹廷三人從未到過這地方，遠看雖然已覺得這地方不尋常，走近了，才發覺這地方的險固仍然在他們意料之外，他們若是明攻，莫說百來人，就是十倍這數目，亦未必能够將之攻下來。

胡子玉終於一聲歎息，道：「大哥的決定，果然沒有錯。」

（未完）

精選中篇俠義故事／

雲劍飛・文
盧　令・圖

盤龍刀（一）



猴王趕路急

好一個艷陽天！

——藍天澄淨，驕陽耀烈，金風送爽。官道旁，林子邊，樹梢下，一名身軀偉岸，相貌稜角分明，神態豪放的漢子，正倚樹而站，一雙精光閃射的環眼，不時朝官道兩頭張望。

官道上點塵不揚——人馬絕跡，只有耀烈的陽光筆直地洒射在官道上，一片金黃。

林中，不時傳出幾聲悅耳的鳥鳴聲，風吹枝葉的沙沙聲。

鳥鳴聲，枝葉的沙沙聲，不但沒有打破空寂，反而更加烘托出這正午時份的空寂沉悶氣氛。

耀烈的陽光如一堵光牆般聳立在官道上，倚在牆邊樹梢下的大漢，一雙濃眉也逐漸聚攏在眉心，望向官道兩頭的目光，不似先前那般安閑，露出了焦急之色。

一雙手，十指不時拳展，顯示出他內心的焦灼。

有幾次，右手不由自主地搭在腰間長刀刀柄上。

倏的，漢子如觸電般身軀悚了，隨即扭頭望向官道右方。

官道上隱隱傳來一陣雷鳴也似的震響，漸漸，震響聲越來越大，如滾雷般朝漢子這邊傳來，迅速得很！

跟着，官道右邊遠處上空，塵烟揚滾，如一條塵龍般夾着越來越震響的隆隆聲快速地向着漢子這邊揚滾過來。

無端遭圍殺

終於，隨着迅速揚滾而至的塵烟，官道右邊十多丈處，一輛急驟奔馳的馬車出現在那漢子的眼前。

那漢子一見那輛風馳電掣而至的馬車，倚在樹上的身軀一挺，挺立着，雙目霎也不一霎地注視着那輛由四匹高頭大馬拖曳、瞬息來到身前的馬車。

馬車車廂密閉，塵烟逐捲着車廂，一片迷漫，若不細看，眞會看不見那個身材瘦小如猴，蜷坐在車轅上的駕車人。

一陣震耳的馬蹄車輪聲中，馬車像一股旋風般一下子奔馳到那漢子面前的官道上。

馬車如逐電追風，霎眼就要馳越過站在林邊樹梢下的偉岸漢子！

就在這刹那，挺立着的偉岸漢子移動了。

但見他挺立的身形一幌一閃，林邊的樹梢下已不見了他，官道上卻驀的響起一陣奔馬受驚所發出的嘶鳴聲，滾動在馬車後的塵霧，刹那間，像網一樣將車馬籠罩了。

——原來，馬車已由急奔狂馳中，硬生生刹停了。

唏聿聿的馬嘶聲中，同時響起一陣聽來令人肉麻的車輪擦地聲。

塵散車馬現，急驟奔馳的馬車，已經穩穩地停在官道上，只有車廂，因剛才的驟停影響，仍有微小的震蕩，不過，四匹馬十六只馬蹄，已如鐵釘釘地般挺立着，

只有馬頭在不時揚昂着，噴着氣。

由此可見，這四匹馬是經過嚴格訓練的。不然，現在不馬仰車翻才怪。

坐在車轅上的瘦小馭者，要不是有一手精妙的馭車術，任誰也很難將一輛在急驟奔馳中的馬車勒停！

現在，他正挺身站在車轅上，一雙精光閃爍的眸子，正搜視着馬車前面，他要將那個將車馬驚停的渾人，教訓一番。

他看到了，他看到了那個將急馳中的馬車驚停的人，正氣定神閑地站在馬車前面不到三尺處！

而將急驟奔馳中的馬車攔截驚停的人，正是那個剛才站在林邊樹梢下的偉岸漢子。

那瘦猴子一樣的馭者，一眼看見挺立在馬車前的偉岸漢子，正目光烱烱地注視着他，不由氣結上衝——可不是嗎，要不是他剛才於危機一霎間將馬車勒停，眼前這漢子，不被鐵蹄踏碎，也被車輪輾裂，不由怒喝一聲：「呔，你瘋了。還不閃開，難道你想死？」

那偉岸漢子卻聽如不聞，仍然動也不動地挺立在當地，雙目仍注視着那瘦猴一樣的馭者。

那馭者見那漢子竟然對他的話不理不睬，氣得一雙細小的猴眼眨瞪，尖叫一聲，手中馬鞭在空中甩了個响鞭。隨着「啪」的一聲爆响，鞭梢圈捲如蛇倏的在鞭圈中挺竄出，筆直地抽向那偉岸大漢身上。

偉岸漢子身軀挺立如故，直待那鞭梢臨身的刹那，右手一揚，食指閃電般彈出，彈在鞭梢頭上，「嗡」然聲中，鞭梢反彈而起，回抽向那瘦猴馭者身上！

瘦猴馭者猴眼暴瞪，怪叫一聲，手一沉一抖，將反彈回抽的馬鞭抖了個筆也似直，接向前一送，標槍一樣點刺向那偉岸漢子前胸。

就憑這一手，足見瘦猴馭者之身手不弱。

偉岸漢子目光精光一閃，冷笑一聲，右手食中二指當胸一豎，迎着點刺到的鞭梢，二指一張一闔，標槍一樣挺直的鞭梢頭，已然夾在他食中二指中！

鞭梢頭離他胸前不到一寸。

瘦猴馭者不禁臉色一變，持鞭右手運勁猛力向前推送，蹩得一臉通紅，却分毫不進。

不進則退，瘦猴馭者見馬鞭推送不進，就想從偉岸漢子二指中將馬韁抽回，可是，任他使出了吃奶的力氣，仍然沒有辦法將馬鞭從偉岸漢子二指中抽回。

馬鞭被兩人拉扯得筆直，一個氣定神閑，一個滿臉脹紅，頭上且冒出了豆也似大的汗珠。

這情景說來好笑，一個偉岸如天神，一個却瘦小如猴子，好像一個大人戲耍一個小孩般，令人看了覺得滑稽好笑。

兩個人就這樣僵持着，而自停車以來，一直就沒有一點聲响的車廂，依然一點動靜也沒有。

莫非車廂中眞的一個人也沒有？要不然，停車這一會，就算不出來看看，也會發聲查問。

偉岸漢子似乎甚有耐性，仍然挺立着，二指夾着馬鞭梢頭不放，不言不語，目光却從瘦猴馭者身上，移落在車廂上。

一掙再掙，掙不動分毫，瘦猴馭者却沉不住氣了，尖聲大叫：「主人，你再不出來，猴奴就支持不住了！」

叫聲剛停，密封車廂中傳出沉濁的語聲：「猴奴，你鬼叫什麼？來者何人？」

猴奴叫道：「主人，猴奴從來未見過這個人，不知他是誰！」

一直像啞吧一樣沒有開過聲的偉岸漢子，這時開聲道：「老猴王，我還以為你眞的在車廂裏蹩悶死了？」

隨着那偉岸漢子的語聲，厚重的車簾翻揚起，從車廂中鑽出一個猴頭猴腦，身材高大瘦削的六旬老者。

被偉岸漢子呼作老猴王的猴樣老者，佝僂着身軀，如猴子般輕靈地從車上跳落在地。

站在地上，老猴王就像一只大猴般，眞是人如其名，一雙精光閃閃的猴眼亂轉着，打量着那偉岸漢子。

眼珠一停，猴眼一瞪，喝道：「你是誰？你怎會認識我老猴王？我老猴王却不認識你！」

偉岸漢子微微一笑，夾鞭二指一鬆，仍在蹩力抽回鞭子的猴奴，在驟然失去支持的力道之下，挺立在車轅上的身軀由於失去了重心，猛然一個後仰，而全力掙抽的馬鞭，亦倏然倒回抽向他臉面！

幸得他身手輕靈如猴子，於身軀向後一仰，背心就要撞向車廂框邊的刹那，雙脚在車轅上一蹬。接一曲，整個人像猴子般向後凌空翻起，躍翻上車廂頂，人却立不住腳，「蓬」然聲中，一屁股跌坐在車廂頂上，震得車廂幌了幌，「啪」的一聲，回抽倒甩的馬鞭抽在車廂板上。

猴奴尖叫一聲，崩一聲從車廂上躍起，凌空一洒跟斗，刷的跌落在偉岸漢子身前，尖叫着就要衝上前跟那漢子動手！

「猴奴！退下！」老猴子及時一聲沉喝，喝止了猴奴前衝的身形。

猴奴一雙眼閃射出一抹怒意，望着偉岸漢子。一跳脚，倒縱躍落在馬車前。

× × ×

「老猴王，你雖不認識我，我却認識你。好好的不在猴王谷稱王稱霸，却蹩悶在車中，奔走在這塵烟飛揚的土道上，你不覺得難受嗎？」偉岸漢子含笑望着老猴王。

老猴王眼珠轉了轉：「你既知道老夫就是猴王谷的老猴王，還敢攔路擋車？至於老夫為何好好的不在谷中享福，長途奔馳，這個你管不着！」

雙目盯注着偉岸漢子。接問道：「你到底是誰？」

偉岸漢子微微一笑，一舉腰間長刀。

「老猴王，可認識這把刀？」

老猴王目光落在偉岸漢子舉起的腰間長刀上，目光觸及偉岸漢子長刀刀鞘上所鐫刻的幾條栩栩如生的銅龍上，不由脫口訝聲道：「盤龍刀！莫非你就是那個在黃海之濱，一刀屠七蛟，有『刀中之龍』美譽的燕仲行？」

偉岸漢子將腰間長刀放落，抱拳說道：「『刀中之龍』不敢當，在下正是燕仲行！」

老猴王眼珠骨碌碌在燕仲行渾身上下

一溜轉。心內暗讚一聲：「果然不同凡俗，好一表人材！」齜牙一笑，「怪不得你敢攔路擋車！」

燕仲行歉然一笑：「老前輩，請恕燕某莽撞！」

老猴王一瞪眼道：「燕仲行，別人懼你名頭，老夫可不怕你，你若說不出一個名堂，老夫今日不會放過你！」

燕仲行苦笑攤手：「老前輩，燕某若不這樣，怎能將你大駕阻停？」

老猴王聞言眼珠一轉，想了一下，怪笑道：「好，算你勉强說得過去。唔，你不會無緣無故將老夫車馬截停吧？」

燕仲行肅容道：「若不是有急事，燕某怎敢將老前輩車駕截停！」

「什麼急事？」老猴王抓抓耳根，一副猴急相：「快說！」

燕仲行打量一眼官道四周，才道：「老前輩馬疾車馳，是否趕去孤松山莊？」

「你怎會知道的？」老猴子一把抓着燕仲行一條手臂，狐疑地望着燕仲行。

「燕某本來不知，是莊公超前輩告知在下，並囑在下千萬要將老前輩在抵達孤松山莊之前，將老前輩截停。」燕仲行目中露出黯然之色。

「老莊攪的什麼鬼？」老猴王沒有注意到燕仲行目中露出的黯然之色，氣急聲粗地嚷叫：「一忽兒快馬差人送信來，要老夫火速趕去孤松山莊，一忽兒又請你在半途將老夫截停！」突的似有所覺，「莫非孤松山莊出了事？」

燕仲行黯然接口道：「孤松山莊已成廢墟，莊前輩……」

下面的話還未說完，老猴王已驚急地道：「什麼？孤松山莊已被毀？那……那老莊怎樣？」

「不錯，孤松山莊確已被人毀了。莊前輩亦受了重傷，燕某於距山莊不足十里的一處水溝中發現了他，當時莊前輩已垂危，他只來得及說出，要燕某將老前輩截停，就嚥了氣。」燕仲行哀沉地說。

「老莊他死了？」老猴王乍聞惡耗，驚急悲憤地問：「老莊有否告訴你，是什麼人將山莊毀了，將他擊傷至死？」

「沒有。」燕仲行搖搖頭。「燕某正想問他，他已經嚥了氣。」

接又問：「老前輩，難道莊前輩差人帶給你的那封信，信上沒有寫明因何要老前輩火急趕到孤松山莊嗎？」

老猴王頓脚道：「唉，信上要有寫着，老夫何必問你！」

燕仲行目光落在老猴王抓着他手臂的手，苦笑道：「老前輩，你不是想將燕某的手臂抓碎吧？」

原來老猴王於驚急悲憤之下，手上加了勁，抓捏得燕仲行手臂疼痛難忍。

老猴王聞言，才驚覺自己一時悲急之下，失了控制，忙鬆開捏抓着的手。歉然道：「老弟，請恕老夫剛才失態！」

燕仲行一笑道：「老前輩，現在打算怎樣？」

老猴王瞪目握拳道：「當然是爲老莊報仇，查出眞兇！」一頓續道：「老莊與我相交數十年，如今莊毀人亡，老夫義不容辭！」

燕仲行本也是條血性漢子，聞言亦憤然道：「莊前輩一生行俠仗義，燕某心儀已久，想不到落得如此下場，燕某既然遇上了，老前輩如不嫌棄，燕某願追隨老前輩，一同爲莊前輩偵兇報仇！」

老猴王讚賞地一掌輕拍燕仲行肩頭。「老弟胸懷俠義，老夫敬佩！老弟，老夫雖然近年很少出谷，可也聽聞很多有關你的傳說，老夫本來半信半疑，如今却堅信不疑！」

燕仲行謙道：「老前輩過奬了。燕某只不過本着道義良心去做。」

老猴王慨嘆道：「若武林中人都像老弟，本着道義良心行事，武林幸甚！天下蒼生幸甚！可惜，像老弟你這樣的人太少了。」

「老前輩就是一個。」燕仲行道：「燕某雖然出道不過兩三年，但，却久慕老前輩風範！」

「老弟，請不要老前輩前，老前輩後地叫，若你還看得起老夫，就叫老夫一聲老哥哥，或乾腕像初見時，叫聲老猴王，怎樣？」老猴王很欣賞眼前這個身材偉岸的年青人。

燕仲行惶然道：「燕某剛才狂妄，請老……」

老猴王瞪眼擺手道：「老弟——」

燕仲行忙收口道：「老哥哥，燕某恭敬不如從命。」

老猴王呵呵笑道：「這才是！老弟，此處不是說話之地，來，上車吧，咱們到一處有酒喝的地方再詳細談談。」

× × ×

「老猴王！到閻王老五哪裏再談說吧！」突的林中傳出悍厲的呼叫聲。

燕仲行與老猴王正想朝馬車走去，聞聲俱皆迅快地一轉身，面向緊挨着官道旁的林子。

一直再沒有出聲，站在馬車旁的猴奴，聞聲亦扭頭望向林子那邊。

林中刷拉拉一陣响動，跟着躍出八條大漢，身形在空中翻騰閃躍，前四後四，將馬車與人圍截起來。

老猴王與燕仲行均沉着不動，目光注視着瀉落在面前不足一丈的四個灰衣幪面人。

站在馬車旁邊的猴奴，一見四個灰衣幪面人攔截在馬車後面，口裏尖叫一聲，身形一縱，如猴子一般輕靈地躍縱向馬車後。

「猴奴，不可妄動！」老猴王頭也不回，沉喝一聲。

躍身在空中的猴奴，一聞老猴王喝聲，身形在空中一連三個後翻，嗖的落回地上，站在馬車旁。

「他們一定是見不得人的傢伙，老弟，看來咱們的酒是喝不成了。」老猴王對面前四個灰衣幪面人，視如不見。

「老哥哥，這些見不得人的傢伙，很可能是殺害莊前輩的人！」燕仲行緊盯着四個灰衣幪面人。

「你是誰？」灰衣幪面人中，一個目光陰鷙的灰衣人盯注着燕仲行。

「燕仲行！」

目光陰鷙的灰衣人似是八個人中的頭目，聞言眼珠一轉：「無名小卒！」

「盤龍刀！」站在目光陰鷙的灰衣人身旁的另一個灰衣人，突然驚聲呼叫。目光落在燕仲行腰間長刀上。

目光陰鷙的灰衣人與另兩人聞聲不由往老猴王與燕仲行身上打量，當目光觸及燕仲行腰間長刀時，如鐵遇磁般，緊緊盯注着。

「盤龍刀，果然是盤龍刀！」目光陰鷙的灰衣人與奮地低叫，「一龍上人是你的什麼人？」

「正是家師！」燕仲行恭肅地。

目光陰鷙的灰衣人似是想起了什麼，招手一指燕仲行：「原來你就是那個在黃海之濱，一刀屠七蛟，有『刀中龍』之稱的燕仲行！」

老猴王冷冷道：「幪面烏龜，現在才想起，眞蠢！」

由於四人都是幪着面，故此看不到四人的面部表情，只見到四人目中刹那兇光畢露，目光陰鷙的灰衣幪面人切齒獰聲道：「老猴，今天，你死定了！」

老猴王嘻嘻一笑，道：「幪面烏龜，發什麼狠，有種的就拿下臉上的洗脚布，以面目見人！」

老猴王眞絕，不但稱他們爲幪面烏龜，更將四人面上幪面灰巾稱作洗脚布！

四個灰衣幪面人想是憤怒到了極點，身軀微顫着，好一會都沒有出聲。

「怎麼？變了啞巴！啊哈，眞有趣！」老猴王臉上滿是捉狹的笑意，「既已變了啞巴，也沒什麼好說的，老弟，咱們走吧！」

說着，伸手一拉燕仲行，朝馬車方向走去。

「殺！」目光陰鷙的灰衣人驟然暴喝出聲。

四名灰衣幪面人不分先後地一齊撲向老猴王與燕仲行。

同時，四名攔截在馬車後的四名灰衣人，同時悶聲不响，身形往上騰躍起，縱越馬車，撲擊站在馬車旁的猴奴。

× × ×

「蓬」然大响聲中，老猴王硬接目光陰鷙灰衣人凌空撲擊發出的一掌，接一個翻躍，不但閃避了一個灰衣幪面人從旁襲到的一鍊，同時凌空一掌，擊向身形正自墮瀉落地的目光陰鷙灰衣人的頭頂。

這一式連閃帶打，足見老猴王之身手靈捷！

目光陰鷙的灰衣人被老猴王一掌震落，脚才沾地，猛覺頭頂一股勁風如山般壓擊至，心頭一懍，硬接已來不及，總算他身手不弱，就在老猴王一掌將要擊實在他頭頂的刹那，身形向前一伏一側，「刷拉」！「蓬！」一股强猛的氣勁自他背後擦過，擊在地上，濺起一蓬塵土。

目光陰鷙灰衣人雖然躲過致命一擊，背後却被掌勁擦傷，火辣辣般痛，一咬牙，擰身向上，手一抖，一蓬烏光從他手中暴射散開，罩向身形仍在空中的老猴王。

老猴王人在空中，眼見一蓬烏光罩射而至，心頭一懍，猛吸一口清氣，身形在空中猛然一個翻轉，「刷刷刷」微响聲中，一大蓬烏光自他身前閃射而過。

老猴王身形在空向後翻滾不停，一下子已翻滾到正在手忙脚亂，在馬車上竄高躍低，鑽車底，躍車頂，拚命閃躲四個灰衣幪面人圍攻的猴奴頭頂上空，縮腿貼腹拳身，如隕星墮飛般向下墜落。

猴奴這時正被四個灰衣幪面人圍困住，鑽車底，眼前一道刀光如牆般堵截在身前，想躍上車頂，頭頂上空掌影如山罩落，令到他上天無路，下地不能，在四人圍攻中，竄躍閃溜。

四名灰衣幪面人，正自傾全力，眼看就要將猴奴擊殺，冷不防老猴王如隕星般自空中往四人當中墜落，其勢快疾，四人驚覺之間，剛想揚刀砍向墜下的老猴王身軀，那知老猴王蜷曲拳抱的身形，突然雙手雙脚像長了眼睛般，分向四個灰衣幪面人胸腹疾擊力撐而出。

「蓬蓬蓬蓬」四下大响聲中，四名灰衣幪面人身形一齊倒飛而出，「叭噠，叭噠」的摔跌在丈外地上。

四名灰衣幪面人雖然已於發覺傷不了老猴王的刹那，急忙閃退，但，仍被老猴王這怪異的一招，各被擊中胸腹。

老猴王於一招克敵之後，立時收手併足，嗖的如竹竿一樣挺立地上。

猴奴於危機一髮之間，得老猴王及時解救，眼見四名灰衣人被擊得四散摔跌開，仆在地上，掙扎着起不了身，樂得拍手跳脚，歡聲尖叫。

× × ×

燕仲行一閃身，幌退五尺有餘，避過兩名灰衣人左右側擊的一掌，正想擰身欺進，突的兩道閃光自兩名灰衣人身側閃劃起，電光一樣擊向他左右雙肩，燕仲行欲進的身形不退反進，直往兩名灰衣人交擊的刀光中欺進，眼看着兩道刀光自左右閃劈在他肩上，驀的，燕仲行清叱一聲，一道金黃耀烈的閃光自他右邊身側閃起，劃向左邊，跟着「嗆嗆」兩聲激越震鳴聲响起，有兩道閃光幾乎是同時飛射向空中。

金光倏斂，燕仲行一手按在腰間刀柄上，卓立當地，但，兩名灰衣人可就狼狽了，各自向後顛退幾步，臉色煞白，手中刀只剩了半截，他們根本連燕仲行如何出刀也瞧不清楚，就被燕仲行一刀將兩人的長刀砍斷，並被震退。

「噗噗」兩响，兩截斷刀自空中墜跌落地。

兩名灰衣人如見鬼魅般驚惶失措地瞧着卓立當地的燕仲行，持着半截斷刀，硬是不敢再度撲擊，他們已被燕仲行剛才那一刀嚇破了胆。

就是現在，燕仲行雖然按刀卓立不動，但兩人同時感受到一股强大的壓力，就像燕仲行腰間的盤龍刀，隨時可以脫鞘而出，砍下兩人的腦袋。

情形很簡單，不用再動手，兩名灰衣人在氣勢上先輸了，再動手，無異拿性命來開玩笑。

兩名灰衣人被燕仲行威凌的氣勢嚇窒了，心虛地不由再退一步。

那名被老猴王掌力傷了背部的目光陰鷙灰衣人，却不知死活，見燕仲行卓立，以爲有機可乘，悄沒聲地自燕仲行側背後偷襲，一掌擊向燕仲行腰背。

那名用鑌鐵鍊的灰衣人，亦自燕仲行背後偷襲，鐵鍊運勁一揮，抽纏燕仲行頸脖！

那兩名手持斷刀的灰衣人，瞥見同伴

動手，為了引開燕仲行的注意力，好讓同伴得手，硬着頭皮，吶喊一聲，揚着斷刀，作勢往前衝。

燕仲行對於面前兩名作勢欲向他撲攻的灰衣人，毫不理會，冷冷望着兩人，仍然卓立不動。

對於自側背後偷襲的兩名灰衣人，亦恍如不覺。

兩名自側背後偷襲的灰衣人，不由暗喜。

握着半截斷刀的灰衣人，見燕仲行不為所動，心內大急，為了讓同伴能一擊得手，只好咬牙衝上。

目光陰鷙的灰衣人自側後一掌拍向燕行仲腰背，他用的是陰勁，所以掌出如飄絮，不帶一絲聲響，眼見一掌就要拍實，燕仲行仍然一無所覺，不由心頭狂喜。

使鑌鐵鍊的灰衣人，知道鑌鐵鍊掄動，少不免會帶弄起聲響，故此他盡量將速度加快，快到鑌鐵鍊抽纏在燕仲行頸脖上，燕仲行仍然沒有反應。

若然兩人偷襲得手，那麼燕仲行不死才怪。

就在掌沾衣，鍊纏頸的刹那，一直卓立不動的燕仲行動了，一動如脫兔，身形陡然向前一傾，腰間金光迅如電光乍現地閃劃起，兩聲慘呼同時響起，刀光一歛，燕仲行仍然像絲毫沒有動過一樣，按刀卓立不動。

前面兩名手持斷刀的灰衣人知道厲害，驟見燕仲行身形向前一傾，腰間刀光閃現，忙不迭將前衝的身形煞住，跟着閃退——退比進快了幾乎一倍。

他們總算幸運，因為燕仲行對付的不是他兩人，不然就算兩人退得再快，也快不過燕仲行的盤龍刀！

自側後掩襲的兩名灰衣人可慘了，目光陰鷙的灰衣人簡直不知是怎樣發生的，只覺拍向燕仲行腰背的手腕一涼，一道耀烈的金光自他腕間劃過，他被那道耀烈的金光照射得雙目發花，人也不由退了一步。待到他退了一步之後，才感覺到手腕處一陣劇痛攻心，一道血箭如噴泉般自他手腕處噴洩出。

原來他一隻手掌巳被齊腕斬斷，斷了也不自知，直到劇痛，血噴，才驚覺手腕巳斷。

目光陰鷙灰衣人雙目大瞪，不相信地瞪視着仍在噴血的斷腕，一張臉雪也似白，頭上冒着豆大的汗珠，渾身抖顫不巳。

斷腕還算幸運，使鑌鐵鍊的灰衣人比他還要慘，抽纏向燕仲行頸脖的鑌鐵鍊，不但抽纏不住燕仲行的頸脖，腹上還被燕仲行割了一刀，腹破腸流，雙手掩着腹破處，不讓腸臟流出，大股大股的鮮血，自他雙手指縫間溢流出，一臉痛苦不堪的表情，彎腰痛哼出聲。

他連燕仲行那一刀是怎樣割破他小腹的也弄不清楚，小腹上就多了一道刀痕，腹破腸出。

這時，燕仲行若要殺他兩人，可說易如反掌，但，他不想殺人，他知道，殺了他們也解決不了問題，他只想問出一個清楚明白——八名灰衣人因何要殺他和老猴王。

× × ×

老猴王亦是這個主意，所以他在擊傷四名灰衣人之後，沒有下手殺了他們，他明知四人逃不了，他也不急忙，慢條斯理地行到一名躺在地的灰衣人身前，用腳踢了踢那個灰衣人，「不要裝死了，快說！因何要殺老夫？」

躺仆在地的灰衣人一點反應也沒有，老猴王眉頭一皺，再用腳踢了踢那灰衣人，仍是一點反應也沒有，不由嘀咕道：「難道膿包得經不起老夫一掌一腳，死了？」說着用腳尖一挑那名灰衣人，將那名灰衣人挑轉仰臉朝上，老猴王目光落在灰衣人臉上，不由脫口驚呼：「好傢伙，竟然嚼毒自盡！猴奴，快瞧瞧那三個人，是不是都死了！」

猴奴在馬車旁應了一聲。

老猴王注視着灰衣人藍黑的臉面，咀角淌流出的紫黑血漬，不由暗罵自己粗心，怎不早一點想到這等人會為了守秘而不惜自殺，及早提防，現在只好寄望還有人沒有死，問出一個清楚明白。

「猴王，其餘三個也死了。」猴奴站在老猴王背後，喪氣地說。

老猴王一個急轉身，朝燕仲行揚聲急呼道：「老弟，留活口，提防他們服毒自盡！」

話未說完，躬背曲腿，「嗖」的向前彈躍。

× × ×

四名灰衣人都被燕仲行那威猛迅快的刀法嚇呆了，受傷的掩着傷口，全都呆駭地瞪着燕仲行。

及至老猴王的呼叫聲傳來，燕仲行心頭一怔，正想採取行動，可惜慢了一步。

老猴王的呼叫聲，無異提醒了四名灰衣人，促他們提早死亡。

燕仲行反應不可謂不快，身形一幌，鬼魅般閃躍至兩名手握斷刀的灰衣人面前，人未到，右手中指連彈，幾縷指風分別襲向兩名灰衣人的胸腹大穴。

兩名灰衣人竟然不閃不避，一任燕仲行指風點中胸腹大穴，不過，兩人亦隨着襲到的指風，「呼呼」兩聲，向後仰跌在地。

燕仲行一見，心知不妙，看來，還是被兩人先行了一步，嚼毒而死。

果然，倒地的兩名灰衣人，咀角淌流出一絲紫黑的血。

「他媽的龜孫子，都死了！」身後傳來老猴王氣急的罵叫聲。「老弟，那兩個怎樣？」

燕仲行不用轉身去看，也知道斷腕破腹的兩名灰衣人都巳死了，而面前躺在地上的兩名灰衣人，不用揭開他們的幪面灰巾，亦可以斷定兩人死了。

不過，他還是蹲下身，伸手逐一將兩名灰衣人的幪面灰布掀開，只見兩名灰衣人面色藍黑，眼耳口鼻亦有黑血流出，兩人的面孔都很陌生，他一個也不認識。

他掀開兩名灰衣人的幪面灰巾，目的就是想看看兩人是否江湖上有名望，或他認識的人，好找到一點綫索。

搖搖頭，站起身，燕仲行朝着老猴王揚聲道：「老哥哥，兩個都嚼毒死了，在下一個也不認識他們，老哥哥你呢？」

老猴王縱躍至燕仲行身前，搖頭苦笑道：「這班龜孫子，武功雖然不十分濟，赴死的決心倒大，他媽的一下子全死了，一句話也問不出，老夫也認不出他們是哪來路，眞鱉！糊裏糊塗的被人圍殺，却連他們是什麼人，為何要殺咱們，都不知道，說來眞是可笑。」

燕仲行皺眉道：「依在下猜想，這批人或許與殺害莊前輩有關，除此之外，在下想不出他們這次圍殺老哥哥與在下的動機為何。」

眼珠一轉，老猴王深以為然地說：「老弟猜想得不錯，除了這個可能之外，老哥哥也想不出還有別的可能。」

「果然聰明，」林中傳出獰惡語聲，「可惜你們都要死了。」

隨着語聲，林中一陣弓弦崩響，一大蓬箭雨密如飛蝗，集中射向老猴王，燕仲行兩人。

看來，林中人目的是置兩人於死地。

幸虧兩人於聽聞語聲時，早作戒備，老猴王雙掌掄動，發出一大片强勁的掌風，將正面激射而至的激矢擊落了一大片，而燕仲行身前金光暴展，身前如築起了一堵金色的光牆，「叮叮叮」連珠串響聲中，箭矢紛紛在他舞起的光牆前折墜。

「小心！箭頭有毒！」老猴王忽然臉色一變，急聲提醒燕仲行，同時雙袖猛地揮舞，震擋落更加密集射至的箭雨。「老弟，三十六着，走為上着！」邊將密集射至的箭矢擋落，邊向馬車衝去。

燕仲行早巳想到這點，連忙舞刀跟在老猴王身後，衝向馬車。

站在馬車旁的猴奴，自林中箭雨射出，知道危機一髮，騰身躍上車轅，手中馬鞭甩空一抖，「啪」聲一個響鞭，四匹釘立在地的健馬立時展動四蹄，往前衝去，恰巧迎上了衝來的老猴王，燕仲行兩人。

一陣箭雨，恰於這時射向四匹拉車健馬，老猴王亦剛巧衝至車轅旁，一聲叱喝，雙掌交互揮舞，震落一大片箭矢。

一聲悲鳴響起，一匹健馬被一枚流矢射中，揚蹄昂立而起，跟着向前一個撲伏，倒在地上，抽動了幾下，寂然不動。

奔馳着的馬車，受了那匹中箭倒地的馬匹的影响，餘下三匹馬，齊向着路邊斜冲奔去，車廂一側，一輪巳離地，嚇得縮蜷在車轅上的猴奴，尖叫起來。

馬奔車馳中眼看就要翻倒傾側，幸得老猴王及時一掌疾出，抵在車廂壁上，硬生生將刹那傾側的馬車抵住。與此同時，燕仲行手急眼快，一刀將死馬韁索削斷，同時縱身一躍，躍落一匹轅馬背上。

老猴王單掌格落一蓬箭雨，足下一彈，縱身躍上車轅。這時，馬車由於擺脫了那匹死馬的牽制，不再傾側，加上猴奴馬鞭連揮，手控韁鞭，三匹健馬，立時放開四蹄，拉動車廂，向前飛馳而去。

一蓬箭矢又射到，「篤篤」連聲裂響，均射在車廂板壁上，威脅不到人馬。

猴奴叱喝連連中，馬車一霎眼絕塵而去。

官道上，只有瀰漫的塵土，以及地上八具死屍，數不清的箭矢。

× × ×

「孤松山莊」被毀，莊主莊公超被殺的消息，不到十天，經巳傳遍了武林。

武林中人議論紛紛，議論盡管議論，但誰也議論不出一個結果——因為，誰也不知是何方神聖將「孤松山莊」燒毀，將莊主莊公超殺死。

論起「孤松山莊」在武林中可說大大有名，武林中人提起「孤松山莊」，自然就會想到山莊的主人，「孤松居士」莊公超。

「孤松山莊」之所以出名，主要是山莊的主人「孤松居士」在武林中的聲譽所致。

提起「孤松居士」莊公超，武林中人很自然的就想到莊公超仗以成名的劍法——「孤松獨舞」劍法。

據說，當年莊公超出道，就是仗着這套「孤松獨舞」劍法，敗少林，挫武當，折峨嵋，戲華山，令到天下武林刮目相看，由是聲名大噪。

此後，蔣公超仗劍行俠江湖，誅巨惡，除奸邪，大小百十戰，未嘗一敗！

晚年，封劍歸隱於「孤松山莊」，自號「孤松居士」，想不到，以「孤松居士」那打遍天下無敵手，被武林同道譽為「劍王」的高絕身手，却被人毀莊奪命！

莊公超雖然歸隱十年，但，聲譽仍然很隆，他的死，自然震動了武林。

特別是那些和他們相交至深的幾位武林豪雄，更是震驚不巳。

× × ×

胡一夫外號「太原第一人」，是「太原第一堡」的主人。

「太原第一堡」雄霸太原一方，財雄勢大，太原一帶，沒有那一人，那一家堪與相匹敵的，故此，被稱為太原第一堡，而胡一夫是「太原第一堡」的主人，自然而然的，就被人稱作「太原第一人」。

胡一夫是「孤松居士」莊公超少數幾個知交中的一個。

今天，胡一夫亦得悉了莊公超的死訊，本來輕鬆愉快的心情，一下子變得沉重哀傷。

一個人悶悶地喝着悶酒，胡一夫腦中想的盡是有關莊公超何以會被殺的問題。

他深知莊公超的脾性為人，少年時，初出道，年少氣盛，不將天下人放在眼內，故才有敗少林，挫武當，折峨嵋，戲華山之舉，及後，自知孟浪輕狂，自動向少林、武當、峨嵋、華山四派謝罪，並得四派掌門原諒。由於悔悟以前之不當，還仗劍行道江湖，五十不到，名利之心消淡，退隱「孤松山莊」，想不到，十年之後，却被人殺死！

胡一夫與莊公超相交三十年，對於莊公超以前行道江湖結下的仇家，知得一清二楚，他逐一細想，發現沒有一個仇家有能力殺死莊公超的。

既然不是仇家，是誰要殺莊公超，這一點，任胡一夫想爆了腦袋，也想不出個所以然來。

十多杯悶酒下肚，胡一夫巳有些微酒意，他也不想再喝下去，站起身，信步走出敞廳，來到園中。

他想讓頭腦清醒一下，並且暗自下了決定，不惜一切查出殺害莊公超的兇手。

臨池俯望，蓮葉亭亭，游魚穿梭於如蓋之蓮蔭下，胡一夫不由望得出了神。

嗖的一聲急响入耳，胡一夫雖是出神地注視着池中游魚，反應仍然十分敏捷，頭一偏，一道尖風自他耳旁擦過，「篤」的一聲，一把銳亮的短匕紋風不動地打在身旁一根亭柱上。

胡一夫不愧是江湖老手，先不去看釘在柱上的短匕，足下一彈，雙臂一振，人已朝着短匕射來之處躍去。

幾個縱躍，身形一拔，立身在牆頭上，凝目四望，牆外人影寂寂，風吹草樹動，哪有人在。

胡一夫反應不可謂不快，仍然見不到發射短匕的人。

躍落牆內，胡一夫目光在園內花木山石處略一打量，才縱步奔向臨池涼亭。

從柱上拔下短匕，短匕上居然纏着一張紙條。

匆匆展開紙條，隨着目光所視，臉色亦不由凝重起來。

只見紙條上有幾個字：多管閒事者，殺！

但，就是這幾個字，胡一夫却像在看一篇萬言書般，目光注定在那幾個字上，良久，才將目光移離字條。

將字條揣入杯中，胡一夫目光又落在池中優悠的游魚上，腦中却閃電般掠過一連串疑問。

單就那字條上的幾個字，可說令人摸不着頭腦。「多管閒事者，殺！」什麼是閒事，這可難說得很，每個人都可隨自己的喜惡來下定義——譬如你走路時，好心地將一塊擋在路中的石頭搬開，無理取鬧的人可以說你這是好管閒事，又或你於無意中將一只別人存心丟棄的貓狗帶回家中撫養，那個將貓狗丟棄的人，出於一種卑劣的心意，亦可說你多管閒事，總之，這是一個天下間最可以隨便殺人的理由。

不過，胡一夫却沒有這種想法，他的第一個念頭，就想到這「好管閒事」四個字，大概是警告他不要插手理會莊公超的被殺的「閑事」，因為武林中人盡皆知他與莊公超相交莫逆，而他今天才聽說莊公超被殺，立刻就接到了這張含有恐嚇意味的字條，是以，他略一細想，就斷定了飛刀留字的人，目的是警告他不得查究莊公超被殺的事！

但，此人是誰呢？

這，他就想不出了。

他也沒有再想下去，他知道最好的辦法就是立刻行動，只有行動才是解決問題的有效辦法。

挺起身，胡一夫快步走出後園。

×　×　×

泮湖樓是太原城內最有名氣的一座酒樓。

有名氣的酒樓，就如一個有名氣的人，多人認識，故此，泮湖樓自開張以來，一直顧客盈門，座無虛席。

今天，晌午還未到，泮湖樓上下兩層，經已被人客坐了個七七八八，小二的在人客間穿梭來往，忙個不亦樂乎。

差一刻就到晌午時份，一名身材偉岸，長相威武的漢子，走進了泮湖樓。

隨便揀了個沒人坐的座頭，那漢子坐下，小二的早已殷勤地上前招呼。

那漢子隨便要了幾樣酒菜，待酒菜送上，自顧自低頭吃喝起來。

可能是太過饑渴的緣故，那漢子自酒菜送上，就沒有抬起過頭，低着頭，一味吃喝，對於身外的動靜，毫不理會。

自那漢子進入酒樓的一刻起，最少就有六道目光分從三個不同的方向射向那漢子。

跟着，有人起身結賬離去。大約是那漢子喝了一壺酒的時間，不知怎的，正在吃喝得高興的食客，陸陸續續，不管吃飽吃不飽，都結賬離去。不大一會，諾大的一座酒樓，地堂中就只剩了那漢子一人。

連小二的也不見一個。

掌櫃的却仍然端坐在賬櫃後。

那漢子似乎毫無所覺，其實應該有知覺，試問，原本熱鬧的場面，突然變得冷清肅靜，凡是感覺正常的人，焉有感覺不出的道理。

那漢子却像個感覺遲鈍的人，吃喝完畢後，才抬起頭，張口欲呼叫小二過來結賬。

「小——」字才出口，「二」字却倏的打住了，這時，他才發覺到店堂中經已空無一人，就只剩他一個人。

他被眼前的情景弄得訝異驚愕，剛才還明明是食客滿坐，怎麼眼前却空無一人，眨了眨眼，他以為自己眼花，再張目從店堂中掃視打量，目光終於瞥視到坐在櫃後的掌櫃。

「掌櫃——！」那漢子一眼看見掌櫃，高興得呼叫出聲，神情訝異地問，「小二的都到哪裏去了？怎麼就剩我一人？」

掌櫃的目光隨着他的呼叫，慢慢移注在他的臉上，却不答他所問，就像是一個啞巴。

「掌櫃的，我可要走了，請叫小二來結帳！」那漢子見掌櫃的一瞬不瞬注視着他，却不回答他，以為掌櫃的聽不到他剛才的呼叫，於是，稍為提高了聲音，再向掌櫃呼叫。

「你是誰？」那掌櫃毫不理會他的呼叫，冷聲喝問。

那漢子不解地道：「我來吃喝，又不是沒有銀錢給你，管我是誰！」

掌櫃的仍端坐着，動也沒有動一下，冷冷笑道：「今天，就算你有金山銀山堆在敝店中，不說出你是誰，休想離開！」

那漢子反應也出奇地冷靜，仍坐在座頭上。「掌櫃的，這可是有王法的地方，我無賒無欠，為什麼走不得！」

「那你就走給我看！」掌櫃的凌聲喝叫。

淡淡一笑，那漢子站起身。「既然你不收我銀子，我就走給你看！」話落，向前邁出一步。

一步才邁出，空蕩的店堂中，彷彿從地下冒升起，空氣中幻現般，前後左右，湧現出二三十名青衣大漢。個個弓上弦，刀出鞘，如臨大敵般，氣氛一下子肅殺凝重。

那漢子眼見那樣多大漢湧現出，却毫不驚慌，目光迅速掃視了那些劍拔弩張的大漢一眼，鎮定地向那掌櫃道：「這是什麼意思，我只是來吃喝，又不是沒錢結帳，就算白吃喝了一頓，也不用出到這陣仗吧？你們到底想怎樣？」

掌櫃的冷哼一聲，凝聲道：「只要你說出姓名，就放你走！」

那漢子苦笑道：「你我素未謀面，更沒仇怨，因何一定要我將姓名說出？」

「這個你不用管，總之，你若不說出，就只有死！」掌櫃的將手舉起，「我只數三下！」

那漢子急聲道：「光天白日之下殺人，你們難道不怕官府？」

掌櫃的對他全不作答，口裏沉喝：「一——！」

那漢子未待掌櫃數到「二」字，急忙搖手道：「慢着，我說就是。」

掌櫃的舉起的手沒有放下，却沒有接數下去，雙目注定在那漢子臉上，似在等那漢子說出！

「是否說出了我是誰，你們就不殺我？」那漢子問。

「只要你不是咱們要找的人，自然放你走！」掌櫃毫不放鬆地注視着那漢子。

「好！我說！」那漢子吐了口氣，「我就是我！」

這是什麼話，他就是他，那是誰也知道的，只要不是瞎了眼，或瘋子，任誰也知道那漢子就是他自己，這個回答，說了等於沒有說，這明明是戲弄那掌櫃。

掌櫃的初時一怔，隨之臉色一變，揮手猛喝：「殺——」

「慢着！」樓梯上有人適時威嚴地截喝。

圍着那漢子的大漢聞令剛想動手，被那威嚴的斷喝聲所窒，不敢妄動。

掌櫃的一聞斷喝聲，急忙抬頭抱拳恭聲道：「堡主——」

樓梯上語聲威嚴的人截斷道：「陳成，你太孟浪了！」

掌櫃的垂頭連聲應「是」！

那漢子在掌櫃的「殺」字甫出口，早已一手按在腰間長刀柄上，作勢欲動，及樓梯上斷喝聲起，疾遁聲望去，不由倒抽了口涼氣，樓梯上站着五個手持火彈的漢子，剛才若一動手，火彈扔下，只怕自己就算有通天遁地之能，亦很難倖免。五個手持火彈的漢子背後，站着一個身穿寶藍簇錦緞袍，相貌清癯，頷下五柳長鬚的六旬老者，正自目不轉睛地注視着他。

「朋友，剛才多有冒犯，萬請原諒，請教高姓大名？」老者雙手一拱，客氣地朝那漢子發問。

那漢子見老者如此客氣，遂亦一抱拳，客氣地答道：「在下燕仲行，前輩是否太原第一堡堡主，人稱太原第一人的胡前輩？」

「燕仲行，」那老者正是太原第一堡堡主胡一夫，咀裏呢喃着，終於想起，恍然道：「哦，原來就是於黃海之濱，一刀屠七蛟，人稱『刀中龍』的燕少俠！」

那漢子正是和老猴王在官道上冒死衝出箭雨蝟射的燕仲行！

然則，他不是和老猴王在一起的嗎？如今他在此，老猴王呢？

這個問題，一會自有解答。

燕仲行謙道：「胡老前輩過獎了，在下愧不敢當。」

那名掌櫃於胡一夫說出燕仲行就是一刀屠七蛟的英俠，不由驚得目瞪口張，一時說不出話。

好一會，才愧然道：「燕少俠，老拙剛才多有冒犯，萬請原宥！」

燕仲行一笑道：「燕某亦有不是，掌櫃的，燕某謝過。」

這時，緊張的氣氛已經鬆下來，那些大漢也刀入鞘，箭落弦，無復剛才劍拔弩張、一觸即發的氣氛。

胡一夫從樓上步下，喝退那些大漢，來到燕仲行面前，一眼看見燕仲行腰間長刀，略一注視，脫口讚道：「盤龍刀，果然是柄罕世寶刀！」

接又道：「燕少俠，剛才純屬誤會，請不要掛在心上。」

燕仲行連忙道：「在下不敢。」

胡一夫拈鬚微笑道：「燕少俠，你我素未謀面，怎會認識老夫？」

燕仲行道：「在下本來不認識前輩，是猴王前輩告訴在下，故此識得。」

胡一夫笑道：「原來是老猴王，那就不出奇了。」

接又訝問：「老猴王足有五年足不出猴王谷一步，燕少俠怎會遇到他？」

燕仲行道：「猴王前輩為了莊前輩的邀約，故此離開猴王谷，馳赴孤松山莊，那知人在途中，莊前輩已被殺，在下恰巧於莊前輩死前，巧遇上，受莊前輩死前之托，去阻截猴王前輩趕赴孤松山莊，在下終於在路途中將猴王前輩截停。在下這次前來，是受猴王前輩之托，特來拜會前輩的。」

胡一夫心急道：「猴王現在何處？」

燕仲行道：「他本來也想與在下一同拜訪前輩，後來，却改變了主意，現在他大概已到了孤松山莊，他說，或許可以在那裏發現一點莊前輩被殺的綫索。」

「總是這般性急，想不到在猴王谷中潛心靜養五年，還是改不了！」胡一夫搖搖頭，「燕少俠，猴王托你來此，一定有所要求吧？」

「猴王前輩要在下轉告，務必請前輩你，念在數十年知交份上，協力追查殺死莊前輩的兇手。」燕仲行直說。

胡一夫苦笑道：「想不到昨天才接到一封警告老夫不要多管閒事的信，今天燕少俠你就來請求老夫協助追查。」

燕仲行訝道：「胡前輩，怎的一回事？可否告知在下？」

胡一夫於是將昨天在後園中，接到飛刀留字的事，詳細說了一遍。「燕少俠，剛才的誤會，就是老夫手下弄錯了，才引起的，老夫自一接到那字條後，立即分派人手，在太原城內外嚴密監視陌生的外來人，目的就是想查出飛刀留字的人，想不到手下一時緊張，誤會了你。」

「前輩，如此說來，殺害莊前輩的兇手，一定很熟悉你們的交往，才會先截殺猴王前輩於官道，復警告你於後！」燕仲行提醒胡一夫。

胡一夫點頭道：「燕少俠這一說，老夫也覺得好有可能！燕少俠，這裏雖是老夫開設的酒樓，究竟不是說話的地方，請到敝堡一談如何？」

燕仲行聞言頷首，於是隨胡一夫等人一同回堡去。

（未完）

其人其事

周泰勇戰鬼腳洪

麥海雲



　廣東十虎的前五虎有一名教頭叫做周泰，他的功夫從肇慶麥神腿學習得來的，至於麥神腿，一連三世在肇慶居住，係西江名拳師蔡九儀的首徒，換言之，周泰得到麥神腿的脚法，等於係蔡九儀的傳人，無怪他一直都是身手敏捷，拳脚精湛，且脚法靈活到極，至於周泰當年在麥氏的大府之內，只係散工性質，並非入室子弟，不過他喜歡武術，間中看見麥神腿授徒的招式，自行練習，得到眞傳脚法，麥神腿根本就不知道周泰偸師，故此不以爲意。

　麥神腿的大名遠播，有許多富家公子請他教授武功，故此，授武多年，變成小康之家。有一天，有一個怪客登門，投以名片，寫明「鬼脚洪」，他聲明自己遠道而來，必須親自看看麥神腿，不見不走。

　那個人的態度囂張，麥神腿出見，說：「鬼脚洪，你大概是爲了較量高下而來的了，我照例是由長子麥大雄出戰的，如果你贏了他，我跟你過招。」鬼脚洪一口答應，於是幾個人先後走出演武的塲地。

　麥神腿的長子麥大雄，並非無能之輩，他的脚法有八九分學到父親的神腿，只可惜他本人缺少戰鬥經驗，眞的跟高手過招，就會吃虧，不過，麥神腿一向都是讓他出戰的，自己只係在旁觀看，一來壯他的胆，二來希望他從實際作戰經驗當中取得教訓，故此，照例由長子麥大雄接招。

　幾個人在演武的塲地站定，長子麥大雄解開外衣，準備應戰，他的貼身衣裳係一套黑色短打衫褲，束住一雙褲脚，隨時可以踢出各種脚法來，當時周泰雖然係什役的身份，亦在一旁觀看。

　鬼脚洪雖然有鬼脚之稱，可是，未到扼要關頭，絕不起脚，至於他的一雙鐵臂，拳風虎虎，認眞厲害，迫得麥大雄無法踢出麥家的神腿來，兩人一攻一守，已經交手了三十幾個回合，周泰在旁發覺麥大雄的脚法漸亂，大聲呼叫：「大少爺，請即退出，讓我落塲。」

　他只有機會講出這一句來，麥大雄已經中了鬼脚洪的一個掃腿，整個人傾斜，退後走了幾步，然後倒下來。

　從來沒有人能夠用脚踢跌麥大雄的，麥神腿看了，暗吃一驚，他趕快走過去看看兒子是否受傷，故此，周泰跳到演武塲當中站定，跟鬼脚洪過招，沒有人干涉。

　周泰冷笑一聲，說：「鬼脚洪，我姓周，並非姓麥，單名一個泰字，乃係演武廳的什役，照我看來，單是我跟你搏鬥，你已鬥不過我，不必麻煩老爺麥神腿。」

　講完這句話，他就採取攻勢，發拳向鬼脚洪當胸打去。

　照理麥大雄打輸，應該由麥神腿出戰，但因周泰搶先一步，故此，麥神腿只能站在一旁觀看，他心裏暗想，周泰的爲人品性純良，且又十分爽直，或者他在平時子弟習武藝當中偸師，學了三幾招，根本上鬼脚洪的拳脚異常毒辣，麥大雄亦非敵手，周泰怎能鬥得過鬼脚洪呢？徒然自取其辱，甚至會因此喪命，如此一想，便替周泰婉惜。

　後來他發覺周泰跟對方過招，變式甚多，而且盡量向中門搶攻，迫住對方無法起脚，這個主意十分正確，更加感到驚奇，跟住一看再看，發覺周泰的橋馬非常穩固，全部符合麥家神腿的拳脚規矩，稍爲放心。

　那時兩人酣戰不休，就算麥神腿亦很難判斷兩人的高下，後來發覺鬼脚洪苦戰無功，突然轉過半邊身，飛起一條腿來，那一脚踢得很高，似是掛眉腿，殊不料周泰既不閃開，亦不退後，只係身形一低，跟住進馬，用交加手向對方已經踢出的一條腿下面撲攻，由於鬼脚洪的一脚踢得太高，沒有踢中他，反而被他由下邊推倒，當然無法站得穩，仰臉跌下來，頭顱撞在地上，幸而那是草地，只係受到輕傷，略爲流血而已。

　麥神腿走過去扶他站起來，叫周泰入內拿出跌打藥酒，替他敷治，鬼脚洪滿臉羞慚而去。

　打完這一塲仗，麥神腿召見周泰，問他怎會學到正宗的麥家神腿，周泰十分坦白，不單是告訴他，自己晚晚偸師，還對他說知，自己如何從麥家拳脚當中苦心研究，找尋多種變招出擊的方法來，他跟鬼脚洪相鬥，就是以手制脚這一招取勝。

　麥神腿驚喜交集，立刻把周泰升爲拳脚助理，不再是什役的身份，並且以子侄相待，把麥家拳脚盡量教授給他，故此，周泰能夠一生以拳脚享譽，麥神腿的幾個兒子反而無法繼承祖宗的衣砵。

　周泰在麥氏武館助教了五年，閒來苦練，他的武功自然更進一步，後來因爲麥神腿病逝，他才回到陳村，周泰因爲除了武藝之外，並無所長，爲了生活，只好在街市賣武謀生，可惜麥神腿的脚法一定要兩人交手然後看得出功夫來，並非花拳綉腿，他僅有一個人在街市賣武，甚至打鑼的小童也找不到，自己打鑼，亦無跌打丸賣出，故此所獲不多，每日所得，只夠個人的食糧，這樣子的處境，已經十分不妙，碰着陳村市鎭之內有一名惡霸叫做張虎臣，正式係大爺的輩份，包娼聚賭，無所不爲，他發覺周泰如此狼狽，站着哈哈大笑，他的爪牙趨前對周泰說：「你憑着這種功夫居然有胆賣武，可謂太過不自量，向來賣武之人，一定要明刀明槍，有很威猛的陣容，你既無兵器，亦無旗幟，甚至沒有人打鑼打鼓，只係賣武，難怪沒有人欣賞你的武藝了，不過，你出拳踢脚，居然使我們的大爺哈哈大笑，亦係難得，可以讓你進入屋內飽餐一頓，不過，吃完就要走，以後不准在陳村賣武，明白了沒有呢？」

　周泰聽了這番話，怒火攻心，說：「兄弟，我賣武雖然沒有人打鑼打鼓，担旗担槍，而且我的武藝亦係太過平凡，沒有人賞識，不過，我始終有一個心願，希望

武林中人見我單人匹馬賣武，太過寒酸，落塲跟我過招玩玩，增加娛樂，那就有希望吸引較多的觀衆，到時我不必賣跌打丸藥，亦無跌打酒供應，仍然有人賞給我幾文錢，我的話講完了，希望老哥明白。」

　向周泰講話的爪牙叫做張三，一向恃勢凌人，怎能受得下這一口氣呢？他絕不把周泰看在眼內，聽了就說：「好極了，我們兩人過招玩玩，可以印證我從大爺手上學得來的功夫，我自問三招之內就可以把你打倒，甚至打到重傷，如果你受了傷，不必怨我。」

　周泰說：「在塲各位都可做我們的見證人，你儘管放手打出你認爲最陰險毒辣的招式來，周泰被你打死，亦無所怨。」

　兩人只係三言兩語，便即撞火，跟住過招，張三的武功根底雖然不錯，但係他所學的武功只係張虎臣那一派，沒有甚麼高招，一旦跟高手過招，便會相形見拙，果然不出三招，分出勝負來，但見周泰大喝一聲，一脚踢在他的後腿與臀之間，張三整個人凌空飛起四五尺然後跌下來，雖然沒有受傷，已經覺得面目無光，不過，他想再戰，也是辦不到的，因爲他臀腿之間發生劇痛，故此他在地上休息，沒有站起來，表示不想再鬥。

　在張虎臣門下的家丁當中，張三只係三流貨色，另有一名高手排行第二，張家的人稱他二哥，他本來不想落塲交手，因爲張三鬥輸，他也覺得面目無光，索性一躍而出，站在周泰的臉前，大喝一聲，說：「周泰，你這個小子，初出江湖，目中無人，如果我不教訓你一頓，恐怕你在別處賣武，發生衝突，被人一拳打死，不過，我只係教訓你的性質，並無傷害之意，不必担心，請你發招好了，我是主，你是客，應該由你發招。」

　此人的口氣這樣大，料想身份係比張三高一級的了，周泰向他打量幾眼，然後抱拳爲禮，說：「我不想再鬥，但因你口出大言，我倒想給你教訓一番，請恕在下無禮，現時我就發招！」

　周泰說到這裏，不再客氣，雙脚向前一躍，本來是兩手握拳拱手招呼的模樣，他跳到二哥前面，身形一低，便即發招，兩手以雙龍出海的姿勢向對方正中出擊。

　本來雙龍出海這種招式並非明智之舉，因爲兩隻手一齊打出，如果對方挑撥一雙手跟住進馬，連消帶打，那就吃虧不少，不過，周泰施展出去的雙龍出海係名師指點，且又經過多年苦練，與別不同，對方果然中計，雙手齊出，打算由中路穿入周泰兩隻手之間，壓住對方的一雙手，然後以斬頸刀的招式進攻，料想周泰鬥不過他，殊不料二哥依照這種普通拳師都懂得的解救方式出擊，以爲一招壓一招，對方的雙龍出海必輸，怎料他一雙手，穿過周泰的兩手之間，然後發覺前面空空如也，原來周泰的一雙手已經收回，跟住挑開對方的兩手，進馬發招，這是第二次的雙龍出海，由於對方一雙手被周泰挑起，無法招架，吃了這一招，胸部與腹部都一齊受傷，發生劇痛，倒地打滾，臉色蒼白，張虎臣在旁看了，覺得愕然。

　普通的雙龍出海這一招，雖然兩手齊出，却是向敵人中路雙手撑出的，目的是把對方推跌，還想對方胸腹之間的穴道受擊，一招打贏，周泰的雙龍出海却非如此，右手向對方胸部出擊，左手則向對方小腹丹田穴打出，變成兩隻手一上一下，因此之故，依照普通的解救方式跟他搏殺必輸，這是麥家拳法當中經過周泰自行變通創造出來的新招，可謂靑出於藍。張虎臣不過牛高馬大，練過十多年拳脚，究竟沒有名師指點，由他教授的家丁，更加不濟，當然碰頭就輸。張家的人連敗兩陣，張虎臣如果不鬥，下不了台，萬一再打，實在沒有把握取勝，他究竟是個老江湖，非常狡猾，立刻上前點頭跟周泰打招呼，說：「周兄確係武功厲害，小弟甘拜下風，我們不打不相識，請到內進喝杯酒，就此結交一個朋友，好嗎？」

　周泰發覺他的爲人似乎有些慈祥，並非臉肉橫生，而且他已經敗了對方兩人，假如再鬥，連主人也殺敗，那就似乎太過份，根本上他跟張家的人無寃無仇，倒不如借此落台，於是點頭答應。

　周泰戰勝了張虎臣兩名家丁，仍然十分謙虛，他多次推辭，都無法說服對方，只好跟隨張虎臣同入大堂之內，坐下不久，轉到小花廳喝酒，張虎臣似乎有意款待這一位貴賓，吩咐他的廚師烹製幾碟可口的餸菜，另外加上一些美酒，頻頻獻飲。

　喝酒的時候，雖然周泰沒飲得太多，但却吃了不少，幾次推說已經吃飽，後來再談一會，然後告辭，張虎臣親自送客。

　因爲周泰是嘉賓，張虎臣係主人，送客之際，當然是周泰先行，張虎臣就係想對方吃得非常飽的時候突然偸襲，由於武林中人都知道這種情況，吃到既飽且醉的時候，身上的勁就難以集中，突然被襲，不易擺脫，張虎臣早已苦練袖裏藏花的一招，他兩手合抱之際，能夠將一個人的肋骨壓爆，故此他認爲很有信心出擊，兩人先後行到大門口之際，突然發動攻勢，標前一步，雙手齊出，從背後伸到前面來，希望將周泰整個箍住壓扁，怎料周泰的武功已經登峯造極，就算雙手垂下，仍是堅如鐵石，驟然給人一抱，一雙手臂自己會發出彈力，抵抗對方的壓力，因此不會給他壓扁，只係微微有點痛。

　周泰不必轉身去看，知道係張虎臣暗算他了，立刻提高右脚向後一撑，這一隻虎尾脚係貼身出擊的，能夠在非常短的距離踢出，兩人相隔不過兩尺，他仍然可以使勁把背後的人踢得倒地重傷。

　踢完這一脚，周泰然後轉身看看，果然不出所料，偸襲他的人正是張虎臣。

　周泰冷笑一聲，隨即拱手說聲：「多謝！」講完這句話，便即飄然出門。

　張虎臣的家丁沒有人敢上前挑戰，他們只是趕快走到主人的身邊施救，因此周泰毫無障碍的走出張府。

　經此一戰，周泰的名氣響噹噹，很快就有人聘他做陳村的武術教練，由於陳村的人一向非常憎恨張虎臣，認爲他係惡霸，既然周泰打贏他，當然非常高興，爭先恐後的聘他教授拳脚，門人愈來愈多，後來周泰在陳村教授武藝，二十年都留在該處，至今陳村的人，如果練習武藝，俱是周泰那一派的拳脚，脚法特別靈活，其中有些人還得到麥神腿的眞傳。（完）

游俠英雄傳

攻鬼墟武林齊劫獄

作者・編著
增删・潤飾 修訂本
蹄風・文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靜因老尼救出徒弟袁纖雲之後，便讓袁纖雲和王崇明去泰山遊玩一番，而靜因等人便往黑山孟家大寨，相約一個月後，在黑山孟家大寨相會，準備共同去對付黑獄的史雲程……袁纖雲和王崇明在泰山遊玩，巧遇天池怪俠王雲龍，他懇求王雲龍相助一臂之力，以報史雲程殺師之仇。王雲龍答應了，和王崇明、袁纖雲同往關外去，途中，又遇到八尾狐狸花五娘，王雲龍請她同往關外參加靜因等人消滅黑獄的義擧……衆英雄俠士滙集在小天池上，由天池怪俠王雲龍和黑山到孟家大寨三寨主孟常作盟主，準備行動……

且說滿洲境內西南部的貝爾湖，灘上建有鬼墟，這就是第三集所說過的黑獄地點。管獄的是「鐵馬神功」史雲程，他自從受到了康熙皇帝的賞識，十多年來便以「雲迎」的名字做了滿洲皇朝的一號特務頭子；那時江湖中人對宮裏的暗捕都稱作「鷹爪」，所以雲迎便是第一號鷹爪頭子。他選了黑龍江和外蒙古交界的貝爾湖建立了秘密黑獄，獄裏築有很多機關，由一所地下室操縱着，這個慘無人道的人間地獄，也就是後來集中營的前身。那時史雲程利用他的權威，把獄裏一切防禦造得非常科學化，各地官兵緝獲到的所謂叛亂份子，都要押交史雲程那裏處置。他向來抱着「寧枉毋縱」和「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的宗旨，把所有抓來的人，不論有罪無罪，一到他手，便展出他平生「封閉穴道」的功夫，將人身主要的神經系統壓制着，那個人便失去了知覺，只是殘存着一絲呼吸，折磨至死。

轉眼光陰，又是春去夏來，黑龍江哈爾哈河南岸的大草原，長得青青綠綠，雖然是初夏天氣，但北地正是雨季時節，貝爾湖畔，仍帶着一點涼意。

這時分距王春明兄弟夜探黑獄，已相隔數月光陰。史雲程本來打算入京一行的，可是發覺了有人闖進過黑獄，來者的本領又是那樣了得，當晚他親眼看到一個後生小伙子挾起兩人，在浮冰上一飄一飄的滑走，他從前陷進過湖裏的流沙地帶，所以不敢冒險追前，恐防又中了敵人引誘之計。

史雲程返到黑獄，巡視一遍，知道通到圍城外的隧道被人偷進，幾個守衛的人受到突擊斃命，又檢查各處防禦機關，發現鐵閘鐵網，都給利劍削毀。當下史雲程把專管工程的頭目召來，命令要把獄裏周圍的防禦增强，務須造到沒人能够掩進，一面又密諭各地聯絡站頭，限期查出這次前來偷探黑獄的叛徒抓來審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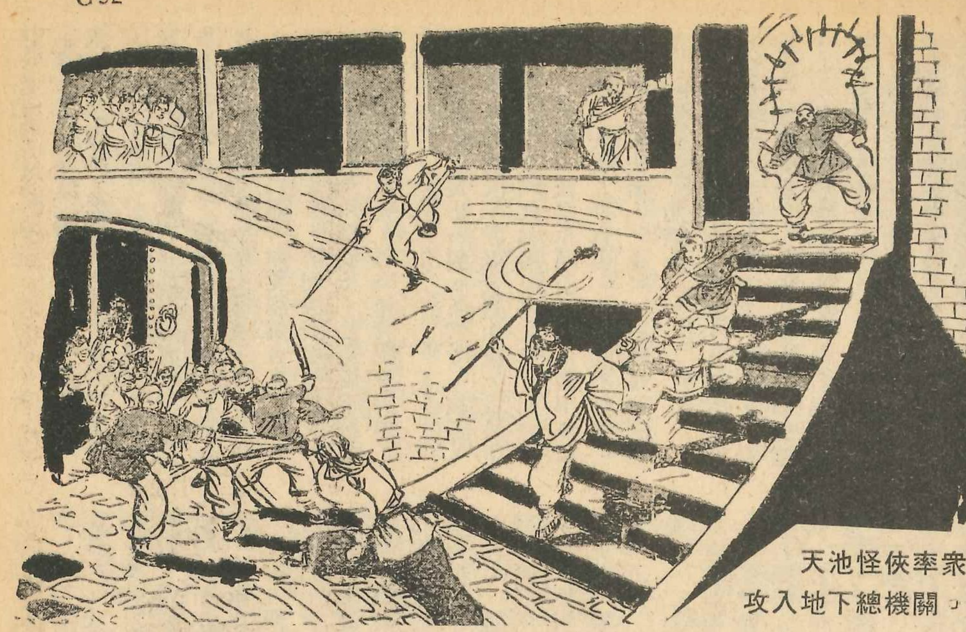
過了數月，康熙皇帝祭祀東獄回到京畿，立刻派出宮廷裏十六個武士，帶了上諭，到黑龍江甘珠寺來見史雲程。甘珠寺離貝爾池只幾十里，是史雲程的秘密機關，他時常來這裏召見部下。史雲程乘夜趕到接旨，上諭敕示要把獄裏的死囚嚴密關防，並派出宮裏一流武士十六名前來協助，聽從指揮。康熙在密札之後再加上幾字，說已查出雲迎是他的化名，姑念以往功勞，免予查究。史雲程跪下宣讀，滿頭大汗，心想：「皇上怎知我就是史雲程？這次突然加派十六個武士前來，難道給人偷進獄裏的事，竟傳到朝裏知道？」他問過了各人所練武技功夫，即日便帶返黑獄裏來。

史雲程把黑獄各處要隘，重新派武士把守，一面又在湖濱外圍築起監視哨，另將獄裏地道機關佈置一番，眞正堅如鐵桶，固若金城。

那天甘珠寺外，有兩騎遊客從「大市集」前來，到廟參神。這兩客人是一男一女，乘了大駱駝，女的蒙了面巾。知客僧是史雲程的手下，名叫「千崖」，把客人招呼到客堂，合十啓問：「檀樾高姓大名，難得遠道到來增光。」那男子打着一口雲南土話，自稱名叫「葉利」，從彝山到外蒙販賣藥材，路過此間。千崖打量一番，心裏生疑，待兩人參過佛祖，便擺齋筵，留他們在寺裏歇息，一面飛報史雲程。

那兩個彝族客人，歇過一刻，便想啓程，千崖謙恭地留着道：「兩位施主，小寺裏設有靜室，專供各地善信到來駐足，地方也頗幽靜，這位女檀樾另有精舍作下榻之所，不嫌貧僧簡慢，就請屈駕一宵。」這兩個客人用彝族方言商量片刻，便拿出一串珍珠獻給佛祖，答應住下。

寺後一所大院子，建有亭台樓閣，綠窗紗櫥，的確是一個養靜的好去處。那晚



天池怪俠率衆攻入地下總機關」

客人睡着了，廂裏靜悄悄的，只聽到窗外風吹綠竹，虫聲唧唧。突然壁間那面大鏡子慢慢地移動，露出一扇暗門，從這裏走出兩條黑影，前頭的是個和尚，正是知客僧，千崖後面那人身材高大，蒙着黑面巾。他們走進廂房後，就把客人的行囊翻檢，幸好那個彝族男子，未知是否路上行得太倦了，躺在榻上不時發出鼾聲。千崖僧和蒙面人搜查一會，果然在客人脫下來的腰帶裏檢出一封密函，蒙面人在窗前照着朦朧月色，把書皮一看，面上似乎有點吃驚的神色。

這個蒙面人就是鐵馬神功史雲程，他搜到了這封書函，原來是雲南平西王吳三桂的密札，交往雅克山的。他連忙回到方丈室剔開封皮一看。書裏寫道：「來札欣悉，足下眷念明室，共謀大擧，殊堪嘉慰。本藩經將朝廷派來監軍陸虹處死，以明心跡，閣下當信本藩興兵復國之誠。茲派專使孟彪兄妹間關前來，會見各方志士，書到之日，刻即召集全體加盟豪傑到雅克山，商議啓程。孟彪專使爲孟葉哲嗣，可予重託，順帶上金珠兩匣，聊充旅途之需。」末署「平西王吳題」幾個字。蓋上大印。

史雲程看了，一驚非小。陸虹往日和他一起充當禁宮侍衛，後來才派到雲南。幾個月前，聽說陸虹在昆明遇害，朝廷已經派員前往密查，這番大概是三桂圖窮七現，因而興兵叛變。史雲程把書函重復封好，交千崖暗地放回客人的衣帶裏。這晚他想了整宵，記起昔年自己下山，便把同門孟葉弄到終身殘廢，如今這兩個投宿的客人，正是孟葉的兒女，要將他兩人一刀了結，却是不難，但他們是吳三桂的專使，如果想將雅克山的叛黨一網打盡，關鍵全在這兩人身上，這樣自己將來也可以建立一次無上的功勳。他想到這裏，不禁眉飛色舞：知客僧千崖推門進來，對他說在那少女的行囊裏，搜出藏有兩盒珍珠和金子，更證實書裏說的不虛。

史雲程當晚繕好一個奏本，第二朝飛馬投遞北京，密奏康熙知道，一面又札飭「齊齊哈爾」地方總兵依期出動，圍捕雅克山亂黨。那天下午，兩個彝族客人說要啓程，千崖僧也不再挽留，却暗暗派了幾個幹捕沿途跟踪。

史雲程等孟彪走後，便返到黑獄來，暗念雅克山聽說是天池怪俠的巢穴，他的武功實在了得，况且黑山八俊以往和他有過聯繫，這次召集的定是武林名手，單靠官兵的力量，怕應付不來，萬一給他們逃脫，將來皇上知道了，定責自己辦事不力，想落非親往一行不可。計算已定，便着十六個武士和他手下的高級領班到密室來商議，吩咐他們怎樣防守。那十六個武士已熟悉了獄裏情形，他們在史雲程面前，表示願意負起防衛的重責。史雲程當天便帶了兩位武士同行，留十四個駐守獄裏。

史雲程走了之後，黑獄裏的武士分班巡視，第一天安然無事的過了。

獄裏原是一個水牢，連貫着一條暗渠，直通到湖面，當日黃面客宗流曾由這處暗渠逃走。那個管理水牢的領班叫錢能，是史雲程從禁宮衛士當中挑選出來，初時派到獄裏掌管地窖，那次因爲走脫了一個未定罪的死囚，史雲程要把他用血滴子處刑，幸得宗流在旁一言勸解，派到水牢看守，將功贖罪，自從宗流逃出後，錢能多年來一直掌管着水牢，並沒調動。

水牢建築在地下，像一面大水塘，另外是一道暗渠，這是史雲程預備必要時逃走的一個秘密出口，如今渠道已建起兩重水閘，和外間完全隔開。

這一天晚上，領班錢能在水牢上面的管制室當值，往常他會偷偷地帶了一壺高粱酒，喝了便打盹兒，這兩天因爲管理總機關的查得緊，不時要回答訊號。訊號台在水牢管制室的望樓，是個六七丈高的木架，有梯級通上。望樓有兩面紅綠玻璃，反射到管制室來，在白色的反光板上現出。錢能見到訊號的閃動次數便知道說的是什麼。

錢能坐在反光板前，等候訊號發來，忽然覺得背後有點悉索聲音，人影晃動，忙回頭一看，當堂嚇的跳起來。他定了一會神才望着那人道：「你……你不是呼和二爺嗎？怎的！怎的進來？呀！是了，二爺回來帮大哥呢。」各位看官，「呼和浩特」是當日黃面客宗流的化名，他和史雲程曾結過盟，這事已在前段裏敍過，所以獄裏的人都叫他作二爺。宗流的樣子永遠是小帽褂子，十足一個學究模樣，因此錢能一眼便認出。

錢能說了，只見宗流的手從背後移過來，握着了一柄光閃閃的鋒利短劍。他一

字一頓的說道：「錢能，你猜的不對，我這番回來是要把那殘酷兇狠的大哥除掉，我有本領進來，你定明白我說得到就做得到。你不要動！你若妄動，可怪我手裏利劍無情。當年你救過我逃出這裏，所以我今番也前來救你，否則你便要和大哥同歸於盡了。」錢能像受晴天霹靂，呆了許久，才答道：「二爺，你要認眞考慮才好，現時獄裏不同往日，防禦機關增加不少，還有宮廷派來十六個武士，二爺要反抗大哥，無異燈蛾撲火，那時連我也會丟掉了性命。」

宗流聽了笑出一聲，說道：「錢能，你眞是坐井觀天，我老實對你說，這番所有南北第一流的武林名手都來了，他們定要把這個第一號鷹爪頭子除掉，救出無數的囚徒，恢復人身自由。你參加不參加，大丈夫一言決斷！」說時，把劍鋒有意無意地在靴底揩了兩揩。

錢能當堂失色，口裏沉吟。宗流突把短劍在桌子上一擦，說道：「錢能，你還顧慮什麼？難道你一生要屈處在這個鬼墟，整天眼看着這滅絕人性的殘暴行爲，沒有一點動心嗎？」

錢能在宗流勸誘威迫之下，卒答允了參加行動。宗流把前來攻黑獄的俠士姓名約略說出，錢能才稍感放心。當下問宗流道：「二爺，你是從暗渠裏進來的嗎？這處水道密佈機關，水底還有兩重轉動着的刀輪，如果從水底潛進，定會身首分開；渠道原有兩度石拱水閘阻着，觸到鐵網時，總機關立刻曉得有人偷進，難道你都能躲過了偷進來？」宗流笑道：「來者不善，我那會輕易踏進機關。現時渠道裏巳佈好了懸空飛索，可以來往無阻，當我進入渠道時，先背上一袋木板子，一路投進水面，展出八步趕蟬輕功，藉着浮在水面的木板子飛渡。我腰裏又縛了一根小繩子，當滑到石拱門時，渠道外有人接應着，把另一根鐵索從繩子帶進來，繫牢石隙上。外間的人便可以緣着鐵索飛渡水面，來到石拱門，這處有幾塊伸出的三角石壩可以置足。我這幾個同伴都有一身神力，他們携帶了鐵撬子和鐵鎚，費了一番功夫，把石拱門的石塊撬鬆了，我運起內勁，把石塊碎開，小心地逐片移出，這樣便空開一個穴口，透進第二重水道，不必和石拱下的鐵網接觸。我扒過了石拱，又再引着板子在水面飛渡，到了第二度石拱門，仍是照先前一般弄開缺口，好不容易才來到大水牢下面。」錢能聽了，大感佩服，又問道：「二爺，從水牢扒上來也不容易的，你怎麼把暗門弄開呢？」

宗流道：「錢能，你忘了嗎？當日你曾打開過水牢頂上的暗門，投下羊皮囊給我，我記得那暗門是推動的。因此我今次也帶了兩張縫密的羊皮囊來，到水牢時把羊皮囊吹了氣，我們幾個人跨上之後，便疊起羅漢來，只須兩個人接上便摸到牢頂，終給我們找着了暗門。那暗門是塊大鐵板，用轆轤推動，所以箝得不牢，只須略施功夫便把樞軸毀了，如今不是打開了嗎？」說了一指室外。錢能看時，果然地上整塊鐵板給他弄開了。

宗流在旁監視着錢能接訊號，錢能道：「我值班只是八個時辰，明日午間便有別個人到來接替了，二爺怎麼辦？」

宗流道：「我們盡量利用時光，天明前便要動手。現時我的同伴還在水牢裏佈置着繩橋，以便外間人安全進入，一會兒他們都會上來的。」說還未罷，水牢暗門下面響了口哨，宗流回答一聲，立刻竄上幾個漢子來。行前的是個滿面黃鬍子的大漢，後面兩個後生小子，生得英俊非凡，都揹了鏢囊，全身裹紮，腰裏寶劍生光。宗流介紹認識，錢能才曉得黃鬚俠陳興明，那兩個少年人是太極手王春明兄弟。

水牢的大門，是近城牆下的石拱，有兩扇鐵門把出口關着。管制室另有通道，可走到地下總機關去，是工作人員每日交接值班的出入道路，宗流向錢能一一問過了，又着錢能把開閉機關的方法說出，宗流都記在心裏。錢能先前還忐忑不安，現時見宗流準備得這樣週到，同時又見大哥離開了黑獄，最快也要三幾日才能趕回，心裏便勇氣百倍。當下他把一張獄裏機關地圖拿出獻給宗流，又把獄裏的情形和各武士把守地點都指出，宗流大喜過望。

天交二鼓，水牢下又鑽上幾個人來，書裏恕不逐個描述，這幾人就是雙劍鳳孟嫦，老尼靜因，和天池怪俠王雲龍，他們一到，雙劍鳳立刻展開地圖看個詳細，派出王春明、王崇明、陳興明三人掩到外面行事。他們早已穿了全身黑衣，錢能開了水牢的大門機掣，三人從水牢下面去了。宗流道：「他三人幹的是最危險和最艱巨的工作，成敗都在這一趟。」錢能管着機關，心裏暗暗替他們三人着急。

這裏說到黑獄裏的廣場，幾百個「行屍」每日日出前開始工作，直到夜裏交了二鼓，地下室發出了响號，管獄的人便打開三個牢門，那些行屍站成一列，一個跟隨一個走向「鬼倉」去，躺在地下。這時倉裏燈火立即熄滅，如果熄燈之後，那些「行屍」有站起來的，燈光照射，弩箭便向它射過來。獄裏的幾百個「行屍」都不會說話，也沒有思想。它們每天起來便排隊出廣場幹苦工，經過一處路口，便張開了口接在一格竹管上面，呷過幾口粥水，一日兩三次，這樣算作充飢。它們巳經連身體的構造也改變了，簡直是變成一個幽靈，就算有頂強健的體魄，不上五年便會自動的死亡。

本文從前提到這些「行屍」沒人率領着和監督着，它們也能夠自動地工作，不敢偷懶。原來每一「鬼倉」監禁着一百名「行屍」，其中有兩個是史雲程的手下混充，扮相和其他「行屍」一模一樣。他們被派到倉裏，做個領隊，每人監視五十名「行屍」，一切動作由他們領頭，其他的「行屍」因爲失了常性，像那些患了神經病的人一樣，只要前頭的人怎樣舉動，他們便一個一個地跟着去做，要停便停，要走便走。晚上，每個鬼倉裏由兩個領隊暗中監視，倘若有些行屍精神抵抗較强的，有時會恢復一些常性，突然起來搗亂，這兩個監視的人便用訊號通知管倉人，將行屍射殺。

每倉兩個領隊都睡在近門處，他們有一條氈子享受，身旁有個暗鍵，遇到有事發生，一按鍵門，管倉人便發出燈光照射。這就是黑獄裏的一些秘密。管水牢領班錢能從前是掌管過此地窖的，他跟隨史雲程日久，所以知得清楚，因此便把內幕都告訴了宗流。

王春明兄弟和陳興明三人，好不容易才走出來，到了圍城上面，趁着廣場上暗淡的燈光，他們像一頭野貍，蛇行鼠伏，到達廣場。他們閃身一角，見那些「行屍」拖着鎖鍊來往幹着苦工，眞有見者傷心。那時一列扛木頭的緩緩地走近來，崇明伏在一邊，等最後的一個走到，他把飛索拋出，活結套着那行屍向牆角一拉，拖了過來。他迅速把行屍脚下的鐵鍊折斷，那行屍只用一雙眼瞪着他，沒有絲毫抵抗。

崇明一瞬間把行屍身上的獸皮脫去，又把頸項的銅牌取過來懸在自己項上。一會崇明巳裸着了身體，戴上假髮，面上塗了烏烟，扮成一個行屍模樣，驟看也難分出。

王春明、陳興明匿在另一隅，也照着崇明的舉動，拖進了兩具行屍，放到牆角僻處，都化了裝。這時第二次休班响號發出，輪到第二倉進監去。倉門有一處活動木欄，有人走進便轉動一次，管倉的人從倉頂的碉堡看到點名無誤，便按動鍵門，鬼倉的鐵門隆隆地關上，一倉昏暗起來。

崇明巳混進第二鬼倉去了，他曉得哥哥春明和陳興明都得手混進第三倉。崇明躺在近門那一邊，放開夜視，細察倉裏環境。左邊是一度石牆，離地兩丈處有一面窗子，不時啓閉；看看睡在倉門的兩個奸細，他們不時抬頭來注視着四週動靜，可是倉裏的囚徒躺着像沙甸魚一般，擠得密密地，全沒一點聲息。

靜了一會，崇明在人叢裏蠕動，漸漸扒近兩個奸細身旁，一翻身把兩人壓着，一手握着一個咽喉，那邊一劍插去另一個身上，把劍在肚裏一攪，料無生理；這時被叉着喉嚨的奸細，拚命地在處轉動，崇明很快把劍收回來，向他的頸子一劃，這個奸細也送往眞的地獄去了。

崇明把身上血污略一揩抹，不敢稍延，一縱到了左邊石牆，展起「壁虎游牆」小輕功，踏着石牆上巖巉處扒上，到了窗口，向裏一探，是一所碉堡形的樓閣，有兩人守着。其中一個倚在牆角打盹，一個守在碉堡的通風穴口，看情形似是和圍城上通訊號的。崇明從窗口竄進，仿如飛鳥投林，人隨劍到，那守望的翻身便倒，牆角的人聞聲正想起來，崇明那會等他站起，飛身撲去，按在壁間。那人要舉足蹴過來，崇明閃電般提起膝蓋向着他的胯下頂去，當堂痛得眼淚水標出。崇明也握着他的咽喉，握得他呼吸窒息，雙目凸出，兩片嘴唇一動一動地像喊饒命。崇明這才把他提到穴口，壓低嗓子喝道：「想要命的把這處機關鍵門說出！」那人實在辛苦得很，便指着穴口前一張桌子，喘着道：「這……這……裏……」崇明一看桌上沒有什麼東西，便把那人提近，雙手又是一緊，那人急伸手在桌下一按，桌面彈開。底下有一個鍵門，旁邊刻上開合記號；其他的鍵門，是訊號燈光，和防禦武器的發動樞鈕。崇明也沒暇細看，一劍從背後插去，說道：「饒你不得！」眼看那人腦袋一垂，便一命嗚呼了。

崇明惦念着第三倉裏的哥哥春明，這時是否得手。他向來是個聰明的精細的人，他在桌上翻動搜索，果然在夾層裏找到了一幅獄裏的圖則，各處通道都有劃上指標，這裏第二倉有一度天橋，可以通到隔隣第一倉和第三倉的。他研究了一下開啓鍵門的方法，看到是個拉手，接着一根鐵桿子，直透到堡外，他照着圖裏的記號，把鍵門出力一拉，碉堡的地板立刻移動，露出了洞口，有石級透到外面。崇明壯着胆子，拿着利劍，眼前露出星光，巳在碉堡之外，那裏建有懸空天橋，通到相隔兩三丈遠的第三倉碉堡。

崇明飛身到了第三倉，雙脚鈎着牆頭，從通風穴口向裏一望，當場大吃一驚。原來王春明在碉堡裏給一面鐵欄困着，陳與明正在鬼倉的窗口扒上，剛伸進半截身子，也給一度鐵閘攔腰落下，幸他用雙手支撑着，一時還未夾到身上。說時遲，堡裏有兩個人走出，伸手扳動鍵門，崇明在通風穴外，連忙把手裏一柄利劍飛進，其中一人唷一聲倒下了。另一個想由天橋逃走，崇明待那人一竄出，攔腰一抓，挾得那人的肋骨瀝瀝作响，想喊出聲時，早巳給崇明掩着口，抓進第三碉堡裏。

王春明見崇明到來救援，喜的道：「好兄弟，幸你來得及時，我們扒上來時便給那狗子發覺了，幾乎誤了大事。」崇明隔着了鐵欄說道：「哥哥，你快替與明把鐵閘支着，讓他脫身出來！」春明才想起陳興明還死命撑着一面鐵閘，連忙過去用力頂着，陳興明這才鬆手脫出。說道：「好險！」這時敵人在利劍威脅下，只得把機關按着，堡裏一度隔離鐵欄立刻緩緩地升起。

他們把那人擊暈後，縛了手足，放在一旁。陳興明道：「我們把第二三倉的看守人都解決了，要迅速行事。」崇明道：「我們先找出班加這小子，看看是否在這個倉裏！」三個人分頭進倉，拿燭火照着，許久才在一角裏認出一個是師弟班加，頭髮巳長得十分難看。王春明把宗流傳授給他的解穴道功夫施出，先將班加身上三十六穴道解開，使血脈流通，然後按摩全身，把神經中樞震動一番，使他回復記憶。班加像做了一場大夢，開眼見師兄王崇明站在面前，全身感到異常疲倦。他究竟是有武功根底的人，很快回復了知覺。崇明把史雲程陷害他的經過約略說了，又從假髮裏掏出一枚丸藥來，給他服下，一會神智更覺清醒，氣力增加。崇明見解穴方法生效，跟着四個人在獄裏行屍當中，挑選那些年壯的，扶起合力施救。約莫過了一個更次，救起的巳有二十多人，大都是反叛滿清的各地英雄志士。崇明又從碉堡裏找到了鐵鏟鐵鋤，分給衆人，帶領其他的囚犯，聽命行動。

且說天池怪俠王雲龍和雙劍鳳孟嫦，在水牢上面的管制室，接應了一衆英雄，他們都從暗渠裏的懸空飛索進來，只留拉娜在外把風。

雙劍鳳把錢能獻出那張地圖，教各人看了把危險地帶緊記心頭，便分配行動。她料到王崇明得手後，獄裏的總機關在兩個時辰內定必發覺，她請宗流親自出馬，從圍城上的暗門摸進隧道，遇到有人前往鬼倉察看，便把來人截擊。又着她的兩個

哥哥孟剛、孟强到外間監視哨掃蕩敵人，得手後一看到水牢的瞭望台發出火箭訊號，即與宗流往攻取黑獄的吊橋。

第二個號令，派洪成棟、袁無愁從圍城上攻取史雲程居住的高閣，那處暗門的梯子都在地圖裏繪得清楚，得手後在樓上縱起一把火，回來帮同各人進攻地下總機關。

其餘天池怪俠、靜因老尼、纖雲、花自芳、連她自己共五個人，負責向總機關的地下室進襲。十四個人都已派定工作，還有孟彪和麗娜，因假扮帶信人賺史雲程到黑山，所以沒有同來黑獄行動。

這裏抽空一述黑獄裏的情形，全獄的指揮都由總機關操縱着，這處是獄裏神經中樞，建在地下，是一所地窖機關，有隱道通到圍城上和各處管理室。至於史雲程私人辦事的密室，則是一所三層高閣，有暗梯直達，還有一道秘門可以通進地下機關。其餘全個黑獄有城牆圍着，叫作圍城子，城基上有通道，週圍有幾座碉堡，都派人把守。鬼倉設在城裏一角的廣場，有三四座石牢，上面設有碉堡關防着。黑獄正門是一座城門的建築，有吊橋懸空渡過一條城壕，用轆轤開啓。

那時雖在夜裏，獄裏值班的人，除了七個值夜的武士外，還有地下室工作人員，獄裏每個時辰一動一靜都有訊號，各個工作人員看守着獄裏機關的鍵門，一共有百名以上分班當值。

這時聯絡鬼倉的人，在一個時辰裏還沒見第二三號倉有訊號發出，便打着燈光詢問，仍沒答覆，以為管倉的人一時偷懶睡着了，便登記起來；再過一個時辰，仍是聯絡不到，看第二號倉的燈光，還是亮着，只是沒有發來訊號。

於是報告了領班。那領班是史雲程的左右手。

他一按鍵門，守衛地下室的武士便來到。

領班派兩人立刻趕到第二三號倉察看，一面通知休班的七個武士增加各處守望，以防有變。

兩個武士携了武器風燈，從暗門直趨地道，趕往鬼倉的碉堡去。走了一半，那處是隱道的轉角，突然一陣風吹來，風燈的罩子給一塊東西打中，頓時熄滅了。行前的忙叫道：「老丁，身上帶有火種嗎？」話還未了，聽見後面老丁喊了一聲，跟着像栽倒地上。這個武士雖然有幾手武功，可是未練過夜眼，看不到東西，心裏一驚，忙提刀亂舞一通，不料手腕上一陣刺痛，不知什麼東西打來，一忽兒臂上也給打中了，像利刃刺進一般，不由得把刀扔下，回身想走，衣領給人抓着了，張開喉嚨想喊時，腦子又受了一下重重的打擊，當場暈去。

伏在隱道的便是黃面客宗流，他把棗核鏢打出，先射熄了風燈，跟着飛出套索，將那叫「老丁」的武士絆倒，一刀了結；那走在前頭的武士，又中了兩枚棗核鏢，貫穿手腕，跟着給宗流抓起來，拿石塊在他腦袋上一擊，暈過去了，宗流拿繩子綑起，口裏說道：「膿泡的東西，中看不中吃。」

地下總機關的領班，見兩個武士去了一會，還沒回來，便發訊號到各處瞭望哨詢問。水牢管理室的錢能，收到訊號，便告訴雙劍鳳諸人，說總機關已發現到有事發生，叫各部份加緊防備。雙劍鳳教錢能回答燈號，說水牢這邊沒事。她看看時候不早，立即拔出火箭來，走上瞭望台，向空放出，一陣火光，冲天而起

獄裏各處都見到了火箭冲起，四圍一片喧聲，第二號倉和第三號倉，鐵門大開，兩百個行屍衝出來，有些扛着大木椿，有些拿了鐵鎜鐵鏟，瘋狂地進攻第一倉。幾十個扛起大木撞向鐵門，其餘的分開十幾隊，爬登圍城，衝進城上各處碉堡，獄裏當場一陣大亂。

這時地下室總機關的正副領班，見叛變突如其來，忙按動機關，城牆弩箭紛紛向廣牆射去，一面開動火藥掣，一號囚倉前的地雷轟起，把撞門的十幾個囚犯轟倒了。通訊站發出援救訊號，着各武士趕到廣場上鎮壓，又調回幾個總機關來担任保護。

洪成棟和袁無愁，從城牆飛身而下，殺向史雲程辦事的樓房，剛爬到城跟，守衛樓前的武士已飛身過來擋着，袁無愁提刀接戰，兩個在圍城下交手。忽然城牆上罩落一張大網，把兩人裹在網裏。洪成棟一急，只見碉樓上一陣流星射來，火光直衝進網裏，劈拍一聲，爆炸起來，閃出黃光，那面大網片刻間裂開。洪成棟舉頭一望，原來黃面客宗流已攻陷城上一個碉堡，放出流星彈來。洪成棟胆子頓壯，不敢拖延，他施出十六張朝陽飛刀，直撲面前的武士，一陣刀光，那武士已身首分開。

袁無愁大吼一聲，把他在彝山時練到的飛索抛出，搭着樓頂，和洪成棟攀緣便上。兩人方才離地，脚下機關紛紛張開，陷成地穴，幸他兩人都已抓着繩子，身子離地。一霎間樓上弩箭飛蝗般襲來，洪成棟一面攀緣，一面把十六張朝陽飛刀，龍蛇飛舞，保護着兩人身軀，把箭矢擋落地上。

兩人將攀到第三層高閣，上面出現了守衛的人，拿大刀向繩子斬落，袁無愁眼明手快，一柄匕首飛去，那人刀還未下已翻身跌落。兩人飛身突入，幾個守衛手忙脚亂地上前抵擋，但怎樣敵得過兩頭猛虎？不幾回合，都給洪成棟的飛刀殺傷了。袁無愁拿出火種燃着帳幔等引火的東西，

一時烈焰冲天，火隨風勢，照得整個鬼墟通紅。

一筆難敍兩頭，孟剛、孟强兄弟奉命爬到圍牆外，把湖灘的幾個瞭望哨攻佔，他們避開危險地帶，又是在夜間乘虛攻入，那些守衛的人措手不及，像風捲殘雲一般，不久已全部掃蕩。他兩人從暗渠回到城內，爬上圍城，見黃面客宗流正在城上伏着，伺機攻取城樓。

這時城樓上有兩個武士指揮着守卒，把三門大炮移向廣場。宗流一見，連忙衝上，把鐵傘張開，手握傘柄，豎起身軀，風一般向城樓滾去。手起劍落，斬倒幾個守卒，那兩個武士一雙畫戟，從兩邊刺來。宗流志在速戰速決，他旋風似的把鐵傘轉動，兩枝畫戟立刻折開幾段，那兩個武士向來足不出宮門，那裏會見過這種奇特的武器？一瞬間宗流的鐵傘迎面戳來，四條臂膀當塲折開，兩武士當塲呻吟倒地。宗流也顧不得殺人，忙把吊橋的鐵索斬斷



突然兩度白光射來，把橫過湖面的飛索割斷。

，隆隆聲响，吊橋放下。隔十餘丈碉樓的守衛走過來，給孟剛、孟强兩人截着，抛出城外，眞是快刀斬亂麻一般。

廣場上王春明、崇明領着一隊囚犯攻取第一倉，給地雷轟倒十多人，崇明兄弟縱開得快，幸沒受傷。那時圍城上矢如雨下，不少囚犯中箭倒下。王春明立刻指揮各囚犯躲開，免致傷亡太重。看看還沒得手，那邊有五個武士領了人到來彈壓，逢人便殺，橫衝直撞。忽然天崩地裂聲响，城樓上發炮過來，把五個武士和帶來的守卒都炸倒在地，炮彈裝滿了鍊子和鐵片，連續一發一發的射出，連圍城上面放下來的飛網一齊轟毀了。王崇明指揮着囚徒，乘機殺上，把守卒殺得叫苦連天；原來獄裏的行屍，大部還未恢復常性，只要有人帶頭做去，他們便跟着一齊動手。

黃面怪客宗流佔據了城樓，把三尊大炮燃起，轟倒一隊人馬，見第一號倉還沒打開，便指揮着孟剛、孟强，把炮口對準倉門，燃起火藥轟去，一時火烟衝出，震耳欲聾，一號倉的鐵門給轟開一洞，僅可容身。班加縱身上去，一勢燕子穿過，從洞口躍進。進了一會，一號倉門打開，班加手裏提着兩個血淋淋的人頭走出，正是一號倉的監倉人，他們給王崇明等關閉起隱道的門，逃脫不得，給班加衝進來殺了。一號倉整百的囚犯，都是沒有人性的行屍，也跟着班加衝出來，臉上鬼氣森森，使人駭怕。這時圍牆給二三號倉的囚犯打開了一個缺口，衆囚徒扒上城基，把四邊碉樓的守衛追殺，當時情形十分混亂。

這裏回敍到老尼靜因和天池怪俠等人，自雙劍鳳放了火箭後，即由錢能引路攻向地下室。這裏週圍有很多機關佈着，他們躲過了一部份。沿途受到了鐵閘阻擋，都給天池一口寶劍削開了；道上也受到了滾木擂石的襲擊，但他們個個能够聽風辨器，暗器發出便知射來方向，早已抵禦。錢能走在前頭，老尼一根禪杖保護着他，避過地雷陷坑，瞬已衝到了地下室門前。

這處總機關的入口是一度石拱門，兩面大鐵閘，由一條石砌的斜道通進。靜因見鐵門緊閉，掄起禪杖打去，動不得分毫。天池怪俠飛身上前，運出生平外功，一掌劈去，只聽那扇鐵門裏歷歷聲响，鐵門的樞軸都斷開了，天池再加上一脚，一扇門立即打開。機關裏還剩下四個武士保護着，還有史雲程的手下幾十人，都懂得兩下武技的，紛紛持刀抵擋。

當時一班俠士，各展功夫，見一個殺一個，見一雙殺一雙，四個武士給靜因一枝禪杖打得喘不過氣來。伏在碉樓上的弓箭手忙把連環弩箭射出，作最後掙扎，雙劍鳳孟嫦見到，飛身躍前，劍光起處，弓箭手東倒西歪。袁纖雲、花自芳乘混戰當中，先衝進地下室，把那些操縱着鐵門的人一劍一個，轉眼間獄裏的機關失去控制，當場不動。地下室兩個頭目領班還想把毒烟施放，作兩敗俱傷，幸袁纖雲來快一步，一手把鍵門拉緊，飛起一脚將那領班踢倒，外邊四個武士見大勢已去，想飛身逃脫，剛巧洪成棟和袁無愁縱火後回來接應，截着去路，十六張飛刀一同殺出，四個武士張惶失色，扔下刀大呼「饒命！」天池怪俠不想殺得太慘，站起來一揮寶劍，喝道：「降的免死！」那些史雲程手下如奉大赦一般，立刻放下刀槍跪地請降。

天池忙下令投降的人站過一旁，一點人數，連受傷的還有七十多人，着洪成棟監視着。雙劍鳳見攻下總機關，即從靴子裏抽出响箭，向空發出，這番是發音的訊號，嗚嗚聲遠近傳聞，圍城上一衆英雄，聽到了一齊舉劍歡呼。

天池怪俠和雙劍鳳趕到城樓上，捧劍發令：派宗流、孟剛、孟强、袁無愁到外間會同拉娜，掃蕩湖灘上殘存着的監視哨；又令花自芳從速收集起灘邊羊皮筏候用；又命令王春明，督率着班加等把未恢復人性的數百囚徒帶返各倉去，免致騷動，陳興明協同春明行動；又請老尼靜因和王崇明着錢能引導，對獄裏各倉庫檢點糧食衣服，搜出史雲程機關的珠寶，等候把各囚犯穴道解開時，便要遣散應用，都限半個時辰裏回來覆命；又令袁纖雲前往通知洪成棟把投降的武士和守兵帶到廣場來。各人見雙劍鳳指揮調度，井井有條，不禁暗暗佩服。

一會，洪成棟把各投降人等帶到，雙劍鳳即挑選了十名，着洪成棟帶領往剛才燃燒的樓房，把餘燼救熄，其餘的降卒立刻上了脚鐐，監禁在碉堡上面，派王崇明、袁纖雲兩人看守。

過了不久，黃面客宗流回報，外面各守哨大多逃走了，餘下的都已掃蕩一過。雙劍鳳聽了，即着孟剛、孟强守着吊橋，

然後請天池、宗流、袁無愁和她同往監倉去，把獄裏變成行屍的囚犯，逐個帶出來，由天池、宗流兩人施出啓開穴道手法，恢復血脈和知覺。連同昨夜已給崇明救起的，都已經可以帮同工作，把囚犯救醒後給予一些藥物服下。各人一直忙到中午，才把獄裏的囚犯救回一半。

這一次攻陷黑獄，看來似乎勢如破竹，其實是雙劍鳳計策的成功。第一是史雲程給賺到離開了黑獄，留下的十四個武士，論武技絕對不是這班一流俠士的對手；其次是得到錢能作內應，有水牢的管制室掩蔽，更獲得了獄裏的地圖，錢能又指出獄裏危險地帶，才不致蹈進機關。事後一點各倉囚犯，傷死的共有三十多人，這些算是今次的不幸者。一直忙到晚上，獄裏所有往日已做了行屍的囚犯都救回了，這些都是反抗滿淸的志士。當時天池、宗流、靜因已是幹得筋疲力竭，王崇明替各志士登記姓名，其中還有六十多歲的黑山八俊「飛天神手陸炳」、「鐵琵琶李成」等，此外都是各地英雄，和失了踪的民族志士，天池敎把衣服發給他們穿上，煮起熱粥，待他們吃過充飢，一面把投降的守卒關到原來的監倉裏。

這晚，雙劍鳳又派出王春明、袁無愁、洪成棟、孟剛、陳興明五人，乘馬到甘珠寺去，把寺佔據，一面着王崇明、袁繼雲、孟强隨後接應，放火將甘珠寺焚燬，限天明前回來覆命。

獄裏救出的三百幾名志士，其中一些受傷和在獄裏折磨得半死的，都先送往湖灘對岸的漁村裏休養，派花自芳、拉娜、同往調護。各人部署停當，便把各志士編成幾隊，分派在圍城內外巡哨守衛。

獄裏的機關，靜因都一一摧毀了，原來史雲程利用湖上一處水壩，推動巨輪，作爲各機關的動力，大家都佩服他的精巧。各人忙了兩天，王春明等都回來了，甘珠寺的僧人已走了一半，他們已縱起一把火，看看將成灰燼，才聯同回來。這時，雙劍鳳預計史雲程就要回來了，便召集各人商議應付之策。

難兄弟索上門輕功

且說「鐵馬神功」史雲程，這人熱中名利，好大喜功，自從給他探得平西王吳三桂作反的密札後，立刻通知齊齊哈爾總兵圍捕雅克山各叛徒，自己還放心不下，除了派人把孟彪兄妹「釘梢」外，還帶了兩個武士趕往雅克山。

雅克山就在貝爾池東北四百餘里，近在呼倫鎭南部，索倫之北，是與安嶺西部的一個山嶺。史雲程走了一天，迎頭遇見他派去釘梢那兩個暗捕，忙問跟踪孟彪的情形，那兩人跪在地上，說道：「小的給那兩個男女騙過了。」史雲程一聽，怒火上衝，拿馬鞭亂抽一頓，才罵道：「沒用的狗才，怎樣給人家賺到的。」那手下稟道：「小的一直跟踪到將近雅克山，已近黃昏，他們下馬進樹林子裏，那女的像要解小。一會，小的見兩騎馬奔出樹林，便策馬追上，走了一程，天已入黑，只見兩匹馬停的路在，上前一看，原來馬上縛着兩個稻草人，穿上那狗男女的衣帽，怪不得馬兒走得那麼快。小的那時已經知道受騙了，趕回樹林搜索，已失了兩個狗男女的踪跡。」史雲程愈聽愈氣，飛身上馬，帶着兩個隨行武士，展開四蹄，趕往雅克山。當他們趕到雅克山，齊齊哈爾的總兵已帶了五百名馬隊紮下營寨，嶺後是索倫鎭守備營把守着。總兵薩哈圖上前見過史雲程，報告從午間便已把山嶺重重圍着，沒見有一個人走出。史雲程見時間將晚，立刻下令搜山，前山後山一共千餘名馬隊，一聲號令，衝上嶺去。史雲程展開輕功，走在前頭。那知抵達嶺上，山寨裏空無一人，一座木蓋的寨門和望樓，早已焚燬，像已退走多日。史雲程心知不妙，仍着薩總兵搜索，一面焚燒山林，結果只有一羣野獸竄出來，連人影也找不到一個。史雲程暗暗叫苦，心想：「這番中計了，貝爾池一定有事發生。」愈想愈覺不妥，即時飛馬就道，三人沿途向驛站換取馬匹，第二天還未過午，他們已回到哈爾哈河岸大草原，遠望甘珠寺就在眼前。

當他走近甘珠寺一看，嚇的當塲一愕，原來一座壯麗巍峨的大寺，內部已給大火焚燬，斷樑殘壁，還冒起火烟，一陣焦臭氣味，看情形還是昨天焚燒的。他下馬走進寺來，到處亂磚斷瓦，多年心血一旦毀了，不禁心傷，細想這番定是天池怪俠的詭計。他察勘一會，不特知客僧千崖失了踪，就連其他的手下也不見到一個。於是帶着兩個武士上馬直返貝爾池，心急似箭，馬不停蹄，不够兩個時辰，已趕到湖岸。時正初夏，湖水漲滿了，一片碧波，忽然面前蘆葦叢中，竄出一個人來，跪在馬前。史雲程忙把寶劍出鞘，一看那人，却是掌管水牢的錢能。只見他衣服殘破，滿身血汚，哭倒在地。史雲程勒馬喝道：「錢能，怎麼你會在此？城裏怎樣？快說！」錢能一面哭一面說道：「總爺，城裏這回不得了，總爺去了第二日，便有一隊人攻進圍城來，他們個個本領高强，殺的我們死的死，傷的傷，剩下來的都被綑上了，關到牢裏。還幸小的從暗渠爬出，千辛萬苦，才逃得性命。」史雲程像受到雷轟腦子，冷水澆頭。他在馬上晃了幾晃，才問道：「錢能，你說的可眞？難道皇上派來的十四位武士，都沒些用處？」錢能把頭撞到地上，稟道：「總爺，小的句句都是眞話，那十四位侍衛大人死去大半了；幾個鬼倉全被攻破，犯人都放了出來。」史雲程聽了，腦子一陣昏亂，出不得聲。跟隨馬後的兩個武士也瞪目結舌，只得上前稟道：「雲大人，我們回城裏看看再說罷！」史雲程究竟處事老練，臨危鎭定。他下馬喝了幾口冷水，立刻撕下一幅衣襟，從懷裏取出玉印來，在匣裏蘸上紅砞蓋了上去；命同來的一個武士，飛馬趕到呼倫鎭交給守備常慶德，調撥兵馬前來救援，限期兩日內趕到，那武士應命去了。史雲程便問錢能道：「錢能，你能够找到渡湖的小木筏嗎？」錢能忙道：「小的就是偷到了一艘羊皮筏，才能逃出。」說了立即進蘆葦深處，涉足下水，推出一具羊皮筏來。

史雲程更不說話，棄了馬匹，躍下羊皮筏，那武士也跟着下來，錢能拿起竹竿，一撐離岸，換過木槳，直向湖心掉去。

史雲程望着圍城子，果然四邊灘上，所有瞭望哨都靜悄悄地，城門吊橋也放下，城上碉堡沒有人影，更不見有訊號發出，知道錢能說的不虛，他正在悔恨離開黑獄，忽然覺到錢能把羊皮筏掉到淺水那邊，忙問道：「錢能，你怎麼掉到這邊來？」錢能答道：「總爺，湖水漲了，木筏冲到這邊。」史雲程拔劍在手，說道：「使不得！這處下邊是流沙！」說時，只見錢能骨冬一聲，抓着木槳掉進水裏，口裏還喊道：「總爺，快來救我！」喊了兩聲，連人沒進水裏去了。史雲程正在心裏盤算，暗念：「他好端端的怎麼掉下去？唔！這事古怪。」那時羊皮木筏在水裏打轉，史雲程視綫忽然觸到一樣東西，城樓上有一根飛索懸空橫過湖面，這處剛是湖面最狹之處，那根繩子橫過湖面直引到對岸，剛才沒有注意看到。這一根飛索像是四川棧道橫過峽谷的繩橋，那地土人坐在筐子裏緣繩飛渡的。他看看索子離湖面不過丈多高，可以躍起抓着。

這時，湖上淺水之處，遠遠有一艘木筏掉過來，筏上的人是個學究模樣的先生。史雲程認得是別了多年的黃面客宗流，心裏雖然突兀，但口裏仍然呼道：「來的是呼和賢弟嗎？」只聽那人應道：「大哥，是我呢！」就在那時，史雲程驟覺羊皮筏的木板一動，身旁那個武士當塲跌下湖裏。定睛一看，筏上的木板已推開兩塊，下面空着一個艙子，原來是夾層的。那裏有一個人露了半身，正是錢能，剛才推開木板的就是他。史雲程怒氣上衝，提劍向錢能剁去。瞬眼間水裏又冒出另一個人：看來五十多歲，身材高大，像一條大魚般，嘩啦一聲躍到筏上來，一劍把史雲程擋着。一霎間黃面客宗流的木筏撑近，錢能從水裏把武士擒起，泅近木筏去，宗流一竹竿把兩人都鈎上去，武士已淹得半死。

史雲程一面和那大漢交手，一面向宗流喊道：「二弟，你也前來和我作對嗎？」宗流笑了一聲答道：「我雙方都不帮，看你們兄弟打架不好嗎！」史雲程心裏一驚，細想：「面前的難道就是天池怪俠？可是宗流却說我們是兄弟打架……」這時對方展開長白劍法，氣勢如虹，上下翻騰，若在別人，早已招架不住。但史雲程究竟是行龍臥虎派一時無兩的高手，他手裏的又是峨嵋山歷代傳下來的寶劍。比起王雲龍手裏的青鋒劍並沒遜色。當下他忙着招架，連剛才的想念也打斷了。他把勁功放到劍鋒，只聽活活聲响，劍風透出，連近處的湖水都起了微波，黃面客宗流在另一艘筏上，看到了史雲程武功那樣超卓，不禁暗暗替他惋惜。

這時史雲程把天池怪俠的攻勢壓着，念頭又起，他想：「這幾十年來，我知道有個同母兄弟叫王雲龍，多年沒法探得下落。如果面前的就是我那兄弟的話，那麼，他就是天池怪俠，而天池怪俠就是王雲龍了。」原來天池怪俠的名字，關外的人沒有一個不知，但他本來叫做王雲龍，那就只有武林裏幾個最接近的人物才曉得，所以當初孟氏三英也要經過一番查探，才明白天池怪俠就是王雲龍，史雲程當然沒法知得淸楚。

那時史雲程疑心大起，把劍貼着來勢一圈，兩人一分都向後退，史雲程乘機提劍當胸問道：「且住，你可是王雲龍？」面前的漢子一睜丹鳳眼，應道：「俺就是王雲龍，是你的哥哥，數十年來你眼睛裏已沒有我了，難道到這時才會相認！」史雲龍程放低語氣，說道：「我何嘗不想念你，只是環境不許可相認。」王雲龍怒道「放你屁！當初離開峨嵋山時，你師傅昇宵道人便吩咐要你來天池見我了，那知你却到雲南去，把你師兄孟葉和蓮華僧加害，畜牲！這時不用多說，快些束手受縛，我才會當你是個兄弟。」說了一劍「白蛇吐信」刺過來，史雲程正値滿肚子牢騷，那會就這樣屈服，他把劍向上一撩，應道：「我幹我的，和你有什麼相干，却眼紅我勢位高，帮人家來欺負自己人了，須知我手裏峨嵋劍認不得你是兄弟？」一劍緊過一劍，勁度如萬馬奔騰，招法狠毒，前後左右，都是劍影，天池怪俠漸漸處在劣勢。

宗流說過兩方都不帮助，這時眼看天池危險萬分，只有暗暗着急，史雲程也有幾分念在手足之情，幾次有機會攻擊天池，都不忍下手，突然天池怪俠一聲怪叫，向上一縱，這是長白派最出色的冲霄絕技，瞬已竄起丈高，頂上剛好是飛索懸空橫過之處。天池一手攀着繩索，翻身到飛索上站着，好似今時馬戲班的走飛索一般。

史雲程那甘示弱，他也運起平生急縱本領，一點雙足，凌空便起，剛攀到飛索，也是打一個觔斗，站到索上，兩人在飛索上又交手起來，這種功夫，比打「梅花樁」更難十倍，倘非練了幾十年輕身功夫，定會跌下來，黃面客宗流在羊皮筏上，看到那根飛索在半空裏搖晃，驚險萬分，天池和史雲程大家藉着上下騰跳來定着身子。兩人正在蜻蜓點水一般，劍來劍往，圍城上飛索的一端，又有一個人走前來，史雲程回眼一望，是個老尼姑，手裏揮動鐵禪杖，轉瞬走近，只見天池怪俠叫道：「靜因大師，你來把這狠心狗肺的東西打下湖裏去！」史雲程暗暗吃驚，曉得來的是名聞江湖的青龍會掌印靜因，這個老師姑誰都不敢惹，但他藝高人胆大，並不氣餒，大聲喝道：「你們一窩子都是狐羣狗黨，我史雲程難道怕你們合夥兒送死不成？」老尼聽了當堂圓睜雙目，把禪杖掄起，回答天池道：「王當家，你且停手，讓我來收拾這無義的狗子。」這句話馬上激起了史雲程的怒火，忙在繩上走動，迎將上來。

看官，這是天池和靜因的詭計，要賺史雲程走近湖心去的，因爲湖心有一片流沙地帶，剛才天池和史雲池程交手之處，離開流沙，就算掉進水裏，也因水淺淹他不到，所以騙他走近湖面的流沙地帶來。

史雲程剛走得一半，忽然湖畔射出兩度白光，閃電一般，颼的一聲便到，說時遲，那時快，兩柄飛刀向飛索橫截而過，是史雲程站着的，立刻連人跌進湖裏，靜因和天池跟着也墮進水中，他兩人距史雲程跌下處有兩丈開外，已離開流沙，水深沒有過頂，岸邊蘆葦叢中，立刻有小船掉出，把兩人載回岸上去，史雲程却跌進流沙上面，雖然湖水只有半尺深，但底下盡

是淤積浮泥，愈陷愈深。

宗流依照雙劍鳳的計劃，吩咐錢能把木筏撐開，他背了行囊，飛身躍到湖裏，一邊把囊裏貯着的木板投到水面，展開八步趕蟬絕頂輕功，一步一步的滑走。這一帶流沙，除了宗流和王春明兩人練過八步趕蟬，可以滑行之外，別人陷進，定會全身沉下。

史雲程漸漸沒入流沙，他曉得定會喪命，只能伸出頭來，向宗流招手，喊道：「二弟，快來救我！」那知宗流面色一沉，應道：「老大，我往年把你救起，留待武林人責罵，說我把一個無義的人，留在世間，作害羣之馬，今次我却沒有這厚臉皮，再受人怨了。」

這時史雲程正在拚命地掙扎着，那知愈用力便愈沉下得快，看看就要沒頂，只有央求黃面客宗流救他。宗流一面在湖面展起「八步趕蟬」輕功，滑着兩頭走，史雲程見央求失望，流沙已把口鼻都淹沒了，不禁墮下幾點淚來，樣子十分可憐，宗流見了便道：「也好，我和你究竟一場結義，如今眼看你就要喪命，難道連吩咐幾句後事的時間也沒有，待我暫時把你拖起來，你有什麼未了的事，就好快說，免你死也不得閉目。」這番話本來句句刺在他的心頭，但瀕了生死關頭，怎還理得，只有微微把頭一動，宗流立即取出一根索子來，對準史雲程拋出，活結剛套在他的頸子上，宗流跟着牽牛似的一拖，把史雲程半身拉出水面。史雲程連忙雙手抓着繩子，想借勢脫開了流沙，宗流喝道：「老奸賊，你休想這樣輕易便脫得出來，你如再攀着繩子的話，休怪我放手。」一面說將繩子放鬆，沉在水裏，那繩子沒有人牽引着，史雲程又漸漸沉到淤泥裏去。

史雲程知道取巧不得，口裏忙喊道：「二弟，切不要鬆手，我不攀着繩子便了。你要我怎樣，爲兄沒有不依的。」果然放開了，宗流才復牽着繩子，等史雲程暫時露出頭來呼吸，不再沒下。

那時天池怪俠和靜因乘了木筏掉過來，他兩人剛才也是一同掉進水裏的，不過掉處不是流沙，水深僅沒膝，所以能够走回岸上，宗流見他們掉近，也躍上了木筏，向史雲程說道：「老大，現在你兄弟來到了，且聽他怎樣把你處置。」那知天池怪俠還是餘怒未息，聽了便答宗流道：「道兄，你拉着這厮幹什麼，留回這個反覆無義的人，他起來後便連你也殺掉，還是由他沉下去罷。」宗流做好做歹的又對史雲程道：「老大你聽了，連你兄弟都着我不要救你，你想想怎辦的好？」史雲程哭喪着臉，對天池懇道：「哥哥，我如今知錯了，請你念一念骨肉之情，饒我一次罷。」說了舉出手來作揖，宗流防他緣繩子起來，又把繩子放在水裏，只聽天池罵史雲程道：「畜牲，你現在識得哥哥了嗎，剛才還想取我的性命呢，我不再受騙了，你這人一生作孽不少，氣死師傅昇宵道人，殘害同門，用穿雲掌暗算了凌空長老，還作了魔王鷹爪，就算你是我的兒子，今天我也要殺你了，才可以向天下武林中人交代。」史雲程給天池罵得良心發現，竟哭起來，說：「哥哥，我現時悔巳無及，只求各位恕我既往，乞得殘命，此後我便遁跡山林，永不復出，算是埋頭懺悔，哥哥便替小弟求點人情罷！」天池怪俠聽了，望着靜因老尼，意思是聽她的意見。靜因用禪杖指着史雲程，說道：「老衲不能相信你的說話，除非你自己把身體弄殘廢了，不會再用你的本領來害人，我才相信。」史雲程聽靜因說要將他弄成殘廢，雖然有點畏懼，但想想終較喪命的好，於是連連點頭應道：「這都使得，只要各位能饒我一命便了！」

宗流見史雲程巳經屈服，便對各人說道：「老大的武功現在一時無兩，如果弄殘廢了也替武林失了一個名手，實在可惜，現在小弟帶來一種藥物，任誰人服下去，一年內定會喪命的，不過有一種解藥可救，只要到期前吃下去，便可不死。但那藥毒仍然終身存着，除非每年都服過解藥，這就一生都可以不死。這種奇藥從前由黑山八俊向俄羅斯人購得，用來給加盟的人服下，防範那些中途變志的人，這就最好不過。不如就叫老大吃下去，大家便可安心了。」靜因點頭應道：「這樣也好。」天池便向史雲程說道：「那麼，你聽到了嗎？你願不願意吃，我們不勉强你，但要當機立斷，不要延下去，希望有人將你救援。」

史雲程沒奈何，只得答應，宗流也忒乖巧，他從懷裏摸出一個瓶子，內裏貯滿藥。他略把繩子拉動，史雲程半身出水，跟着把瓶子拋過去說道：「接着！」史雲程果然雙手接過，靜因說道：「你當着我面前服下去罷！」史雲程打開封口，仰首一飲而盡，還把空瓶子舉起，張開了口，給各人看過，像飲酒時乾杯一般，宗流見到，心裏却暗暗好笑。

天池和宗流這才把史雲程拖出流沙，放到筏上，看史雲程時，巳渾身沒氣力。他們把木筏撐回灘上，只見圍城裏走出衆人來，正是王春明兄弟、孟氏三英、袁無愁父女、洪成棟、花自芳、孟彪三兄妹和陳興明等一衆俠士，其中孟彪、麗娜先日假扮送信專使賺史雲程，如今也返來了，當下見史雲程巳屈服，都感到安慰。

史雲程換過衣服，便對各俠士道：「剛才我派那武士去請救兵，大概後天便要到來了，大家還須打點離開這裏！」各人聽了，忙聚集商議撤走方法，史雲程道：「我帶着你們一道走，本來最好不過，怕會啓人疑竇，我身上有玉印章一枚，蓋在文書上便可通過各處關隘，守卒不致阻攔。」雙劍鳳孟嫦聽了，忙發出號令，着把獄裏檢出來的衣物，分發原日各囚徒，分成六批，扮作採參客帮，到長白山天池集合。又命洪成棟點存金銀珠寶全數列册，裝進車裏，這一批金寶原是史雲程多年聚歛的財富，藏在鐵夾機關裏，所以火燒不到，雙劍鳳派王春明兄弟、袁無愁、洪成棟，陳興明等六人，便領各隊人馬啓程。

天池怪俠吩咐史雲程扮作病人，躺在車上，一面將史雲程的玉印蓋了幾張文書，分發各隊人馬，然後偕同黃面客宗流、靜因、袁纖雲、孟剛、孟强、孟嫦、拉娜、麗娜、花自芳等，連史雲程共十一人，作了殿後。臨行把湖灘上的黑獄放了一把火，燒得映水通紅，又把拿到跟史雲程回來的武士縛了，放在路旁，等人救援，這才離開貝爾湖，浩浩蕩蕩向長白山進發，果然沿路關隘，看到通行文書都沒留難。

書中交代，這次賺史雲程到湖裏流沙的計劃，早就佈置好的，當日由作內應的錢能露面，誘史雲程上到羊皮筏，筏上佈了雙層艙板，底下透進水裏，天池預早伏在艙板下面，錢能掉落水後，潛水回到木筏底下，把艙板推開，天池便一躍而出，那兩柄飛劍是洪成棟所發，他一早伏在圍城上，看史雲程走近流沙，便發出飛劍把繩子割斷，這是他平生有名的飛刀絕技。

看官們，如果你們懷疑到史雲程的武功那樣出色，怎麼會乖乖地便屈服呢？難道不怕他又變心嗎？還有的就是各俠士花了多大的辛苦，才把他陷到流沙裏，怎麼又不把他殺掉，還肯留回他的性命？這兩點讓作書人抽空兒解釋一下罷。原來世界上任何具有專長的人，都常常會因他的專長累了性命，所謂「獵狗終須山上喪，將軍難免陣中亡。」捕蛇者終死於蛇咬，獵虎者終會喪生虎口，試問一個人到了這生死關頭，如果有人會把他救出險境，那時要他答應什麼，除了取他性命之外，恐怕都會毫不遲疑地答允，史雲程就是在類似這情形之下，何況他以前試過一次陷進流沙，嘗過沒頂的辛苦，這個弱點給天池怪俠等人抓着了，所以，不由得他不屈服，至於史雲程事後會不會反覆變心，把各俠士殺害？固然是服了宗流給他的毒藥，但這個也不是主因，他大可在毒未發之前，把各人除去，報復一下仇恨，但他也何嘗不深深想過，當他在甘珠寺偸看到孟彪僞造那封吳三桂作反的假文書，便巳飛馬密奏康熙皇帝知道，這時吳三桂實在還未叛變，史雲程算是欺君之罪！往日欺君的罪是了不起的，從前史雲程巳經犯過改換姓名的欺君罪，怎能一而再呢？其次是亂報軍情，調動齊齊哈爾總兵包圍雅克山，以致這番黑獄被人攻破，縱走所有囚犯，沒一件不是足以殺頭的，因此，史雲程也想過了，事到如今，不由他不死心塌地服從天池怪俠的擺佈，這樣還保得一條性命。

另一方面，各俠士能够寬容過他，沒有把他殺害，是爲了當初天池怪客多次不肯下山相助，無非是因他和史雲程有手足關係，及到泰山碧雲祠裏，王崇明親耳聽順治說過，要將來拿到史雲程，交回他手裏懲治，這才同意遣天池跟崇明一道前往攻取黑獄，王崇明自然把經過向各人報告，無形中有了條件，天池才參加行動，所以定要保留史雲程性命，其中都是有原因的，閒言少敍，書歸正傳。

不日衆俠因巳返到長白山上天池，沿途人馬無損，同來幾百個被救出獄的志士，這次無異逃出了鬼門關，經過多日的休養，身體巳恢復八九，天池着他們在山上伐木建造房子，暫時棲身，一時小天池畔，人馬喧嘶，十分熱鬧，那數百志士當中，班加是王崇明的師弟，其餘還有很多出名的英雄豪傑，江湖好漢，都是因爲反抗滿清而遭拘禁的，難以一一數出。

天池怪俠王雲龍見各批人馬到齊，當晚便宰牛殺羊，慶祝奏捷，這次事件都因史雲程暗設黑獄而起，因此要史雲程在席上向一衆英雄志士敬酒賠罪，王雲龍伴着他輪到各席把盞，各人都看在天池怪俠面上，也不根究既往。

宴罷各人同到天池的聚義廳上來，這是王雲龍自小跟師傅王略習武的地方，後來王略去世，天池便建了一所聚義廳，改名「紀恩堂」，意思是紀念王略的撫養教育大恩。那時十六個俠士，分坐在廳上十六把交椅，正中是王雲龍、靜因、宗流，論武林上地位和年紀都是最長。廳下兩邊靠壁，每邊擺上一張椅子，坐着史雲程和班加。

各人入座未暖，只見班加忽地走到王崇明跟前，倏的跪下，縱聲大哭起來，崇明嚇的一跳，忙把班加扶起，說道：「師弟，爲什麼這樣？這裏有很多前輩尊長，有事起來再說。」班加還是不肯起來，他回過身指着史雲程，對崇明哭訴道：「師兄，那厮累得我好苦，他把師傅殺了，陷我做了不義之人，後來又逼我把師兄的寶藏玉塊偸去，我沒有辦到，便騙我到黑獄去，把我變成人不人鬼不鬼的幽靈，倘如不是各位前輩救出，我便終身成了鬼物了，師兄，這番切不可放過這厮，好替師傅報仇。」班加說時，雙眼瞪着史雲程，咬牙切齒，王崇明給班加提到師傅凌空道長的死，也一時眼中冒火，撫着佩劍，正想開言。只見座上天池怪俠先開言說道：「各位道兄，不是在下因爲骨肉之情，要把史雲程迴護。剛才班加兄弟所說，雖然是史雲程不應這樣做，但俗語說：『牛不喝水怎求得牛頭低，』倘班加兄弟當日不是貪財起意，那就未必會引狼入室。今日便不能把責任諉過一方去。未知各位道兄認爲在下說的對嗎？」雙劍鳳孟嫦見天池動氣，又見崇明還是露出不服氣的樣子，忙起身說道：「在座各位前輩，我孟嫦是局外人，但當日情形却無意中看到，那時班加兄弟確是守在長老的房門外，同謀兩字，怎樣也推諉不得，這是最公道的話。」

老尼靜因看到局面有點僵，忙把禪杖在地上响了兩下，當堂大家靜下來，老尼說道：「我們今日爲什麼會一起來到這裏聚義？就是爲着史雲程，那麼他的所作所爲，自然沒有一件不抵殺的，可是以往的事，我們都答應饒恕了，他也在我們面前認過了錯，痛改前非，這樣以前的事便一筆勾消，不必再提。須知我們武林人最重信義。同時也要有容人的度量。凌空長老是我的師兄，在老衲來說，斷不會不記着的，但這次貝爾湖上，史雲程巳當我們面前發誓，如今一同坐在聚義廳裏，還計較什麼？倘若崇明和班加兩人還沒甘心，我可以告訴你倆，當日[illegible]師兄就是不死於史雲程穿雲掌下，他巳是病危，也延不到幾日，這事崇明豈不清楚？史雲程這樣把他斷了氣，死得不覺辛苦。那麼我們就算了罷？」

靜因說到這裏，又把禪杖指着班加，說道：「班加，我是你師傅的同門，有權對你說幾句話，你以後非洗心革面不可，你以往的所作所爲，是武林人的恥辱，但你終歸自食其報，可見因果隨來，今後你就跟着崇明，重新學過爲人之道，否則你將來還有行差踏錯的日子。」這一番話，把班加說得啞口無言，滿面通紅，走回座裏不敢出聲，崇明見靜因說得光明正大，也不敢多言。

（未完）

武俠長篇故事

挑燈看劍

蕭逸・文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照夕懇求冼老收他爲徒，冼老因先有兩位不肖徒弟的沉痛教訓，本不想再收了，但却爲照夕的眞誠與老實所打動，破例收爲弟子……一日，冼老傳授他一種特殊的新功夫，就是讓大墨蜂刺向身上各處，以增强本身精力，照夕遵照師父的指導，每天到松澗，引蜂刺體，不久便覺不論在內功、輕功等方面均有所長進……一日，照夕正躺在草地引蜂刺體，突然一少女來採蜜，原來這大羣墨蜂竟是她與師父倆所養的，照夕見少女長得美，不由被她深深吸住，原來這少女就住在不遠處的蒼前嶺，後來照夕依照少女的辦法，把墨蜂吸引到一塊綢布上，而讓少女順利的採好蜜兩人正談得投契，突地少女聽到她師父的召喚聲，便急忙要奔回去，照夕出於好奇心，也想見見她師父到底是何人，但少女說她師父又是個怪人，討厭生人，勸他還是別去的好，但照夕却堅持己見，非去見見不可……

初試蜂人掌　當者血肉飛

丁裳略一低頭，然後才嘆了一聲道：「她老人家已經走火入魔達十年了……如今形同一個廢人一般了……又有什麼好看的？」

照夕不禁吃了一驚，當時怔了一下，正想再問問清楚，却不想，後山又傳來一陣噹噹之聲，似乎比方才更形緊促。

丁裳一聽，不禁大爲變色，當時啊呀了一聲，拔脚就跑，照夕追上道：「有什麼事？什麼事？」

丁裳花容失色道：「不好了，我師父有急事要相召，我要回去了，再見！」

她說着倏地脚下加勁，一連幾個縱身，已出了十數丈以外。

管照夕這時心中奇怪萬分，又因她師父急事相召，不由更是心中存了好奇之心，想要去看一看。

這時丁裳在前飛馳，他也就一聲不哼，用輕功提縱之術，緊緊躡着了丁裳身後數丈以外，緊追了下去。

一刹時已翻出百十丈以外，丁裳突地發現身後有人，猛然轉過身子，皺了一下眉，無奈這時雲板之聲又起，較之方才更急。

丁裳只用力跺一下脚道：「你……」

說着又轉過身來跑了，那樣彷彿眞的是把他沒有辦法之意。

照夕也就毫不掩飾的一路隨了下去，

這時只見不遠處楓林內，似在冒着白烟，並像是有些紅紅的火光，同時空中傳來陣陣枯焦之味。

前行的丁裳這時口中巳大哭了起來，她大叫道：「啊，……可憐的師父……怎麼會起了火呢？」

說着又由一道細小的山路轉了進去，照夕這時心中也吃了一驚，他由路旁奮力拔下來了一株小松樹，撲到了丁裳身前道：「姑娘，妳不要哭，我來帮妳撲火，先把火救滅了才好。」

丁裳這時也失去了主張，她一面哭着，一面還道：「你拔樹幹什麼？」

照夕皺眉道：「打火呀！」

這時二人巳撲進了起火之處，只見那火起的地方，却是在山根之下，由於風向，那火苗全是吹得捲向了山根之處，陣陣濃烟瀰天蓋林，雖只是局部的火勢，可是看來却也是驚人。

這時丁裳巳哭了起來，她只叵着這起火之處轉來轉去，却是無處可入。

照夕這時也不由急道：「妳住在那裏呀？」

丁裳用手往山下指道：「在那裏……被火都圍住了。」

說着乾脆更是放聲大哭了起來，照夕嘆道：「現在也不是哭的時候……來，我帮着妳。」

說着掄動手中小松，撲到火堆中，左舞右掄，一刹那倒給他打滅了不少。

丁裳見這法子還有效，不由也不哭了，當時放下了小籃子，也找了一株小松樹，撲身至前，兩株松樹，拍！拍！拍！嘩！嘩！一時頗具優勢。

所幸，這時風勢一轉，火勢向反方向燒了過來，山根處空出了一塊地方，却爲白色的烟遮住了。

丁裳丟下了小樹，一面用手拂着臉上的汗，飲泣道：「我要過去看看！」

這時火勢雖小了許多，可是，因風向的關係，却向着二人立身處捲來。

照夕不由拉着丁裳道：「妳不能過去，火還沒滅，太危險了！」

丁裳尚還哭着，掙着不依，正在推拉之際，忽聽得一聲冷笑道：「這火，是你們打滅的麼？」

二人不由忙一轉身，這才見有三個人站在身側不遠之處。

這三人一高兩矮，都穿着半灰不白的長衫，長衫下擺，都拉起來掖在腰帶子上，歲數都不小了。

三人之中，身材高的人，歲數可有六十多了，一條花白的小辮子，盤在頸子上，兩袖高高捲着，正是他在向二人發話。

尤其怪的是，三人背後都揹着一個圓筒一樣的東西，用靑布包着筒子，一端尚有拉手，其中一人，尚不時彎腰，用手拉着，發出叭！叭！叭三聲，同時由筒子內，射出一枚枚通紅的火彈子。

這種火彈是以硫磺製成，一落下地，立刻火星飛濺，碰着甚麼馬上就可以燒起來。

二人不由頓時一怔，丁裳立刻大怒道：「你們三個人是那來的？爲甚麼放火……我師父他老人家還在裏面，你們不知道呀！」

那身材高的老人哈哈一聲大笑，遂道：「她要不在裏面，我們還不燒呢！」

說着猛一晃身，已竄到二人身前，厲叱道：「你們還不閃開，否則大爺火了，連你們兩個小東西也給燒了！」

說着猛然往丁裳一掌推去，丁裳這時一聽，這三人原來是誠心向師父下毒手的，不由又驚又怒，當時就尖叱了聲：「你們好大的胆子，我給你們三鬼賊拚了！」

說着一閃身，已躲開了老人一掌，同時嬌軀下塌，猛然雙掌齊出，用「排山運掌」的掌力，直向這個高老人當胸劈去。

這時那兩個矮子，見同伴居然打了起來，不由各自呼叫了一聲，一齊朝着丁裳撲去！

照夕這時既憂心那火勢未滅，更爲丁裳着急，此時見三人齊向丁裳下手，不由把手中小松樹往一邊一丟，大吼了聲：「姑娘閃開了！」

這時丁裳已爲後來的二矮之一，一掌傷了右腿，踉蹌出了五六步之外，此時聞聲忙向一邊拚命一縱，照夕已竄至三人身前，用手一指三人道：「你們三個是幹甚麼的？爲甚麼放火？說！」

三人見這野少年，這一聲吼，眞個是山搖地動，不由的俱都大吃了一驚，當時已爲照夕先聲所奪！

那高個子冷笑一聲道：「你是幹甚麼的？莫非你也想燒死麼？」

那二矮之一也挺了一下胸道：「媽的！小雜種，你也要管閒事嗎？」

照夕冷笑一聲，使他自己不解的是，這一刹那，他竟會覺得全身血管都沸騰暴脹了起來，同時兩掌掌心，陣陣發滾，直癢得連連互搓着。

他抖聲道：「你們不要跑，我來對付你們！」

正巧三人之中，已有一人不耐，騰身而出，在空中施一口劍，直向照夕咽喉點來！

丁裳這時驚叫道：「當心！」

可是管照夕喉中，已發出一聲，連他自己平時也不知道的聲音，那聲音極爲尖厲，如同夜梟也似的，隨着他這聲尖吼的同時，右掌已經張開如箕，猛向着當空擊了過去。

只聽見一聲慘叫，那空中撲來的人，已如同一個彈珠似，倏地彈了起來，跟着「噗通！」一聲摔在地下，衆人低頭看時，已是血肉模糊。

他這一種掌力發出後，自己也大吃一驚，他作夢也不知道竟有這種功夫，當下怔了一下！同時這一霎時，似有一種聲，在他的腦子裏繼續的喊道：「殺得好！殺得好！還有兩個，也把他們幹掉了吧！」

那一旁一高一矮二人，這時見狀，臉都嚇白了，忽見那個高老人，倏地大吼道：「併肩子！快開跑，這是『蜂人掌』，慢了就沒命了！」

那矮的一聽，面無人色的，二句話都不說，一轉身就跑了！

可是這時照夕，就如同是一隻出柙的猛虎一般，他狂笑了一聲道：「朋友，你們還想走麼，這火場也就是你二人埋骨的地方！」

說着之間，只見他雙目一張，厲叱道：「回來！」

倏地雙掌平着向外一推，十指齊張，說也奇怪，那一高一矮二人，本已跑出了丈許，竟似突遇阻力，不由震了一下，轉過了身來。

這時二人可眞嚇得一身顫抖，那高個子老人發抖着道：「小朋友……你掌下留情！留情！」

要按平日性情，照夕絕無殺害他二人之心，可是這時他那發癢的掌心，眞恨不能立殺二人而後已，同時也不知是一種甚麼力，倏地起自丹田，貫之全身，他竟是再也控制不了。

當時他撲前了一步，又是一聲怪嘯道：「去！」

說着掌心向外一登，力發掌力，這一雙掌向外一現，只聽見兩聲慘叫，再看二人，早巳橫屍丈許以外！

同時二人身上硫磺火筒也爆開了，熊熊烈火，燃燒着兩具屍體，一陣腥焦之氣隨風四散！

這種手法可謂是快到家了，三人刹那間，俱已各自橫屍就地。

照夕那沸騰着的熱血，也不禁慢慢的涼下去了，那雙掌心也不再發癢了，他微笑道：「你們總該知道我的厲害了吧！」

那一邊看着的丁裳，這時張大了眼睛，幾乎都要嚇呆了，她眞沒見過這麼厲害的掌力，同時照夕殺人時的那麼兇厲之聲，眞令她胆戰心驚！

她痴痴的看着照夕，正要說甚麼，照夕重拾起了地上的那棵小松樹道：「妳還不帮着救火，你師父要燒死了！」

丁裳這時才又突然想起，當時又直想

哭，由於那火勢已轉了方向，所以二人要把附近的殘火打滅了也就算了，那轉了方向的火，燒到了石頭邊，由於無物可燒，也就滅了，只是還往上冒烟兒。

丁裳早就想哭着，朝一處地方撲了進去，她手中還提着那個採蜜的籃子。

照夕見她走進一個鑿在山壁上的石洞之中去了，當時也跟着進了去。

他猜想着，可能那殘廢的老婆婆，一定是死在洞中了。那洞中集滿了濃烟，把人燻得直咳嗽。

照夕一入洞中，就見正面靠着石壁，坐着一個白髮如銀，瘦骨嶙峋的老太太。

她下半身，用一床厚厚的毛毯蓋着，只露出穿着黑色寬大綢衫的上身，一雙眸子更是閃閃放光，烱烱有神！

那丁裳這時正哭倒在她的懷中，她却是面帶冷笑的看着照夕，想是因爲被烟火燻烤得太久之故，顯得喘得很厲害。

照夕見狀，連忙彎腰行了一禮道：「弟子照夕，拜見前輩，不知前輩受驚了沒有？」

這老太太嘿嘿笑了幾聲，道：「你就是方才在門口，殺死那三個人的人麼？」

照夕點了點頭，方要說話，只見這老婆婆，倏地臉上神色一變，猛然伸右手，駢二指向照夕隔空點了去，只聽見「哧！」的聲，照夕只覺身上一麻的，倏地打了一個冷戰！

當時不由大吃一驚，只以爲被老婆婆隔空點了穴道，不由抖聲說道：「前輩……妳……」

方說到此心中一動暗忖：「不對呀，我要是被點了穴，還能說話嗎？還能站着不動嗎？」

想着不由更是狐疑不已，正在驚疑費解，老太太已冷笑了一聲道：「洗又寒是你甚麼人？」

照夕不由吃了一驚，當時道：「是……家師。」

這老婆婆忽然冷笑一聲，遂自語道：「這就是了！」

她說這句話，才又把一雙眸子回到了照夕的臉上，厲聲道：「你回去給師父說，就說我老婆婆曾經對他說過，這個世界之上，我只容許有一個極惡之人，絕對不容許有兩個……」

她叫着，連聲音都有些抖了，接着又嘆了一口氣，冷笑道：「不過，我並沒有說不容許一個半……」

她翻了一下眼皮，叱道：「所以我才能保存你一條活命，可是要想承繼你師父的秉性，却是萬萬不能了！」

他說着猛然尖叱道：「快滾！」

照夕不由大吃了一驚，心中又疑又氣，暗叱！「妳這不講理由的老太婆，要不是我帮着妳，把那三個人殺了，只怕妳此刻早已被燒死在洞中，妳非但不謝我救命之恩，却反而對我如此無情！」

當時一怒之下，眞想罵她幾句，可是看到旁邊的丁裳哭成淚人似的，他的心就軟了。

當時嘆了一口氣，道：「既然如此，老前輩妳大名如何稱呼，弟子也好稟知家師。」

這老婆婆一睜眸子，桀桀怪笑道：「你只一提我老婆婆，他就知道了！」

說着手一揮道：「快滾！快滾！」

照夕氣得面色一靑，冷笑一聲，一跺脚道：「好！好！我走！我走！」

說着頭也不回的，就轉身走了，他耳中彷彿聽到了丁裳一面哭，一面在說：「師父！是他救了你老人家的。」

老婆婆却陰森的冷笑道：「下次要是再見你和他來往，你就休想再入我門中，我決不要你這個徒弟。」

照夕耳中聽着這句話，不禁打了一個冷顫，一時心中眞是又怒又傷心。

當時一句話也沒說，就出去了，他走出洞外，仍是憤憤難平。

這時太陽已高高的昇了起來，這一帶湖光山色，景色絕佳，只是方才那一場大火，燒了數十株松樹，留下半坡焦土，有些「刼後餘生」的感覺而已。

照夕一個人垂着頭，一邊走着，一邊心中暗自想着，這眞是一個世間最怪的老太婆，我對她明明有恩，却反被她這麼奚落一番，眞是豈有此理了！

他又想到了老婆婆對自己所說的話，更是心中不解，他想：「她口氣，似她已因隔空點穴傷了我，只是我却如何一點也覺察不出來呢？這是什麼意思？」

想着不由又站住了脚皺着眉頭，仔細運行了一遍氣，倒也通行無阻，運了運力，更還出發由心，他更是費解了，暗忖：「管他的！反正回去見了師父再說吧！」

他猜想那老太太，既知道師父的名字，而且只一看我，就知道我的門路，想必和師父認識，說不定他們就是仇人，否則她又何故如此對我？

他腦中這麼不停的想着，不一刻已到了原先蜂巢的地方，看了看蜂子，也沒有心情再練那功夫了，當時匆匆回了家。

誰知道才一進門，那洗又寒却早已坐到蒲團之上了。

他深深的皺着眉毛，冷冷的道：「你回來了，到那去了？」

照夕先向師父行完了禮，這才長嘆了一聲道：「師父，原來那些蜜蜂，是人家養的，那裏是野生的呀！」

洗又寒不由一怔，他緊張的問道：「誰告訴你的？你怎麼會知道？」

照夕見他如此，不由心中暗奇道：「原來他早知道啊！」

當時這才把方才之事，一五一十的說了一遍，只是不敢把自己和丁裳之事情說得太清楚。

那洗又寒聽完之後，一時呆若木鷄，他連連點着頭道：「哦！我知道了……我知道……」

照夕不由忙問道：「師父，這老婆子是誰？她幹嘛這麼不講理？」

洗又寒微微冷笑了一聲，道：「你能由她手中逃了活命，這已是萬幸了，你還不知足麼？」

照夕聽師父這麼說，不由更是不解，當時又不敢多問，只是翻着眼睛看着他。

洗又寒以一雙烱烱光瞳，注目着他道：「她就是二十年前江湖中聞名喪胆的鬼爪藍江……」

照夕對於「鬼爪藍江」這個名字，雖十分生疏，可是由師父說話的態度上判來

，這「鬼爪藍江」，確是一個駭人聽聞的人物。

當時不由皺眉道：「你老人家莫非和她……」

洗又寒冷斥道：「不要多問！」

他慢慢的走下了蒲團，伸出了一隻手拉住照夕的手臂，苦笑道：「看她怎麼傷了你？」

照夕怔怔的湊了過來，洗又寒哼了一聲道：「你坐下來，閉上眼睛！」

照夕如言而行，心中知道師父要以本身眞元，把自己全身一百零八穴通行一週，看看病在何處。

當時懷着驚懼的心，忙把眼睛閉了起來，洗又寒一隻手已按在了他的頭上了。

由他掌中貫下了一股熱流，就如同是一條小長虫也似的，一會鑽上一會鑽下，約有一盞茶的時間，洗又寒遂又把手收了下來。

照夕睜開了眸子，驚慌問道：「師父，傷在那裏？」

却見洗又寒雪團也似的眉毛，緊緊的皺着，半晌了才道：「沒有什麼地方不對呀！」

他又伸出雙手，在照夕兩膝以及後頸「琵琶大筋」上按了按，也搖頭道：「眞怪！她要是把你廢了，除了這幾個地方，又能在何處再下手呢？」

照夕不由喜道：「也許沒有什麼，她只是嚇着我玩罷了！」

洗又寒冷冷的笑了笑道：「絕不會，這老婆子個性我最清楚，決不可能是給你鬧着玩的！」

他皺了一下眉又問道：「她是怎麼說的？」

照夕又把那鬼爪藍江的話重覆了一遍，洗又寒臉上變色道：「不錯，這句話她是說過……這……」

他咬了咬牙，到底還是忍不住了，在照夕的肩上拍了一下道：「來，你跟我出來！」照夕不知究竟，忙跟洗又寒出了房子，洗又寒却是直向山中走去，因是白天，這一帶雖是僻野，到底還有住的人家，所以二人都不肯施展輕功。

洗又寒一直把照夕帶到了一個無人的山坡邊上，才停住了脚，他憤憤的道：「我苦心苦意的把你造就出來，要是教她輕輕把你廢了，我實在不甘心！」

照夕問道：「師父領我來此地作什麼呢？」

洗又寒冷冷的道：「我方才察你的奇經八脈，各處穴道，都無異處，只是這老婆子手法高絕已極，有時也許連我也看不出端倪，所以我要你試試身手才放心。」

他說完用手指了四丈以外的一株松樹道：「你用掌試試。」

照夕答應了一聲，猛力雙掌齊出，劈空朝着那株樹上擊了過去，只聽見「格咯」的一聲暴响，一時樹斷枝揚，連根下的土，都翻起了好些！

洗又寒似乎很滿意，點了點頭道：「很好！很好！」

他說着又用手一指一塊岩石道：「這裏還有！」

照夕一掄雙掌，只覺丹田起了一股熱氣，直貫雙掌，當時怪嘯一聲，雙掌齊出，那岩石轟的一聲巨响，一時石濺灰飛，竟被照夕掌力，整整打碎了數尺見方的一大塊岩石！

洗又寒皺了皺眉，心中略略忖道：「看樣子，這管照夕分明武功未失，只是那藍江既有此說，怎會是一句空話呢？」

這時，一隻羚羊走過，洗又寒用手一指道：「打牠！」

照夕又是一掌過來，那羚羊嗥了一聲，頓時橫屍在地上！

洗又寒點了點頭道：「很好……由此可見，你是沒有受什麼傷了……」

他口中雖這麼說着，可是內心仍是不解疑慮，原來那鬼爪藍江本和洗又寒是夫婦二人，只因這洗又寒生具怪性，心黑手辣，殺人如芥，往往細故，動輒制人於死命，所以江湖上送了他一個綽號叫「血魔」，死在他手中之人，簡直是不計其數。

他這殺人性情，久之已成了習慣，假使每月不殺上幾個人，就似痛苦已極，所以常常背人而出，殺上幾個人才能安心。

如此一來，自然那藍江對他丈夫極爲不滿，進而夫妻反目，鬼爪藍江論起功力來，實還在洗又寒之上，而心機敏慧，老謀深算較洗又寒過之，最驚人的是，這藍江還有一身醫術，擅治任何疑難雜症。

她因丈夫殺心成性，似乎是先天遺下的劣性，所以幾次想把洗又寒殲了以除世間之害，只是總念夫妻之情，不忍下手，所以離去之日，曾告洗又寒：「我們總算有過夫妻之情，我雖一生除惡無數，可是對你却不忍下手，這也是無可奈何之事，只是我只允許世上有你一人，若是你再造就出第二人來，也就是你死期到了。」

藍江說完了這句話含憤而去，却來至在大雲山之上，立志苦修。

可是有些事却是人意料不到的，想不到這鬼爪藍江，以如此功力之人，竟會走火入魔，下半身形同癱瘓了一般，十數年來未能復元。

她只想以本身眞元，慢慢使半體復元，可是這時間可太慢了，而且並不是一定有把握的事情。

她苦苦的拚着，希望有一日痊癒，而洗又寒却仍是不改舊性。

他十數年來，被這種殺人的怪性左右着，可是他內心十分痛苦，他總希望能有一個同樣個性之人，可是他手下兩個弟子，都讓他失望了！

那兩個弟子，因發現了師父，竟是如此一個殺人魔王之後，欲圖逃走，却不幸，竟先死在師父手中了。

血魔洗又寒雖是心黑手辣，可是當怪病不發作之時，却是溫文儒雅已極，十數年來，他念念不忘離開了他的妻子。

千山萬水，千里迢迢，總算讓他找到了藍江隱居這個地方，同時他也知道了藍江走火入魔的事情，這痴心的老人，終於想出了一個救她的方法。

他又發現了藍江在附近養的一窩黑蜂，每月以蜂蜜服食，以這種蜂蜜特有之力，活血通脈，洗又寒苦察了醫經，走訪江湖各處名醫，總算得知有一種花，是可以治癒藍江的癱瘓的。

可是他知道，明面去說，以鬼爪藍江的個性，非但不會採用自己爲她想出的方

法，很可能馬上會念舊惡，馬上給自己翻臉。

所以冼又寒在不得已之下，倒給他想出了一種法子，他找來那種怪花的花種，在後山一處山坡上，廣遍栽種了滿山都是，花開時香氣如霧，中人欲醉。

於是那些黑蜂，紛紛都飛到這些花上採蜜，又歸回吐出造蜜，無形之中所造的蜂蜜之中，已帶了那種花的精華藥力。

如此藍江人採回蜜汁，服用的結果，自然是藥力大行！

三年以來，她竟能盤地而起，而且竟可以小小的移動了。

藍江又那裏知道，這全是冼又寒弄的手脚，尚在自喜呢！

她身邊的丁裳，却是友人薦來，新收不久的門人，而她因癱瘓年久，一些絕功，却未能詳加面授，所以丁裳並沒學到太驚人的本事，可是比之一般，也是綽綽有餘了。

同時在血魔冼又寒這邊，竟意外的收到了照夕這個徒弟。

冼又寒因鑑於照夕奇特的質稟和骨格，已決心把他造就成一身驚人功力，同時更安下私心，要想把照夕變成和自己一樣怪性，這樣師徒才能彼此相容。

所以，他這才狠着心，把照夕帶至蜂巢之下，傳授他一套可怕而嚇人的「蜂人功」！

這種功夫，前文已有少敍，是先以內力，吸取墨蜂身上精力，而充沛自身，人蜂體質自是不同，久而久之，自可使人性有所變質。

管照夕那知師父是如此用心，尚在日日苦練，一年來他功力確有意想不到猛進，可是性情却在不知不覺中大大改變了。

那藍江並不知冼又寒就在附近藏身，可是她隔洞一看照夕這種功力，已大大吃了一驚！

她知道普天之下，知道這種「蜂人功」練法，除了那惡魔之外並無第二人。

所以於驚奇、痛心之下，這才更想起前言，一方面是不忍見照夕少年陷於岐途，這才拚着十年苦禪的一點空靈之力，借一點之功，透了照夕體中，隱於照夕「氣海俞穴」之上，把那忘志的兩道奇經傷了一根，如此照夕於憤怒之時，可收心平氣和之功，自然也可以少殺許多無辜。

此舉實在是爲了實踐前言，一方也是爲了報答照夕救她活命之恩。

只是冼又寒却是發覺不出罷了。

如此他考驗着徒弟的武功，絲毫也窺不出有什麼異端，可是想到了鬼爪藍江的話，又令他實在不解，他看着照夕點了點頭道：「我們回去吧！」

照夕隨着師父回身而去，他不禁暗暗爲着自己這一身功夫而驚喜不已，在以往他是一直不知道的，若非是早晨和人家動手施出掌力，他還眞不知，在這短短的時間裏，會練成這麼厲害的掌力。

他睡在床上，反覆的想着這一切，丁裳亭亭玉立的影子，又不禁浮上了他的眼簾……

他暗中想道：「她眞是一個天眞可愛的姑娘……唉……只怕以後是再也看不到她了……」

想到此，不由得又聯想到，那在故居的江雪勤，他腦中立刻又充滿了喜悅，他想：「再過些時候，我就差不多可以回去了，那時她不知如何了……我想，她一定還在等着我……」

想到此處，他微微笑了笑，他憶起那一日雪勤過生日之時，在她家裏，被迫着比武時尷尬場面，和江雲勤暗中相助的情趣……

想着，他的臉不禁又慢慢紅了，一個堂堂男子被一個女孩子暗中幫助，這總是一件丟人的事情。

照夕腦子裏重覆着往事，他暗想：「這一次回去之後，我一定要把那楚少秋和梁厲生找來，要和他們再比一比……即使是那江雪勤，也要和她試一試，看一看到底是誰本事大……」

這麼想着，他更是歸心似箭，可是暗忖師父對自己的態度，並不似有令自己下山的意思，也不知還要學多久？眞是令人納悶。

晚上冼又寒把照夕喚進，告訴他說，因有事要外出幾日，囑令照夕對於「蜂人掌」的功夫，不可間隔，要照常天天去練習，並告訴他說，他本人十日後回來，同時又囑咐他千萬不可再去接近那鬼爪藍江，甚至於連藍江的洞口，也要避免走過，因那老婆婆靜中參悟十數年，聽視之力，已非常人所能意料，如果冒失往探，很可能會遭到那老婆婆毒手！

冼又寒這麼囑咐着他，照夕唯唯稱是，由是心中對那藍江，有了敬畏之心！

冼又寒又令他把劍術練了一回，指點了幾招錯處，這才出門而去，於是，又只剩下管照夕一人了。

管照夕待師父走後，一個人暮晚在嶺前小鎮走了一匝，甚感無聊。

村前的杏花，開得正盛，一朵朵都似少女多情的芳唇，又似情人的眼睛，而眼前萬頃香光，無限芳菲，却給異鄉的遊子管照夕，帶來了無限的相思和傷情，他低低的在花前徘徊着，想到自己一意孤行，總算天有眼，幸得拜師學成絕技。

可是此後的進展，却未嘗沒有茫茫之感！

一個人在努力一項理想之前，常常把它想得太美了，可是當你達到這步理想之後，你又會感到「不過如此」而已，甚至於似乎還會讓你覺得反不如前的感覺。

而「不知足」却是每一個人所不能避免的，身在平地响往高山的壯觀，可是當你爬到了高山的頂峯，你又會仰慕蒼穹的開廣和遼闊，可是那却是你無法所能達到的，因此你將會失望，嗟嘆和抱怨！

管照夕這一霎時，雖不能說已有了這種思念，可是却有一種茫然莫釋的煩惱感覺，而這種感覺，在他過去認爲，是不應該有的。

他在嶺前走了走，遇到了不少的熟人，他們和他親切的招呼着，而他只是微笑的點着頭。

正當他穿過一個小木橋，踏向山路之時，他看見一個女孩子的背影。

那女孩子披着一領火紅披風，纖腰細擺，風姿綽約，方由一條小溪邊走過，照夕定目一看，不由叫了聲：「丁裳！」

那女孩子正是晨間見面的丁裳，她手中提着一個小竹籃，正要穿山入徑，聞聲向照夕看了一眼，面色也似突然一喜，可是馬上却又轉過身去，同時足下加快，往那條小路奔去。

照夕不由縱身來到了她身後，道：「姑娘，妳上那去？是我呀！」

丁裳依然低頭向前走着，照夕不由忙追了上去，轉在她前面道：「咦！妳怎麼不理我了？」

丁裳這時也站住了，她瞟了照夕一眼，小臉上帶出一層羞紅之色，半晌才道：「管大哥！你不要給我說話了，我師父要知道，會罵我的。」

照夕不由怔了一下，遂皺眉道：「爲什麼……？我又不是壞人。」

丁裳眨了一下大眼睛，眸子內含着汪汪淚水，輕輕地道：「我也……不知道，反正師父說以後不許理你，而且她說……她說……」

照夕冷笑了一聲道：「她說什麼？」

丁裳吶吶的道：「她說……說你師父是一個殺人的魔王，是世界上最壞的人！而且……」

照夕又驚又奇，當時哼了一聲道：「而且……什麼？妳說不要緊！」

丁裳偷偷看了他一眼，才又道：「師父說，你也是一個殺人的小魔王，早晚和你師父是一樣的……」

照夕不由臉都氣紅了，當時冷笑了一聲，心說：「好呀！妳個老太婆，我把妳從火塲裏救了活命，妳非但不說一個謝字，反而竟如此辱罵我師徒二人！嘿！我是殺人小魔王？眞是見鬼！」

當時幾乎連丁裳也恨上了，他冷笑一聲道：「她是這麼說我，對麼？」

丁裳點了點頭，又瞟了照夕一眼，好似眞有一點畏懼照夕的模樣。

管照夕愈想愈氣，當時緊緊握住拳道：「難道妳眞的就信了她的話？妳認爲我是愛殺人的人麼？」

丁裳連忙搖頭道：「不！不！不是的……我不相信的……」

照夕心中這才放寬，當時和聲道：「那妳又爲什麼不理我呢？」

丁裳抬起了頭，看着照夕吞吞吐吐道：「你師父是血魔冼又寒，他是一個無惡不作的人，你怎麼會是他的徒弟呢？」

照夕不由吃了一驚，他從師已四年多了，今日還是第一次聽到師父的綽號，不由頓時就怔住了，忙問道：「你說什麼？……血魔？」

丁裳翻了一下眸子道：「你師父不是冼又寒麼？」

照夕點點頭，說道：「是呀！他又怎會是……」

丁裳道：「他就是江湖中聞名已久的『血魔』啦！你莫非完全不知道？」

照夕低下頭想了想，當時苦笑着搖了搖頭道：「不會的，我師父雖是冼又寒，可是絕不會叫什麼血魔的外號，你們一定弄錯了。」

丁裳張大了眼睛，似乎也有些相信他的話了，照夕馬上道：「我隨師父四年多以來，就沒見他殺一個人，而且舉止文雅，怎會是血魔呢？」

丁裳點了點頭道：「是呀！我也不大相信……」

她翻了一下眼皮道：「可是……我看你殺那三個人的時候手段也眞狠，我又不由有一點相信是眞的了……」

照夕臉色微微的一紅，遂道：「我是爲了救你師父……想不到妳們還會怪我手狠心毒！」

丁裳不由微感汗顏道：「我應該謝謝你的，可是你不應該把他們都殺死……太慘了……」

照夕不禁低下了頭，心中這一霎時，似也有一種莫名的感傷，暗忖：「她說的不錯，我當時怎麼那麼心狠，把三個我第一次見面的人，全部都制於死命？這也確是太殘忍了……」

想着不由一時答不出話來，丁裳見狀倒笑了笑道：「好在事情已經過去了，你也不用再爲它難受了，只要下次不要再這麼就是了。」

照夕苦笑了笑，丁裳似想再安慰他一番，可又不好出口，她頓了頓，才輕輕嘆了一聲道：「好吧！再見吧！我走了。」

照夕不由忙叫道：「妳眞的不再理我了？」

丁裳人已走了，慢慢又回過頭來，輕輕嘆了一聲，皺了皺眉道：「我們還是不要見面的好，否則師父知道了，我們彼此不利……」

照夕只是看着她，沒有說一句話，丁裳說完了話，又嘆了一聲，才轉身而去。

她手中提着那個小竹籃子，那是爲她師父去抓的藥，照夕目送着她走遠了這才嘆息了一聲，返身而去，他這心中沉鬱着說不出來的感傷，而首次感到「冷漠的滋味」，雖然丁裳在他眼中，只是一個不太解事的小女孩子，自己對於她，也只不過是匆匆一面之交，尚談不到什麼感情，可是她却給予照夕一個很深的印象，絕不似和人初次相交的那種平淡，因此，照夕十分懊喪的感嘆着！

尤其是丁裳那一句「小魔王」，眞是深深的刺痛了他的心，同時他也爲着自己的所爲而戰慄震驚，要是丁裳不提起，他是很難自省而知的。

同時他也懷疑到了師父冼又寒，聽丁裳說，他是一個殺人如麻的人，這似乎也並非沒有一點可能，因爲師父的個性，他是瞭解的，有時候確是十分的怪異和殘忍的！

第二天清晨，他仍然早早的起身，到松澗蜂巢之下，練習「蜂人掌」的功夫，他希望在那裏能夠再遇到丁裳，因爲他想由丁裳的口中，更瞭解一下師父，甚至於師父和那鬼爪藍江之間的往事，可是他失望了，丁裳並沒有再去。

他一個人，練了一陣子劍之後，悵悵而返。

如此一連五六日，丁裳沒有再出現過，照夕也就把她忘了，他推測，一定是那鬼爪藍江限制着丁裳和自己來往，因此，也就賭氣不再去多想了。

本來他倒想去藍江洞中探訪一番，可是他又憶起師傅臨走時的囑咐，終於沒有敢冒險而去。

這一日，也就是冼又寒離開的第八日

了，照夕在蜂巢之下，方自讓羣蜂刺體時，忽然丁裳在松樹之中欵欵走了出來。

管照夕不由吃了一驚，忙由地上坐起，那些蜜蜂「嗡」一聲全都飛了。

照夕忙自穿上了衣服，丁裳已走到了他身邊，她臉上帶着一種說不出的神色，似乎十分驚懼可怕，照夕不由含笑道：「妳來了？」

丁裳忽然退後了一步，她喘喘的道：「你剛才在作什麼？」

照夕不由臉一紅道：「沒有……沒有幹什麼呀？」

丁裳搖了搖頭，冷笑道：「你不要騙我，我都看見了！」

照夕窘笑了笑，說道：「只是好玩而已。」

不想丁裳忽然秀眉一挑，睜大了一雙眼睛道：「什麼好玩！這一點也不好玩，簡直是怕人！」她走上了一步，又道：「你也不要騙我，這七八天，我每天都在松樹裏偷看你，你不知道就是了。」

照夕不由臉色一紅，當時暗忖：「師父曾關照我，練這種功夫，不可對任何人輕易洩露，只是她既然已偷看到了，我也不便再瞞她了。」

想着不由笑了笑道：「妳既然看見了，我自然不便瞞妳，我是在練一種功夫……妳不知道？」

丁裳這時睜着一雙大眼睛，仔細看着他，半天才吶吶道：「你眞的是在練蜂人掌……師父沒有說錯。」

她猛然用雙手掩着臉，倏地回身就跑，照夕不由一怔，當時見狀，又驚又奇，忙縱身而上，跟到了丁裳身前，大聲道：「姑娘！妳怎麼了？妳……」

丁裳這時眼中含着熱淚，聞言站住了脚，帶着氣說道：「我一直以爲你是好人呢！」

她頓了一下又道：「直到那一天，我遇到了你，仍然認爲你是一個好人，誰知你眞是……」

照夕不由又驚又怒，當時頗爲不悅道：「姑娘，你這話可是要說清楚，卻不可以隨便的誣人呢！」

丁裳用手抹了一下眼淚道：「你不要再裝了，我什麼都看見了，我師父一點都沒有說錯。」

照夕皺眉道：「妳師父又說我什麼，妳難道相信她說的？」

丁裳這時看了看他，面色微慍道：「我爲什麼不信，我都親眼看見了。」

照夕也不由有些生氣了，可是他極力的容忍着，丁裳遂說道：「你爲什麼要練這種功夫？……你難道甘心要把自己毀了嗎？」

照夕突地一驚道：「妳說什麼……」

丁裳還以爲他是有意裝傻，當時心中又氣又難受，她跺了一下脚道：「算了！我不給你談了……你去殺你的人，不關我什麼事……」

說着轉身就走，這麼一來，照夕不由眞是弄得糊塗了，當時忙又跟上了一步，伸手抓着丁裳一隻衣服袖子急急道：「姑娘妳不要走。」

丁裳猛的轉過身來，正想叱責，可是卻又不忍，又輕輕道了聲：「你……不要拉。」

照夕嘆了一口氣道：「姑娘，妳方才說的話，我一句也不懂，我眞的不知道，請詳細說一說好不好？」

丁裳皺了一下秀眉道：「難道你什麼都不知道？」

照夕搖了搖頭道：「我只遵從師父的話來練功夫，我又知道什麼呢？」

丁裳轉了一下眸子，面色稍霽道：「這眞奇怪……天下會有你這種人？」

照夕不由更是懷疑，追問道：「妳方才說妳師父說什麼，你怎會知道我練的功夫叫蜂人掌呢？」

丁裳嘆了一聲，反問道：「我問你，這種功夫你練了有多久？」

照夕想了想道：「大概已有七八個月了。」

丁裳聞了臉色大爲緊張，她後退了一步，低低的「啊」了一聲，遂又搖了搖頭道：「這麼久……這太……太晚了！」

照夕此時眞是不明白丁裳說些什麼，當時皺眉道：「妳說些什麼，眞把我急死啦……妳倒是快說呀！」

丁裳一雙大眼睛，在他臉上轉了又轉，似已相信照夕所說全是事實，不由長長嘆了一聲道：「唉……你完全被你師父害了！」

照夕劍眉一挑道：「妳爲什麼要這麼說？」

丁裳不禁流下了兩滴淚，她是一個同情心極重的的女孩子，此時見照夕那種天眞茫然無知的樣子，不禁觸動傷懷，一時竟情不自禁的流下淚來。

照夕見狀更是莫名其妙了，他重重嘆了一聲道：「姑娘，你把事情告訴我，我有什麼地方得罪了妳，令妳如此傷心？」

丁裳不由又氣又笑，當時嘆了一聲道：「你眞是個傻瓜，我是爲你難受啊！」

照夕怔了一下道：「爲我？」

丁裳輕輕嘆了一聲：「我們先坐下，我慢慢把事情告訴你，你就會知道了。」

照夕忙點頭道：「好，好！你再不說，我都要急瘋了。」

丁裳用含淚的眸子瞟了他一眼，心說：「你還笑呢，等我說出以後，恐怕你連哭都來不及了！」

當時坐在了一塊石頭上，又嘆了一聲道：「師父雖然再三關照我，叫我不要理你，可是我實在不忍心見你如此受害，今日拚着師父知道以後受罰，我也要告訴你了。」

照夕不由十分感動道：「妳眞好！」

丁裳玉面微微一紅，當時一雙眸子在照夕面上轉了轉，才道：「你師父別號人稱血魔，是江湖上一個極爲凶殘惡極的怪人，他一生殺死的人，恐怕我們數也數不清。」

照夕皺着眉頭不語，丁裳嘆了一聲道：「這話也許你不信，其實連我也不信，可是師父她老人家，對你師父是最清楚不過了，她絕不會騙我，你若不相信，你將來到了江湖上一問就知道了。」

照夕懷疑的：「可是這幾年，我並沒有見他殺過一個人呀？」

丁裳冷冷一笑道：「這話我回去，也問過師父了，她老人家說，他殺人是不會

給你看見的，因爲這是他一個隱病，誰要是發現了他這隱病，他就會殺誰。」

照夕這時痴痴的聽着，聽到最後，他突然哦了一聲，點點頭道：「原來是這樣的……我知道。」

他說話之時，臉色是十分難看，丁裳不由問道：「你知道什麼？」

照夕苦笑搖了搖頭道：「姑娘不要多問，反正我相信這句話就是了。」

丁裳見他相信了，似乎更引起了無限傷心，她低低的嘆了一聲道：「我師父說他連他徒弟也一樣殺，從前他本來有兩個徒弟，也都死在他手中了。」

照夕點了點頭道：「是的！這是眞的，只是並不能怪師父，因爲我那兩個師兄，是想叛逆師父，所以師父才先下手，把他們兩個殺了！」

丁裳睜大了眸子道：「什麼？你居然認爲他們該死？」

照夕臉紅了一下，嘆了一聲道：「實在情形我並不知道，只是師父是這麼對我說的而已。」

丁裳這時心中暗忖道：「他雖是下手毒狠，可是內心尚不失良善，也許不致於如師父所說的那麼嚴重。」

想着又搖搖頭，照夕這時忙道：「你方才說，師父把我害了，是怎麼回事？」

丁裳眨了一下眼道：「起先我也不知道，就是那天，你帮我把師父仇人打死了，救了師父，後來師父才告訴我。」

照夕靜靜的聽着，丁裳看了他一眼，接道：「你在洞外所用的掌力，師父已看見了，她後來告訴我說，這種掌力是叫『蜂人掌』，世上擅此掌力的，只有你師父一人。」

照夕不由吃驚道：「這是一種很難練的掌力，可是又有什麼害處呢？」

丁裳皺眉道：「你先不要急，聽我說呀。」

她又嘆了一聲，才道：「師父說，這種掌力，練時要忍受極大的痛苦，當時我再之追問，她才告訴我說，練時要把全身衣服脫淨，一任這種黑蜂，用尾上毒針來攻。」

照夕點了點頭道：「是的，所以我才要脫光衣服。」

丁裳冷笑道：「但是你可知道，這種功夫的害處麼？百年來，知道這種功夫的人，也不能說沒有人，可是他們從來不敢練……就拿我的師父來說吧，她老人家就不敢練！」

照夕皺眉道：「她是女人，當然不好練！」

丁裳瞟了他一眼道：「你知道什麼，告訴你吧，凡是練這種功夫的人，練久了性情都會大大改變！」

照夕不禁怔了一下道：「會變性情？怎麼變呢？」

丁裳嘆了一口氣道：「將來就會變成兇殘之極，所以百年以來，從沒有一人敢輕易練這種功夫……」

她頓了一下道：「固然這種功夫，極難練成，而且威力無匹，可是視人命如草芥的兇殘個性，究竟有違人道，所以沒有一人敢練它……想不到你……」

她嘆了一口氣，無限傷感的道：「你師父把你害死了，他所以要教你練這種功夫，主要用心想讓你變成和他一樣……」

照夕不由打了一個冷顫，可是他仍然不敢相信這是眞的，當時他痴痴的搖了搖頭道：「這……這不會吧。」

丁裳忽然拉住他一隻手道：「你千萬要想個辦法離開他，你也不要再練這種功夫了。」

照夕這時心中沉思於方才丁裳所說，不由深深皺着眉毛，他忽然把丁裳的手向外一揮，丁裳臉一紅，遂低下了頭，流淚道：「其實我是要你好！反正，今日我見了你，以後再也不會來了。」

照夕不由怔了一下，他不禁伸出手來，握住了丁裳一隻手道：「姑娘，你對我好，我永遠感謝你……只是絕不敢相信，師父他會這麼來害我，我一定要等他回來問一問他。」

丁裳不由面色一變道：「你千萬不要問，只怕一問，連你的命也沒有了！」

照夕這一霎時，心中眞是說不出的傷感，他只覺一陣陣發冷，似乎一切的希望都沒有了。

儘管是身前的丁裳如此關心地垂問着他，可是他卻如同處身在一個大冰窖裏一般。

他猛然由地上站起了身來，冷笑道：「妳還是回去吧，不要理我了。」

他說着猛地轉身而去，丁裳又叫了一聲：「管大哥。」

照夕回過身來，他臉上失去了原有光采，變得十分陰沉可怕，丁裳跟上了一步道：「我不會不理你的……只是我怕！」

照夕苦笑道：「我們還是不要見面的好。」

他說完了這句話，轉身而去，這一次丁裳卻是沒有再叫他了，她痴痴望着他英俊的背影，慢慢消失了在松林之中，這時才低下頭來，眼淚簌簌的由她的眸子裏流了出來。

照夕一個人失神落魄的回到了所住的草舍之中，心中充滿了恐懼和疑惑。

他仔細的把丁裳方才所說的話想了一遍，似乎覺得並非全然無理的，因此，更不禁心驚肉跳，他緊緊的咬着牙齒暗忖：「等師父回來了，我一定要問一問他，如果是眞的，我一定要離開他，這實在太可怕了。」

可是他轉念一想，想到了昔日師父出示那兩條血跡斑然的髮辮子時所說的話，不禁打了一個冷戰，不由緊緊皺起了眉頭，又搖了搖頭，忖道：「我是不能問他的，要是問出了，即使是眞的，恐怕我也萬難活命！」

這麼想着，不由又發起了愁來，他又想到了師父再次外出的原因，自己雖不知他外出何爲，可是如今細想起來，大有可能如丁裳所說，又去殺人了！

「這眞是一個恐怖的老人……我怎會投到了他的門下，只怕日後想要擺脫他，大大的不易了。」

他一個人，在靜靜的深夜裏，愈想愈是胆戰心驚，最後他又想到了自己，暗想自己來時的性情和近來卻是大大不同了。

雖然平時和常人一樣，可是發怒時，雙掌發癢，血液怒脹，這種情形，卻是往

日所沒有的，而且尤其是那種殺人以後所變成的殘暴性格，更是以往所未有的……如此的一忖起來，果然是那「蜂人掌」之害了。

這麼一想，他頓時就如同是一具木人也似的怔住了，他猛然由牀上翻身坐了起來，心想：「我還是逃走算了。」

可是他終于又搖了搖頭，覺得事情並未完全證明是眞的……何況師父那種厲害手段，令他思之心寒，不禁令他很快的又打消了此念。

他嘆了一聲，心想：「無論如何，反正這蜂人掌的功夫，從明日起我是不再練了。」

他左思右想的在牀上輾轉了一夜，到了亮也沒有睡着，而且也無心再去練功夫了。

中午的時候，洗又寒由外風塵僕僕的回來了，照夕仍如從前一樣的不聞不問，他却暗中注意師父的態度，可是並沒有什麼異樣。

到了傍晚的時候，洗又寒忽然把他喚到了身前，含笑問道：「你的功夫練得如何了？」

照夕不由怔了一下，洗又寒忽然哈哈一笑道：「你不要怕，這幾年你確是很難得，我能够收到了你這麼一個徒弟，我是該知足！」

說着又笑着點了點頭，照夕不由肅然道：「弟子功力尚差……師父誇讚了。」

洗又寒搖了搖頭道：「你不要再客氣了……我早已想到了，你的功夫也差不多成了，就是那『蜂人掌』目前尚不到十分火候……」

他說着，把那一雙雪球也似的眉毛皺了皺，如電的目光，在照夕身上轉了一下道：「不過，也差不多了，我預備明天一早，考察一下你的功力！」

照夕不由吃了一驚，洗又寒又嘆了一聲道：「你來了也快五年了……要是功夫練成了，也該下山了。」

照夕聽到了這句話，倒不由一喜，心想：「果眞是能够下山去，豈不是等於離開了他一樣的麼？」

第二天清晨照夕一早起床了，洗又寒帶他到素日練武的地方，他的臉上浮着一層憂慮，使人望之生寒，也許他或是爲這個即將離開他而去的徒弟，有所感傷吧，照夕只是默默的隨着他，不發一語。

在以往他雖也知道，師父是一個個性極怪，而有着特殊隱情的老人，他那冷落的態度，和孤僻的性情，很難與人討好的印象，可是却也說不出，對他有什麼特別畏懼的心情，可是如今不同了。

自從丁裳的口中，得知了這個令他戰慄的隱密之後，對於洗又寒的感觀，可就完全變了，同時也不禁興起逃脫之心。

他一句話也不說，望着洗又寒那張消瘦的臉，心中不由暗自盤算着道：「不知他今日要怎麼來考我？我是不是能够通得過考試？」

同時那雙眸子，也不禁仔細的打量着這個老人，令他暗自驚心的是，那看來道貌岸然的面孔，竟會是一個殺人的魔王！這眞是令人不敢相信，可却又是令人不能不信，照夕望着他，腦中不停的思索着。

洗又寒那雙閃爍的眸子，對着他注視了半晌，白眉緊緊的皺着，他說道：「你明白我今日帶你來此的目的麼？」

管照夕點了點頭道：「師父是爲考察一下我的功夫。」

洗又寒笑了笑，但仍似未能掩飾過他面上的憂愁，他遂道：「這自然是一個原因，可是……」

他眸子轉了一下，似把到口的話忍住了，極不自然笑了笑道：「我老實對你說吧，當我初投師門的時候，那情形和今日一樣的。」

他目不轉睛的望着管照夕道：「我師父紫衣道人當初苦心傳我一身功夫，讓我繼承了他的衣鉢，不獨如此，而且我還繼承了他的基業甚至於他的秉性與爲人。」

他說到了這裏，面色帶出了些陰森森的味道，照夕聽着，不由由背脊骨中直冒冷汗，他仍是靜靜的聽下去，洗又寒笑了一聲道：「這數十年來，紫衣道人也許早已歸天了，可是我却未嘗辜負他對我的願望……」

他目光重新看在了照夕臉上，笑了笑道：「現在……我同樣的希望你也是如此，因爲我在你身上，是用了很大的苦心的，我把我全身的功夫，也都傾囊傳授給你了，我知道這些年，你也很用功，自然像今日的考驗，你定能順利通過的。」照夕仍是一聲不哼，洗又寒站起身子，走了幾步，他那沉重的步伐，令照夕心中懷疑着，不知除了武功之外，師父另外還有什麼交代沒有？

洗又寒倏地轉過身來，沉聲道：「管照夕，如其說是今日是對你一種武功考驗，不如說是你對生命的一種生死判決！」

管照夕不由突地吃了一驚，當時緊張的道：「師父，你說的什麼？……怎會是生死的？」

洗又寒仰天一陣狂笑之後，道：「你自然不懂……可是你也就快要懂了。」

照夕不由一時有些毛髮悚然，他用驚異的眼睛，注視着這個語無倫次的怪老人，心中確實不知在打算着什麼事情？

這時洗又寒却由提來的一個口袋之中，取出一件黑色長衣，穿在身上，又由袋中摸出了一小節石灰，遞與照夕道：「這是一塊石灰，你可把它捏碎了，抹塗在你右手中食二指之上……」

他又抖了一下身上的衣服道：「我這件黑衣服，是很乾淨的，現在我們可互相對一陣功夫，你可把你所學習的一身小巧功夫，完全施展出來，向我身上下手。」

照夕似乎面上微有難色，洗又寒又笑了笑道：「你可以放心，我決不會向你下手，可是我却是盡力的躲閃着，在三十招之內，看你指上白灰，點在我身上的指數來決定。」

管照夕這才知道，原來師父是借此來考自己的身手，當時點了點頭，洗又寒又道：「可是，你所點的地方，必須是我身上的穴道，在動手之間，我口中會不停的報着各處穴道的名字，每一處穴名，我只報一遍，在我口中報出的時間之內，你沒有點中，便失去了再點的機會，你淸不淸楚？」

照夕不由驚恐道：「師父如此身手，只怕我一下也點不中。」

洗又寒冷笑了一聲道：「要是如此，這五年以來，我的心血可都全部白費！」

照夕聞言，不敢再說什麼，只好依了，把那塊石灰緊緊捏在雙指中間，他不敢把石灰捏碎，因怕那麼做，會不太淸楚。

這時洗又寒已縱身在草坪間，回身點首道：「你快點來，要記住我口中所說的穴名，不可有錯。」

管照夕到了此時，也只好把心一硬，當時身子往前一縱，已到了洗又寒身前，就見洗又寒身如敗絮殘花也似的猛然飄出了丈許以外，同時由他口中傳出了一聲低叱道：「志堂！鳩尾！」

照夕這時集中全身精力，聞聲唯恐時光不再，那敢絲毫怠慢，猛然用「踩雲步」的身法追到了老人身後，駢指就點！

可是他才點到了「志堂穴」，尚不及往下再點「鳩尾穴」時，洗又寒身子却緊跟着變了。

同時在他柳浪也似的身手變化之中，一連串的穴道名稱，就如同炒蹦豆也似的脫口而出，那一襲黑色長衫，帶起了嗖嗖的風聲，獵獵起舞着，眞似鬼影飄盪一般，只見呼呼的疾風影中，裹着照夕倏起倏落的身影，約半盞茶之後，那洗又寒一聲長嘯，倏地振臂拔上一聳的石尖，高叱道：「好了！」

照夕本已撲上，聞聲不由把去勢一收，這時洗又寒已由石尖之上，如同一片枯葉也似的飄了下來，他那枯瘦的臉上，帶着無比的興奮之色，道：「想不到你的身手，竟有如此進步。」

他一面說，一面不時低頭，審視着身上那件黑色長衫，只見黑衣之上，白斑點點，他略一注視之下，點了點頭道：「我報出了六十三穴，你僅有五穴沒有點中，其它都差不多……實在很難得！」

他匆匆用手把在照夕身上的白粉拍掉後，看着照夕道：「我想你在武功方面，我也不用試了……現在你隨我來。」

他說着回過身來，直向山邊走了過去，管照夕這時心中是又喜又憂，喜的是自己這多年來，總算沒有白費時間，而憂的是不知師父下一步又將如何？

當時跟着洗又寒走了有三四里路，來到一處窄道，照夕不由道：「師父，再走可有住家的人了。」

洗又寒站住了脚步，見道旁有幾塊石頭，他用手指了一塊石頭，說道：「我們先坐下。」

照夕怔了一下，依言坐下，洗又寒這時臉色鐵青道：「我們等一個過路人！」

照夕心中不由奇怪，可是也不敢多問，只低着頭，心中想着心急，洗又寒鐵青着臉，坐在一邊良久，也沒有說一句話。

又過了一會，才見一個背負着鋤頭的人，由遠遠的山道上走來，洗又寒微微一笑道：「好了！有人來了。」

照夕不由馬上由石上站起，仔細向那路人望去，奇怪的道：「他是誰？我不認識。」

洗又寒微笑道：「我們都不認識，他只是一個普通的過路農人。」

照夕不由驚道：「可是，你老人家……找他有事麼？」

洗又寒冷笑了一聲，翻着眼睛，看着他慢慢道：「現在我可以告訴你了，凡入我門中之人，在出道之前，需要當我面親手殺一人！」

才說到此，照夕不由打了個冷戰，他怔了一下道：「這……這又爲什麼呢？」

洗又寒忽然哈哈大笑，他那冷冷的目光，如同是兩道寒芒也似的照夕面上掃了一下，道：「不爲什麼，這只是規矩。」

照夕不由吶吶道：「可是，這人是一個好人，而且和我們又沒有什麼仇。」

洗又寒這時並不理他的話，只用手一指那行將來到眼前的農人道：「用你學成的蜂人掌，往他身上下手。」

這一霎時，管照夕心中起了極大的變化，他本是明辨是非的人，可是不知如何，洗又寒這句話，竟在他內心起了莫大的鼓勵。

他猛然跨出了一步，右臂向外一探，五指箕張，怒吼了一聲，那農人已在他奇異掌力籠罩之下了，洗又寒看到此，似面有喜色，他笑道：「快撤掌力！」

管照夕這隻痳癢的手掌，每當他欲施「蜂人掌」力時，都似有「殺而後快」的意念。

可是這一霎時，竟覺一絲冷冰之氣，由心肺之間上冲頂門，頓時那股殺人的怒焰冷了不少。

他抖戰着舉着未曾發出內力的那一隻手掌，一時不禁猶豫了起來，這時內心似在譴責着他道：「你不可任意殺人！」

他看到在痛苦掙扎中的那個農人，他的氣焰愈發消失了……他偏過臉向洗又寒看了看，却見這位怪老人，臉上帶着又驚又怒的神色在看着自己，他那雙怒眸子，似乎都快要噴出了火來了，正自鼻中發出冷笑。

管照夕立刻感覺到，如果自己違背了這項命令，恐怕自己將會遭到殺身之禍。

由此更證明了那丁裳對自己所說的話，一點也不錯，這老人確是一個極爲可怕的怪人。

一霎時，他再也沒有時間去考慮許多了，同時也就在矛盾的內心之下，猛的叱了聲：「去吧！」

倏地力貫單掌，一掌擊出，只聽見一聲慘嗥，那農人竟自被他這種無比的怪異掌力，打向了半天之上，尚未落地，已自血肉橫飛了！

照夕掌力發出之後，身子也由不住向前撲了好幾步，他觸目着那血肉模糊的屍身，內心痛如刀絞。

可是現在他眼中沒有一滴淚，他像是一個痳木的人，在這個兇殘的師父之前，他是不敢有任何舉動的……洗又寒終于滿意的爆出了一聲長笑，他走到了管照夕身前，在照夕肩上拍了拍，朗聲道：「好！你畢竟是我入門的弟子，現在你已通過了我的考試了！」

他微微笑了笑，又道：「老實說，方才我見你那種猶豫不決的樣子，心中眞不由替你担心，總算你後來又下了決心。」

他狂笑了一聲，又在照夕肩上拍了一下道：「現在你們可以出道江湖了，我們師徒再見有日。」

（未完）

武器科技

激光武器

刀戈・譯



什麼是激光武器呢？簡單地說，激光武器就是直接利用激光能量給目標造成危害的武器，例如殺傷敵人，摧毀目標，或某些軍事設施等等。把一個大功率的激光器，配備將光束引向目標的轉塔和跟踪瞄準系統，這就成爲一種可供戰鬥的武器。

大功率的激光器，是激光武器的基本部份。激光器發出的光，與自然光相比，它是具有一些獨特的性質的，例如光束的發散度很小，定向性極高，同時，它又有着很高的亮度和相當好的單色性。試驗所得：用透鏡將高能激光束聚焦，在焦點上的物體，瞬間便會化爲灰燼。

目前，可用作武器的激光器，主要的有三種：即氣動激光器，電激勵激光器和化學激光器。而化學激光器的成就，尤爲突出。激光武器照射目標時，只有當光束的焦點對準了目標，才能以最大的光能，迅速而又準確地把目標摧毀。比方把目標的表面熔化，破壞目標的結構部件，引起目標燃燒，將生物和人燒成灰燼。

但是，那時才可以引導激光波束精確地射向目標呢，這就需要目標跟踪系統了。目標跟踪系統將目標的位置和速度，進行精確的測定，然後由引導系統將激光束準確地引向目標，穩而準的打擊目標。如果激光射束的能量，以光速精確地沿跟踪器的瞄準軸輸出，那沒瞄準軸的方向，便是激光射束的引導方向了。

拿激光武器作爲一種新式武器，參與未來的戰爭，它與常規的武器相比，有那些優點呢？由於激光是以光速傳播的，所以激光武器可以在瞬間摧毀導彈或其他飛行器，激光的輻射強度高，聚焦能力强，因此，它的殺傷力非常的大，何況激光束發散度很小，能量是集中在很小的角度範圍裏。如果使用透鏡使激光聚焦，在透鏡焦點處的實際溫度可以高達幾千度，在瞬息之間便能熔化鋼鐵，射穿最堅硬的物質，包括金剛石在內。

激光沒有幾大的慣性，射擊時反作用力小，使用方便靈活，可隨時改變射擊方向，任意攻擊各種目標。

激光武器屬於非核殺傷，沒有放射性污染，不污染地面和空間。它不像核武器那般，除了衝擊波，熱幅射等造成嚴重破壞外，還存在放射性污染。

激光武器可以對各種目標進行迅速選擇，打擊高速目標，不容易受電子干擾。所以在未來的戰爭中，激光武器是會佔有一定的地位的。例如用於空間防禦。我們不妨這樣設想，有朝一日，在宇宙空間，衛星與衛星開戰，激光武器就是摧毀對方衛星的最有效手段了，拿激光武器裝在衛星成飛船上，可以用來擊毀敵人的偵察衛星，通訊衛星等目標，同時又可以用來摧毀敵人的彈道導彈及其他軌道武器。這種星載激光武器，可以迎面截擊敵方的目標，也可以從側面或尾部追擊。其間的過程就是這樣：地面跟踪系統把目標訊息傳輸給星載激光系統，衛星根據目標的飛行軌道進行變軌，即改變它的飛行軌道的平面和角度，加速飛行，並不斷以目標的實時位置修正它的飛行軌道，接近目標，到了目標進入武器的有效殺傷範圍內，武器便向目標發射光束，摧毀或破壞目標。

用於地面防禦時，可以截擊敵人發射過來的彈頭，航行武器或入侵敵機，用强烈激光束照射目標百分之幾或十分之幾秒，便可以摧毀敵方來襲的目標。

在飛機上裝上激光武器，可以擊毀敵機或從敵機上發射的空對空導彈，也可以攻擊地面或海上的目標。機載激光武器可以從迎面，側面或後面主動進攻敵機，對地面或海上的目標可以白天攻擊（用光學引導系統），亦可以夜間攻擊（用雷達，紅外光等引導系統）。

艦載激光武器，則可以用於水面艦艇防禦和截擊來襲的飛機，或者接近海面飛行的巡航導彈及反艦導彈等。由於軍艦的載重量大，艦載武器的重量可以相應大些，因此，對於艦載激光武器的體積和重量的要求，可以放寬一點，這與機載激光武器相比，是一個有利的地方。

此外，激光武器又可以裝在坦克或戰車上面，用以攻擊敵人的坦克羣，或敵人的火炮陣地。比方對付坦克羣，由於激光束速度高，破壞力强，命中率高，這是可以有效地摧毀敵人的坦克進攻的。

不過，毫無疑問，在上述那五種應用中，以衛星爲基地的高能激光武器是最理想的。因爲無空氣的空間自然環境，最適宜於激光輻射傳輸，而不致產生衰減，影響效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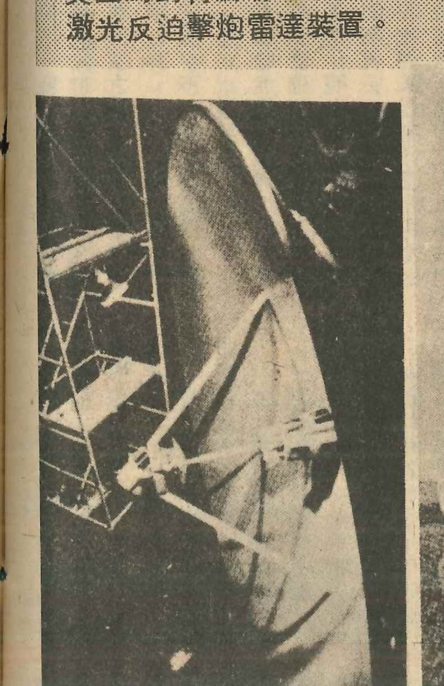
這裏，不妨說說一些有關激光的故事吧。激光在英文的簡寫上是LASER，全文的解釋是「輻射能激發所引起的光能放大」。關於激光能的研究，在若干世紀之前，已經開始。十八、十九世紀的時代，結晶學研究者已經對天然石英的光學和電學性質感到奇怪和興趣。這晶體的長軸方向能夠透過光綫，但其他方向則是不透光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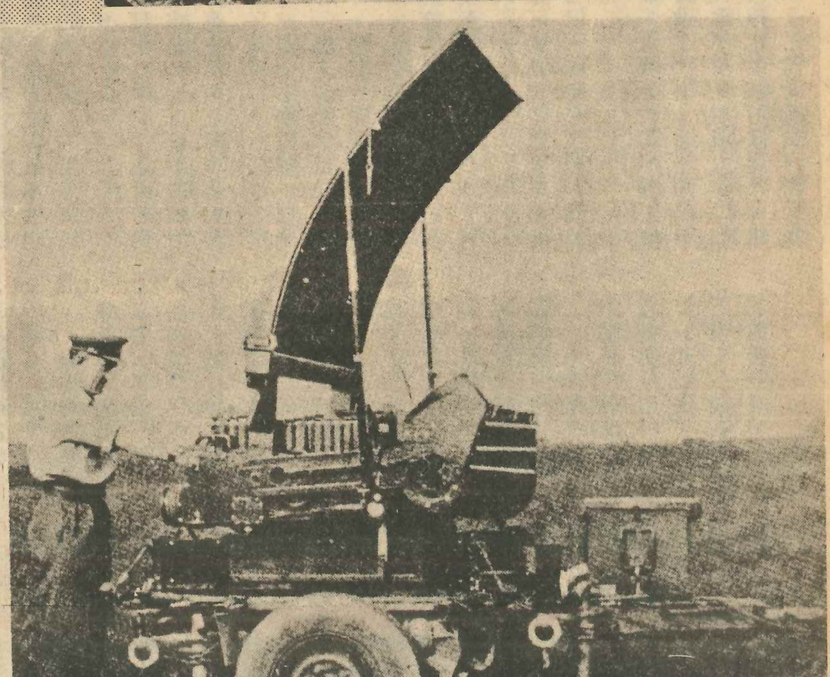
十九世紀時，人們對電學性質進行研究，即發現單斜晶系（光軸和複軸成直角）的晶體還含有其他的性質，一旦受到壓力，扭力或者熱力，透光軸的兩極便產生了電場，這現象被稱爲壓電作用。一九一七年，三藩市的海軍基地，便已秘密地利用紅外綫來傳達消息了。但這時候的紅外綫，還是處於非常雛型的階段，經過多年後，紅外綫在晶體結構上的作用，才使人們大聲怪叫，驚呼這是「死光」，能夠一下子便令人類化作一縷青烟。原來在自然光綫上，這相同波長的成份是處於紅外綫範圍內的，而「刺激物」剛起共振效應。

激光制導炸彈原型彈的最初佈局：①氣動穩定的導引頭。②舵面。③制導和控制組件。④標準M——一一七炸彈。⑤M——一一七爆破彈。⑥鴨式舵面。⑦引信。⑧制導組件。

圖片說明

美軍新式激光裝置（左上圖）。美國爲對付蘇聯迫擊炮兵，特製激光反迫擊炮雷達裝置。





比方把振動中的音叉放在房間的一頭，而引起另一頭的酒杯振動的作用。差不多相同的原理，紅外光引起了晶體晶格共振，從而激起晶格進入一轉捩點狀態，放射出電光般的能量光束。在五十年代，把紅寶石紅外綫產生器所發出的紅外光，結合在晶體晶格上，引起了微波激射，得到了預期的結果。到一九六〇年，在世界的很多實驗室，差不多同時地，激光首次成爲實驗器材。早期激光的用途範圍還是非常狹窄的。發射激光像閃電一樣，要逐漸儲聚然後才放射，最好的紅外綫晶體結合效果而能够達到的，只能間歇發射。直至人們發現氣體——氬和氦——也同樣能受激發而發出激光時，連續發射才變爲可能。激光束甚至可以調整的，比方引導它經過光學鏡頭。一九六〇年，當晶體激光發展了之後，它被形容爲「對許多未被提出的問題的答案」。對於許多可以預見的實際應用，它簡直是太犀利了。人們估計，針孔大小的激光束，當它擊中目標時所產生的溫度，大約比太陽表面熱一億倍。不過，只有放射的角度可以控制，放射的強度則不能。之後，人們發現有些有機或稀有氣體受激發後，能產生強度較弱的激光，具有可控制和連續放射的雙重優點。它們的波長主要在紅外綫範圍內，看所用的氣體的性質而定。其後，又發現了液體激光。在現階段，除了液體外，激光主要有三類。固體晶體爲最早的高能激光。在工業上用以鑽穿鋼板和鑽石打孔。在軍事上目前只還有有限的用途，原因是這種激光只能進行單次發射。其次是由半金屬晶體（例如鎵砷酸鹽（GALLIUM ARESNATE）所產生的較少能量的激光。這種半導體激光和簡單的壓電產生器一樣。


英國激光制導的地對空導彈（Blowpipe）


義大利激光制導反坦克導彈（Mosquito）

但裝備了反光鏡，柵極和反光射板，使光束在晶體裏回蕩，然後放射出去。回蕩以光速進行，經過幾次之後，如果需要的話，可以持續發射，但要安上冷卻器。發出的激光主要在紅外綫光段，在工業和軍事上都有廣泛用途。至於氣體激光，因爲氣體和固體質量上的差異，一般用稀有氣體所做成的連續光束，都只具有很小的功能。早期用氩，中和乃等稀有氣體所做成的激光都是這樣。但一些有機氣體如氨和二氧化碳氣，都證明可達到固體晶體所放射出來的能量。二氧化碳激光已被利用在工業用途的連續高能光束發射上和通訊上。紅外綫晶體二氧化碳激光已被證明是星際通訊最合適的光束。在美國阿巴拉馬州的兵工廠，有一枝一百七十八呎長的二氧化碳激光器能輸出二・五千瓦的連續光束。另一枝在紅石二氧化碳激光器則能鑽穿四分一吋的不銹鋼板。還有其他氣體所產生的激光，其用途正在不斷的擴展中。

在美軍之中，海軍擁有可觀的激光工具和武器。許多已經收入高度機密的部門，但亦有不少是公開的。應用的需要，決定激光的大小和能量。以跨音速低空飛行的飛機，對小目標投彈，必須有精確的距離和高度訊息，以計算最佳的投彈點。雷達測得的距離誤差很大，這是由於寬的波束照射地面的面積太大所致。但狹窄的激光束却能提供足够準確的距離訊息。

採用激光瞄準除技術上優越外，在經濟上也是合算，提高激光瞄準系統的精確度可減少用於攻擊特定目標所需的武器數量和飛機架數。如果敵方目標防守嚴密，這種優越性就顯得更加突出。飛機上應用的脈冲激光器測距精度在一米以內，射程爲十公里。不足的是激光技術，目前還不能完全取代其他武器發射技術，因爲從空中識別目標不是一定能够辨到的，舉例說，在夜間操作便受到一定的限制，尤其是在天氣情況惡劣的時候，密佈的烏雲使激光束減弱，要識別目標，便會出現困難。

在美國若干實驗室中，原子能委員會的科學家們對激光能源都保持非常樂觀的態度，由新設立的能量研究和發展局（ERDA）資助的計劃，現在已經取得了相當的進展。在「美國新聞與世界報導」週刊中，原子能委員會的古伯特博士兼ERDA的軍事應用部門的副總裁在談及以激光重氫方法解決能源危機時，預料激光溶合方法在一兩年內將有突破。據吉伯特博士說，激光重氫方法會消去輻射物威脅而爲原子能應用提供更廣泛的應用範圍。原因激光或重氫都不是放射性的，也沒有輻射塵。地球上的海洋，是重氫的重要來源，這種能源是無限的。吉伯特博士指出，一立方哩的海洋所提煉出來的重氫，足够供美國現在消耗量的一萬年所用。

這幾年來，美蘇兩國在激光武器的研製上都不遺餘力，據可靠來源消息，美陸軍用化學激光武器已成功地擊落靶機。海軍用艦載激光武器對低空飛機與巡航導彈進行了打靶試驗。空軍研製攻擊衞星的星載激光武器進展較快，美國防部已經試驗成功激光武器擊落一枚高速飛行的反坦克導彈。註：本文中之「中」「乃」加气爲化學元素名詞。）



腦活腎通
事業成功

九澳各大葯行均售
嵋葯廠出品